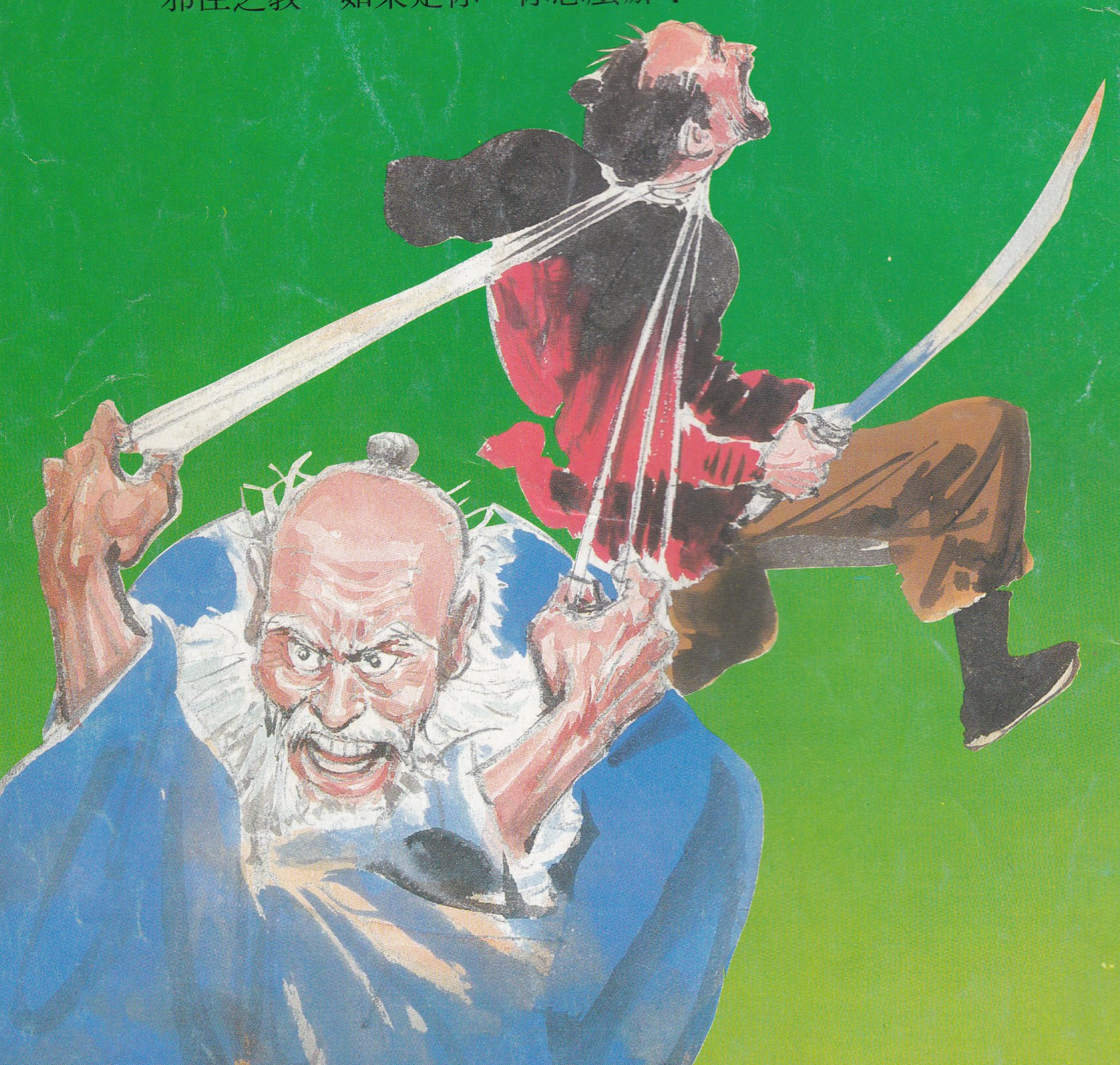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邪　　敎（南宮雪傳奇故事集）　　傅紅雪·著

自古以來，世上便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宗敎。

你信不信敎？爲何信敎？它帶給了你甚麼？你是否曾深思過？

南宮雪與柳花花碰到一種聽所未聽、聞所未聞的邪怪之敎，如果是你，你怎麼辦？



第29年

39

$ 7.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邪教︺，柳花花和南宮雪正在爲孟東野被殺之事展開調查，但柳花花却被人抓去，要逼他和徐天嬌成婚，南宮雪想了個辦法救柳花花逃走，半途，他們又遇上︹蝶戀花︺的人，這是一個邪教組織，江湖上傳言這邪教慘無人道，兇惡無比，柳花花和南宮雪如何對付他們呢？本故事情節曲折，題材新穎，文中主角人物對話詼諧有趣，切勿錯過！

☆ ☆ ☆

本期推出另一新篇是江隱先生之︹千門奇術︺，本篇乃作者集幾十年的人生經驗，把在賭場中所見所聞的各種千奇百怪的千術，一一叙述。內容精彩豐富，發人深思，更奉勸愛賭的朋友及早戒賭，正如開場白的一句話：久賭神仙輸，常贏必出術。明知輸多贏少，又何必將自己辛苦所得付之東流？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是︹破碎虛空︺，乃新秀黃木先生所撰寫，請各讀友拭目以待！

☆ ☆ ☆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39期
（總號 148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每冊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之嬌女

黑夜。

好長的黑夜。

彷彿是一條見首不見尾的龍。牠吞噬了大地，牠吞滅了光明。

可怕的黑夜；可怕的龍。

嗯，還有幾分濃濃的詭秘。

特別是一部豪華美麗的、但却窗帘深垂、滴光不露的馬車，快速的衝過，消失於彷彿永無止境的黑夜之後，而一切倏又歸於寂靜時，更使得黑夜顯得更黑、長夜更長，就像一條黑龍、長龍。

黑得長得像見首不見尾的龍，豈非和傳說中有頭沒脚的鬼魅般令人汗毛聳立？

幸好，那部馬車停在一座深宅大院、簷高牆廣的門前時，大堂上却顯露洋溢著令人想撲去擁抱親吻的光。

光，有光就有明，這世上不能沒有光，否則豈不成了地獄？

然而，南宮雪和柳花花跨下馬車，越過整齊的石階，繞過曲道迴廊，踏入

珠胎暗結

燈火輝煌、裝飾華麗的大堂時，他們的心裏却沒有感覺到那光的溫馨；相反的，他們看到了一張臉——這張臉令他們非常不舒服。

因爲那張臉孔嚴肅、冷冰得彷彿是從地獄十九層裡的冰窖中掏出來似的。

* * *

徐東痴。

相信現在認識他的人已不多，而且肯定是越來越少，因爲他和朱罔市、賴不給一樣，退出江湖幾達三十年之久。

三十年，在整個宇宙空間，歷史洪流來說，它當然是像大海中的一個小浪花，微不足道，但是，對有限的人生來說，它又是任何人最精華、最值得珍惜的年華。畢竟，人生有幾個卅年？

徐東痴已踏入他人生中的第二個卅年。

像他這麼早便退出江湖的人，無論他從前在江湖上如何顯赫、叱咤，也必將被人逐漸淡忘、遺忘……

當然，也有一種人，即使他死後千百年，雖軀體早已腐朽化爲泥塵，但却留芳百世爲後人所崇仰、懷念。這種人是偉人、英雄、名人。

徐東痴不是這種人。

——他不過是一個逐漸被淡忘，與即將被遺忘的「過氣人物」。

其實，憑徐東痴的家世、背景，與武藝，即使在今天，他依然有能力在江湖上闖蕩的，因爲他現在仍是個家財萬貫的富人。

——做任何事，沒有「錢」當後盾，就好像海市蜃樓，一切都是美麗而空洞的理想。即使你想做善事，若無錢銀，肯定只得一個「講」字。

——視金錢如糞土之「大俠」，却能在江湖上做出轟轟烈烈之「大事」，實在很令人懷疑此類近跡低能、弱智，甚至可以說是白痴的「大俠」，他平常吃什麼？住什麼？

徐東痴吃的是山珍海錯，穿的是錦衣綢緞，住的是巨宅深院。

因爲他是一個富人，世上只有富人才有此等享受。

他致富的方法很簡單。

而且也是最古老的。

——他繼承了上一代所遺留下來的龐大遺產。

就是因爲他有這輩子怎麼花也花不完的財富，所以他一早就退出了江湖。

——有了錢，不好好享受人生，還冒着風險的在江湖上打滾，那豈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據說，這就是徐東痴早早退出江湖的最大原因。

「據說」往往也和傳說一樣，多少也不太眞實的，甚至全都是假的。

——究竟，徐東痴當年是否爲了「享福」而退隱江湖呢？

柳花花與南宮雪不知道。

他們也不想知道。

因爲那根本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現在只想知道：——徐東痴是否就是逼柳花花成婚的神秘人？

這一點才是最要緊的。

* * *

廳，大而華麗。

柔和的燈光自雅緻而高懸的宮燈射下來，照遍了廳的每一個角落。

廳裡有十三個人。

徐東痴、賴不給、朱罔市、紅七刀、以及雪山七狐，另外兩個人當然是南宮雪與柳花花。

分賓主而坐。

坐定之後，一排婢女爲衆人奉上茗茶。

最先開口說話的人是朱罔市，她朝

教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文
可　飛・圖

邪



面色冰冷的徐東痴道：「表哥，柳大少已帶到，另外一位南宮雪，南宮姑娘。」

徐東痴眸光冷澀的目注著柳花花：「你就是柳花花？」

柳花花點了一下頭。

徐東痴把目光移向南宮雪：「這件事和妳無關，妳來幹什麼？」

南宮雪心中一陣氣。

她一踏進這座大廳，一見到徐東痴那副近跡無禮的冷漠態度時，她就一肚子氣了；她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別人給她使臉色，雖然她本身也不是個好臉色的人。現在，她不管三七二十幾，冷哼一聲，說話，徐東痴竟然用如此語氣對她睨眼道：「你錯了，這件事和我有關，如果不是我，只怕你到現在還見不到柳花花。」

徐東痴望了望她，眼裡飄過了一絲不悅之色。

南宮雪不睬他，望住對面的朱罔市：「朱大娘，他就是這裡的主人？我的意思是說，要柳花花和某個女人成親的就是他？」

「是的，」朱罔市微笑點頭：「南宮雪，他就是我表哥。」

「他總該有個名字吧？」南宮雪掠了徐東痴一眼：「我不太喜歡跟不知姓名的人打交道……」

徐東痴愀然變色。

朱罔市似乎很了解南宮雪的脾氣，而且也很偏愛她的脾氣，立刻接口道：「我表哥叫徐東痴……」

「徐東痴，」南宮雪不等她說完，立

刻直呼徐東痴的名字，冷冷道：「柳花花人已來了，他不是來看你臉色的，究竟你想幹什麼，爲何不趕快直說？」

徐東痴霍然而起：「大胆小輩！」

話聲中，人已像怒鷹般的撲向南宮雪！

居然，沒說兩句話就動手打人了。

看來，徐東痴雖然年紀來得大些，顯然脾氣也不小，嗯，而且武功也不差。

——不過一眨眼他便已撲到了南宮雪的跟前，而且一隻保養得頗好的晰白手掌，已摑向南宮雪的面頰！

顯然，他想教訓南宮雪。

*　*　*

柳花花雖然也年輕，不過他出道江湖早，因此他聽過徐東痴的名字。

他還知道當年在江湖上屹立的「徐家堡」，有過頗爲輝煌的歷史，他還聽說當年的徐家堡是靠「一掌定乾坤」的絕學武功揚名江湖。

徐東痴退出江湖之後，當然也就再也見不到徐家的「一掌定乾坤」了。

現在，柳花花見到了。

那果然是一門相當精闢而深奥的武學。

最重要的是，徐東痴雖然不涉足江湖三十年，而且年事已大，但顯然他並不曾荒廢武功，一出手便淋漓盡緻，忽焉已逼近南宮雪。

柳花花識得厲害，因此徐東痴一動時，他立刻凌空翻飛，掠身而出！

同一瞬間，朱罔市已動了。

動如脫兔。

快得分不出是柳花花先動還是朱罔市先動，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

——他們都撲向徐東痴。

明顯的，他們都不願意見到南宮雪受到傷害。

可惜的是，他們都慢了一點。

他們未能攔住徐東痴。

然而，令他們驚異，包括一旁的紅七刀以及雪山七狐驚異的是，徐東痴並未能掌摑南宮雪一記耳光，相反的，竟然還反吃了南宮雪一耳光！

怔住。

所有人都怔住了。

*　*　*

南宮雪當然沒有怔住，她好整以暇的睨住一臉驚愕的徐東痴，淡淡道：「現在的江湖，早已不太分什麼老輩、小輩的了，只問誰的拳頭硬誰就是老大，對不起，徐老先生，徐老爺子，南宮雪以小欺老，放肆啦。」

南宮雪是否放肆？

對柳花花來說，他不認爲是。

——當一個人想攻擊你的時候，不管他的年紀大小，除非你不能，否則你根本不必客氣。

——敬老尊賢，是應該的，但是，老而不賢呢？難道也應該尊敬？

老，很了不起麼？老，很偉大麼？只怕不是。

——連孔老夫子都說：老而不死，是爲賊也。

徐東痴是不是「賊」？

柳花花認爲是。

他認爲眼前這個老人不但不賢，簡直狂妄得莫名其妙，犯不著對這種老人尊敬，而且理該教訓之！

——老人再教育。

——上樑不正下樑歪，盡是指責年輕人不孝、無禮、放肆……這是何其不公平啊。

所以南宮雪說完話之後，柳花花不待徐東痴有任何反應，他又飄至南宮雪身旁，冷聲對徐東痴道：「徐東痴，雖然你是長者、老輩，但這並不表示年長者可以恣意胡來，毫不講理，既然你要我柳花花來，有什麼事你儘管衝著我，又何必……」

柳花花的話只說了一半便住口。

因爲徐東痴根本沒有聽他的說話。

——他已咬牙切齒的撲向南宮雪！

南宮雪沒有動。

她不能動也不必動。

——柳花花已一個箭步擋在她的身前。

*　*　*

徐東痴先發制人本想教訓一下小輩南宮雪，不想反被教訓，心頭的羞、怒、恨，簡直像火山爆發似的衝裂了開來，恨不得一下子捏死南宮雪。

「住手，表哥！」

喝聲中，朱罔市已攔住了徐東痴。

「阿市，妳讓開！」徐東痴怒不可遏：「讓老夫教訓教訓這個後生小輩，叫她這個黃毛丫頭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朱罔市不肯讓開。

「徐老爺子，我的確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南宮雪跨步到柳花花身旁：「你呢？難道你就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徐東痴臉泛殺機，身子倏然一退，避開了朱罔市的擋駕，猛地又凌空翻飛，狂撲南宮雪！

這一次，他的出手又狠又重！

南宮雪吸氣、挺腰，正欲掠身而起，却見柳花花比她快一步飛身而起……

徐東痴招出半式，忽然又收身而退，冷喝道：「柳花花，你退下，這不關你的事！」

柳花花也翻身而退，立在南宮雪身旁，冷聲道：「徐東痴，你若胆敢動她一根毫毛，那麼你很快便會知道地有多厚了，因爲我保証會一劍把你送到地獄裡去！」

「表哥！」朱罔市似也已動怒：「你要我們找柳大少來，究竟是要殺他，還是要他跟天嬌成婚？」

「當然是要他來對天嬌負責的，」徐東痴怒瞪着南宮雪：「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還要讓他帶這麼一個女人前來？」

「你有所不知，」賴不給也走了上前來，對徐東痴道：「你要我們絲毫不損的抓柳大少來和天嬌成婚，你以爲是一件容易的事？若非是我們運氣好，先抓住了南宮雪，肯定柳大少到現在還不會在徐家堡出現……」

「我不管你們用什麼辦法請柳大少來的，」徐東痴喝斷他的話：「總之，我不

想見到這個女人，而且，從現在開始，我也絕對不許柳大少身旁再有任何不三不四的女人……」

「笑話！」南宮雪憤聲道：「你以為我高興見到你這種老頭子？更好笑的是，你徐東痴憑什麼不准柳花花身邊有女人？你以為你是誰，皇帝啊？還是……」

這時，忽然湧進了一大堆持刀握劍的皂衣漢子！

徐東痴當然不是皇帝，但不管如何他仍是徐家堡之當家主人，雖然，他從他父親手中繼承了這片基業之後未幾便退出江湖近達三十年之久，但所謂爛船還有三斤釘，徐家堡當然還有一些猛將悍卒。

那些闖門而入的皂衣大漢便是徐家堡的猛將悍卒。

他們一衝出來，當然也就使原本火爆的場面變得更加火爆了。

眼看一場大廝殺已無可避免了。

* * *

沒有，廝殺並沒有被掀起。

美麗的大廳回復了平靜，柔和的燈光依然那麼明亮可人。

那些持刀大漢都退出去了。

——是被朱罔市叱退的。

徐東痴也坐回了位置。

——朱罔市與賴不給分立在他兩旁。

顯然他們夫婦又成功的平息了徐東痴的怒氣。

紅七刀與雪山七狐仍然在場。

——他們始終都沒有動過，臉上的表情也始終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冷肅。

南宮雪與柳花花也坐了下來。

柳花花面無表情。

南宮雪仍無意掩飾心中的不高興。

「朱大娘，」南宮雪對朱罔市頗為禮貌：「今天這個場合，老實說，若非看在大娘面上，我想，我倆絕不可能再坐在這裡了……依我看，為免大家傷和氣，還是由妳來說吧，究竟，你們想怎樣？」

柳花花也開口說話：「你們剛才說要我與一個叫天嬌的女人完婚，那個女人是誰？」

「正是小女徐天嬌！」答話的人正是徐東痴，他的臉色看來緩和了許多，顯然他控制住了情緒，他緩緩道：「柳花花，你身為一個男人，可知貞節就是女人的第二生命？你佔有了小女的貞操，而且還使她懷有三個月的身孕，你不認為你應該對這件事負責？」

「我不知道貞節是否女人的第二生命，那是從前的人的想法，我不是從前的人；」柳花花疑惑的望住他：「但我同意任何男人若使女人有了身孕，是絕對應該負責的，任何理由都不能棄之不顧，否則便和世上其他野生動物沒有什麼分別了……」

「很好，」徐東痴那張清癯的臉孔首次露出了笑容，他笑起來的確有幾分長者之風的，頗為和藹慈祥：「江湖上傳說你是個花花公子，專門與不三不四的女人搞三捻四……」

徐東痴已第二次說「不三不四」的女人，這句話令南宮雪聽來很不舒服，特別是徐東痴說這一句話時有意無意的瞥了南宮雪一眼，眼裡充滿了鄙夷、譏諷，彷彿隱指南宮雪就是不三不四的女人，心頭怒火，油然而起，忍不住又想發作……

柳花花瞭解她的脾氣，立刻示意她稍安勿躁，南宮雪只好隱忍了下來……

「像你這種男人，通常是個很不負責任的男人；」徐東痴臉上雖有笑容，說話卻像刀一樣，鋒利得連柳花花幾乎也要忍受不住：「因此老夫才會用這種強硬手段，命人拘捕你前來，強制你與小女成婚，想不到你如此知禮明義，這就好了，既然是已表明願意負責，那你準備什麼時候與小女天嬌完婚？」

柳花花忽然輕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徐東痴眉頭微皺。

柳花花兀自發笑：「我這個人有個缺點，碰到好笑的事情便會忍不住笑出來。」

「你覺得這件事很好笑？」徐東痴臉有怒容。

柳花花淡淡道：「如果你被人強制跟一個根本不認識的女人成親，難道你不認為這是極其可笑之事？」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徐東痴倏然睜目。

「你應該瞭解我的意思！」柳花花歛起笑容，正色道：「我根本就不認識你女兒徐天嬌，就是你徐東痴我也是第一次見到哪！請問，你這種迫婚手段豈非好笑得令人莫名其妙？」

「你想賴婚？」徐東痴霍然而立。

但一旁的朱罔市、賴不給夫婦立刻按下他的身子：「表哥，千萬別衝動，有話慢慢說。」

「徐老爺子，」柳花花望住他：「我想，這件事你一定要搞錯了，我敢肯定的說，我從未見過令千金徐天嬌，當然也不可能跟她發生過任何關係，更不可能使她懷有三個月身孕……」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徐東痴激動得緊握雙拳：「我就知道像你這種專門玩弄女人的男人，絕對不會對女人真心負責的……柳花花！如果你膽敢棄天嬌於不顧，我一定會將你碎屍萬段！」

說到最後一句，他簡直是咬牙切齒，目露殺機！

柳花花一臉疑惑。

即連南宮雪都忍不住疑惑的側首望住他，壓低著喉嚨，小聲問：「喂，死花花，看他樣子不像會弄錯，是不是你弄錯了？會不會你忘記了那個叫徐天嬌的女人？想清楚一點啊。」

柳花花苦笑，瞪了她一眼，正想張口，卻見徐東痴又說：「柳花花，你放心，現在我就命人去請天嬌出來與你對質，看你有什麼話說？」

「你早就應該請她出來了。」柳花花語氣堅定，「只要她一出來，我想，任何事都解決啦！」

徐東痴拍了拍手，立見一名婢女趨步而入，恭謹道：「老爺，有何吩咐？」

「帶小姐出來。」

「是。」

* * *

南宮雪心中的確有幾分懷疑。

雖然，柳花花對她始終保持著中規中矩的態度，從未有越軌的行為，甚至連意圖都看不出，但南宮雪不止一次聽到有關於他的緋聞艷事，像這種男人，如果說偶然忘記曾經跟他相好過的女人，就像成天在花叢中打滾的蜜蜂忘記了曾經採過那些花蜜一樣，豈非平常得很？再說，看徐東痴那副肯定的樣子，南宮雪真的越來越懷疑柳花花是否有做過那件事了。

一直到徐天嬌在大廳出現，坐在她父親徐東痴身旁時，南宮雪心中的疑惑才霍然一空。

因為，徐天嬌是個不折不扣的美人胚子。

——無論是誰，別說是跟她上過床，只怕只消看上她幾眼，肯定會畢生難忘。

由此可見，柳花花說他沒見過徐天嬌是可信的，除非他說謊。

柳花花是否在說謊？

南宮雪不知道。

她只知道徐天嬌一出現的時候，柳花花眼中的疑惑愈來愈深，愈來愈濃。

但是，徐天嬌那雙美如秋水的眸子卻無任何疑惑之色，相反的，卻裝滿了濃濃的情意，即連清脆嬌甜的嗓音也盪漾無限的愛意，她見到柳花花的第一句話是：「柳花花，你來了？」

柳花花很認真的望了她幾眼，然後轉首朝南宮雪露出一個苦笑：「我敢發誓，這個女人我是第一次見到！」

南宮雪掃了他一眼：「這年頭，你還以為有幾個人肯相信發誓這一套？最重要的是，你應該對她發誓，不是我，不是嗎？」

柳花花沒有對徐天嬌發誓，他望住她茫然的說：「妳就是徐姑娘？我想妳不會怪我單刀直入的問妳，妳認識我？哦，不，我的意思是說，妳跟我上過床？而且還懷有我的孩子？」

徐天嬌那張清純迷人的瓜子臉本充滿著嬌羞、喜悅、情意，被柳花花這句話一問，忽湧上了無限的悲切、憤怒，水汪汪的眸子掛起了一串淚珠，驀然掩面疾衝而出！

「她怎麼了？」柳花花怔住。

「柳花花！」徐東痴倏地大吼一聲：「你當著這麼多人面前問這種話，如果你是女人，你受得了？」

柳花花又是一怔：「我如果不這樣問，那你認為我應該怎樣說才對？總不成要我拐彎抹角，東拉西扯，說些毫不切實際的話？」

南宮雪忽然嘆了一口氣，朝柳花花擠了一下眼：「看來你說得不錯，這件事的確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得清楚的……」

一頓，望向徐東痴：「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令嫒也無須顧什麼面子不面子了，你還是再把她請出來吧，事情總是要解決的啊！」

徐東痴冷冷道：「我女兒如果像妳這種不三不四的女人不愛面子，那就……」

「喂！」南宮雪冷冷喝斷他的話：「你說誰不三不四來了？徐東痴，請你說話尊重一點，這麼一大把年紀之人，居然如此尖酸刻薄……」

見他們又衝突起來，朱罔市立刻打圓場：「南宮雪，妳說得不錯，這件事終須解決，多說無益，不如這樣，妳和我一起向天嬌問個清楚，畢竟這種事女人對女人說來得好些，妳說好嗎？」

話落，忽見一名婢女慌忙而入，驚聲大叫：「不好了！小姐自盡了！」

＊　＊　＊

大廳上一片靜謐。

徐東痴與賴不給、朱罔市夫婦倆已不見，他們當然是急奔而去看徐天嬌如何了。

紅七刀、雪山七狐仍坐著不動。

「你說得不錯，」南宮雪打破靜寂：「這件事搞起來真是麻煩得很，好啦，那個女人居然自殺了，如果她死了，我看你……」

「所以我說嘛，」柳花花嘆了一口氣：「要弄清楚這件事絕非三言兩語、一蹴可及的事，現在好啦，不管那女人死不死，咱們肯定是沒法很快離開這裡，如此一來，孟東野之案件就要被耽擱起來了……」

「都是我，」南宮雪眼中有歉意：「若非我，你就不會被困在這裏了。」

忽然眸子一轉，湊上臉去咬住柳花花的耳朵說：「不如咱們趁此機會溜之大吉如何？」

柳花花也把音量壓到最小：「妳以為我們跑得出去？」

「為什麼不能？」南宮雪說：「我對付紅七刀，雪山七狐交給你……」

「妳真是越來越老奸了，哦，人多的交給我，妳落得輕鬆，妳真是安排得巧妙哪。」

「沒辦法，猴子吃柿子，專挑軟的吃，再說你武功比我好，棘手的人物當然交給你啦。」

「妳不後悔？」

「我為什麼要後悔？」

「好。」

「好」字從柳花花齒縫中溜出來，南宮雪那嬌小而美妙的身軀已倏然射向紅七刀。

同一時間，柳花花也已撲向雪山七狐！

＊　＊　＊

南宮雪一出手的時候，她立即後悔了。

非常後悔。

因為她發現紅七刀並不是一個「軟柿子」。

——當她猝然出劍刺向紅七刀時，只覺眼前一花，紅七刀居然令人匪夷所思的從座位上消失了！

南宮雪大駭。

她知道她碰上了一個棘手人物。

果然，正當她怔怔的那一剎那，眼角驀地瞥見一抹冷光激飛而來！

那抹眼光，好快、好怪、好邪！

快得令南宮雪來不及閃避，怪得令南宮雪不知如何招架，邪得令南宮雪以為是地獄竄出來的魔鬼，叫她差點窒息

過去！

好一個紅七刀。

現在南宮雪只見到他的第一刀。

飛刀。原來是飛刀。

快、怪、邪的飛刀。

南宮雪已冒出了一身冷汗。

冷汗當中，她急迫得像喪家之犬般地的倉惶閃退！

她退得很好，那把飛刀非常驚險的從她水蛇般的腰肢旁擦過，「篤」的一聲，正好射中她的身後那幅畫有鍾馗捉鬼的黑色風屏，不及巴掌大的刀刃盡皆沒入，冷冷的刀柄兀自危顫顫抖動……

這只是紅七刀的第一把刀。

他還有六把刀。

一刀已使南宮雪狼狽而退，再來六刀，南宮雪受得了嗎？她有把握取勝嗎？

一個蛋，只消吃一口便知它是好還是壞；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這兩句話是有道理的。

所以南宮雪沒有動。

她不敢動。

——此時此刻，她認爲最佳的應敵方式就是「以靜制動」。

以靜制動，是消極而被動的。

這不符合南宮雪的個性。

她向來是個「以動制靜」的人。

然而，形勢比人強，她只好如此了。

她全神貫注的凝視著站在大廳角落的紅七刀。

她等他的第二刀。

但，紅七刀却站得像標杆一樣挺直。

南宮雪忽然覺得他好可怕。

並不是他的樣子長得可怕，而是他那套衣服，那套黑色的長衫，不僅長及曳地，遮去了脚踝，兩隻袖子也格外長，遮住了紅七刀一雙手；如此密密麻麻宛似鐵桶般密不透風的長衫，透著神秘怪異的氣氛——最主要的是，南宮雪看不見他的手，根本不知道他是那一隻手出刀。

是左手還是右手？

甚至是從脚部射出飛刀？

——否則他爲何連鞋子都要遮住？

南宮雪不知道他的第一刀是從那裡射出來，所以她要以靜制動，等對方出手。

紅七刀却不再出手，他冷漠的注視著南宮雪，拉開了那比尖刀還尖的嗓子：「南宮雪，徐東痴付錢給我們的任務是生擒柳花花與徐天嬌成婚。因此先前我們很客氣，不敢出手傷你們，但如果你們到了這裡想逃走的話，徐東痴給我們的指令是格殺勿論！因此妳若不想死，我勸妳還是識相一點，千萬別輕擧妄動！」

然而，柳花花那邊却如火如荼的動起來了，而且一直到現在爲止都沒有停下來。

＊　＊　＊

南宮雪見紅七刀按兵不動，於是也就把眼光投向柳花花與雪山七狐。

她想看看柳花花那邊的情形再作決定。

——如果柳花花擊潰了雪山七狐，那她當然再攻向紅七刀；如果柳花花不行，也只好「乖」一點啦。

——她已慢慢學會了「進退」，「權宜」。

當她佇立觀察時，心中忍不住一陣波動。

她這時候才眞正發現柳花花武功深沉以海，只見他以一敵七，從容有序，毫不慌亂，她同時也發現雪山七狐的「七左劍陣」變化萬千，詭秘異常，配合得天衣無縫，堪稱是當今武林最奇妙凌厲的劍陣。

先前，南宮雪被雪山七狐制住時，心中其實還有幾分不服，她認爲那是雪山七狐使詐趁她不注意而出手的；但，現在她服了。

——她承認自己絕對不是雪山七狐的對手。

她忽然覺得很洩氣。

——幾番生死陣仗，雖然使她的名氣在江湖上慢慢傳開，但同時也讓她愈來愈有志得意滿的感覺，她肯定自己是當今江湖中的高手。

現在，無論是紅七刀或是雪山七狐，她都沒把握打敗他們，最令南宮雪難過的是，她即連上了年紀的「天地子母網」都鬥不過了。

強中自有強中手。

學無止境，武技一道尤其是！

容易自滿之人，遲早都會變成一個失敗者！

南宮雪瞿然而醒。

她立刻收束雜念，全神貫注於柳花與雪山七狐的戰鬥。

——擷人之長，補己之短。

——這永遠是「進步」與「突破」的首要條件，永遠是！

忽然，柳花花持劍抽身而退。

南宮雪奔至柳花花身旁，詫異問：「喂，怎麼停手了？你做得很好，我估計你再過幾招便可以擊潰他們啦，不是嗎？」

「我不知道能不能擊敗他們，」柳花花長劍歸鞘，淡淡回答：「不過我知道再打下去肯定會有人流血，大家遠無冤，近無仇，流血值得麼？」

「可是，」南宮雪說：「不擊敗他們，咱們走得了嗎？」

柳花花沒回答。

他不用回答。

因爲徐東痴與賴不給、朱罔市夫婦已回來了，而且他們身後跟著至少有數十名的勁裝利刀大漢——無論如何，南宮雪與柳花花很難走得了。

除非要付出流血的代價！

現在還不是流血的時候，因此柳花花拉著南宮雪坐回椅上，一面說：「收起妳的劍吧，現在已非用劍的時候。」

「不用劍，那用什麼？」

「用妳那張嘴，」柳花花拍拍她的肩：「還有妳那副腦筋。」

＊　＊　＊

南宮雪那張嘴很薄、很小、很紅、很美，特別是她微微一笑時，如果你不

是個定力很好的男人，只怕你會因此而着迷、陶醉了。

她的腦筋又如何呢？

＊ ＊ ＊

徐東痴的臉色非常難看。

當然難看。

不過朱罔市與賴不給的神色却頗為緩和。

——顯然，徐天嬌應無大礙。

果然，朱罔市望著柳花花與南宮雪說：「沒事啦，天嬌她……」

「不，有事，」南宮雪截口道：「事情根本就沒解決，朱大娘，妳是否可告訴我們，究竟你們現在想怎樣？」

徐東痴狠狠的瞪了她一眼，似想開口，但朱罔市顯然不願他與南宮雪對話，否則一言不合就衝突起來，那才眞大費周章，因此她急急搶道：「南宮雪、柳大少，天嬌因受了刺激，目前不宜對質，我看必須等待她心緒平靜之後……」

「要等多久？」南宮雪問。

「很快吧，」朱罔市沉吟了一下：「也許讓她先睡一覺便沒事了……我想，最遲不會超過一兩天吧。」

「一兩天？」南宮雪搖搖頭：「我們只怕一刻鐘都等不下……」

「為什麼？」賴不給問：「一兩天又不是很長的時間，為何不能等？」

「你問得眞可愛，」南宮雪輕笑了起來：「你以為我們是吃飽飯沒事幹？」

「南宮雪！」徐東痴怒聲道：「不管妳有沒有事幹，這本不關妳的事，妳早就該滾了！」

「好！這可是你說的！」南宮雪霍然而立，轉首對柳花花說：「喂！聽到了沒有，主人下逐客令啦，咱們還坐在這裡幹什麼？」

「說得是。」柳花花立刻起身。

「慢著！」徐東痴驀然大喝一聲。

南宮雪回首問：「又怎麼啦？」

徐東痴大概是吃了南宮雪一耳光，對她怒恨不已，咬牙道：「妳滾！他留下！」

南宮雪也一肚子火：「我偏就是不讓他留下！」

「妳敢？」徐東痴大喝一聲。

「有何不敢！」南宮雪的聲音比他更大。

不只是聲音大，喝聲中，南宮雪驀然飛身撲向徐東痴！

大家都被她這一舉動驚得一楞！

包括柳花花在內。

——在這種情況下，南宮雪居然還敢出手？她是否瘋了？

＊ ＊ ＊

的確，這種情況下，南宮雪貿然出手實在是太大胆了。

因為，單憑紅七刀與雪山七狐在場，她與柳花花便不易突圍而走，何況又加上了徐東痴、朱罔市、賴不給以及數十名虎視眈眈的刀斧手，突圍的機會更加困難，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

南宮雪居然動手了。

她瘋了嗎？

沒有。

她沒有瘋。

至少她那快若閃電的身形就絕不是任何一個瘋子可以做得到的。

——不過眨眼間，她已撲至徐東痴跟前，而且纖白玉嫩的小手兒已詭譎的扣住徐東痴胸襟。

＊ ＊ ＊

柳花花眼裡有歎服之色。

——在敵人認為你不會出手的時候出手，往往能收意想不到的戰果。南宮雪顯然把握住了這一點。

她曾經敗在雪山七狐的「七左劍陣」下，也曾敗在朱罔市、賴不給的「天地子母網」下，而且也差一點吃上紅七刀的飛刀；因此在心態上來說，雪山七狐、紅七刀、朱罔市與賴不給很自然的認為南宮雪是「敗軍之將」，不足為懼，他們都把注意力放在柳花花身上，所以南宮雪猝然出手時，他們全都怔住了，他們萬萬想不到手下敗將竟敢悍然出招，待他們警覺想出手攔阻時已太遲了……

令柳花花佩服的是，南宮雪顯然方才摑了徐東痴一耳光，已知悉他的武功比不上自己，因此她才敢撲向徐東痴！

她這一招，高明。

所以她得手了。

——從這點來看，南宮雪不只是擁有一張美麗小嘴的女人，她實際上還是個非常有腦筋的女人。

柳花花瞇著眼看她。

——他欣賞有腦筋的人，特別是有腦筋的女人。

他眞想上前去擁抱她。

＊ ＊ ＊

局勢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南宮雪力挽狂瀾，扭劣勢為優勢。

——她點住了徐東痴的軟麻穴與啞穴，而且把鋒利的劍鋒架在徐東痴粗壯的脖子上。

擒賊擒王。

也可以說挾天子以令諸侯。

大家都不敢動。

「南宮雪！」朱罔市又驚、又怒、又懼、又激動：「妳不能殺他！妳快放了他！否則妳絕難生離徐家堡，妳冷靜一點！」

「放心，朱大娘，我冷靜得很！」南宮雪眸光冷冷的掃視了眾人一眼：「我誰也不想殺，甚至連隻螞蟻也不想踩死，但是如果逼急我的話，天皇老子、閻羅王的爺爺、玉皇大帝的老祖母，我南宮雪照殺不誤！」

一頓，語音冰冷：「對，就是這樣，大家都乖乖站着別動，我保証會交還你們一個活的徐東痴……」

「南宮雪，妳想怎樣？」朱罔市一臉焦急。

「大娘，」南宮雪朝她微微一笑：「對不起，妳利用我脅迫柳大少前來徐家堡，我也只好利用妳表哥脅迫你們讓我們離開徐家堡了，大娘請別見怪。」

柳花花立在南宮雪身邊，目注朱罔市道：「朱大娘，請妳先喝令所有人退下。」

朱罔市無奈，只好面向眾人：「大家退下，沒有命令，任何人不准妄動！」

「是！」

幾十個刀斧大漢魚貫而出。

「還有，」南宮雪冷聲道：「紅七刀、雪山七狐，你們還站在這裡幹什麼？難道你們不知道本姑娘最討厭見到你們？」

紅七刀對雪山七狐面面相覷，只好快快而退。

偌大的廳裡只剩下朱罔市與賴不給夫婦，當然還有南宮雪、柳花花與徐東痴。

「大娘，」南宮雪望住朱罔市，語氣頗為緩和：「對不起，南宮雪被迫出此下策，請妳見諒；現在，就請妳在前面開路，帶我們出去好嗎？」

朱罔市忽然歎了一口氣，目注柳花花說：「大少，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走了……」

「為什麼？」柳花花問。

「因為你這一走，我表哥會傾其力、盡其能，不殺你誓不甘休！」朱罔市緩緩道：「當然，我知道你在江湖上名氣大、背景硬、武功又高，或許不把徐家堡放在眼裡；但是，你一定知道，人在江湖上打滾，除非萬不得已，總是朋友多交、敵人少結，不是嗎？」

「可是，」柳花花說：「我如果不走，難道真要留下來與徐姑娘成親？」

朱罔市注視著他：「你既然與天嬌有了身孕，就應該成親，難道你真是一個始亂終棄、專門玩弄女人的男人？」

「我已一再强調，」柳花花搖頭苦笑：「我根本就不認識什麼天嬌地嬌的女人，我敢對自己發誓，我和她絕無任何關係，我真不明白，徐姑娘為何會一口咬住我不放？我肯定她是認錯人了！」

「這種事，有可能認錯嗎？」賴不給插口道。

「為什麼沒有？」南宮雪說：「這年頭，易容、整容之技術已至亂真之境，說不定有那個登徒子假他之容貌而欺騙了徐姑娘哪！」

「好，姑且如此，那你們可以留在這裡與天嬌對証呀。」朱罔市說：「若能証明你真是無辜的，自然不會為難你啦。」

「我當然想跟她當面對質。」柳花花苦笑：「問題是，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我真的是有急事待辦，一刻鐘也不能等……」

話落一半，他忽然眸孔一亮，脫口道：「有了，我有辦法証明我的清白……」

「什麼辦法？」南宮雪連忙問。

柳花花從懷裡掏出了一只精緻雅美的白色小瓷瓶，送到了朱罔市與賴不給面前：「兩位請過目，我想你們大概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吧？」

「那是什麼？」南宮雪很好奇。

「這是大內御醫送給我的『交歡大樂賦』。」柳花花說。

「交歡大樂賦？那是什麼來的？為何能証明你的清白？」南宮雪不懂。

朱罔市懂，她打開塞子，倒出了幾粒紅色小藥丸在掌中，細細注視了一會，又湊到鼻尖聞了一聞，然後再交還給柳花花，朝南宮雪說：「交歡大樂賦是宮廷秘藥，每當帝王臨幸妃子而不想生子時，便會事前服下此藥……它是一種非常名貴的避孕藥。」

南宮雪雙頰倏紅。

——她是個保守的女人，每聽聞有關男女間之床上事，總難免怦然心跳。

柳花花透了一口氣，轉向徐東痴道：「徐老爺子，就算我要真和令嫒有什麼關係，也絕不可能弄出身孕來的，你相信我是無辜的了吧？」

徐東痴啞穴被制，無法張口說話，南宮雪立刻解開他的啞穴，他嚅了嚅咀正欲張口時，忽見徐天嬌盈盈走入，連忙道：「天嬌，妳怎麼起來了？」

朱罔市與賴不給連忙迎上去：「天嬌，妳沒事了吧？」

徐天嬌沒有回答。

她看來面色蒼白、美麗的眼眶浮腫，顯然曾經哭泣過，她表情漠然的走到柳花花面前，語音冰冷的道：「柳花花，現在是否該輪到我說話了？」

「徐姑娘，請說。」柳花花求之不得。

「你說你不認識我？」徐天嬌瞪視著他。

「是的，」柳花花語氣堅定：「我敢十二萬分肯定，在今天以前我從未見過妳。」

「你說你從沒和我上過床？」徐天嬌目不轉睛又問了一句。

「當然沒有！」柳花花幾乎想吼叫起來：「我既然沒見過妳，又怎可能與妳上床？世上有這種荒謬事嗎？再說……」

柳花花似乎很激動，接著又道：「我乾脆跟妳明說吧，就算我真的認識妳，我也不可能跟妳上床，因為妳這種女人我沒興趣，我根本不想碰妳！好吧，就算跟妳上了床，也絕不可能把妳搞出大肚子，因為我有宮廷秘藥『交歡大樂賦』，妳懂嗎？我真不明白，妳為什麼要誣賴我？妳到底有何居心？」

「柳花花，你冷靜點！」南宮雪見他好像要控制不住自己，連忙張口叫了一聲。

「沒什麼，」柳花花吸了一口氣，强抑心中怒火，「我只是不高興被人當成犯人，或是下流無恥的男人吧了！不錯，我是個花花公子，但我風流却絕不下流，你們幾時聽說過世上有那個女人指罵我柳花花玩弄、或是欺侮她的，有嗎？」

「你說完了沒有？」徐天嬌却出奇的冷靜，她彷彿換了一個人似的，冷聲道：「如果你說完了，就該輪到我說了……」

欲辯無言　難以抵賴

柳花花並不是個容易激動的人，甚至可說是個非常冷靜沉著之人，只因他見過太多的大風大浪，早已磨練成處變不驚的性格；但這種硬被女人「栽贓誣陷」之事還是頭一遭碰到，雖然他一直壓抑著自己，畢竟泥菩薩也有三分土性，因此他此刻非常粗魯的應了一聲：「有屁快放！告訴妳，我並不是個很有耐性的男人！」

徐天嬌看來却有相當耐性，她不慍不火，從容而冷漠道：「柳花花，你的左

臀部有一道五分長，六分不到的刀疤，右大腿的內側盡端有一顆小紅痣……」

柳花花「啊」了一聲，說不出話來，他瞠睜兩眼，驚詫萬分的呆望住徐天嬌……

徐天嬌冷冷的瞪視著他，不發一言……

南宮雪、徐東痴、朱罔市與賴不給都把目光投向柳花花……

大家突然靜了下來。

只有，窗外的夜風帶著幾分寒意，像悲索的琴音嗚嗚的吹響著……

嗯，間中似也响起了幾聲鷄啼聲。

天，快亮了。

但，柳花花卻覺得自己突然墜入了一片黑暗的深淵……

黑暗，可怕的黑暗。

——像一個陷阱！

可怕的陷阱！

* * *

長久。

柳花花好幾次扯動喉結想開口說話，可是話到口中又停了下來。

他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爲徐天嬌說的是事實，他的左臀的確有一道五、六分長的刀疤，而且右大腿內側盡端的確也長有一顆小紅痣。

——那兩個地方，左臀與右大腿內側盡端，只要是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那兩個部位是「男人禁地」。

那麼隱蔽的地方，徐天嬌居然能一語道出，如果說柳花花沒跟她上過床，誰肯相信？

連柳花花自己也不肯相信，他幾乎要懷疑自己是否眞的和徐天嬌上過床了！

他忍不住凝眸細細的打量她。

沒有！

他搜索枯腸，怎麼也想不起徐天嬌這個女人，他確定在此之前未見過她。

當然，也絕無可能跟她上過床！

但是，她怎麼對自己的「私處」特徵如此清楚呢？

「你怎麼不說話？」徐天嬌眸光怪異的注視著他，美麗的唇角也漾起一絲頗爲詭秘的笑意。

柳花花卻笑不出來，他簡直想哭出來哪！

然而哭也不是辦法，不說話也不行，他只好苦笑道：「妳要我說什麼？」

徐天嬌冷冷道：「告訴大家，我方才所說的話是不是事實？」

「其實，」徐天嬌忽又補了一句：「你如果想否認也沒關係，反正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在這種節骨眼上，也無須顧什麼禮教或害羞什麼的了，你敢脫下褲子讓大家看嗎？」

——現在的世界，脫褲已成了「寫眞藝術」，蔚然成風，引爲「佳話」哩！

柳花花敢不敢這樣做？

他不敢。

——他雖然是個出名的花花公子，但可也是個經常會臉紅的男人。

他就是這麼一個奇怪的人，否則怎會被稱爲世上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

其實，就算他敢脫，他也不會脫。

因爲他已承認了，他不承認不行：

「是的，妳說的是事實……」

「那就好。」徐天嬌冷冷一笑，轉身對呆若木鷄的南宮雪微微一笑：「現在，妳是否應該放開我爹了？」

南宮雪粉臉倏地發白！

而且，她還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她被騙了！

「你，你爲什麼要騙我？」南宮雪只覺得那顆處子芳心驀地被撕裂粉碎，淚水像斷線的珍珠，陡地奪眶而出：「原來，你眞是一個敢做不敢當的男人，爲什麼？爲什麼你要欺騙我？」

「妳聽我說！」柳花花急聲道：「我眞的不認識她，南宮雪，我眞的沒有……」

「不必說了！」南宮雪忽然掩面衝而出！

「南宮雪！」柳花花一把拉住她，大聲道：「我眞的沒做過那件事，妳爲什麼不肯相信我？」

南宮雪沒有回頭去看他，她努力抑制著心中的激動：「你叫我如何相信你？如果你是我，你會不會相信？會嗎？」

柳花花答不出話來。

南宮雪冷冷道：「放開你的手！」

柳花花不肯放開。

南宮雪再補上了一句，口氣不但冰冷，而且極其厭惡：「你不覺得你的手已經弄髒了我的衣服嗎？」

柳花花只好放手。

默默而無奈的放開了他的手。

然後，他默默而無奈的目注著南宮雪那嬌小而美麗的背影在他的瞳孔裡倏然消失……

* * *

南宮雪走了。

徐家堡的人沒有爲難她。

——誠如徐東痴所說的，這件事本就與她無關。

柳花花沒有走。

他不能走。

——憑他一己之力，若想擊敗紅七刀、雪山七狐、天地子母網及徐家兒郎，肯定是一樁極爲艱辛困難之事。

艱辛困難，並不代表全無機會。

他應該一試的。

問題是，就算他突圍成功，安全離開徐家堡，難道事情就解決了嗎？

——徐家堡肯定會在江湖上大放謠言，中傷他玩弄徐天嬌使之成孕，而後始亂終棄！

如此一來，他在江湖上多年所建立的形象肯定要毀於一旦！

只怕，他這個「花花大少」會變成了被人鄙視憎厭的「畜牲大少」！

——棄自己的「骨肉」於不顧，和畜牲有什麼不同？

柳花花很在意這一點。他寧願被人指罵爲大盜、流氓、小人，但絕無法忍受「畜牲」兩字！

——大盜、流氓、小人，無論如何還是個「人」；畜牲就不同了，禽獸不如哪！

柳花花當然不會是畜牲禽獸，也不想被人指罵爲畜牲禽獸。

所以他不能走。

他必須面對這件事！

他必須解決這件事！

——他已經面對，但，如何解決？

＊　＊　＊

解決的方法好像只有兩個。

第一個方法：証明自己和徐天嬌沒上過床。

這無疑是最有效而又直接，也是他最希望能做到的方法。

可惜他不能做到。

——他無法解釋爲什麼徐天嬌會如此清楚他的「私處」特徵。

他百口莫辯！

他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連南宮雪都不肯相信他了，何況是別人？

那麼，只有靠第二個方法了。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與徐天嬌成親！

除此之外，他還有第三條路可走嗎？

＊　＊　＊

第一個方法，柳花花做不到，第二個方法，他不願做；於是，他試圖尋找第三個方法。

「徐老爺子，」當賴不給解開徐東痴的穴道之後，柳花花望住他說：「我想，這件事……」

「你什麼都不必想了，」徐東痴冷冷打斷他的話：「現在，你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立刻和天嬌完婚！」

柳花花心中一陣氣，但他還是忍下來了，因爲他知道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他轉向對朱大娘，他想朱大娘是這些人當中比較「溫和而明理」之人，他把希望寄託在她身上：「大娘，這件事一定是誤會了，我眞的沒有……」

柳花花說了一半忽又住口不言。

因爲朱罔市根本就不給他辯駁的機會，她忽然轉首對一名管家模樣的家丁說：「吩咐下去，即刻準備禮堂，一個時辰之後舉行婚禮！」

柳花花呆住！

當他轉身去看徐天嬌時，他又看到她那美麗的唇角浮起了一絲詭異的微笑。

柳花花說不出她的笑意包含著什麼。

他突然打了一個冷顫！

——他發現她那絲笑容竟然有一股說不出的邪！

＊　＊　＊

柳花花很徬徨。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他從沒有碰過這種事。

——如此邪門之事，誰碰過？

正當他猶疑惶恐之際，忽見幾名家丁一臉慌張之色的跑進來，驚聲大叫道：「報告老爺，不好啦，東廂房失火啦！」

話聲甫落，忽又見幾名婢女花容失色的衝門而入：「快來人哪，西院大房著火了！」

＊　＊　＊

徐東痴與徐天嬌父女到東院指揮救火去了；西院則歸朱罔市與賴不給夫婦去負責。

大廳裡只剩下九個人。

紅七刀和雪山七狐，另外一個當然是柳花花。

他們沒有去救火。

——徐東痴臨走的時候，限令柳花花不准離開大堂一步，紅七刀與雪山七狐當然是負責看守着柳花花的。

如果，柳花花要趁這個機會逃走的話，他能不能成功？

以一敵八，這當然不是件好玩的事。

並不是因爲他們人多，最主要的是，無論是紅七刀或雪山七狐，都是當今武林中罕見的高手，柳花花想一舉擊潰他們只怕不是容易之事。

——先前他已與雪山七狐交過手，他有信心贏他們，但是加上一個紅七刀就沒有把握了。

——他雖然沒與紅七刀交過手，但是他知道南宮雪連他的第一刀都幾乎避不過。

由此可見紅七刀是個如何厲害的人物了！

柳花花頗爲猶疑。

究竟要不要逃？

不逃，難道眞要與徐天嬌成婚不成？

心念轉及此，柳花花決定一試。

——先逃再說！

正當他想猝然發動攻擊時，忽見一條人影破窗而入！

柳花花星眸倏地一亮，忍不住脫口叫了一聲：「南宮雪！」

＊　＊　＊

那破窗而入之人果然是南宮雪。

她沒有說話，也沒有去看柳花花。

——她那嬌小而豐盈的嬌軀仍停留在半空中時，兩隻臂膀倏地奇詭無比的掄動起來，然後便見八個快逾激光火石的小黑點飛向仍在驚楞中的紅七刀與雪山七狐！

破窗、飛身、發射暗器，三個動作快得幾乎分不出先後！

紅七刀與雪山七狐本是反應極快之人，只是他們料不到南宮雪居然會去而復返，因而著實楞了一下，就在這一楞間，他們便見到一道暗器飛到了他們面門！

他們只好閃避。

顯得極爲倉皇而狼狽的閃避！

等到他們站穩腳步時，除了發現八粒姆指大的鵝卵小石射入了華麗的牆板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南宮雪與柳花花不見啦！

「追！」

紅七刀大喊一聲，率先射窗而出，雪山七狐立刻飛身跟上！

然而就在他躍出窗外時，不禁都怔住了。

因爲他們只見到滿院子人影翻飛，此起彼落、倉惶急促的救著火，一時間，他們居然看不清誰是南宮雪與柳花花！

＊　＊　＊

火勢不算大，但也整整忙了一個時

辰，一直到天將亮時才把火救熄了。

當徐東痴追查失火原因時，在院牆上發現幾個用劍尖刻寫的幾個大字！

徐東痴，十日之內自當會交還柳花花。南宮雪。

徐東痴氣得面色鐵青。

* * *

天終於亮了。

好長的一夜。

南宮雪與柳花花確定沒有人追來之時，這才放緩脚步，在路旁一棵大榕樹下歇息。

「南宮雪，」柳花花抹抹額角的汗水：「妳眞是越來越老奸了，居然懂得放火，而且發射暗器的功夫竟如此了得，一次發射八枚，了不起哪……哈，我猜徐東痴他們肯定正氣得跳脚。」

南宮雪靠著樹幹，閉目調息，沒應聲。

柳花花見她滿頭大汗，於是拿著手帕幫她擦拭額角，却聽得南宮雪冷冷道：「拿開你的手！」

柳花花怔住。

南宮雪仍然閉著眼，聲音依然冰冷：「我鄭重警告你，如果你再不拿開你的手的話，那麼，你將永遠失去你那隻手！」

柳花花立刻把手縮回來。

——他知道她是個說得出做得到的人。

「妳仍在生我的氣？」柳花花苦笑：「妳眞以為我和徐天嬌……」

「那不關我的事！」南宮雪猛然打斷他的話，冷叱道：「你用不著說給我聽，你柳花花和天下任何女人胡搞亂搞都不關我南宮雪的事！」

她乾脆翻過身去，用背對住他。

柳花花苦笑無語。

他默默的在樹底下坐了下來，不發一言。

他瞭解南宮雪的脾氣。

——當她不想你說話時，你最好立刻成了一個啞巴，否則準叫你吃不了兜著走。

良久，誰都沒有說話。

一直到了天色大亮，屁股坐痛時，柳花花才忍不住又開口，小心翼翼的開口：「南宮雪，妳可不可以告訴我，我們要在這裡呆到幾時？」

南宮雪悶聲不哼。

柳花花只好住口不語。

幸好過了沒多久，南宮雪總算開金口了，但語音仍冷：「你知不知道我為何救你出來？」

「當然知道，」柳花花一見她說話，如獲重釋般的趨到她面前去，陪笑道：「自然是妳相信我是被冤枉的，否則妳怎肯……」

「不是！」南宮雪冷冷打斷他的話：「我是因為臨時想起孟東野命案拖不得，所以我立刻回去救你，你知道我已收了錢來爺的黃金，所以我有責任協助你辦好這件事，不是嗎？」

柳花花呆了一呆。

南宮雪眸光冷冷的盯住他，補上一句：「我們只有十天的工夫追查兇手。」

「十天？」柳花花一愣：「為什麼我們只有十天的工夫？」

南宮雪面色冷寒：「因為我已留字條給徐東痴，十天之內將你送回徐家堡！」

柳花花僵住。

他嚅了嚅咀，似想說什麼，却話到口邊又停了下來，長歎一聲，苦笑不語……

——當無論你怎麼解釋都無法取得別人的信任之時，唯一的最好方法便是：閉上你的咀。

一路上，柳花花都不發一言。

他把咀巴閉得緊緊的，牢牢的。

倒是南宮雪却說話了，語音仍冷得像冰：「你為什麼不說話？」

「妳要我說什麼？」柳花花苦笑。他雖然有過很多女人，但始終瞭解為什麼有些女人，你想跟她說話時她偏偏不聽，而你不想說時她却偏要你開口。

——女人，如果有誰敢誇口他非常瞭解女人，那麼這個人肯定强過上帝。

柳花花不是上帝，而且也絕對强不過上帝，他眞是怕了南宮雪。

「咱們現在要去那裡？」南宮雪抿咀睨眼。

「精武門。」柳花花小心回著話。

「精武門？」南宮雪眉頭一皺：「你不是說先到牛頭角去找錢香兒的嗎？為何改變主意了，難道你做事一向是顛三倒四的嗎？」

「沒有，我沒有顛三倒四，」柳花花苦笑，「昨夜我們在伍家莊，從那裡去牛頭角比較近；現在我們從徐家堡出來，順著這條路，大概午時以前可以到達精武門……」

吞了一口口水，柳花花接著說：「到了精武門向毛澤西索取孟東野之資料後，再往牛頭角尋找錢香兒。」

「走路去？」南宮雪斜著眼瞄他：「你不是頂討厭走路的嗎？」

「有什麼辦法，」柳花花又是苦澀一笑：「此處方圓幾十里不見人煙，到精武門時，再僱輛車吧。」

南宮雪又說：「現在已過了早膳時刻，你肚子不餓嗎？」

「我不餓。」柳花花說的是實話，徐天嬌那件事搞得他毫無胃口。

「噢，」南宮雪眉頭一翹：「你平時都會問我肚子餓不餓，現在你不餓，所以不理我餓不餓了？」

柳花花連忙說：「妳餓不餓？」

誰知南宮雪却狠狠接上他一句：「你眞是假惺惺，明知現在沒東西吃，此問豈非多餘？」

柳花花傻眼。

他只好住口不語。

「你怎麼又像啞巴了？」南宮雪忽又說出一句。

柳花花眞希望自己是啞巴，只可惜他不是，所以他只好開口，小心的開口：「我在考慮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我想，是否應該先回城裡去……」

「回城幹嘛？」

柳花花正想回答，忽見前頭不遠處有一獨立房屋，連忙道：「喏，瞧，前面

有戶人家，妳肚子餓了，咱們先要點吃的吧！」

「我不去！」南宮雪冷冷應了一聲。

「爲什麼？」柳花花一楞：「你不是說妳肚子餓了嗎？」

南宮雪哼了哼：「我是肚子餓了，但我臉皮沒你那麼厚，憑白跟陌生人要東西吃，又不是乞丐！」

柳花花眞想給她一巴掌，却陪著笑臉說：「當然不是白吃他們，咱們可以付銀兩呀。」

南宮雪瞪著他：「付錢就是買，不是要，連這你都搞不懂？你幾時變得這麼蠢了？」

「是，我蠢，我說錯了，是買，不是要。」柳花花心裡想，如果全天下的女人都像南宮雪現在這副模樣，他肯定當太監去。

「那，」南宮雪沒話說了：「既然要買東西吃，你爲什麼還這麼慢呢？」

柳花花只好加快脚步。

但走沒幾步路，却發現南宮雪沒跟上來，連忙駐脚回首道：「妳不是說要走快點嗎？」

南宮雪却冷冷道：「我花了一把心機體力放火燒徐東痴的房子，當然沒法子像你走得那麼快了。」

柳花花連忙跑回去，伸出手說：「對不起，我沒想到這點，喏，我拉妳一把吧……」

「放手！」當柳花花拉住她的手時，南宮雪突然嬌喝道：「我最後一次警告你，如果妳再敢碰我一下，我保証你立刻成爲獨臂大俠！」

柳花花立刻把手縮回來。

他不想成爲獨臂大俠，小俠也不想。

——他現在只想狠狠一把捏死南宮雪！

* * *

柳花花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捏死南宮雪。

她不但沒有捏死她，反而費了一錠銀子、兩把汗、三把口水，終於說服了一個又重聽又遲鈍的老阿婆，爲南宮雪弄了一頓不豐盛但却頗爲美味可口的早餐。

經過一晚的折騰，南宮雪的確有點餓了，特別是老阿婆人雖老手勢却不老，一隻又肥又大的白斬鷄眞是做得香滑可口，南宮雪吃得不亦樂乎。

「咦，」南宮雪見柳花花杯筷未動，坐著發呆，不禁皺眉問：「你怎麼不吃？」

「我說過，我不餓。」

「不餓也得吃，錢買的哪，不吃豈非浪費？」南宮雪挾了一塊翅膀放入他碗裡：「你不是最喜歡啃鷄翅膀的麼？」

「我眞的不餓，我吃不……」

柳花花只說了一半，南宮雪忽把鷄翅膀塞入他咀裡，害得他差點嗆死。

「昨晚大家搞得整夜沒睡，如果不吃點東西又怎受得了？人是鐵，飯是鋼哪，不是嗎？」南宮雪看看柳花花快將吃完，立刻又挾了一塊塞入他咀裡。

柳花花只好勉爲其難的咀嚼著。

正吃著，忽見南宮雪一臉詭譎笑意，不禁訝問：「什麼事這麼高興？」

「我幾時高興了？」

「不高興，妳咀角怎有笑意？」

「你想知道？」

「是的。」

「你口中那塊鷄吞下去了沒有？」

「還沒。」

「吞下去再告訴你。」

「……」柳花花拉長了一下頸子：「吞下去了。」

「很好，」南宮雪淡淡道：「我好像記得整隻鷄你獨有一個地方不敢吃，是嗎？」

「是的，只有鷄屁股我不敢吃……妳……」說到這裡，柳花花兩隻眼睛張得牛眼大，驚惶道：「妳，妳是否給我……」

「不錯，」南宮雪接口說：「我方才挾給你吃的正是又肥又大的鷄屁股。」

柳花花連忙衝到屋外田陌間吐得連胃都要翻過來了……

南宮雪却笑得淚水成河。

柳花花面青青的走回來，狠狠的瞪著南宮雪說：「妳明知道我不敢吃，却故意……」

「喂，你逞什麼兇？」南宮雪却一臉得意的說：「昨晚在伍家莊，你還騙我吃虫哪，你怎麼這麼快就忘記了？」

柳花花啞口無言。

南宮雪這頓早餐吃得特別愉快。

令她更愉快的是，吃完飯後，柳花花到後院解手時，發現馬廐有一匹馬。

結果，柳花花以三倍價錢向老阿婆買下了牠。

* * *

騎馬當然不比坐車來得舒適，特別是以柳花花與南宮雪現在的身份與經濟狀況來說，除非不得已，否則一定不會去騎馬。

但此時此刻狀況不同，有馬代步已算非常幸運了，只好將就點啦，畢竟騎馬雖顚簸辛苦，但快馬加鞭之下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哪。

然而，有了那匹馬對柳花花來說情況並未有任何改善。

——因爲只有一匹馬，當然是南宮雪騎啦。

其實，那匹馬不算老弱，蠻壯健的，若說要同時載柳花花與南宮雪也絕無問題。

只因爲若同時乘坐兩人的話，那麼柳花花勢必會與南宮雪身碰身。

——南宮雪已一再警告他，若柳花花碰觸她，便要他變成「獨臂大俠」。

所以柳花花只好成了南宮雪的「馬前卒」。

——他替南宮雪拉住韁繩。

實際上，有了這匹馬，南宮雪倒佔了便宜，但却苦了柳花花，而且根本沒有節省時間。

不知道是否有了馬匹代步，抑或計陷柳花花吃了一個大鷄屁股，報了一箭之仇之故，南宮雪心情顯得十分暢快，一路上與柳花花有說有笑的。

「喂，你累不累？」南宮雪忽然變得

「慈悲」起來：「要不要換你來騎？」

柳花花當然想騎，白痴才不想，但他却搖了搖頭：「不累，妳騎吧。」

「恭敬不如從命，是你自己不騎的喲，可別說我南宮雪刻薄你哪。」南宮雪得了便宜還賣乖。

柳花花沒應聲，他能說什麼？

「對了，」南宮雪忽然省起什麼來著，脫口問：「方才你說想回城裡，幹嘛？」

「算了，時間緊迫，不回去啦。」柳花花應道：「只有十天工夫追查兇手，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你本打算回去幹什麼？」南宮雪很好奇，打破砂鍋問到底。

「沒什麼，」柳花花淡淡道：「我本想回去找獨孤美……」

「獨孤美？」這三個字總是會令南宮雪心裡有一陣不舒服：「你找她幹什麼？」

「我想要她去調查徐天嬌，究竟她爲什麼要誣賴我？」提到徐天嬌，柳花花眞是恨得牙癢癢。

南宮雪沉默了一會，哼聲道：「你以爲獨孤美會相信你的話？」

柳花花笑笑。

「爲什麼不回答我？」南宮雪用馬鞭戳了戳他的背脊。

「我不知道她會不會相信我，」柳花花踢飛了一顆小石子，瞇着眼說：「但是我知道如果連她都不相信我的話，那麼全世界上的人都不會相信我了。」

南宮雪緊抿唇角。

「就算她肯相信你，」過了好一會，南宮雪才又說：「她如何幫你調查？我的意思是說，她雖然是個聰明絕頂的女人，但她的武功不行，不是嗎？」

「她自會有安排，我信任她就和她信任我一樣，」柳花花似乎提到獨孤美就精神百倍似的，連聲音都來得有勁：「我想，她一定會去找司馬如虹商量；妳大概也聽說過司馬如虹，那個老鬼愛她勝過愛自己的兒子，他一定會爲她的安全設想得週週到到的……」

南宮雪的唇角抿得更緊了。

「既是如此，你現在爲何不去找她了？」南宮雪又問。

「我說過，」柳花花回答：「我怕躭誤了孟東野之命案……」

柳花花說了一半，南宮雪驀然一振馬韁，皮鞭倏揮，策馬而去，一忽兒便隱沒在滾滾黃塵中……

柳花花呆了一呆。

他不明白南宮雪爲何會突然棄他而去。

——他眞是越來越不明瞭南宮雪了。

更令柳花花不明瞭的是，正當他驚愕忡怔時，忽又見南宮雪掉頭而回……

「喂，你怎麼啦？」南宮雪勒馬而停，表情頗怪的斜睨着柳花花：「看你的樣子，好像認爲我會丟下你不管了？」

柳花花笑笑，苦笑。

他覺得懶得跟她說話。

「上來吧。」南宮雪突然說。

柳花花嚇了一跳，仰首望住她……

「怎麼呆站着？快上來啊！」

「我還是走路的好。」柳花花却搖頭道。

「爲什麼？」南宮雪感到很意外。

「因爲我不想成爲獨臂大俠。」

南宮雪噗嗤而笑，隨即嬌柔無比的掠了掠鬢髮：「快上來吧，再不上來，說不定你便要成了獨脚大盜哪，快呀……」

察言觀色，確定南宮雪並無「惡意」之後，柳花花這才懷着忐忑之心飄身上馬……

* * *

二人一騎。

飛快。

「南宮雪，」柳花花說：「有馬騎比走路快多了，我看還是先回城裡吧……」

「我看不必了。」

「爲什麼？」

「只要我們盡快查出殺死孟東野之兇手，然後再調查徐天嬌不就得了嗎？」

「可是我們只有十天工夫哪，十天，一眨眼便過去了，不是嗎？」

「胡說，我現在就不知道眨了幾十次眼，十天總還沒過去？你幾時變得這麼愛吹牛？」

柳花花說不出話來。

——碰到這種「飯勺堵猫咀」的死抬槓，你說得出話來？

「其實，」南宮雪語音出奇的溫柔：「十天雖短，但孟東野案件之兇手，咱們已有腹案，兇嫌不出精武門的冼如洗、金財神賭坊的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蔣小石，總共不過五個人，還怕查不出來嗎？」

「萬一他們不是兇手呢？」

「再追查其他的綫索呀。」

「萬一在十天內查不出來呢？怎辦？」

「你怎麼老是萬一、萬一的？爲什麼不想想其餘的九千九百九十九？」

柳花花苦笑。

南宮雪回眸望了他一眼：「放心，我有信心在十天之內查出兇手。」

「就算如此，」柳花花說：「我已無其他工夫調查徐天嬌呀！」

「那，」南宮雪居然如此說：「咱們就把十天平分，五天追出兇手，五天調查徐天嬌，你說好不好？」

柳花花差點沒掉下馬鞍：「大小姐，這不是好不好的問題，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做得到呀？」

「爲什麼不能，當然能！」南宮雪却振振有詞，說的好像唱的：「難道你沒聽先賢古聖說過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句話？只要我們肯努力，有信心，什麼事不能成功的？」

「那只是鼓勵安慰人之詞呀，」柳花花想不到她居然會搬出了「古聖先賢」這頂大帽子出來，差點沒把他活活壓死：「事實上，肯努力，有信心而失敗之人，不知多過成功之人幾百，幾千倍哪，妳幾時變得這麼可愛了？」

南宮雪哼了哼：「你居然敢藐視聖賢？」

柳花花立刻收聲住口。

——聖賢不足畏，他不敢「藐視」的

是南宮雪那個「女閻羅」哪！

「放心啦，」南宮雪居然還說出這種話：「這兩件事我通通會幫你辦妥！」

「萬一……」說了這兩個字，柳花花連忙吞聲不說，怕南宮雪再來一個「九千九百九十九」。

「別再萬一萬二的了，」南宮雪下「最後結論」：「不准進城，直趨精武門！」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想進城也來不及了，早已過了岔路啦。」

一頓，他忽然省起了什麼，訝然道：「喂，南宮雪，妳說妳要幫我一起調查徐天嬌？」

「怎麼？」南宮雪的聲音從鼻孔滑出來：「普天之下只有獨孤美能幫得到你？」

「我不是這個意思，」柳花花連忙說：「我是說，妳已經相信我是被冤枉的？」

「如果不相信，我還肯答應和你一起調查徐天嬌？」南宮雪淡淡道。

柳花花大惑不解：「方才妳氣我氣得這樣，怎麼突然又肯相信我了？」

「你這個人真是莫名其妙！」南宮雪用手肘往後頂了一下柳花花的腰眼：「難道你要我一直不相信你，你才高興？」

柳花花連忙噤若寒蟬。

——否則只怕會被她頂下馬背去。

南宮雪忽又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包括獨孤美，我南宮雪還是會相信你的……」

柳花花很感動。

他忽然覺得南宮雪其實是個很可愛的女人。

＊　＊　＊

柳花花的心情總算好轉過來了。

「喂，」他突然又想起了一個問題：「妳以為徐東痴會相信妳嗎？萬一他在這段時間再派人來追捕我，或是在江湖上大放謠言中傷詆毀我，那……」

「不會的，」南宮雪說：「我已經留字十天之內會把你送回去。」

「妳以為他肯相信妳？」柳花花大不以為然。

「他或許不會相信我，」南宮雪胸有成竹的說：「但有一個人會相信我。」

「誰？」柳花花問了一聲，立刻自己回答：「妳是說朱邑市，朱大娘？」

「你不認為她會信我？」

柳花花想了一下，點頭說：「會，她會信妳；她喜歡妳，而且她把妳從天地子母網放出來的時候，妳守信約並未食言，這一次，她應該還會相信妳的。」

「最主要的是，」南宮雪接口：「徐東痴的最終目的是要你跟他女兒成婚，非到不得已他不會派人追殺你，或是散佈消息打擊你，你不認為是？」

「有道理。」柳花花鬆了一口氣：「南宮雪，妳說的話好像越來越有道理了。」

「喂，小心點哪，前面有個路坑，摔死了我做鬼也不饒你哪！」

「放心，我的騎術，就算成吉思汗鐵木真再世，也要叫俺一聲大哥大哪。」

「有一件事我想不通……」

「那一件事？」

「為什麼沒人叫你『吹牛公子』？」南宮雪一臉認真。

柳花花大笑。

＊　＊　＊

成吉思汗鐵木真不可能再世，更不可能叫聲柳花花「大哥大」，但柳花花的確沒吹牛，騎術之精之好，委實沒話說，至少南宮雪便覺得好舒服，居然靠在柳花花懷裡睡着了。

南宮雪之所以會在馬背上睡着，除了說明柳花花騎術好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她實在太累了。

——她本是個生活極有規律之人，早睡早起，極少熬夜，但昨天一整夜她不僅徹夜未眠，而且挨了孟西野一記耳光，被雪山七狐制住，急奔伍家莊被柳花花訛賺吃蝗蟲，被朱邑市與賴不給的「天地子母網」鎖住，到了徐家堡與徐東痴幾次衝突，差點吃了紅七刀的飛刀，然後火燒徐家堡計救柳花花，再然後……你說她怎不累？

見她竟然偎在自己懷裡睡着，柳花花連忙一手攬住她腰肢，一手持韁，把坐騎速度放慢，盡量讓她睡得平穩，舒適……

美女偎懷而眠，對柳花花說平常得很，但在馬背上可說是第一次，新鮮得很。特別是南宮雪那張美麗、精靈，而帶有三分刁蠻與三分嬌野的臉蛋兒，像一只掛在樹椏上，即將掉落的水晶蜜桃，令你有一股忍不住想偷偷咬它一口的衝動。

一頭黑得發亮的長髮，似一泓倒灌的瀑布，在柳花花懷裡、頸間、下頷、耳鬢、鼻尖、眼梢……飛撲亂跳；一陣清風吹過來，長髮滿天飛，像極頑皮而不聽話的波斯小野猫，在柳花花的視綫裡亂蹦亂跳，累得他趕緊把它拂理好……

當柳花花看了她微微挪動臉龐轉換睡姿時，他的心靈深處忍不住輕輕悸動，從這個角度望去，他這才覺得她像極了一個人——南宮長恨！

——那個不被她「承認」的父親。

「唉，她本該是屬於南宮世家的，她如果肯認祖歸宗的話，南宮長恨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他絕想不到他會有一個如此出色的女兒……」柳花花忍不住在心中對自己這樣說。

想起了南宮長恨，柳花花心中不自禁的浮起了一絲歉疚。

——他瞞騙了南宮長恨。

——只因為南宮雪恨透了南宮長恨，而堅決不肯認祖歸宗。

南宮長恨的脚疾一直尚未痊癒，柳花花唯恐他受不了刺激，同時還夾着他妻子葉霜對南宮雪的排斥，所以柳花花便把事實真相暫時隱瞞了下來。

能隱瞞多久？柳花花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自己這樣做對不對。

「也許，我該找個適當的機會把事實真相告訴南宮長恨……」柳花花在心中喃喃自語。

但是當他瞥見南宮雪那張微抿而上翹，洋溢着倔強與美麗的唇角時，他忍不住喟然而歎：「她肯原諒她父親嗎？」

＊　＊　＊

天空好藍。

浮雲好白。

南宮雪的心情就像藍天白雲，她緊緊握住那隻陌生而强壯的手。

她終於握到了那隻手。

她不能失去她，再也不能！

所以她非常緊張而興奮的握住他的手。

她覺得他好强壯，高大威猛，她有一份安全感；但她又覺得他好陌生，她看不到他的臉，那究竟是怎樣的一張臉？

南宮雪想知道，很想，很想。

於是她仰起了臉龐，伸長了脖子，懷着一顆十二萬分的崇仰心情，叫了一聲：「爹，讓我看看您……」

他却毫無反應。

於是她又提高聲音，再叫了一次：「爹，您怎麼不看我？讓女兒看看您嘛……」

他終於回過頭來了。

南宮雪却驚慌得尖叫了起來！

因爲她看到了一張猙獰可怖的臉孔！

——一臉青面獠牙，根本不是一個人！

那是魔鬼！

南宮雪放聲大哭。

她想伸回手，但那魔鬼却突然把她推落一個深不見底的深崖裡！

南宮雪掙扎、驚怕、駭懼……

她忍不住狂呼大喊：「魔鬼！爹！原來你是個人面獸心的魔鬼！南宮雪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恨——你——！」

＊　＊　＊

當南宮雪霍然而醒時，發現自己竟然緊緊的偎在柳花花的懷裡。

她一睜開眼便見到了他的眼睛，那雙漾着微微笑意星也似的眼睛，南宮雪孤冷的心靈深處泛起了一絲暖意，傳遍了她週身……

她掠掠髮絲，坐起了身子，柳花花的聲音在她耳畔响起：「對不起，方才那段路面凹凸不平，我雖然很小心，但還是把妳驚醒了……嘩，妳眞行，居然能在馬背上睡覺，鐵木眞也要自歎不如哪……」

南宮雪默默無語。

——方才那個惡夢仍噬咬着她的心靈。

「喂，想睡再睡吧，離精武門還有一段路哪……噫，妳臉色怎麼這麼蒼白？」柳花花發覺她有點不對勁，關注道：「妳是不是不舒服了？」

他伸手摸她額頭。

南宮雪却冷冷一甩頭：「別理我！」

柳花花只好伸回手，而且不由自主的浮起了一絲苦笑。

——南宮雪的脾氣時好時壞，變化之快、之多，勝過孫悟空的七十二變，眞叫他一個頭兩個大。

——她雖然成熟了很多，但脾氣、個性却好像比以前更壞、更强。

但是，有時候她溫柔起來，却有如剛出生的波斯小猫，令你如沐春風。

她，眞是一個變幻莫測的女人。

現在，南宮雪忽又回過頭來，柔聲問：「你累了吧？會不會想睡？」

柳花花正想張口回答，忽然大叫一聲：「南宮雪小心？」

話聲甫落，便見一片飛羽破空射來！

血，腥而紅的血，也像箭般的噴起了半天來高；在秋陽下閃爍，在秋風中抖顫……

＊　＊　＊

當南宮雪與柳花花胯下那匹坐騎，被射成刺蝟般的頹然倒地氣絕時，他們也正好飄落於地。

他們沒有去看那匹馬。

他們看人。

——從路旁突然竄出來的一大片黑衣蒙面人。

然後他們拔劍，以最快的速度拔劍！

因爲那些蒙面人個個手中都有刀、劍，而且正以最狠的氣勢朝他倆狂劈猛斬！

狙殺！

南宮雪與柳花花遭遇到了瘋狂而無情的狙殺！

那些黑衣蒙面人是何方神聖？爲何要狙殺南宮雪與柳花花？

不知道。

——南宮雪與柳花花只知道，無論何時、無論何人、當有人舉着刀劍對你狂撲而來之時，最好而又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打倒他們！

否則，你肯定是世上最呆的呆子！

南宮雪與柳花花當然不是呆子。

所以他們不會蠢到開聲喝問：「閣下何人？何故殺我們？」

——此時此刻，任何語言都是極其多餘的廢話、蠢話、笨話、呆話、白痴話！

——此時此刻，最有力的語言就是劍！

——此時此刻，最有用的語言就是殺！

殺，本就是人類最原始的鬥爭本能，不是嗎？

當然是，誰敢說不是？

所以南宮雪與柳花花大開殺戒了！

雖然，他們並不喜歡，甚至非常厭惡憎恨殺人。

＊　＊　＊

殺人，是件易事，也是件難事。

對南宮雪與柳花花來說，他們並不是小和尚出家，第一次吃齋，他們有「豐富的殺人經驗」，而且還有「高超的殺人本領。」

所以南宮雪一出劍便把當先撲來的三名敵人，殺得仆地哀號；也把隨後而來的五名敵人，一劍劈得他們血腸直流！

然而儘管他們有如此豐富的殺人經驗，與如此高超的殺人本領，並未使敵人知難而退，相反的，他們反以更淩厲，更狠惡的攻勢狂撲猛衝而來！

刀鋒、劍鋒，急振。

腦血、腸血，狂噴。

哀叫、慘叫，淒號。

一片大地，成了修羅屠場。

大地一片，成了人間地獄。

鮮血，美麗而瑰燦，但却薰人欲嘔的鮮血，不斷的從敵人身上狂湧而流，梁紅了南宮雪與柳花花尖利的劍鋒，也染紅了他們潔淨的衣衫……終於，連他們那星也似的眸子也紅了！

紅眼，殺人的眼！

敵人大概有四、五十名之多，武功也有一定程度的水準，但對南宮雪與柳花花來說，不算是大場面，因為再大的場面他們都經歷過了。記憶中，南宮雪好像只有在「大亞悲事件」中，與表叔的「紅月幫」兵馬厮殺的時候，與柳花花連手抗敵，那時尚有天下第一偷白則七，東方珠與周浩。像這樣只有兩人面對這麼多敵人，顯然還是第一次。

他們兩人聯手的威力如何？大概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切瓜斬菜，摧枯拉朽。

如此形容他們並未誇張，因為不過盞茶工夫，一大片敵人仍能站着呼吸的，居然剩不到十個人！

南宮雪與柳花花的聯手，顯然惡過魔鬼，連他們自己都有幾分沾沾自喜哩。

然而敵人的感受可大大不同了，他們早已嚇破了胆，七魂已去了六魄，一見不對勁，早已一哄而散，逃命去啦！

可惜的是，他們已經逃不了。

——南宮雪與柳花花早已像陰魂不散的幽靈緊追而來！

南宮雪與柳花花並非想趕盡殺絕。他們要活口。

敵人既已無戰志，所以他們用不着施殺手，兩人幾拳數脚便把那些殘餘的敵人全打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饒命，饒命！姑娘請大發慈悲，饒在下一條狗命……」當南宮雪一脚踩在一名被她一拳打得四脚朝天的敵人胸口上時，那名敵人目露駭懼乞求之色，呻吟着向南宮雪哀聲求饒。

「對不起，本姑娘不是個慈悲的人。」南宮雪用劍鋒挑去了那名敵人的面巾，然後把劍抵住他的眉心，冷冷道：「不過狗命我是可以饒的，只可惜你不是狗，所以我不想饒你，除非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你們要殺我？我們有仇嗎？」

「沒有，」那名漢子一陣昏眩，一張國字臉已被嚇得歪曲變形了，連舌頭都打結了：「小、小、小的只只只是聽命行事……」

「聽誰的命？」南宮雪那冷冽的眸光比劍鋒還要銳利：「說出來便饒你不死！」

「小、小……小的不，不知道……」

「不知道？哼，那抱歉啦，再見！」南宮雪居然一劍刺入了他的眉心！

那名敵人立刻頭顱爆裂，眼珠跳出，一片腦血塗地，好不恐怖哉。

柳花花吸了一口氣。

其餘蹲在地上的敵人個個眼露驚悸、絕望之色，嚇得四肢無力，連求饒的話都說不出來了……

南宮雪逼供敵人的時候，柳花花站在一旁監視着他們，以防敵人逃跑，順便防備敵人的可能再出現，他一見南宮雪問沒兩句話便殺了已無抵抗力之敵人，心中頗為不悅，立刻趨前去：「南宮雪，何必……」

「哦，你慈悲，菩薩心腸是嗎？」南宮雪冷冷打斷他的話：「那好，請你到路邊去挖個大坑，把那些屍體掩葬好……」

一頓，冷冷的加上一句：「最好，連你自己也跑下去，那麼你就是天下第一聖人了！」

柳花花噤口無聲。

——他發現她那張咀巴比她的劍鋒還利了。

見他沒說話，於是南宮雪轉首朝地下那堆驚嚇得簌簌發抖的敵人冷冷一喝：「各位朋友，要活命不難，只要你們識時務，乖乖合作，南宮雪保証各位可以長命百歲，百子千孫，否則……」

她冷笑兩聲，發出了第一道命令：「解下你們的面巾！」

衆人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扯下面罩。

南宮雪望住柳花花：「你可認得他們？」

柳花花搖搖頭。

「一、二、三、四……七、八，」南宮雪數着敵人：「你們八個人當中，誰是老大？」

沒有人應聲。

「很好，」南宮雪冷冷一笑：「你們都很有義氣，姑娘我最欣賞這種人，也願意成全你們這種人；現在，我就讓你們大伙死在一起吧，啱，你，就是你這個酒糟紅鼻子，你站起來！」

「姑……姑娘，小的不是老大……」紅鼻子嚇成黑鼻子了，哀聲道：「姑娘饒命……」

「我本想饒你的，」南宮雪提着沾滿血漬的劍鋒，聲音冷得令人牙齒打顫：「只可惜你們老大不肯站出來救你們，要怪，怪他去吧，怨不得我心黑手辣！」

那漢子蹲在地上不肯站起來。

「你不站起來是嗎？沒關係！」南宮雪冷聲一笑，忽然踢飛了一顆小石子，正好射中了那名漢子的下巴，一陣殺猪叫的號聲立刻掀起。

那名漢子血流滿面的滾倒地上。

南宮雪並不肯放過他，冷叱道：「我最後一次警告你，你站不站起來？」

那名漢子仍然沒站起來。

他無法站起來。

——他已昏死過去了！

南宮雪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走前去用脚尖猛力一挑，把那名漢子挑飛得直立起來，然後短劍倏揮，那名漢子的腦袋直飛到幾丈外出！

柳花花看得熱血沸騰，正想喝住時，忽見一名漢子站起來說：「我說，我說……」

「是誰？」瞪住他。

「是我！」這句話不是那名漢子說的。

——左側林中驀地飛射出一條人影！

南宮雪與柳花花定睛一瞧，不約而同的衝口而出：「洗如洗！」

＊　＊　＊

不錯，來人正是精武門的二弟子洗如洗。

「洗如洗，」南宮雪一見到他，先是一怔，隨即冷冷一笑：「果然是你，果然是你，是你殺了孟東野，怕我們追出來，所以命人在此狙殺突擊，只可惜你失敗了！」

洗如洗並未應聲，他沒有看南宮雪與柳花花，他只是把目光向地上那片狼藉不堪的殘屍破骨，目光裡充滿了悲憤與忿恨……

剩下的七名活口，一見到他個個都把頭垂得低低的……

「我不怪你們，你們已盡了力，」洗如洗瘦削的身材，筆直的挺立着，山風吹起他錦色的綸巾，透着隱隱的堅毅不拔，他目光溫和的掃視了他們一眼：「要怪的是我，我料不到他們會這麼早出現，我因臨時有事而來遲了一步，累得弟兄們全軍覆沒……」

「不，洗如洗，你沒有來遲，你來得正好！」南宮雪冷冷插口：「你們這幾個兄弟還眞夠義氣哪，至死都不肯供出你來，有種，南宮雪佩服！」

一頓，冷冷又道：「現在，你是乖乖束手就縛呢，還是……」

洗如洗還是沒理她，他朝那七名手下溫和道：「你們快走吧。」

大家仍低着頭，沒走。

「盡力而敗，雖敗猶榮！」洗如洗倏然大喝一聲：「俗話說：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如果你們那一個還站在這裡，我第一個殺了他！」

刷的一聲，他已抽出了腰間的刀！

這一刹間，洗如洗又回復了他那生龍活虎，豪氣逼人的勇猛氣概！

＊　＊　＊

現在，南宮雪與柳花花所面對的敵人只有洗如洗一人。

其他七個都走了。

他們應該走的。

——因爲他們知道即使留下來也只是一死，無論如何殺不了名震江湖的花花大少。何況還有一個南宮雪。

所以洗如洗要他們走。

——懂得避免作無謂犧牲的人，才是眞正的聰明人。

柳花花溫和的望住他，輕嘆一聲：「洗如洗，既然你懂得要你的弟兄避免犧牲，你呢？你是否肯放下你的刀跟我們走？」

「你說呢？」洗如洗面無表情的回了一句，他始終不肯看南宮雪一眼。

柳花花沒有說。

因爲他已看到他一刀劈了過來！

這一刀，已說明了洗如洗的決心。

必死的決心！

必死的一刀！

＊　＊　＊

柳花花沒有動。

動的是南宮雪。

洗如洗的刀鋒凌厲而詭譎的橫劈而出之時，南宮雪那柄閃着寒芒的劍鋒已直指他胸膛！

洗如洗避開了她的劍鋒，似乎早料到她會出手，所以他避得相當從容。

避開之後，他仍然原招原式攻向柳花花。

他始終都不肯看南宮雪一眼。

——彷彿極其不屑看她！

南宮雪感覺得出來，她是個敏感的女人。

她知道洗如洗看不起她。

她還感覺得出洗如洗的用意：

——他寧願死在柳花花的劍下也不肯和南宮雪過招。

南宮雪心中衝上一股氣，大喝一聲：「死花花，你讓開！」

柳花花果然身子一滑，讓開了丈外去，洗如洗那一刀挨着他身邊擦過。

他並不全是因爲南宮雪那一喝而閃身滑開的——以少敵多，他經常碰到，以多欺少，他還不曾試過，也不願做。

「洗如洗！」南宮雪怒聲叱喝：「莫非你怕我南宮雪？」

洗如洗終於凝眼看她，眸光却充滿了冷冷的譏誚與鄙夷，即連語音也輕蔑無比：「南宮雪，妳以爲妳是誰？哼，誰都知道妳南宮雪若非柳花花撐腰，今天誰認識妳南宮雪？老實說，我洗如洗不是怕你，妳單對單連孟西野一招都躲不過，我爲什麼要怕妳？」

一頓，冷冷一哼：「坦白告訴妳，我怕的是柳大少，妳南宮雪，哼！」

一聲「哼」，說明了他對南宮雪十二分的鄙視、卑視、蔑視、輕視！

南宮雪面色鐵青，細小的眸孔閃過一絲殺機，一字一句道：「好，很好，洗如洗，你要得，你眞棒；不管你的本意如何，激將也好，耍詐也好，南宮雪照單接下，我保證跟你一對一，單對單！」

洗如洗大聲接口：「好！君子一言！」

「駟馬難追！」

南宮雪已經撲了上去！

＊　＊　＊

柳花花的心中相當着急。

他發現洗如洗果然是個城府極深之人——他已順利的用激將法使南宮雪與他單獨對決。

他並非担心南宮雪會落敗；他看出南宮雪已起了殺機，他怕她會在盛怒之下殺了洗如洗。

——殺了洗如洗便很難指證他是殺孟東野的兇手，成了死無對証。

必須活捉洗如洗！

南宮雪知不知道這一點？

她會不會殺了洗如洗？

其實，洗如洗雖成功的激將了南宮雪，但柳花花大可以在必要關頭，猝然加入戰圈制住洗如洗。

——這不是以多欺少，這是權宜。

——權宜就是變通，懂得變通的人往往是成功之人；特別是現在的世界早已變成了「何必守信」的世界，爲「信」而不懂得變通之人，若非聖人便是白痴。

南宮雪是聖人還是白痴？

她當然不是聖人，也當然不是白痴。

那她是什麼？

人，她當然是人。

——一個既聰明又狡猾的人，女人！

＊　＊　＊

洗如洗其實也是個既聰明又狡猾的男人。

他看出南宮雪是個極爲倔强的女人，算準她一定會墜入自己的激將之計與自己單獨對決。

他很肯定自己的武功高過南宮雪，因爲他的武功高過孟西野相當多，而南宮雪居然連孟東野的一招都避不過，他當然可以打敗南宮雪。

而且，他還深信可以將南宮雪生擒活捉。

——抓住南宮雪然後便可以要脅柳大少，這才是他眞正的意圖。

這眞是一個好計劃。

可惜的是，世上有很多好計劃未必一定成功。

洗如洗的計劃能不能成功？

＊　＊　＊

南宮雪撲身前去時，洗如洗已對準她一刀大力劈了過去！

人快，刀也快。

南宮雪的劍更快。

快得就像是夜空中的驚雷閃電，一下子就飛到了洗如洗面門！

洗如洗大駭！

他那頗爲瀟洒的唇角本漾着一縷隱隱的笑意，瞬間凝結僵住了！

他萬萬想不到南宮雪的劍法居然快得如此之快——快得他幾乎無法閃避。

這一刹那，他終於知道錯了。

——他低估了敵人；要不就是高估了自己。

無論是低估敵人，或是高估自己，其結果却是相同的——註定失敗！

洗如洗還沒有失敗。

他已豁出去。

他不僅不去閃避南宮雪那快如魔鬼幽靈的劍鋒，反更加大力、更加快速的將手中之刀劈了下去。

他肯定吃上南宮雪一劍，但他也肯定會令南宮雪吃住自己一刀。

玉石俱焚，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是的，洗如洗已無選擇的餘地。

他知道自己已無法生擒活捉南宮雪，既然如此，何不來個「墊本戰術」？

墊本，就是殺一刀算一刀，砍了一個算一個。

這種戰術，是被逼出來的。

往往，這種戰術的威力相當驚人、相當可怕，甚至有可能扭反戰果，反敗爲勝。

至少南宮雪便被這不要命的一刀逼得抽劍狂退。

有鞋穿的人永不跟赤脚之人鬥，南宮雪已看出洗如洗之武功深淺，她有信心擊敗他，她當然不會與他同歸而盡。

所以她退。

洗如洗理所當然的狂撲而進。

刷刷刷，他一口氣劈出了淩厲無比的連環三刀！

南宮雪左翻右騰，一時間竟然施展不開來，只可以躲閃躍避……

洗如洗赤紅的瞳孔已有笑意。

「不要！」南宮雪忽然睜眼大叫：「柳花花！你不要出手，千萬不要！」

洗如洗駭然收刀疾退，回首顧望……

一回頭，他整個心倏然疾沉！

——背後那有柳花花？連個鬼影子也沒有！

他上當了！

只可惜他知道得太慢了。

當他再回過頭來時，他看到了南宮雪那隻美麗的繡花鞋，已似激星飛蝗般的踢了過來！

他舉刀相迎。

遺憾的是，他手中已無刀。

原來他的刀早已被南宮雪踢飛開去了！

南宮雪再補上一脚，洗如洗那瘦削而壯健的身子便像皮球般的被踢起了半天來高！

之後，洗如洗只覺腰間一麻，眼前一黑，什麼也不知道啦……

＊　＊　＊

當南宮雪成功的點住洗如洗的昏睡穴時，柳花花長長吐了一口氣。

南宮雪也鬆了一口氣，當她短劍歸鞘之時，却發現柳花花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不禁疑惑道：「喂，你怎不上前來？人我抓到啦，你不來扛，還要我扛呀？」

「我，」柳花花仍沒走前來：「我……我不敢靠近妳……」

南宮雪瞪住他，她不懂他在說什麼。「爲什麼不敢靠近我？難道我身邊有鬼？」

「妳身邊沒有鬼，」柳花花一臉認眞：「但是像妳這麼奸的女人肯定是比鬼還可怕，妳說我怎敢靠近妳？」

南宮雪氣得直咬牙。

柳花花撫掌大笑。

笑聲未歇，他突然面色一緊！

因爲前頭忽然捲起了黃沙，一陣如奔雷驟雨、山崩地裂也似的蹄聲急促傳來！

柳花花連忙掠到南宮雪身旁……

＊　＊　＊

當柳花花與南宮雪看清爲首之人是精武門毛澤西之時，雙雙鬆了一口氣。

然而毛澤西遠遠便看到洗如洗倒在地上，臉上却忍不住湧上了悲痛之色；當他躍下馬鞍，一看地下躺著一大堆死屍時，更加傷心欲絕！

柳花花當然瞭解他的感受，他率先抱拳道：「毛掌門人，柳花花與南宮雪被迫殺人，請……」

「老夫知道，」毛澤西不等他說完，揮了揮手說：「回來的七個門徒已把事情照實稟報，唉，都是這個孽徒洗如洗自作孽不可活……」

「不，他沒死，我們並未殺他，」南宮雪連忙說：「我們正想帶他登門貴幫向毛掌門人……」

「那個孽徒沒死？」毛澤西眼中浮起一絲驚喜，口中却恨恨道：「這小子背着老夫私自調動兵馬狙擊兩位，我看他是死罪難逃了！」

毛澤西一行約莫有百來騎之多，衆

人手忙脚亂的檢視著那堆屍體，發現有受了傷而未氣絕的傷者，立刻飛馬帶回總部救治，氣絕身亡的則搬上了一部木板車，馱回祭葬……

「兩位受驚了。」毛澤西雖悲痛門人之傷亡，但是對柳花花與南宮雪十分客氣。

柳花花心中一陣過意不去：「當時他們並未通報身份來歷，我與南宮雪爲了自保，不得不出手殺了貴門衆多的弟子，心中實感……」

「什麼話，」毛澤西見柳花花一再表示歉意，反不好意思流露悲痛之色，大聲道：「這件事其實應該歸罪老夫，我早就應該注意到孽徒的心態，他一早調動兵馬出來，我還以爲他……唉，兩位，此地非說話之地，請先至敝門再說吧。」

「毛掌門，有請。」跟年紀大的長者說話相當累，柳花花文縐縐的抱了抱拳。

* * *

到了精武門之後，南宮雪與柳花花原本輕鬆喜悅之心情，倏地又沉重了起來。

本來，孟東野之死，他們便把洗如洗列爲最有嫌疑的「五大兇手」之一。懷疑的理由是，孟東野是精武門的首席大弟子，也是未來的掌門繼承人；洗如洗排名第二，若孟東野身死，他便有承繼未來掌門人之權利與身份，若說他爲了「奪權」而對師兄孟東野下毒手，這次不是第一宗，也不可能是最後一宗。

現在，洗如洗知道柳花花與南宮雪會前來精武門調查孟野東生前資料，顯然他是懼怕露出馬脚，故來了個先下手爲强，私調重兵狙殺南宮雪與柳花花。

從這點來看，便足以說明洗如洗之嫌疑了。

然而，毛澤西却完全推翻了這個想法。

他說：「當然，江湖歷史上，爲了爭奪權力而弒師殺兄之事，層出不窮，甚至可說是司空見慣，一點也不奇怪。但是，我敢十二萬分的肯定孽徒洗如洗絕不會做出這種事……」

「爲什麼？」南宮雪問。

「很簡單，」毛澤西道：「因爲他早已知道即使孟東野不幸發生事故而身亡，未來掌門人繼承權利也不會輪到他。」

「願聞其詳。」柳花花措詞很謹愼。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毛澤西人老，用詞也老：「尤其是現在的江湖上早已趨向多元化、競爭化，時時刻刻與死神打交道，因此現在的幫派皆預先立好繼承人，而且通常一立就是兩三位順位，本門也不例外，老夫除了立孟東野爲第一位順位的掌門人之外，另立第三與第四弟子爲第二，第三順位掌門繼承人……」

「洗如洗是毛老爺子之第二大弟子，爲何不被指定爲貴門之第三順位掌門繼承人？」南宮雪不明所以。

「這自然是有原因的，」毛澤西緩緩道：「孽徒洗如洗乃嶺東貴族人家之子弟，武藝學成之後必須回故居繼承家族產業，不能留在精武門當掌門人，故其不被立爲第二順位掌門繼承人。」

「原來如此。」南宮雪與柳花花恍然大悟。

「那，」南宮雪仍有一點疑問：「如果他不是兇手，那他爲何要殺我倆？」

「這個問題老夫方才已經問過了他，」毛澤西說：「他的理由是……哦，我看這個問題還是把他叫出來，由他向兩位當面解釋比較好，免得兩位以爲老夫護短，爲孽徒辯解……」

「不，千萬別叫醒他，」南宮雪連忙說：「他吃了我兩脚，傷得不輕，讓他多休息……」

「毛老爺子，您太客氣了，」柳花花也說：「江湖上大家都知道您老是個正直不阿的鐵面金剛，豈是護短之人？」

「過獎，過獎。」毛澤西頗爲自得的接著說：「孽徒之所以狙擊兩位，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認爲你們偏袒金財神賭坊……」

「偏袒？」柳花花大出意外。

毛澤西點點頭：「這當然是孽徒的主觀，最重要的是，他與孟東野情誼深厚，東野之死令其悲痛萬分，而且他個人十分肯定兇手是錢香兒，他認爲應該早日向金財神賭坊興兵問罪，爲他師兄報仇……」

「所以他憎恨我倆作梗其間，知悉我今日會前來探索孟東野之資料，」柳花花接口：「於是他便埋兵伏擊，只要殺了我倆，便可以肆無忌憚的對金財神賭坊展開攻擊，爲他師兄報仇了？」

「他的動機與目的是這樣的，」毛澤西垂眸低歎：「如果你們知道他昨天整夜跪在師兄靈柩前長泣不起，你們就不會懷疑他是兇手了……」

柳花花與南宮雪面面相覷……

搞了半天，原來洗如洗不是兇手？

豈非空歡喜一場？

尤其是南宮雪，她滿心以爲自己立了一個大功，正準備在柳花花面前好好揚威耀武一番，誰知不是那麼一回事，心中頗感沮喪，朝柳花花苦笑道：「既然洗如洗不是兇手，那咱們必需快馬加鞭進行下一個步驟了，時間寶貴哪。」

「說得是。」柳花花點了下頭，轉向毛澤西說：「毛老，可否將令徒孟東野生前的人際關係、江湖恩怨……各種資料告知我倆？」

「好的。」

黑花蝴蝶　雨中怪客

南宮雪與柳花花離開精武門時，不但起了風，而且還烏雲滿佈。

「看這光景，好像快要下雨了。」南宮雪皺著眉頭，嘟嚷著說。

「糟糕，」柳花花的眉頭攢得更緊：「方才明明還是大日頭的，曬得人家滿頭大汗，一忽便黑天黑地……唉，現在的世界無論什麼都變得稀奇古怪，連老天爺都變得像女人一樣變幻莫測，令人猜不透……」

「喂，」南宮雪側首瞪住他：「天氣和女人有什麼關係？我看你才是莫名其妙，精武門要派輛車借我們，你假客氣堅



狡滑的冼如冼用激將法逼使南宮雪與他決戰

持不要，什麼到鎮上便有車僱，現在好啦，準要被淋成落湯鷄啦！」

「不是我假客氣，」柳花花苦笑著說：「人家死了個大徒弟，再加上被我們殺死了數十名門人弟子，可說是衰到了家，勢必要做大喪事，一定會有很多江湖人物前來吊祭，肯定會用到車，咱們又何必……」

南宮雪哼了哼，截口說：「那他要送我們兩匹馬，你大可不必拒絕呀！」

「妳有所不知，」柳花花的苦笑更濃：「妳沒看到全精武門的人個個對我們面有恨色，雖然是冼如冼私調部屬發動狙擊而被我們殺了幾十名，畢竟他們同門義重情深，當然對我倆心有所怨，在這種情況下，咱們能不必麻煩人家就……」

「好，車馬不借，」南宮雪似是一肚子氣：「居然毛掌門人挽留我們吃頓午膳，你都回絕了，不覺得太做作了嗎？」

「不是做作，」柳花花低聲下氣：「在這種氣氛下吃飯，我實在是吞不下……噫，妳怎麼站在那裡不走了？」

柳花花回過頭去，只見南宮雪氣呼呼的站在路中央，大聲說了一句：「我走不動啦！」

柳花花呆了一呆，連忙走前陪笑道：「那咱們就在此休息一下吧。」

話落，隨即又說：「不行，要下雨哪，看天黑得這樣，肯定是要下滂沱大雨的，前頭不遠處便有個鎮集，咱們還是快走吧！」

「哦，你倒輕鬆，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南宮雪噘起紅唇小咀：「人家折騰了一整夜，又與精武門那批人大廝殺，我費盡心力生擒冼如冼……居然要我空著肚子走路，你當我是神仙哪？」

柳花花拿她沒辦法，本是好端端的，忽又拿起翹來了，眞叫人受不了，簡直是怕了她，苦著臉道：「現在只有進城才有得吃了，妳現在說這個有什麼用？」

「我不管！」南宮雪咬唇甩頭：「是你讓人家餓肚子的，你要負責想辦法！」

「妳眞的很餓？」

「餓得大腸小腸嗚嗚叫，餓得肚皮貼背脊，餓得頭昏眼花想吃人哪！」

「眞的？」

「噢，原來是你以爲我在騙你啊？你幾時變得這麼小心眼，學會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南宮雪那張紅唇小咀兒翘得比鼻尖還高。

「好，既是如此，我只好忍痛啦。」柳花花忽然歎了口氣，拔出了腰間長劍。

「拔劍幹嘛？」南宮雪睜大了眼：「怎麼，你想請我吃劍啊？」

「不是請妳吃劍，是請妳吃肉……」

「吃肉？那來的肉可吃？」南宮雪那雙烏溜溜的眸子睜得更圓了。

「喏，」柳花花把胸脯拍得咚咚响：「爛船也有三斤釘，我雖然瘦了一點，幾斤肉還是有的，難道還不夠妳南宮雪吃？」

「什麼？」南宮雪叫了起來：「你要請我吃你的肉？」

「是呀，」柳花花晃動著手中之劍：「既然妳逼得如此之緊，我只好忍痛割肉

啦。」

「好呀，」南宮雪居然如此說：「難得你如此深明大義，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喂，你以爲我不敢吃呀？告訴你，別忘記老娘在『大亞悲事件』海上遇難時，便生吃過死人肉哪！」

她居然一臉認眞的問：「死花花，你準備切那塊肉給我吃？」

柳花花居然也一臉認眞的回答：「當年介之推切自己的股肉給晋文公吃，俺就效法古聖先賢，決定切自己的屁股肉請妳吃……」

「去你的！」南宮雪紅著臉一腳踢了過去。

柳花花早已大笑著掠身而去。

南宮雪扭著蛇也似的腰在後面追……

看着快要追上，忽見半空中一團黑影向她飛來！

南宮雪不妨有此，本能的探手接住了那團東西，定睛一看，她猛然尖聲大叫，差點昏了過去！

——媽，那團東西竟然就是屁股肉！

——一具血淋淋、攔腰而斷，只剩下一個屁股和兩隻脚的半截屍體！

「死花花！快！快來呀，眞的有『肉』哪！」南宮雪已經快要哭出來了。

柳花花折身回奔……

半空居然會掉下「肉」來，倒是新鮮事。

這是怎麼一回事？

南宮雪和柳花花很快發現了答案。

——原來，路邊左側不遠處的一座高丘上有人在廝殺。

——那塊「肉」，就是從那裡飛下來的。

「媽的，就是你那張烏鴉咀，什麼肉的肉的，眞飛來肉啦，你還不快吃下去？」南宮雪一面擦拭著血漬，一面咕噥著，不過一雙眼睛却盯著高丘上不放，她忽又壓低喉嚨說：「喂，死花花，看到沒有？幾十個殺一個哪，眞叫人看不過眼哪！」

「我看到了，」柳花花瞇眼眺視，忽道：「噫，那個人好像受了傷哪！」

「眞的？」南宮雪立刻說：「那我們爲什麼還站在這裡？」

「妳想幹嘛？濟弱扶傾？」

「不是，我只想管閒事。」

「妳幾時變得這麼『鷄婆』了？」

「沒辦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南宮雪已掠起嬌軀。

柳花花當然立刻跟上。

山丘相當高，無法一躍而上，於是兩人繞經路邊樹林，循著一條小徑而上……

救人如救火，兩人當然全力急奔，可是當他們上到山丘頂上時，但只見遍地血屍，七零八落的散佈著，居然不見一個活人！

「戰鬥好像結束了，我們來遲了一步。」南宮雪扭頭回望，四野空蕩，不見人影，頗感納罕道：「方才明明看見一大堆人，怎麼一忽兒便全無踪影啦？」

柳花花也放目搜尋：「大概是那個人不敵而逃，敵人追上去了，所以全部不見啦。」

「那個人豈非危險得很？咱們豈能坐視不理，見死不救呀？」南宮雪語氣頗急。

「我知道……」

「那你爲何還不追上去？」

「往那裡追？」柳花花苦笑。

南宮雪一窒。

——放眼曲徑交雜，一片野茫茫，何去何從？

「既然如此，」南宮雪頗感無奈的輕歎了口氣：「咱們走吧，要下雨了哪。」

柳花花忽然低首沉思。

「喂，」南宮雪推了推他的臂膀：「你得了失心瘋啦？」

柳花花喃喃自語道：「我忽然覺得那個被圍殺的人背影好熟，好像那裡見過……」

「是不是你的朋友？」南宮雪頗爲緊張。

「我不敢確定，」柳花花搖搖頭：「方才距離頗遠，角度不好，天色又暗，我看不清楚……但是我總覺得好眼熟，却偏偏想不起來……」

烏黑靈巧的眸子倏地一轉，南宮雪提醒他：「咱們查看一下那些屍體，說不定會有什麼發現哪……」

「有道理，」柳花花拍了她一下她的肩胛：「好小子，妳說的話眞是越來越有道理了……」

「可惡！幹嘛拍得這麼用力？」南宮雪猛地踢了他一脚，嬌嗔道：「幸好我不是賭徒，聽小虎仔說，膊頭被人這樣拍是會變得倒霉的。」

「妳，眞是越來越頑皮了。」柳花花望著她直搖頭。

南宮雪朝他做了個鬼臉，便趨前去查看那些屍首骸體……

「其實我不用看，江湖上我識不了幾個人，」南宮雪忽又抬起頭來說：「還是你自己來看看吧，如果你認得這幫人，說不定可以想起那人是否你的朋友啦。」

柳花花很認眞的看了幾回，搖頭道：「一個都不認識，也看不出是那條道上的人馬……算了，咱們走吧，嘩，天越來越黑啦，要下大雨囉。」

「嘿，慢著，」南宮雪忽然指住脚邊一具肚腸流出的血屍說：「你快來看，這傢伙的手腕好奇怪……」

柳花花忙不迭湊身前去看，發現那具屍體左手臂關節處被利刀劈斷了骨，却連著一層皮，將斷未斷，因此露出了腕臂，以至可以看到腕臂上紋刺著一朵黑色的小花，花上有一隻紅色的蝴蝶……

刺青的功夫不算很好，但黑花蝴蝶顏色鮮明，對比强烈，甚爲惹人注目。

江湖中人喜歡刺青紋身，風氣已開，業已不足爲奇；但總括來說，一般所紋之物非龍即虎，要不然便是裸體美女，而且大都是七彩艷麗、色彩繽紛，像這樣以單一顏色刺花又紋蝶，不是沒有，倒是非常罕見。

南宮雪眞是越來越機靈了，她立刻撿起一把利刀，然後逐個挑開屍首左腕

上的袖口，發現都紋有相同的圖案……

南宮雪與柳花花對望一眼，忽然不約而同的衝口說了一句：

「『蝶戀花』！」

——「蝶戀花」是什麼？

南宮雪與柳花花沒有說。

因為就在此時，黑雲密佈的天空忽然嘩啦一聲大响，彷彿破了底似的，一陣傾盆大雨，滂沱而下！

＊　＊　＊

到了鎮上時，兩人早而渾身濕透了，成了不折不扣的落湯雞。

幸好的是，這是一個頗為繁榮的鎮甸，因此他們找到了一間相當豪華的酒樓，而且要了兩間寬敞、潔淨而舒適的臥房；更幸運的是，酒樓隔鄰便是一家規模頗大的服裝店，南宮雪與柳花花很輕易的便買到了替換的衣服與鞋襪。

先泡了一個舒適的熱水澡，然後換上了潔淨嶄新的衣履，兩人便在樓下享用遲來的午餐。

他們在精武門從毛澤西口中知悉了孟東野生前的詳細資料，從孟東野生前的關係、江湖經歷以及為人處世來判斷，沒有任何明顯的跡象顯示他是死於仇家之手的；換句話說，目前唯一可能的情形，他的確是被「金財神賭坊」裡面的人謀殺的。

——其中最有嫌疑便是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與蔣小石。

在回金財神賭坊偵查那四名嫌犯之前，南宮雪與柳花花必須先到牛頭角找到錢香兒。

——她或許知道一些蛛絲馬跡；而且基於安全理由，也必須先找她回到錢來爺身邊。

但，南宮雪與柳花花吃完午餐時，雨非但不停，反而愈下愈大，而且看起來毫無停止的跡象，於是兩人便趁這個機會好好睡他一覺。

畢竟他們已整整一天一夜未曾閉眼過。

不，南宮雪還有小睡一會，她是在馬背上靠著柳花花而睡的。

因此，她睡到傍晚便醒過來了。

醒來之後，她發現雨仍在下，柳花花仍在睡，心知今晚必將在此過夜，無論如何無法趕去牛頭角了，於是她再躺下床去睡。

南宮雪今年不過廿一歲多一點，年輕得很，本就是個精力充沛的女人，雖折騰了一天一夜，但睡了兩個時辰便覺精神飽滿，再也睡不著啦。

於是她又起身下床。

她本想去叫醒柳花花，但一想他是個沉睡而又貪睡之人，何不讓他多睡一會？

她留在房中，獨自一人挨著窗口，望著街上的雨景發呆……

雨下得很大，雨點敲在青板石的街心上，反彈起一片白色的水花；一陣風吹來，幾滴頑皮而大胆的水滴趁機會飛到了南宮雪那張紅灩灩的臉頰上，然後賴在那裡不肯離開……

南宮雪的雙頰已濕濡。

——是雨水？還是淚水？

＊　＊　＊

徐東痴的眼角也有一滴淚花。

他靜靜的站在窗口。

從側邊望去，這才發現他的鬢髮已發白，從後邊望去，原來他背已微駝……

「他已經老了……」朱罔市凝視著他的背影，心底深處忍不住發出了唏噓喟歎。

光陰似箭，歲月催人老，唉……

可是，不知怎麼的，朱罔市腦海裡那股回憶，卻不因為歲月老去而模糊、消逝；相反，卻愈來愈清晰的佔據了她整個思維意識……

那已經是二十多三十年前的事了。

那時候的他與自己，曾經在無數個的風雨之夜如此……

「妳還沒睡？」不知什麼時候徐東痴已轉過身來，他打斷了朱罔市的思維。

「下雨天，我總是睡不著的……」朱罔市垂下眼瞼，她不想讓他看到自己眼中的淚水。

徐東痴却已看到了，但只是淡淡的望住她：「妳很袒護南宮雪？」

「是的。」朱罔市在書房角落那張有扶手的藤椅坐了下來。

——這張藤椅很舊了，她每次到書房來找他的時候，她總喜歡坐這張藤椅上。

「扶手的藤絲已經鬆了，為什麼不派人來修理一下？」朱罔市輕撫著光滑的扶手，她覺得此刻心中有無比的充實，彷彿又拾回了往日的歡樂，但當她發現了扶手已微微鬆動時，心中却一陣悵然，若有所失……

「妳很喜歡南宮雪？」

「是的。」朱罔市半躺在藤椅靠背上，緩緩的閉上了眼睛。

「所以，妳相信她會在十天之內送回柳花花？」徐東痴在書桌旁的雕花木椅坐了下來。

朱罔市只是笑了一笑。

徐東痴眼中滑過一絲迷惘、疑惑：「妳為什麼喜歡南宮雪？」

「你應該知道的。」朱罔市語音很輕。

「我不知道，」徐東痴搖搖頭：「我只知道她是一個目無尊長，毫無教養的女人，妳不認為是？」

「目無尊長，倒是真的；」朱罔市仍然閉著雙眼：「毫無教養，却也未必。駁咀無好話，打架無軟拳，說她沒教養，太過份了！」

「好，」徐東痴眼中的疑惑更濃了：「單憑目無尊長這四個字，妳就不應該喜歡南宮雪了，不是嗎？」

朱罔市却說：「人，有些時候是應該『目無尊長』的。」

徐東痴呆了一呆。

——目無尊長，何等大逆不道啊？

「阿市，」徐東痴迷惘的望住她：「妳，妳變了很多……」

「是嗎？」朱罔市緩緩睜開了眼，語氣頗淡：「我是變了很多，但可惜變得太慢了……」

徐東痴沒有說話。

他不知道該說什麼。

他發現朱冏市已不是他從前的小表妹，他根本不認識她了。

「孟老夫子說過：說大人則藐之。」朱冏市瞇著眼，似笑非笑：「這句話，不也說明了大人可以藐、尊長不一定要尊嗎?」

徐東痴緊緊的握住拳頭。

他眞想上前去打她一巴掌。

——若非他內心深處一直深愛著她，徐東痴相信他已經摑了朱冏市一耳光，不，甚至幾十耳光。

——他憎恨叛逆禮教之人。

朱冏市卻不理會他憤怒的神色，她索性坦然說：「是的，就是因為南宮雪目無尊長，就是因為南宮雪勇於叛逆禮教，所以我喜歡她，你懂了嗎?」

徐東痴不懂。

「是的，人是應該目有尊長，這是美德，我不否認，而且絕對同意，但是……」朱冏市忽然激動了起來：「但是當尊長蠻橫而無理的支配著我們的一切時，我們是否也應該聽從、尊敬他們呢?」

徐東痴呆住。

「人，不管是任何人，即使是聖人，他也一定有做錯事的時候！尊長也一樣，他們並非每一件事都做得對的，當他們堅持自己蠻橫無理，甚至可笑的錯事之時，難道世上每一個做晚輩的都要順從、遵守、甚至是尊敬他們嗎?」

朱冏市已站了起來，她顯然已克制不住心中那股被壓抑已久的憤怒，她激動而憤怒的說：「一個人，被尊敬的應該是他的行為與人格，並不是他的年紀！年紀，人人都會有的，人人都會老的，人人都會成為尊長的，但是若成了孔老夫子眼中的『老而不死是為賊』的尊長，有什麼值得好尊敬的呢?」

「阿市，妳，妳怎麼了?」徐東痴奔前去扶住她的肩，柔聲道：「我只不過說了一句，妳怎麼如此激動起來了……」

「我不是激動，我是後悔！」

「後悔?」

「是的，我後悔！」朱冏市忽然灼灼的望住他，一字一句道：「如果，當年我們有像南宮雪的一半勇氣，敢於目無尊長，敢於背叛禮教，也許……」

也許什麼?

朱冏市沒有說下去。

——她忽然掩袖踉蹌的奔出了徐東痴的書房。

徐東痴沒有追上去。

淚水，倏然像窗外的大雨，撲滿了他那張已有皺紋的臉孔……

徐東痴痛苦的蹲下了身子，把淚臉埋在不住劇烈抖顫的掌心裡；然後，那一顆顆冰冷的淚珠便從指縫中滑出，掉在地上，碎了……

徐東痴那顆心也碎了！

——當年，也是這樣的風雨之夜，朱冏市悲絕痛苦的衝出這間書房時，他那顆心便已碎了。

想不到，二、三十年之後，他那顆破碎的心居然還能再碎。

——碎心再碎，那是怎樣的一種滋味?

徐東痴知道。

——那是一種比死還難過的滋味！

＊　＊　＊

南宮雪此刻的心情也十分難過。

而且複雜、矛盾。

她其實相當懷疑柳花花的。

——她深信柳花花對徐天嬌「始亂終棄」。

否則，徐天嬌為何能指出他的「私處特徵」?

特別是柳花花那大腿內側盡端的小紅痣，絕非是一眼便可以看出的，就算是一個保守而又害羞的女人跟他有肌膚關係，也未必能發現他那麼隱密的特徵，徐天嬌竟能一語道破，若說柳花花沒和她上過床，只怕白痴也不肯相信。

南宮雪不是白痴，所以她也不相信。

但，她卻表明相信柳花花是被冤枉的，而且願意幫他一起調查徐天嬌。

她為何如此矛盾?

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只知道當柳花花說全世界只有獨孤美肯信他時，她心中便有氣。

氣?應該不是。

——那實際上是「醋勁」。

南宮雪吃醋，吃獨孤美的醋——雖然獨孤美一直對她很友善，每當她跟柳花花到外地去遊覽時，她總是不會忘記送她一份小禮物。

那盒珍貴的高麗國內傷聖藥「天蠶雪參丸」，便是獨孤美和柳花花到泰山巔觀賞日出，遇見了高麗國的商賈，而買下來送給南宮雪的。

她承認獨孤美是個比自己美麗的女人，她其實也對她很有好感。

但是，她卻也經常吃她的「暗醋」。

南宮雪也不明白自己為何會有這種心理。

她曾認眞思索過。

她想是自己對柳花花動情了。

但她又認為不完全是。

——她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喜歡他就像喜歡自己的兄長一樣。

——甚至，像喜歡父親一樣的喜歡他！

所以，她會經常無理而蠻橫的發他脾氣。

儘管，她一直勸喻自己要做個溫柔的女人。

但是，她做不到。

眞的做不到！

她很矛盾，自小她便沒有父親，也沒有兄弟姐妹，雖然她一直憎恨她父親，但潛意識裡卻經常會有想去見他的衝動！

一直到今天為止，她從沒有見過她父親南宮長恨，也不知道他長得是副什麼樣子，她曾在內心深處偷偷幻想過……他一定是個相當好看的男人，否則自己的母親怎會愛上他?但，一想到他無情的拋棄了她母女倆，南宮雪立刻把他幻想成極為猙獰、醜陋、可怖，甚至是人面獸心的「人渣」！

再加上，她師父傅小君為了出身與

門第而黯然離開徐悲鴻，悲絕淒楚的過了一生人，更加添了南宮雪對男人的仇視與憎恨。一直到柳花花三番四次救了她，闖入了她的生活領域時，她的觀念才逐漸改變——最低限度，她已能「接受」柳花花這個男人。

雖然，他是個花花公子。

但是，她跟他一起很快樂。

——在此之前，她實在不懂「快樂」是什麼東西。

總之，她從他身上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情侶、兄妹、甚至是「父女」之樂！

所以，她要吃獨孤美的醋。

所以，她雖懷疑柳花花眞有做出對不起徐天嬌之事，她還是相信了他。

——據說，從小享受過多父愛或完全缺乏父愛之人，長大之後，潛意識裡總多少會有「戀父」的心態傾向。

南宮雪是否有「戀父」的心態？

只怕很難確定，除非你是個傑出的心理大夫，否則很難瞭解南宮雪那極爲複雜而矛盾的心理狀態。

她現在就挨著窗子，天早就黑漆漆了，也不點燈，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望著窗外的雨景出神，而且美麗的眼梢居然仍掛著晶瑩剔透的淚花。

她爲何而哭？

她忽然輕聲歎息，喃喃自語道：「死花花，如果你眞做出了對徐天嬌始亂終棄的事，我想，我這一生人大概再也不會相信任何一個男人了……而且，我只怕我會殺了你……」

夜空中驀然劃起一道銀蛇閃電，照在南宮雪臉上，竟發現她那美麗而細小的眸孔裡閃漾著一絲殺機！

她，眞的會殺柳花花？

＊　＊　＊

雨，不但愈下愈大，到了夜晚時，竟連風也大起來了。

好個風雨之夜。

這種夜晚，那裡都不能去，賭錢的賭錢、喝酒的喝酒、抱老婆的抱老婆、睡覺的睡覺……街道上連隻野狗也看不見。

哦，不，有，居然有一個人在街道的盡端緩緩出現……

南宮雪很好奇，如此風雨之夜，居然有人在街道上淋雨緩步，不禁凝目細瞧。

雨很大，天又暗，南宮雪看不清那人的臉孔；南宮雪忽又自嘲的輕笑了起來：「這年頭，什麼怪人都有，雨中散步算得了什麼，嘿，我今天是怎麼了，怎變得如此大驚小怪的？唉，準是被死花花與徐天嬌那樁事搞得頭昏腦脹……」

她這時忽覺得肚子有點餓了，應該去叫醒那小子吃晚飯啦，她這時才發現早過了進餐的時刻；正當她想轉身離去，深不見底的夜空裡忽又飛下一道銀蛇閃電，把街道照耀得一片銀光，然後一閃而逝，又回復了原先的黑墨墨……

南宮雪忽然呆住。

——就在那一閃中，她已看清了街道上那個人。

——她發現那人不是在雨中散步，那人根本就是靠一條腿走路，他用一支鬼頭刀拄著地，然後拖著另一條腿跛著走路！

——那是一個受傷的人！

她立刻從窗口飛身躍出！

＊　＊　＊

當南宮雪冒着大雨奔到那人前面之時，那人似乎已支持不住而倒在街道上。

「朋友，」南宮雪俯身查看，赫然發現他渾身血跡，雖滂沱大雨，仍可見他身上多處傷口血跡斑斑，不禁急聲道：「朋友，你……」

南宮雪話未完，忽見雨中十數條人影急掠而來，立刻機警的立身而起……

＊　＊　＊

那些人的輕功看來相當不錯，須臾便已來到了南宮雪面前，但只見那十幾二十個人俱是勁裝大漢，手持利刀，身材魁梧，個個目露兇悍之光，爲首一名大眼漢子伸手朝南宮雪一指，冷聲道：「小姑娘，這不關妳的事，妳快走開！」

「這的確是不關我的事，」南宮雪凝目打量著那些漢子，忽覺得他們的衣裝服飾頗爲眼熟，不覺脫口道：「你們是『蝶戀花』的人？」

大眼漢子臉色倏然一變，沉聲道：「蝶飛蝶舞蝶滿天！」

南宮雪一怔，這人怎麼跟她唸起詩來了？她大感納悶：「喂，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問你，你們是不是『蝶戀花』的人？」

大眼大漢沒有回答，那張晰白的臉孔倏然泛起一絲殺機，冷冷說了一個字：

「殺！」

殺字一滾出他舌尖時，手中那把刀鋒已像夜空中的閃電飛到了南宮雪的面門！

可惜的是，南宮雪的劍却比閃電還要快——她已一劍刺穿了那傢伙的喉結！

鮮紅刺目的血絲在雨中飄飛，染紅了地上的漬水；當那大眼漢子高大碩偉的身子像山崩般的倒在街道上時，他那雙比牛眼還大的眸子仍兀自瞪睜著，不肯閉下，死狀猙獰而可怖！

南宮雪沒有停手。

她已無法停手。

——其餘的敵人早已一窩蜂的砍了過來！

刀光，比閃電還刺眼、比雨水還密集的刀光，像天塌下來般的壓向南宮雪週身！

不，不是所有的刀尖都劈向南宮雪，至少有一柄刀鋒便是劈向別的地方。

——劈向地下那個受了傷的漢子。

南宮雪憤怒。

却也無奈。

她已無法挽救那名受傷漢子。

眼看，那尖利而無情的刀鋒便要斬入受傷的漢子的腦袋時，斜刺裡忽冒出一把冷森森的劍尖，非常驚險的架住了刀鋒。

——柳花花及時趕到。

「你來得正好！」南宮雪一劍逼退當先撲來的敵人時，立刻張口大叫：「這些

人是我們白天所見的『蝶戀花』，你快看看那人是不是你的朋友？」

柳花花沒有看。

因爲敵人已一分爲二，殺聲震天的撲向他，他根本沒時間去看那個傷者。

敵人很瘋狂，而且狠毒，似乎立意置南宮雪與柳花花於死地！

幸好，他們的武功不算高，至少對南宮雪與柳花花來說，並未構成很大壓力。

甚至，他們顯得相當輕鬆的，一劍一個，簡直就像吃稀飯一樣，殺得敵人仆屍滿地，哀聲震天！

事實很明顯，不須要多久，那幫「蝶戀花」的人肯定會全軍覆沒！

結果，敵人並未全部死絕。

——大概剩下五、六個敵人，一見不對勁，立刻打了個手勢，逃之夭夭。

南宮雪與柳花花沒有追。

他們當然趕快去照顧那個受傷昏迷於地上的漢子，南宮雪性子很急：「死花花，快過來看看他是誰，是不是你的朋友？」

柳花花扳過那人的臉孔時，神情倏然一震，脫口道：「『病刀』楊雄！」

「『病刀』楊雄？」南宮雪詫異道：「是不是當今武林八大世家之一的楊門子弟『病刀』楊雄？」

柳花花沒有應聲，因爲楊雄忽然甦醒過來，他一見柳花花時神情倏振，顫聲道：「大少，是你……」

「楊雄，別說話！」柳花花急促的抱起他：「你傷勢過重，我立刻帶你去……」

「不，不用了……我，我知、知道我是不行的了……」楊雄目光呆滯，黑麻麻的鬍子染滿血跡，他吃力的扯動着喉結，氣若游絲，聲如蚊蚋般道：「蝶、蝶……蝶戀花……薛靈芸……快……快去……救她！」

說完，頭一偏，已然氣絕身死！

「楊雄！楊雄！」柳花花用力搖晃着他，口中大聲呼叫着：「楊雄！你醒醒！我會救你！我一定會救你！你不能……」

南宮雪握住他的手，低聲道：「太遲了，他已死了……」

「他死了？」柳花花閉上了眼睛，一股熱淚奪眶而出。

南宮雪沒見過他流眼淚，不知怎麼的，心頭也一陣酸酸的，沙啞道：「別哭嘛，人死了哭也沒用……看你，那麼大個男人還哭……」

柳花花吸了一口氣，抑住心中的悲痛，抬眼拭淚時，忽見南宮雪也淚流滿面，不禁訝道：「南宮雪，妳又不認識楊雄，妳哭什麼？」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一見你哭，忍不住也就跟着哭起來了。」

柳花花怔住。

南宮雪却仍淚如雨下。

「傻丫頭，」反而柳花花來勸她了：「妳幾時變得這麼可愛了，見人哭就哭，而我現在不哭了，妳却還哭不停，快別哭呀。」

柳花花愛憐的把她攬入懷裡，柔聲道：「現在我們絕對不能流淚，否則只怕過不久便要流血了……」

「什麼意思？」南宮雪仰首。

「因爲，」柳花花沉聲道：「『蝶戀花』的人一定會再來。」

南宮雪本能的向那被她一劍刺死的大眼漢子望去，赫然發現他那露在袖口外面的左腕上紋刺着一朵黑色的小花，與一隻紅色的蝴蝶！

勁而急的雨點打在身上有點發疼，打淡了那些死屍的血漬，但却打不淡他腕臂上的「蝶戀花」，而且雨水沾在面上，水珠滾動飄漾，彷彿花朵也在搖動，蝴蝶也在飛舞……

黑色的小花，紅色的蝴蝶。

多麼不協調的圖案啊！

特別是雨中閃起一道銀光閃電，照在那幅圖案的一刹時，一絲恐怖的意味滑進了南宮雪的意識裡，她忍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冷顫……

「花花，」她已習慣叫他「死花花」，但不知怎地，南宮雪此刻却不敢提這個「死」字，她嚅着紅唇小咀：「蝶戀花，不是很早就被消滅了嗎？」

柳花花低沉道：「事實擺在眼前，『蝶戀花』已死灰復燃，捲土重來……」

「我們該怎麼辦？」南宮雪仰首望住他：「我的意思是說，咱們是否該走？」

「不走，」柳花花語氣堅定：「我們就在這裡等他們來！」

忽又望住她問：「妳怕？」

「不是怕，」南宮雪說：「只是覺得心理有點毛毛的。」

「既然如此，何不喝酒去？」

「好方法，酒能壯胆！」南宮雪隨即又說：「但是，這些屍體怎辦？」

＊　＊　＊

蝶戀花究竟是什麼？居然能令「胆大包天」的南宮雪心裡發毛？

＊　＊　＊

雨，不知什麼時候停了。

風，却沒有停。

徐東痴也還沒有睡。

他睡不着。

最近他一直都睡不好。

——自從十天前他的獨生女徐天嬌，哭着告訴他與柳花花珠胎暗結之後，他幾乎晚晚失眠了。

令他痛心的是，他一向對自己的女兒管教極嚴，特別是對禮教的觀念灌輸，更是不遺餘力，想不到徐天嬌竟會做出如此「敗壞門風、傷風敗俗」之醜事，當時他差點一掌打死了她。

然而他却忍了下來，畢竟徐天嬌是他唯一的親身骨肉啊。

不打死她，也只有着令他們成親了，否則自己的女兒成了個「不出嫁的母親」，成何體統，叫他這張臉往那裡擺？

當他準備命人找柳花花前來迎娶時，徐天嬌却哭着說：「你派人去找他沒用的，女兒告訴他有身孕時，他一口咬定跟他沒關係，推得一乾二淨……誰都知道他是世上最花的花花公子，而且也是世上最不負責任的男人，他決不會跟我成親的，爹，女兒一時糊塗，受了他的甜言蜜語之騙，因而做出了有辱家風之事，爹，您還是把女兒活活打死吧……」

他雖早已不問江湖中事，不過像柳花花這種當今江湖的紅牌大人物，多少總是有點耳聞；他知道柳花花的確是個花花公子，像他這種男人當然不會對女人專情負責的，他安慰徐天嬌說：「放心，一切有爹替妳做主，爹一定會叫他與妳成親。」

他的方法是最有效而又最原始的「逼婚」。

他不惜重金聘請名震江湖的獨行客紅七刀與名噪武林的雪山七狐前來助陣，特別還請了表妹朱罔市與表妹婿賴不給前來助拳。

——只要能抓到柳花花前來，逼使他與徐天嬌先行拜堂婚禮，再廣發武林帖，補請宴客天下豪雄，柳花花想賴也不掉了。

眼看計劃便要成功，想不到却殺出了一個黃毛丫頭南宮雪。

南宮雪，這個目無尊長，毫無教養的女人！

可是，表妹朱罔市竟然喜歡她、憐惜她、甚至欣賞、認同她！

他瞭解朱罔市的心態。

——當年，他們就是因為順從尊長、遵循禮教而活活被拆散。

他們被雙方父母拒絕結合的最大也是唯一最可笑的理由是：

——八字不合！

以「八字」作為男女結合的「標準」。只要是稍為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那是滑天下之大稽，而且肯定是世上最不好笑的笑話，兼世上最殘忍而又最不人道的「先賢禮教」！

徐東痴與朱罔市當然是「有常識之人」，但他們却默默的接受了「八字」安排他們的命運。

——只因為他們「目有尊長」不敢抗拒父母！

——只因為他們碍於禮教，怕担上「不孝」之罪名！

「百行以孝為先」，孝字當頭，父為天、母為地，世上所有的子女連放屁都要經過父母的同意。

孝，是應該的，但不是盲目的。

孝，是出自內心的，不是「被迫形於外」的。

孝，是「理孝」，不是「愚孝」。

孝，是自然的反哺作用，不是刻意的僵硬教條。

父慈子孝，從這點來看，孝是「雙行道」，絕不是霸道無比的「單行道」或「一言堂」。

可惜的是，長久以來，「孝」已被扭曲得面目皆非了。

徐東痴與朱罔市這對本是青梅竹馬的情侶，便在「目有尊長」與「百行以孝為先」的兩大「禮教金字招牌」下，被活活的一刀兩斷了！

之後，徐東痴聽從父母之命，與「八字六合」之女人成親，豈知未及一年，算命先生說能與他白頭到老，百子千孫的老婆却一命嗚呼了。

再之後，他那「英明而偉大」的父母又為他物色了一房媳婦，這個老婆還算不錯，總算為他生下了一個女兒，但不久竟也染上怪症，一病不起。

至此，徐東痴已心灰意冷，自此退出江湖。

——他的一生幸福便被一個「孝」字埋葬了。

他從此不問世事了，專心教養自己的女兒。

他希望自己的女兒有一天能物色到自己心愛的人，所以他竭盡所能的教導和栽培她，就是希望她能成為一個既端正又出色的女人。

事實証明，他失敗了。

由於朱罔市的那句「人有些時候是應該目無尊長」，讓他幡然而醒。

——這二十幾年來，他雖頗為怒恨父母的專橫獨斷，但自己為人之父後，不知不覺的也步上了父母的後塵，對女兒的管教方法，依然是死硬不變的「先賢禮教」當頭掛帥。

嚴父出孝子？

自己無疑是個嚴父，但女兒却不是「孝子」呀，否則她怎會做出越逾禮教之事？

時代不同了，自己管教子女的方式是否也應該隨着時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呢？

唉……

徐東痴左思右想，久久不能入睡，於是便披衣下床，信步到後院林園迴廊走走……

雨已停了，風也已減弱了，但却有一股隱隱寒意襲來……

一雨成深秋，徐東痴此刻的心情也似深秋那般的悲索、寞落……

仰望穹蒼，烏雲仍滯，不見月兒，幸好仍有幾顆「叛逆不馴」的小星星強出頭，頑強而桀傲的對着冷漠的大地眨着冷冷的眼，給這冷冷的秋夜添上一絲光明與生趣……

徐東痴孤獨的佇立着，心中那股失落的感覺就像天際的烏雲，濃厚得揮不開，壓抑得他想窒息過去……

他覺得空虛，他無所依循。

——面對着上一代的「保守禮教」與下一代的「開放進取」，他無所適從，他不知道自己應該「站」在那裡？守住禮教？追隨開放？

他茫然。

他忽然覺得悲哀。

——他發現自己是被上一代羈鎖與被下一代摒棄的「犧牲品」！

被犧牲的一代！

驀然，一陣輕微的脚步聲打斷了他的思維。

是阿市，她還沒睡？

徐東痴望着她那已發福的身材，心中一股歉疚自責油然而起。

他對不起她。

他辜負了她。

朱罔市已回復了平靜，至少她現在便若無其事的在離徐東痴不遠處的石椅上坐了下來，語氣也其淡無比：「表哥，有件事我想對你說。」

「什麼事？」徐東痴唯一覺得安慰的是，朱罔市婚後生活美滿，夫婿賴不給對她百般疼愛，兩人共同練成「天地子母

網』的絕世武功，至今仍被武林中人津津樂道，被譽爲恩愛的天涯俠侶。

「我忘了告訴你，晚膳後趙管家告訴了我一件事，」朱罔市說：「他說上個月天嬌向賬房挪用了一筆錢……」

「有這種事？」徐東痴甚爲驚訝：「挪用了多少錢？」

「五十萬兩銀子。」

「什麼？」五十萬兩銀子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徐東痴當然嚇了一跳：「她一個女兒家，怎有可能一下子用這麼多錢？」

「趙管家說，起先天嬌是先借一萬，隔天又借兩萬，愈借愈多，一個多月下來，已借了整整五十萬……」朱罔市面色頗爲凝重。

「眞有這回事？」徐東痴睜大了眼：「趙管家是我徐家的三代遺老，一切規矩都清楚得很，沒有我的口諭或指令，任何人都不准擅支庫房錢銀，他怎敢如此大胆……」

「別忘記天嬌可是大小姐哪，」朱罔市插咀說：「頭幾回，天嬌是假傳聖旨，藉你之名向趙管家要錢的，趙管家不疑有他，後來發現天嬌竟是私自挪用，但已拿去了十幾二十萬……」

「那他應該趕快向我稟報呀！」徐東痴忍不住插口說：「他怎麼越老越糊塗了？」

「老趙是個忠心耿耿的老實人，否則你們徐家也不會這麼信任他了，」朱罔市說：「你也知道老趙一向非常疼愛天嬌，他看着她長大，天嬌對他說是將錢借給朋友急用週轉，過幾天便會歸還，老實的老趙當然不便拒絕了，於是愈陷愈深，愈借愈多，到後來，他怕你責駡，根本不敢對你據實以報了。」

徐東痴驚楞不已：「那他爲何肯告訴妳？」

「我是徐家的親戚，自小便常到你們徐家走動，他對我當然很熟了，」朱罔市緩緩道：「他希望透過我問天嬌那筆款項究竟什麼時候可以歸還，因爲過幾天便是你查賬的日子了，他自然很着急，於是不得不找我商量，看看事情該怎麼辦……」

徐東痴說不出話來。

朱罔市又說：「他還再三交待我，千萬不可告訴你。」

「這個老傢伙，」徐東痴憤怒的說：「爲了怕我怪罪，他打算瞞到幾時？」

「其實，」朱罔市忽歎了口氣：「與其說他怕你責駡他，不如說他怕你責駡天嬌，我看得出來，他担心天嬌勝過担心自己，你知道他是個好好先生。」

「妳問過天嬌了沒有？」徐東痴呆了呆，終於問了這一句。

「沒有，」朱罔市搖搖頭：「我覺得這件事由我出面不太妥當，畢竟我不是徐家的人，我無權過問天嬌的經濟使用權，不是嗎？」

「我不相信，」徐東痴難以置信的說：「天嬌一個女兒家，要吃要穿要用，我那一樣缺了她？她居然在短短一個月裡挪用了五十萬，不可能……」

「據老趙說，天嬌自稱是將那筆錢借助朋友週轉急用的。」

「不可能，她的朋友我都很清楚……」

「是嗎？」朱罔市淡淡打斷他的話：「你如果對她交往的朋友很清楚，爲何她和柳花花有了身孕你都不知道？」

徐東痴一窒。

他隨即道：「柳花花？會不會天嬌將那筆錢借給了他？」

「不可能。」

「爲什麼？」

「當我接到你的信要我前來幫你處理這件事時，我便和賴不給打探了一下柳花花的情況，」朱罔市緩緩道：「可以確定的是，他現在不僅是當今江湖中武功高，人際關係好，背景硬，後台强的大人物，而且經濟狀況尤其好，不說別的，單單就是他替『飛鷹堡』解決了那宗轟動武林的『姬重生事件』，司馬如虹就不知道送了多少銀両給他；據說南七北六各大錢莊都有他的鉅額存款，他單是靠利息便已花用不完了，他怎麼可能向天嬌借五十萬？」

徐東痴語塞。

「退一萬步來說，」朱罔市又補上一句：「就算他臨時急用，再怎麼也輪不到向天嬌開口，他有那麼多名門巨派的達商富友，借個區區五十萬，對他來說輕而易舉，根本不是難事，不是嗎？」

徐東痴點點頭：「我同意妳的看法；但，若不是借給他，天嬌會將錢借給誰呢？」

朱罔市不知道。

「天嬌也眞是愈來愈不像話了！」徐東痴心中那股憤怒又湧了上來：「我眞不明白，現在的年輕人還未學會賺錢便已學會揮金如土的花錢本領……氣死我，眞是氣死我了！」

「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朱罔市淡淡睨住他：「子女有了問題，做父母的已不能像從前一樣暴跳如雷，嚴厲責駡了……」

「那要我怎樣？難道還要我獎勵她不成？或者再給她更多的錢去花？」徐東痴緊握着拳頭，努力壓抑着心中的怒火：「我已經原諒了她一次，未出閣便與野男人搞出大肚子之事，我沒有活活打死她已算是最有度量的父親了，若在從前的時代……」

「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朱罔市忽然冷冷打斷他的話：「一個人若老拿從前與現在比，那麼這種人肯定成了『拒絕進步』，甚至是『打擊、阻止別人進步』的頑冥不化份子！」

「我不同意！」徐東痴憤怒的望着她：「我承認時代已經變了，但總也不能變得太離譜，進步也應該有分寸，不能把一切光怪陸離的東西都說成了進步，否則豈非天下大亂？」

「我不跟你爭辯這個問題，現在也不是爭辯的時候，」朱罔市平靜的說：「我只想提醒你，天嬌已不是三幾歲的小孩子，她動用那筆鉅款，必有她的理由，你必須……」

「不管她是什麼理由，」徐東痴打斷她的話：「總之這件事她沒先問過我就是不對，她越來越放肆，越來越目無尊長

了！」
朱罔市沉默。
「阿市，」徐東痴望住她：「妳亦已為人之母了，難道妳對妳的孩子也是如此縱容的嗎？」
說完，他已怒氣冲冲而去……
* * *
大廳的燈又亮了起來。
徐東痴一臉怒容。
趙管家佝僂着背脊，一臉不安之色。
朱罔市靜靜的坐着。
賴不給則睡眼惺忪及一臉茫然的坐在她旁邊，不時翻過頭去咬住她耳朵問：「阿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別吵，等天嬌來了就知道啦。」
「啊，天嬌來啦。」賴不給用手肘推了推她。
「天嬌！」徐天嬌屁股剛沾櫈，徐東痴已冷聲道：「妳知不知道爹三更半夜叫醒妳爲了什麼事？」
徐天嬌低垂眼眸，緩聲應道：「女兒正想問爹發生了什麼事？」
徐東痴沉着臉：「妳是否在一個月之內向趙管家挪用了五十萬兩銀子？」
「爹，您說什麼？」徐天嬌吃驚的站了起來：「女兒幾時挪用過五十萬兩銀子？」
「沒有？」徐東痴冷冷道：「趙管家已把事情說出來了，妳還想狡辯？究竟妳把那筆錢用那裡去了？快說！」
「沒有！沒有！」徐天嬌猛力搖頭：「我一分錢都不會動用過！趙管家我幾時向你借用過五十萬兩銀子了？」
「大小姐，」趙管家驚惶道：「對不起，老爺就要查賬了，奴才已無法替小姐遮掩啦……」
「大胆奴才！你究竟在說什麼？」徐天嬌忽然冷冷嬌叱一聲：「我一個女兒家怎會跟你挪用那麼多錢？你瘋了是嗎？」
趙管家驚得說不出話來。
「好，」徐天嬌冷冷又道：「你說我挪用了五十萬兩銀字，你可有証據？」
「大、大……大小姐，」趙管家滿頭大汗，結結巴巴的說：「小，小的要大小姐寫字據，大，大小姐，不……不肯……」
「那可有人証？」徐天嬌冷冷逼視着他。
趙管家艱辛的扯動了下喉嚨，搖着頭說：「沒……沒有……」
「你分明是在誣賴我！」徐天嬌轉向滿臉驚愕的徐東痴，忽然哭了起來：「爹，趙管家沒憑沒據的說女兒挪用了五十萬兩銀子，您居然相信他……」
徐東痴望望趙管家，又望望徐天嬌，一時間有些不知所措：「天嬌，妳知道趙管家的爲人，他最忠厚老實了，而且他也最疼惜妳的，又怎會誣賴妳呢？」
「誰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或許他自已私自挪了那筆錢，怕爹責怪，所以賴到女兒頭上來了……」徐天嬌哭得眼紅紅的，無限委屈的說：「爹相信趙管家所說的話，難道女兒的話您不信？凡事講個証據，沒憑沒據的，如果趙管家指我挪用一千萬，您也相信？」
* * *
徐東痴無言以對。
他把目光投向朱罔市與賴不給。
朱罔市沒有說話。
她能說什麼！凡事總得講証據呀。
趙管家也沒話說。
但他却突然做出了一個舉動。
誰都想不到的舉動。
他驀然一頭撞向身旁那一人合抱，又冷又硬的柱子上！
頭骨破碎聲响徹了整個大廳，一道腦血標起了半天來高！
「趙管家！」徐東痴眼中迸出了一滴熱淚，急衝而去。
朱罔市與賴不給也掠身前去！
當他們掠至時，趙管家那佝僂的身子已緩緩倒在地上，而且也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徐天嬌那張美艷的臉孔一片冷漠……

勢成騎虎　進身邪教

南宮雪與柳花花當街與敵人厮殺，由於斯時風雨大作，家家戶戶都關了門，因此並未驚動鎮上之人；但如果不搬走這些屍體的話，肯定會引起無謂的騷動，於是柳花花對南宮雪說：「這些屍體不能擺放在街道上，如果不搬走的話，肯定……」
「我知道，」南宮雪抹了抹臉上的雨水，截口說：「你快搬吧，趁現在沒人看見。」
地下的屍體包括楊雄在內，總共有十二具之多，柳花花左右兩腋各夾一具，艱辛地拖拉着，回眸却見南宮雪站在那裡發呆，不禁訝道：「喂，妳怎麼不搬？」
「誰說我要搬？」南宮雪說：「叫我搬男人死屍，打死我也不幹，你一個人搬好了，我陪着你去就是了，走呀……」
「喂，大小姐，殺人你有份，搬屍不肯動，世上那有這種事？」柳花花苦笑着說：「拜托妳好心點，風雨這麼大，我全身都濕透了，屍體有十幾具，而且要搬到無人的荒野去，我一個人搬要搬到什麼時候？」
「笑話，」南宮雪嗤聲道：「吃飯要洗碗，誰規定的，要我搬男人死屍，門都沒有！」
柳花花無奈，只好說：「怕了妳，走吧。」
「等一等，」南宮雪忽然說，「看，那邊胡同口有一部木板推車，我去借來一用，有了車，不是一次便解決了嗎？」
說着，南宮雪便疾奔而去，不一會便推着一部獨輪推車過來。
「嘩，還是妳眼尖，有這部車就好辦了。」柳花花把屍體放上車。
「快，別說話，我可沒向車主人借哪，若讓他們看到了，可麻煩哪。」
「幹嘛不跟車主人說一聲？」
「也不知車主人是誰，就算知道，難道你還跟他說借來搬死人呀？如果是你，你肯借嗎？」南宮雪催道：「快搬呀，動作怎地這麼慢？」

柳花花的動作其實很快，三兩下便把全部屍體放上車，忽又想起什麼似的，說：「喂，楊雄的屍體不能棄置荒山野谷，必須把他送回去……」

「他住那裡？」

「潼關。」

「潼關？」南宮雪叫了起來：「從這裡趕去潼關，少說也要幾天工夫哪，咱們那有時間？」

「找別人送呀。」

「找誰？」

「當然是棺材店囉。」

「他們肯送嗎？」

「給錢囉。」

＊　＊　＊

出了鎮集，郊外的路上一片泥濘，南宮雪叫苦連天：「喂，這裏已經四野無人啦，你到底要把那些死人丟在那裡？莫非要送上西天去不成？」

「我推車的都沒叫遠，妳叫什麼？」柳花花說：「這裡雖已是郊外，還是有零散住屋，棄屍於此仍會驚嚇到人的。」

南宮雪噘着小咀兒：「剛買的新衣服又弄得一塌糊塗了，不管，你必須再賠我一套。」

忽然，南宮雪似是省起什麼的：「喂，蝶戀花為什麼要殺楊雄？」

「他也沒說，我怎知道？」

「他臨死時叫你救辭什麼的……哦，對了，叫辭靈芸，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柳花花想了一下，說：「所以我說要等蝶戀花的人再來，或許就可以知道了。」

「蝶戀花會再來嗎？」提起蝶戀花，南宮雪心裡便一陣不舒服。

「會的，他們不知道楊雄已死，他們一定會再回來殺他的：」柳花花沉聲說：「何況妳方才直指那些人是蝶戀花，他們必會回來殺我們滅口的，畢竟蝶戀花是見不得光的，不是嗎？」

「你對蝶戀花知道多少？」

「很少。」

「少到什麼程度？」

「我只知道蝶戀花是個邪教組織。」

「怎麼個邪法？」

柳花花搖搖頭，反問：「妳呢，妳知道多少？」

「我以前曾聽我師父說過，」南宮雪轉着眸珠子，思索着說：「大概是三十年前左右，你我都還沒出世的時候，江湖中出現了十一個邪教組織，計有蝶戀花教、黃龍教、巫都教、天眼教、七顆米教、麵粉教、鴨蛋教、神火教、紅蓮教、白狗教、復活教，嗯……還有，哦，沒有啦，總共十一個教。」

「嘩，妳真犀利，居然每個教妳都記得如此清楚，說妳沒腦真沒人相信。」

「你才沒腦，」南宮雪白了他一眼：「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

「是不是妳也想成立一個新教，自當教主？」柳花花笑着說：「我看妳可以成立一個『惡女教』差不多。」

「去你的，我多惡？吃了你啦？」南宮雪瞪了他一眼，說：「我師父之所以一再把那十一個教派告訴我，並要我熟記，最主要是怕我不小心誤入邪教組織。」

「她還說些什麼?」

「她老人家說，當時的江湖上邪教遍立，腐蝕人心，弄得天下大亂，烏烟瘴氣，聽說有個『麵粉教』的教主竟偕同數百名教徒一同服毒自盡，震驚天下。」南宮雪回憶着說：「終於，引起了當時的五大門派掌門人，偕同兩堡堡主，共同發起剿滅邪教行動，獲得了江湖上一百零八個幫派組織的响應，因而掃平了那十一個邪教組織。掃蕩過程中，以蝶戀花勢力最爲龐大，反抗也最烈，據說單是剿滅蝶戀花那一戰，雙方便死傷達近千人……」

柳花花凝神傾聽。

「我師父還說，邪教這種東西很邪門，就像野草一樣，不管你怎麼除去他，過一段時間，總又會春風吹又生，除不勝除。」南宮雪說：「事實証明，蝶戀花又暗中活動起來了。」

一頓，南宮雪抹了抹臉上的雨水與泥漬：「師父特別向我强調蝶戀花這個組織，不僅教義最邪怪，而且吸收的教徒大部份都是有武功的江湖人物，要不然便是以那些有錢人爲對象，因此蝶戀花的勢力是所有邪教中勢力最龐大，也是最狠惡的，據說，他們曾經對付一個叛徒剝皮，然後澆上辣椒水，讓你嚐到最痛苦的死法……」

「不只於此，」柳花花忽然接口說：「我還聽說，他們對付敵人的手段……」

柳花花說了一半忽然住口不言。

「說下去呀。」南宮雪望住他。

「算了，別說了，我也記不太清楚了。」柳花花搖搖頭。

「哦，你騙我，方才你說你知道得不多，原來你是不肯說。」南宮雪推他：「說呀，你最好了，爲什麼我肯說給你聽，而你不肯說給我聽?」

「不是我不說給妳聽，」柳花花沉聲道：「我只怕說了你不敢聽。」

「說，說，我南宮雪又不是被人嚇大的，有什麼不敢聽?」南宮雪推了推他的肩膀。

「既然如此，那我就說啦，妳好好聽着，」柳花花嚅了嚅咀，忽又說：「算了，算了，還是別說了，妳肯定是不敢聽的……」

「我偏要你說，」南宮雪瞪住他：「你如果不說，我立刻剝了你的皮，然後淋上辣椒水，嗯……再然後用小刀刮下你的肉一片片生吃……」

「嘩，那妳豈非比蝶戀花更惡毒百倍?」柳花花咋舌道。

「看你說不說?」南宮雪作咬他狀。

「這可是妳硬逼着我說的喲，」柳花花終於說了：「據說曾經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小伙子被蝶戀花抓進去，不出幾個月，便白髮斑斑，老態龍鍾，連路都走不動，比一百歲的老人還要老了……」

「爲什麼?」南宮雪吸了一口氣：「難道蝶戀花那些人眞有魔法?居然能使一個年輕小伙子在幾個月之內變成了老阿公?」

「其實他們的方法也很簡單，」柳花花緩緩道：「據說他們每天强行灌下那個年輕人滲有媚藥的食水，然後命女教徒吸他的……」

「不要說了!」南宮雪只覺得臉紅心跳兼一陣噁心，立刻大聲道：「我不想聽了，你別說的吧!」

「我就說妳不敢聽的，妳偏要我說，」柳花花朝她笑笑：「好吧，那我就說一個比較斯文一點的，他們曾經對一個俘虜全身綑縛，然後裸露他的下體，並塗上蜂蜜，丟到沙地草堆中，轉瞬間，那些蟲呀，蟻的，還有蜈蚣呀什麼的，立刻爬滿他的下體上面，競相嚙食啃咬，一下子就……」

「媽，我不要聽了!」南宮雪只覺得頭皮一陣發麻，差點就沒哭了出來：「這麼殘忍冷酷之事，你居然還說斯文?」

「那的確是我所知道蝶戀花對付叛徒與敵人最斯文仁慈的手段呀。」

南宮雪背脊上那股寒意久久不能消失，忍不住挨住柳花花說：「喂，阿花呀，唔，這支扶把交給我，我幫你推車。」

「妳總算良心發現啦，走了這麼遠路也不肯幫忙……喂，妳剛才叫我什麼來的?」

「阿花呀?」

「阿花?」柳花花苦着臉：「拜托妳，這樣一叫豈非把我叫成了女人?」

「嘿，你的名字本來就像女人，你現在才發覺呀?」南宮雪吃吃嬌笑了起來：「世上最難聽的名字大概就是柳花花這三個字了。」

柳花花瞪了瞪她，正想說話，南宮雪忽又想起什麼，張口說：「對了，你還沒告訴我，那個叫薛靈芸的女人和你什麼關係?」

「朋友囉。」

「什麼程度的朋友?」南宮雪瞪住他。

「一年以前，我到潼關楊家做客，認識了楊雄，薛靈芸是他師妹，所以我也認識她啦，」柳花花輕描淡寫的說：「年輕人，大家談得來，理所當然的也就是成了朋友啦。」

其實，柳花花並未將實情告訴南宮雪——薛靈芸向柳花花示愛，遭到柳花花婉拒，薛靈芸傷心之餘離家出走；楊雄深愛薛靈芸，遷怒於柳花花，三番幾次想狙殺柳花花，總敗於柳花花之手，再經柳花花之勸解，於是四處尋找薛靈芸。

想不到楊雄竟會死在蝶戀花之手，而且看來薛靈芸也已身陷蝶戀花這個邪教組織手裡。

而柳花花之所以不將這段頗爲複雜的實情告訴南宮雪，最主要的是他心中有數，南宮雪其實並不相信自己與徐天嬌毫無瓜葛，他怕再扯出那不是情的「三角情」，更加深讓南宮雪以爲自己是個「壞男人」，那肯定跟她相處的這段日子便更加難過。

他還隱瞞了一個「可能事實」。

——薛靈芸是個頗爲純情的女人，把男女間之感情看得極爲嚴肅而認眞，因此柳花花才會拒絕與她交往，他担心到時若不與她「白首偕老、鸞瑟合鳴」，那肯定會鬧出人命或「較剪剪話兒」之事。饒是如此，薛靈芸還是受不了打擊

而出走，有可能她因感情受創而心靈空虛，而誤入蝶戀花之邪教組織，楊雄欲救其脫離邪教組織，因而遭到狙殺喪命。

這當然只是柳花花個人的推測。

不管這個事實是否正確，柳花花無論如何也要救出薛靈芸。

所以他要留在鎮上等待蝶戀花捲土重來。

柳花花隱瞞事實，欺騙南宮雪是出於善意的。

然而，他騙得過南宮雪嗎？

好像不能。

因為南宮雪那兩隻水汪汪的眸子已像兩支火炬般的直視柳花花，彷彿已經穿透了他心裡似的，她淡淡道：「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那一件事？」

「你撒謊的技術越來越進步了，你不覺得？」南宮雪眸光頗冷。

柳花花呆楞住。

「目前咱們身上有兩件十萬火急之事，一是孟東野命案，二是徐天嬌之事。前者，足以引起金財神賭坊與精武門、孟家莊大火併；後者，足以令你柳花花在江湖上身敗名裂，你說是嗎？」南宮雪唇角上掛著一縷怪異的微笑問。

柳花花點頭。

「那麼，」南宮雪說：「於情於理，咱們是否應該暫時先撇下薛靈芸這樁事才對？」

柳花花說不出話來。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南宮雪睨住他：「其實這些屍體咱們大可花幾個錢，託掌櫃幫我們找幾個苦力便解決了，但你偏偏要親自搬運，目的無非是想到這山郊野外來看看能否碰見蝶戀花之踪跡，以便救出那名女人薛靈芸……」

一頓，南宮雪含笑問：「你不惜冒自己身敗名裂與金財神賭坊、精武門、孟家莊可能火併的危險，欲先對抗神秘可怕的蝶戀花，目的只是想救出薛靈芸，如果說薛靈芸和你沒有極深之關係，誰肯相信？」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苦笑道：「其實，我撒謊的技術並沒有退步……」

南宮雪望著他。

柳花花又是一歎：「是妳分辨謊言的能力越來越進步啦。」

事至如此，他也只好將實情一五一十的說給南宮雪聽了。

南宮雪聽完之後說：「其實只要你肯將實情告訴我，我會支持你先救薛靈芸的，你又何必隱瞞？」

「我知道徐天嬌那件事，妳始終是半信半疑；」柳花花笑著說：「如果我照實說出薛靈芸因我而出走，甚至可能因我而陷入邪教組織，我怕妳又以為我柳花花會做出什麼對不起薛靈芸之事，如此一來，豈非使妳對我更加不信任？」

南宮雪沉默。

雨不知什麼時候停了。

山風呼呼，冷冽如刀。

「你很在意我對你的信任？」南宮雪忽然冒出了這麼一句。

柳花花沒有回答。

南宮雪也沒等他回答。

——因為就在這時候忽然湧上了一大片手持刀劍的兇猛大漢！

＊　＊　＊

趙總管的屍體被抬走了。

血跡也被洗刷乾淨了。

大廳又回復了一片潔淨、寧謐。

但是，徐東痴心頭那股陰霾卻始終揮不去；而且，越來越濃……

——趙管家之死，是畏罪自殺？

不是！

絕不是！

徐東痴心裡比任何人都要瞭解趙管家的為人，他今年已經七十多歲了，自小便進了徐家，經歷了徐家三代的興與衰，是徐家目前唯一最年長、而且也是最忠心的老家僕。近三十歲那年，徐東痴的父親為他娶一房妻室，恩愛異常，惜妻子難產而死，自此趙管家吃齋唸佛，一直到他撞柱而死時，從未有一天中斷過。

像他這樣的人，有可能私挪五十萬巨款嗎？

最主要的是，徐東痴不僅對他信任有加，實際上還對他像自己父親那般的尊敬，就算他想用到那筆錢，只要他對徐東痴開口，徐東痴肯定會答應他的，因為趙管家從未對徐家有過任何逾份的要求。

因此，不管是從那一個角度去看，他都不像是挪用庫款而畏罪自殺之人。

那，他為何要自殺而死？

或許，他沒有証據為自己辯護，因而一死以表清白無辜。

或許，他想不到那自小看著她長大，而且自小便像自己的孫女兒般的愛惜到大的徐天嬌，竟然會當面反誣他，因而悲痛而死。

或許……

不管或許什麼，趙管家無論如何人死已不能復生，遺留下來的現實問題要如何解決——如何証明徐天嬌挪用那筆五十萬兩銀子？

這才是最主要而急迫的事情！

＊　＊　＊

徐天嬌已回房去了。

大廳上只剩下徐東痴、朱罔市、賴不給三人。

「阿市，」徐東痴痛苦而徬徨的望住朱罔市：「妳認為我應該怎麼做？」

朱罔市沒有回答，她忽然瞇著眼說：「當我八歲那年，不小心弄破了鳥籠，我爹最心愛的金絲鳥飛走了，結果他狠狠的打了我一頓……」

徐東痴迷惘的望著他，他不知道她為何突然說些她的童年往事？

「自此以後，我心裡就有了一個陰影，我覺得我在我父親心目中不如一隻金絲鳥，我開始怕他，慢慢的，變成了討厭他；而且，從此以後，我很怕做錯事，但是我越怕做錯事卻愈偏會做錯事，而每錯一件事必遭到父親的嚴厲的責罰，到了最後，非到不得已的時候我盡量會不去做任何的事情，所謂『不做不錯，多做多錯』……到了年紀大一點時，我如果做錯了事，我會盡力、竭力、努力的

去掩飾、辯駁、推諉自己的錯，我成了一個『死不認錯』的人……」朱罔市的瞳孔裡忽然湧上了一層薄薄的淚光：「父親，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手持皮鞭隨時等待我出錯，然後把鞭子抽在我身上的魔鬼吧了！每當他抽我一鞭，我對他的距離便愈遠，尤其他抽得我厲害時，我幾次想衝上去捏死他！」

徐東痴睜大了眼。

賴不給驚異的握住了她的手：「阿市，妳……」

朱罔市微微一笑，吸了一口氣，繼續說：「當我為人之母時，孩子弄破了鳥籠，我會若無其事的幫他，教他把鳥籠修補好，然後帶他上街再買一隻金絲鳥……我的孩子，無論他做錯了甚麼事，他都不怕我知道，而且他也必將心裡不敢對人說的話第一個告訴我，因此我總是能在他可能做錯事之前，幫助他免於犯錯；最低限度，我能幫助他盡量避免一錯再錯，及時回頭……」

徐東痴緩緩的低下了頭。

他眼中泛起一絲慚愧之色。

——因為他正是朱罔市眼中「手持皮鞭隨時等待子女出錯」的『嚴父』，不，是「魔鬼」！

「嚴父出孝子的時代已過去了，」朱罔市望住他，語重心長的說：「現在的時代，嚴父只能出呆子、逆子，甚至是瘋子！」

徐東痴的頭垂得更低！

他甚至眼角掛淚，哽咽著說：「阿市，天下父母心，我雖對天嬌過於嚴厲，但那也是為她好啊……」

「是的，天下父母心，世上所有的父母無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龍成鳳』，但是也不能因為這個理由而過於嚴厲的逼迫子女啊！」朱罔市歎了一口氣：「其實，早在一兩千年前，孔老夫子便說過了至今仍能適用，甚至可預見的將來都合用的『因材施教』！」

——當子女已盡了力，明明連「龍屁股，鳳尾巴」都勾不上，做父母的仍死命的逼之，更且還口口聲聲大嚷：「一切都是為你好，一切都是為你好！」這種父母和「魔鬼」有什麼不同？

——孔夫子雖已作古兩千多年，但他那句「因材施教」至今仍「活著」，更且肯定能一直「活」下去。

只可惜現在的父母，只懂得一味替孔夫子「擦鞋」，以表示自己「見賢思齊」聖人一番，偏偏把「因材施教」，那句眞正實用的話丟到茅坑裡去了。

徐東痴是不是這種人？

——雖不中亦不遠矣。

他突然想起，徐天嬌自小就不喜歡女紅、烹飪，徐東痴認為一個女人不懂得這些手藝，怎能算是個女人？每天都強迫她去學，害得她見了針線刺繡、鍋廚灶器便直打了冷顫。

「唉，你是對她太嚴厲了，像她這種自小便失去母親的孩子，我早勸過你要多瞭解她、多親近她、多幫助她，你始終不聽，現在好啦，她終於闖出大禍來了……」朱罔市望住徐東痴，眼中浮起悲憫之色。

「什麼大禍？」徐東痴倏然抬首。

朱罔市停了一下，才一字一句的說：「她已經加入了『蝶戀花』這個邪教組織！」

徐東痴沒有說話。

他已經說不出話來了。

——他差點昏死過去！

＊　＊　＊

南宮雪沒有昏死過去。

她鎮定得很。

但是當她確定那手持刀劍團團圍住他們的兇猛大漢，竟達五、六十名之多時，她不禁露出了驚慌畏怯之色，而且顯得有些失措的靠近柳花花……

柳花花很詫異，他不明白南宮雪為何變得如此胆怯了？難道她眞的畏怕那神秘而邪惡的「蝶戀花」？他很自然的握住了她的手……

奇怪的是，柳花花一握住她那柔若無骨、嬌嫩纖細的小手兒時，他居然也眼露駭然悸怖之色！

為什麼？

那些敵人不知道。

因為他們沒有發現柳花花握住南宮雪的手時，南宮雪悄悄的用力捏了一下柳花花的手心。

——這一捏，暗示了什麼？

柳花花當然知道。

所以他立刻和南宮雪一樣滿臉驚悸之色。

「是你們兩個殺死了我們韋香主，救走了『病刀』楊雄？」

開口說話的人是身材頗為矮小，五官端正，但面色却出奇的白晰，彷彿是終年不見陽光似的，毫無血色，看上去第一眼便令人覺得不舒服；特別是他那不斷飄浮的眼光，肆無忌憚的往南宮雪身上打量時，更讓你覺得他透著的一股說不出的邪惡與猥瑣；再加上他那灰白得有幾分病態咀角掛著一絲陰邪的微笑時，你很自然的會想起四個字——笑裡藏刀。

「啓稟蕭護法，」一個大漢朝那名矮子抱拳，恭聲道：「殺死韋香主，救走病刀楊雄的就是這對狗男女！」

那名矮子，蕭護法，他望了望南宮雪與柳花花，陰惻惻道：「你們兩個是什麼人？」

「他叫包八，我叫包九，我們是兩兄妹。」南宮雪居然捏了個假名。

「包八？包九？」蕭護法頗感疑惑：「江湖上好像沒聽說過……」

「小的本是無名小卒。」柳花花立刻說，而且聲音還微微顫抖。

「無名小卒？」蕭護法更奇怪了：「無名小卒竟能一劍殺死武功高強的韋香主？」

「是我不小心殺死他的，」南宮雪裝得很像，緊張得連吞口水，而且不住眨眼：「我，我們兄妹誤認貴教追殺之人是我們的朋友，所，所以我們貿然插手……實出誤會……」

「是嗎？」蕭護法負著手冷冷的望住他們。

南宮雪與柳花花忙不迭點頭。

蕭護法停了一下，哼聲問：「楊雄

呢？」

「死了。」南宮雪回答。

「死了？」

「是的，」南宮雪說：「我發現他不是我們的朋友，便不理他，所以他就死了。」

「人呢？」蕭護法望了望木板推車上的屍體：「是不是在這裡面？」

「在鎮上『極樂棺材舖』。」

「爲什麼放在那裡？」

「等你們來看啊。」南宮雪有問必答，而且說的全是謊言。

「哦？」

「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再來，所以把他留在鎮上，等著交給你們。」南宮雪說謊比說眞話還要流利。

「眞的？」蕭護法睨著她。

「決不敢騙護法大人。」

「仇霜，葉飛，」蕭護法對著身邊的人命令道：「你們兩個到『極樂棺材店』去把楊雄的屍體弄回來。」

「是。」兩名漢子抱拳應諾。

「等一下，」蕭護法沉聲又道：「不可洩露身份，也不可驚動任何人，偷回來！」

「是！」

兩名大漢急掠而去……

蕭護法轉首望住南宮雪與柳花花，又問：「爲何只把楊雄的屍體留在鎮上？你們準備把我們的弟兄屍體搬運那裡去？」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不敢隨意接口，怕與南宮雪的意思銜接不上，因此盡量讓她開口，南宮雪說：「我們打算把這些屍體丟到無人的荒山野谷去……」

「爲什麼？」

「因爲這些屍體多達十一具之多，如果留在鎮上必會引起轟動！」南宮雪應對如流：「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人認識貴教的標誌，看到了那些屍體上的『蝶戀花』，那就對貴教很不利了。」

蕭護法冷峻的神色緩和下來了，但眼中仍存有疑惑：「你們殺了我們的人，不逃走也吧，居然還爲敝教掩飾，爲什麼？」

「因爲那本來就是一場誤會，」南宮雪扯謊的技巧令柳花花也嚇了一跳：「今午我們在路上發現幾具屍體，看到了『蝶戀花』的標誌，因而夜晚見了韋香主的時候，見他們的服飾衣裝與那些屍體相同，於是脫口問是否『蝶戀花』之人，豈知韋香主立刻狙殺我，我一時錯手，而且爲了自保，不幸失手殺人，實無心之過……」

「妳既識得敝教『蝶戀花』，那妳也一定知道敝教乃一秘密之教會，不能洩露身份，妳竊知我們的秘密，當然要殺妳！」

「我知道，」南宮雪居然說：「其實我之所以問韋香主詢問貴教之名，無非是想加入貴教……」

「你們想加入我們？」蕭護法大感詫異。

「是的，」南宮雪一臉正色：「否則我何必透露自己已知你們的身份，而引起韋香主之殺機？而且，在殺了韋香主之後，我們明知你們會來報復，我們不但不逃，反還搬走這些屍體爲你們遮掩，從這幾點來看，如果不是我們有心加入貴教，我們何必這樣做？」

「你們殺了我們十一名弟兄，」蕭護法睇眼看她：「妳不怕我們拒絕你們入教，反而殺了你們爲我們死去的弟兄報仇嗎？」

「我是很担心，」南宮雪畏怯的說：「不過我想任何教派組織都希望有人投效，我們雖錯殺貴教兄弟，無論如何那是出於誤會，死者已矣，殺了我們兄妹也無法令他們復活，不如接納我們入教，這不是對組織更有利嗎？」

蕭護法冷冷的瞪着她。

南宮雪嚅了嚅咀，又說：「當年，張繡與曹操對陣，張繡殺了曹操的兒子，結果張繡戰敗後，曹操不但不殺他爲兒子報仇，反而愛惜張繡之才而重用他，因此曹操成了千古之雄……」

蕭護法驀然仰首大笑！

南宮雪與柳花花心中倏地一緊！

「好！好！」蕭護法望住南宮雪，大聲道：「就憑妳這句話，我蕭長滾便在教主面前力荐你們兄妹入教！」

南宮雪與柳花花鬆了一口氣。

——他們撒了這麼多謊，目的就是想混進『蝶戀花』救出薛靈芸。

「多謝護法大人提拔！」南宮雪與柳花花立刻趨前去彎身抱拳，恭謹道：「他日包八、包九……」

「等一等，」蕭護法忽擺手道：「在本護法尚未帶兩位去見教主之前，仍須回答本護法一個問題。」

「護法大人請問，屬下知無不言。」

南宮雪居然已自稱『屬下』了。

「本教蝶戀花，在江湖中被人稱爲世上第一邪教，妳知不知道？」

「屬下知道。」

「既知是邪教，爲何要加入？」蕭護法冷聲問：「我的意思是說，你們爲何不去加入其他所謂名門正派之『正教』？」

柳花花心中不由一跳。

他担心南宮雪答不出這個問題。

——因爲他本身便不知道如何回答。

他偷偷用眼角瞄她。

居然，南宮雪忽然掩面輕泣！

柳花花呆了一呆。

他不知道南宮雪在幹什麼。

但他也不能呆太久，爲了配合她的眞情流露起見，柳花花立刻也裝出泫然欲淚狀……

倒是蕭長滾呆住了，他訝聲問：「妳哭什麼？」

「不瞞護法說，」南宮雪紅著眼睛，無限傷悲：「屬下兩兄妹本身出自小康之家，父母親皆是忠厚老實人，心地善良，拜神敬佛，十分虔誠，平日連隻螞蟻也不忍踩死，佈齋樂捐，修路造橋，賑災濟窮，從不後人，十足道地的善人，大好人一個，誰知……誰知一場無情大火奪去了他們的生命……」

說到末後，已哽咽不成聲。

柳花花低垂頭，拚命擠出一滴淚來。

南宮雪掏出手絹，一邊擦淚，一邊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對先父先母來說，却是『善有惡報』，他們一生行善，篤信名門正教，却不幸於壯年之際慘遭橫死……」

「就是因爲你們的父母『善有惡報』，所以你們不再篤信名門正派？」蕭長滾緩聲問。

「最重要的是，」南宮雪忽咬牙切齒說：「家父母被燒死後，所有家產亦付之一炬，我們兄妹孑然一空，一文不名，那些平日受我爹娘濟助的隣人親友不照顧我們也吧，竟在背後冷語嘲諷侮辱先父先母前世必做過壞事，所以今生有此惡報，因此我再也不相信他媽的名門正教！」

南宮雪似乎相當激動，繼道：「其實，任何宗教都有它一定的教義，說不上誰是正教、邪教。我不服氣的是爲什麼不被名門正教接納的便是邪教？而那些名門正教的教義就一定是對的嗎？如果對，爲什麼我爹娘落個『善人惡死』？善有善報在那裡？而且世上有人弒父殺兄，却偏偏『惡人善終』，像那些聚衆爲匪的強盜，無惡不作，殺、燒、擄、姦……人神共憤，但因朝廷無力勦平他們，反『招安』他們，封官賜爵，享盡富貴榮華，惡有惡報在那裡？所以我要信其他的教，即使是邪教！」

柳花花透了一口氣。

因爲他已看到蕭長滾不住的點頭。

這時候，那兩個漢子仇霜與葉飛，已扛著楊雄的屍體急奔而來……

「啓東護法，楊雄屍體帶到。」

蕭長滾驗明確是楊雄的屍身之後，對南宮雪與柳花花說：「不錯，果然楊雄已死，你們沒有欺騙本護法，很好！」

一頓，邪秘一笑：「兩位跟我們走吧，本護法帶你們去見教主，我想他會接納你們的。」

「多謝大護法。」南宮雪偷偷溜了柳花花一眼。

柳花花遞給了她一個讚賞的眼色。

＊　＊　＊

徐東痴沒有昏死過去。

他衝到朱罔市面前，緊緊握住她的臂膀：「阿市，妳、妳說什麼？天嬌……她，她加入了邪教組織『蝶戀花』？」

「表哥，你弄痛了我的手。」朱罔市微蹙眉頭。

「對不起，我太衝動了。」徐東痴立刻鬆手。

賴不給也十分吃驚，望住他老婆說：「妳說什麼？天嬌入了蝶戀花？妳怎麼知道？是她告訴妳的？這種事可不能亂說的啊！」

「我當然不會亂說，」朱罔市壓低嗓子：「老實說，昨天看柳大少堅持不承認與天嬌有染，我頗感困惑，南宮雪救走柳花花之後，我便暗中注意天嬌……」

徐東痴與賴不給凝神傾聽。

「一般來說，女人懷孕三個月並不容易看得出來，肚子還是平平的，不過走路的姿態與神韻，有懷孕經驗的女人可以細細觀察出來的，」朱罔市說：「我暗中觀察了老半天，怎麼看都不覺得天嬌像個懷了孕的女人，心中頗感納悶，本想請穩婆來檢查的，只因白天下了一場大雨，便打消念頭。晚間用膳完畢之時，我心血來潮，趁天嬌入浴洗澡之際，偷偷潛入她房裡，發現她藏有女人服用的避孕丸，照講她不應該有孕才對……後來我離開天嬌房裡，碰見趙管家，他告訴我天嬌挪用五十萬鉅款，我十分吃驚，更覺得天嬌不對勁……」

「當時妳爲什麼不趕快告訴我？」徐東痴忍不住插口道。

「你的個性，唉，」朱罔市沒好氣的望住他：「不是我說你，這件事如果全權讓我處理，我敢保証不致於弄到趙管家自盡的地步。」

徐東痴啞口無言。

「當時，我一看天嬌仍在浴室沒出來，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我跟她一樣是女人，而且又是她長輩，乾脆偷窺她洗澡了……」

「妳看到了什麼？」賴不給很緊張。

「第一個，我看到了她那平坦得不得了的小腹，可以肯定的說，她根本沒有懷孕，」朱罔市接著說：「第二個，我看到她左腕臂上紋刺一幅『蝶戀花』！」

「妳沒有看錯？」徐東痴咬著牙。

「沒有，我敢十分肯定絕不會看錯。」朱罔市語氣堅定。

賴不給想了一下說：「蝶戀花這個邪教組織早在二、三十年前便已被消滅了，不是嗎？」

「鬍子剃掉了難道不會再長？你幾時變得這麼沒腦啦？」朱罔市白了他一眼。

賴不給不以爲然：「現在的年輕人都流行在身上刺龍紋虎的，女人也跟著時髦，也許天嬌只是一時貪新好玩，隨便紋刺了個蝶戀花，並不一定代表她已經入了邪教組織。」

「我本來也是這樣想，」朱罔市說：「但天嬌挪用那五十萬兩銀子做何解釋？雖然趙管家拿不出證據証明天嬌用了那筆錢，不過大家心知肚明，趙管家絕不可能憑白去誣賴天嬌的……」

「妳是說，」賴不給插咀道：「天嬌將那筆錢捐給邪教組織？」

朱罔市點點頭：「邪教組織的最大本領便是騙財騙色，據說二三十年前，邪教正猖狂的時候，有個富家子弟，把所有上千萬的家產都捐了出去，天嬌捐了個五十萬算什麼？」

徐東痴表情木然，他似乎一下子不能接受那殘酷的事實。

賴不給忽又想到了一點：「如果天嬌如妳所說的並無身孕，那麼她顯然是誣陷柳大少囉，她爲什麼要這麼做？用意在那裡？」

朱罔市搖頭。

賴不給又問了一個問題：「老婆呀，奇怪的是，如果說柳大少和天嬌沒發生過關係，那她爲何對大少身上的特徵如此清楚？」

朱罔市還是搖頭。

徐東痴跌坐椅上，面色蒼白，眼角掛淚，口中喃喃：「我眞想不通，天嬌爲什麼會壞到這種地步？是誰的錯？難道眞是我的錯？」

他痛苦的望住朱罔市：「阿市，告訴我，究竟我應該怎麼做？」

「表哥，如果你相信我，」朱罔市注視著他：「那麼你什麼都不要管，就當什麼都沒發生，什麼都不知道，任何責罵或不悅的臉色都不要使出來，一切交給我，我想我會弄了水落石出的，好嗎？」

徐東痴無力的點了點頭。

——這一刹，他心如刀割，他這才發現他已是世上最失敗的父親。

朱罔市能搞好這件事嗎？

＊　＊　＊

南宮雪與柳花花小心翼翼的跟在蕭長滾後面，不發一言。

蕭長滾的脚程相當快，一路上都不說話，身後的漢子也都默默趕路。

天黑得像塊墨。

風冷得像把刀。

除此之外，只有急促而不規律的脚步聲，唏唏刷刷，壓得你透不過氣來。

南宮雪心中其實有些緊張。

雖然她憑着無比機智，說得天花亂墜，騙過了蕭長滾，順利混入「蝶戀花」，可是她却沒有把握進入那充滿神秘而詭邪的組織之後，是否能順利救出薛靈芸？甚至會自身難保？

她聽過很多關於邪教的傳說，奇形怪狀，令人毛髮豎立，而她現在就要進入世上第一詭怪的邪教組織，說她不緊張是假。

甚至，她還有一絲懼意。

她很自然的握緊了柳花花的手。

忽然她發現柳花花手心裡藏有幾顆藥丸，她很詭異的望住他。

柳花花向她呶了呶咀，作吞嚥狀，示意她把藥丸吞下去。

南宮雪會意的點了下頭，把藥丸和著口沫吞下去之時，只覺一陣身輕氣爽，她立刻明白柳花花的用意，那是「抗毒藥」之類的藥丸。

——顯然柳花花担心進入邪教組織之後，怕吃上了對方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因此預先服用抗毒丸防範。

服下藥丸，雖覺心中安定不少，但也說明了邪教組織的可怕詭秘，南宮雪雖說胆大包天，畢竟是個女兒家，對旁門左道之邪事，總有幾分忐忑不安。

她甚至微感後悔。

何必冒險混進來？其實大可以將這件事情給五大門派與飛鷹、冷星兩堡去處理，犯不着孤軍冒險，萬一她和柳花花有什麼閃失或不測，那孟東野案件豈非很對不起錢來爺？

南宮雪思維起伏不定。

柳花花似能察覺她的心意，他用力的握了握她的小手，一陣溫暖傳來，南宮雪忽然覺得有一份貼切的安全感油然而生。

——她首次感到需要男人。

——那種需要，是心理上的，而非生理上的需要。

心中稍定之後，南宮雪的脚步便不覺得那麼沉重而散漫了，她這時候才發覺她身上原來濕透的衣衫不知什麼時候已乾了，她用手整理髮絲時，才想到晚上沒吃東西，肚子有點餓了，心想柳花花也一定餓了，不禁側首凝注他，却見他一副心無旁騖，專心趕路的模樣……

南宮雪忽然覺得很慚愧。

——柳花花不是在趕路，而是在「認路」。

能認路就不會迷路，不迷路，萬一逃生時機會自然就大些。

這麼重要的細節，南宮雪居然忽視了，她立刻收束心神，運足目力，專心一致默記路徑……

下過雨的山路本就泥濘不堪，不好走也不好認，特別是此刻四野天際一片黑麻麻，無論是走路或認路都是相當吃力之事，南宮雪記認了老半天，發現越記越亂，越認越沒方向感，乾脆不記了，反正有死花花那傢伙認路，自己樂得輕鬆。

一路上，大家仍是不說一句話。

悶死人了。

這兩天南宮雪和柳花花瞎扯慣了，突然像啞巴似的靜下來，委實難受得很，只好又胡思亂想起來……

她第一個想到的問題是：

——世上爲何有邪教？又爲何有人不去信大派正教，偏要去信見不得光，旁門左道的邪教？

其實這個問題蕭長滾已問過了南宮雪，而她也回答得令他非常滿意。

南宮雪自己也想不到居然回答得這麼「棒」，幸好是那天竺武士拉吉夫曾提過這個問題，南宮雪靈機一觸，便借過來套用一番，不想還歪打正著。

她想的第二個問題是：

——從前的人心智未開，知識不夠，入教迷信在所難免，甚至可說理所當然；但現在的人文化水準大大提高，個個比鬼還精，爲什麼還有那麼多人信教？難道只是單純的「信仰問題」？

第三個問題：

——這世上如果都沒有了宗教，包括正教與邪教，那麼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更進步？更退步？天下太平？天下大亂？

第四個問題——

這個問題還來不及想，南宮雪忽覺柳花花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心，她連忙收束心神，抬眼凝視，忽見眼前不遠處的一座山谷，隱若聳立著一幢龐大無比的建築物黑影，像一尊巨神，又像一個魔鬼似的瞪視著南宮雪……

她忍不住心中一凜！

——蝶戀花的總部到了！

究竟，南宮雪與柳花花進入了蝶戀花邪教總部將會碰到什麼遭遇？

能否救出薛靈芸？她因何身陷魔窟？

蝶戀花邪教教主是怎樣的一個人？

徐天嬌是否眞是邪教組織成員？

她爲何要誣陷柳花花？她又爲何瞭解柳花花的「生理特徵」？

孟東野命案，已確定洗如洗不是兇手，剩下的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蔣小石，誰才是眞兇？

請看「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八」的「踏破血山歸」。

（全文完）

武林珍聞

蕙質蘭心

李藝・文
可飛・圖

昔者梁紅玉與秦良玉，一個是出生入死，助夫殲敵，一個是能征慣戰，創下了不朽的汗馬功勞，皆膾炙人口，流芳後世；而杜憲英手刃洪楊之亂的賊酋左山虎，護佑一方安寧，後且與婢於舟行中擊斃草盜，然而其聲名却隱而不彰，殊不得其解。

杜憲英乃中州人氏，其父杜正倫讀書有成，少年入津，名噪士林，後竟改變興趣，隻身前往少林寺學習拳術技擊，毅然絕意功名，不求仕進。晚年得一女，愛如掌上明珠，取名憲英，自幼辛勤課讀，垂髫年紀復授以武藝，及笄之年不但精通翰墨，更加身懷絕技；平日愛讀兵書，常以若干書卷疊作枕頭，日夕反覆摩娑，雖然身居幽閨，却有疆場之大將風範，外人不得而知，杜正倫却躭心此女將來擇婿必然要大費周章。

杜正倫臨終之時，仍然為女兒未得佳婿，引為生平最大憾事，彌留之際尚殷勤叮嚀道：「婚姻大事一定要拿定主意，不必像小女兒一般，但自羞澀而致貽誤終身。」憲英拜泣唯唯，然而時機未至，徒令時光蹉跎，亦無可奈何。

越年有外戚周、鄭兩生聯袂前來女家探親，二人皆年少未娶，品貌才智亦不相上下，憲英對觀人之道亦頗有研究，認為鄭生日後當以文章顯世，惜乎福命太薄，終究無大成就，而周生福祿特厚，將來當以武功貴達。

杜母窺悉女意，乃謂女道：「河決年荒，盜賊四起，習武亦善，吾將以汝許配周郎矣！」遂託媒人議婚周家，周家知道杜女乃文武全才，立即定下了這門親事，等到杜女守制期滿即行結婚；玉鏡粧台，兩情繾綣，男歡女愛，如膠似漆，可惜好景不常，鴛夢遽為刀兵驚破。

洪楊之亂連年在南中國進行拉鋸戰，雖然烽火處處，尚未波及中原一帶，及其定都天京以後，分遣兵馬一路北犯，大隊攻掠城池，游騎四出騷擾；眼看地方即將靡爛，憲英與夫計議，憑恃自己所學，召募村莊壯丁，教以武藝，加以部勒，準備保衞鄉里並於戎馬倥傯間大顯身手一番。說幹就幹，不旋踵組成一支兩百人的隊伍，從早到晚訓練不輟，剛剛就緒，而敵騎已蜂湧而至。

夫婦兩人投袂而起，各率百人，按照兵法分為二正二奇，以正隊引敵入彀，以奇兵伏而擊之；憲英誘敵深入，周生出奇制勝，計劃既定，各自領兵而去。

敵酋左山虎，身經百戰，攻城奪池，向以勇悍著稱，此番率騎而至，視二三村落根本就不放在眼內，甫近住家，忽然一聲響銃，數十名村夫手執紅纓槍由高粱地裡一躍而出，左山虎在馬上哈哈大笑道：「荒村野店，竟有不知死活的莽漢阻擋去路，眞正是螂臂擋車耶！」

話音甫落，忽見一個紅妝美女拍馬挺槍而來，左山虎急忙拔刀抵禦，只見槍來刀往，恍如梨花飛舞，賊酋失聲道：「不意窮鄉僻壤間，竟有此勁敵也。」於是抖擻精神，不敢稍有疏忽。

酣戰數十回合，憲英逐漸力不能勝，乃虛晃一槍回馬就走，左山虎率衆緊追不捨，待至村北叢中，忽然又是一聲響銃，周生率伏兵出戰，憲英及時回馬，雙雙聯戰左山虎。

酣戰逾時，不分勝負，初時左山虎以為中伏，心中尚有幾分驚駭，繼見所謂的伏兵，祇不過寥寥數十人而已，心想：「到底是小窟窿，生不出多大的螃蟹來！」所以也就安心與周氏夫婦纏鬥下去，正在不可開交之際，忽然又是一聲響銃，遙見林外塵土飛揚，山坳木杪旗幟如櫛，不可數計，賊衆大呼道：「大批援軍至矣！不走何待。」霎時之間賊衆大潰，左山虎亦無心戀戰，策馬突出樹林疾馳而去。周生與憲英分途追殺，斃敵無數，左山虎經過林東破廟，不料廟中伏兵又鼓噪而出，賊酋怒不可遏，決心回馬拚一死戰，紅妝女子適時追來，左山虎怒目相向喝道：「難道妳眞的不怕死嘛？須知困獸而猶鬥也。」

憲英答稱：「吾善縛虎，何懼之有！」於是挺槍復戰，久久不分勝負，時已暮色

四合，左山虎見紅妝女子香汗淋漓，益增嬌艷，遽以鋼刀架住銀槍輕薄道：「好個女子，何苦逼人，致增嬌汗，徒累自己。」女亦嫣然一笑，左山虎驟然之間如墜五里霧中，正自陶醉之時，憲英抽槍轉身刺中賊酋左肋，左山虎大叫一聲墜下馬來，鄉勇蜂湧而上，把他繩綑押至女前，左山虎大吼道：「左山虎三十年驍勇過人，不意竟喪生於婦人女子之手，爲兄弟所恥笑！」憲英眼看天色已暗，懶得同他囉嗦，乃命令收兵回村，檢點鄉勇，尚缺幾人，最使她放心不下的是她的夫君也不見了踪影。

杜憲英惶急萬分，適一鄉勇狼狽負傷而歸，始悉周生追敵不捨，馬陷泥沼之中，遂被賊衆擄去，女聞言躍起，率二十騎馳往營救，靜夜悄悄，四野漆黑一片，何嘗有艮人踪影。萬般無奈，搜索枯腸，終於心生一計，急忙馳返，遽召左山虎登堂，親自爲其解去繩索，並敷以創藥，命左右具酒食，待如上賓，左山虎狐疑不定，杜憲英却狀至誠懇，頻頻敬請回營調養，擇期再決死戰。」多麼中聽的一段說辭，賊酋爲之感動不已。

左山虎估量自己此生作惡多端，這一回恐怕是要死定了，萬萬沒有想到峯廻路轉，竟柳暗花明又是一村，遂道：「夫人高義可感，從此絕不再犯貴村，以報大德。」

左山虎既歸，對於杜憲英頗爲感激，旋見周生縛於柱上，亦親爲釋縛，並稟明主酋使索書牘，且盛稱杜女高義，故而以此相報。過了幾天左山虎竟然一命嗚呼，賊衆憶左山虎之言，亦不再侵擾女村，但周生雖然保全了性命，却始終無法脫離羈絆，遲遲未見歸來。

檢討此次戰役，奇兵的運用最爲精彩，特別是虛懸旌旗，製造塵煙，使賊人誤以爲大批官兵援至，頓時嘩潰抱頭鼠竄，收效至大；而對左山虎饋以酒食時，已暗暗的摻入了慢性毒藥使其慢慢死去，俾有機會感恩戴德，以保全周生的性命，這些都是杜憲英的神機妙算，都一一的收到了預期的效果，然則儘管一切如意，而她的丈夫仍未脫險。

由於曾國藩所練的湘軍東征西討，胡林翼坐鎮江漢穩若磐石，加上太平天國內訌不已，如是數年，賊勢漸逞强弩之末，然而周生始終杳無音訊。

儘管杜憲英燒香拜佛，求神許願，依舊消息全無，此時杜母也已謝世，憲英與婢女春紅相依爲命，春紅面闊身長，饒有臂力，曾隨憲英習武藝，是一個緩急可恃的得力助手。

同治年間攻克金陵，洪楊之亂次第劃平，各地秩序逐漸恢復，憲英乃挈婢南下，一路密訪周生下落，由皖北至江南，巡廻偵訪，迄無消息。

一日泊舟江干，旁有一巨艇，有商販數人正在船頭歡飲，俄聞岸上有木魚聲，遙見一僧人趺坐盤膝，面目猙獰，口中宣佛號，而目光則眈眈虎視商艇，憲英語春紅道：「此僧必非善類，或爲歹人裝扮，以掩人耳目者亦未可知。」僧微覺轉睇女舟，臉上流露出一副艷羡之態，良久，乃起身以短杖肩衣鉢嘆息而去。

時值秋風蕭颯，濱江蘆葦白首搖曳中，又有兩三文士裝束的人物徐步而來，商人苦於沿江關卡之苛索，惟獨對讀書人十分禮遇，若能與幾位士人同行豈不大佳，眼前就有幾位，何不攀攀交情，於是拱手邀士人登舟品茗，互通姓氏籍貫，縱論上下古今，繼而約定同行，大家都認爲萍水相逢亦有天緣，同舟過渡更有夙因，互相之間十分熟絡，及士人等告辭登岸，憲英從艙牕窺之，見此數人雖然是衣冠楚楚，但眉目之間兇光四射，料想絕非善類，「莫非洪楊之餘孽乎？」憲英心裡想著，不由得慄然而驚。

及至衆商送客返舟，瞥見鄰舟之中隱約有一紅妝女子窺視，不禁大爲恐慌，疑其爲匪類伺機打探虛實也，有的則推斷或爲流娼耳！不管是那一種看法，對杜憲英都構成了莫大的汚辱，而且還夾雜著一些諸褻之語，杜憲英實在忍無可忍，遂厲聲道：「何方狂奴，膽敢窺人閨眷，轉瞬之間恐將人財俱喪矣！」

但見紅光一閃，杜女像是飛鴿般的一躍而出，身手矯健，相貌溫婉，婢女春紅則緊隨身後，怒目而視，衆商人爲之不寒而慄，憲英遂謂衆商道：「君等疑余爲盜乎？適才與君等寒暄及趺坐岸上擊木魚者乃眞盜也。君等空有耳目，但不辨青紅皂白耳！」

目睹此番光景，認定這一對主僕必非等閒之輩，乃紛紛跪了下來，請求賜予援手，杜女復謂：「兵戈甫靖，世路尚險，君等目光如豆，豈可挾資遠遊，不啻是以生命財產餌虎狼也。」衆商人唯唯受教，杜女乃答應竭力幫助。

秋天的黃昏來得特別快速，金烏西墜，轉瞬白露橫江，仰視繁星點點，下弦殘月却遲遲未出，一更過後，萬籟俱寂，衆商人散坐船頭，悄悄議論猶自疑信參半。俄而殘月一鈎，自東面山間徐徐升起，夜漸寒，風漸冷，衆商人正擬入艙就寢，忽見杜女渾身黑衣，手執寶劍，躍登商船，其婢女亦一身夜行裝束，拿著兩枚大鐵鎚隨後而至，遙聞遠處有呼嘯聲，女壓低了嗓門謂衆商人道：「强盜已至岸上，快速下艙靜卧，毋聲張也。」

衆商人大驚失色，急忙下艙閉門，滅燭屏息，在窄狹的船楊上瑟縮成一團。未幾三盜魚貫登上商船，前二人似爲白天所見之士人，第三人即爲趺坐岸上擊木魚宣佛號之僧人也；正欲以刀劈艙門，杜女由艙頂躍下以利劍遽刺僧喉，僧人頓時仆地不起；另外兩人見狀猛撲而來，杜女揮劍抵禦，但見白光一片上下翻飛，二人使出平生力氣亦無法接近女身；突有一鐵鎚由斜刺處直壓下來，其中一人躲避不及，中鎚墮落江中，另一人欲脫身，杜女一劍刺來，只聽哎喲一聲，亦與河伯爲伍矣！

前艙三盜俱殲，大批盜賊復由後艙躡足而上，春紅翻身躍登篷頂，左臂忽中一槍，於是擱下手中大鎚，拔出背上雙刀，躍入羣盜叢中，左砍右剁，連斃數盜，羣盜蜂湧而上圍攻春紅，部分盜賊業已繞向前艙，正與杜女纏鬥，主僕二人，各自陷入苦戰之中。待至杜女擊斃羣盜，婢女春紅已血流至腕，手染鮮血，滑膩不堪，握刀不穩，處於招架之勢，狀至危殆；杜女

適時飛身而至，劍光所至，擋者披靡，一時之間迅即扭轉劣勢，羣盜或死或傷，咸知無法抵擋，只聽一聲呼嘯，皆抱頭負痛分別竄逸而去。

頓時艙面復歸平靜，衆商人探頭而出，舉火四照，到處血迹斑斑，商人皆咋舌不已，杜女扶掖春紅返回鄰舟，敷藥裹創，坐以待旦。杜女慮盜再至，然夜寒江冷，明月流光，至曉安謐如恒。

次日杜女原擬解纜他往，無奈狂風大作而不得行，及午見上游有樓船十數艘，乘風鼓棹而來，船頭旗幟大書「王」字，偵知乃王姓總兵率小師巡弋沿江者，旋有軍士登商船查驗，見其船中載有貨物，却說是士人赴試，目的是想要逃漏稅捐，軍士却認為以不實之語誆人，定非善類，衆商人急辯解說：「吾輩手無寸鐵，且無縛雞之力，焉能為非作歹，昨宵遇盜，幸獲鄰舟女子援手，方才得以倖免。」

軍士復過女舟查驗，見舟中只有兩女子，疑而絮絮盤詰不休，由何處來？往何處去？意欲何為？作何營生？杜女不耐，大聲抗辯道：「不必多問，我即中州杜憲英也，曾手刃左山虎者。」

語音甫落，忽見一奇偉英武之官人躍過女舟，大呼道：「英娘何在？」杜女為之愕然，軍士們更是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其人又道：「英娘不識我乎？我是你的丈夫周雲麟啊！」

周雲麟與杜憲英伉儷情深，豈有相見不相識的道理，大概是人世滄桑，相隔數載，周生原先如玉樹臨風，此刻却軀幹壯偉，且飽經風霜，容貌亦殊異昔日之俊逸；更大的區別是杜女心中的白面郎君，如今站在面前的却是一位腮下有虯髯鬍鬚的中年官兵，雖然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仍然不敢貿然答應。

周生見女狐疑滿面，不覺啞然失笑，乃道：「卿不憶嵩山射虎往事耶？」杜女詰問：「弓矢金彈何在？」周生答：「已置之洛水犀腹中。」此乃新婚燕爾時之閨中隱語，外人焉能得知，周生故意拿來印證，以釋乃妻之疑慮耳。

問答既合，杜女已確認眼前的這位巡官，就是他夢寐尋訪的「寃家」，然而尚有許多疑點，復經一一加以詰問，始悉周生被擄後，託女之力而得以不死，後為賊人主酋掌理文案，久之漸得其信任，乃說服其棄暗投明，向官兵主帥王公投誠，王公愛周生之才識與膽量，且膝下猶虛，乃收為螟蛉之子，今從己姓，授官守備，積功至總兵，且已為記名提督矣。

至此，杜憲英長久的期待，千辛萬苦的到處尋訪，紛至沓來的委屈與坎坷，都一骨腦兒湧上心頭，旋即像潰堤缺岸似的一發不可收拾，淚眼滂沱的哭倒在艮人的懷裏，嗚嗚咽咽的說：「妾為君嚐盡艱險，幸得上天垂憐得以重逢，不知郎君亦念妾否？」

周生緊緊的摟住杜女道：「卿之情未嘗或忘，卿之德未敢少負，天日在上，實鑒我心。」於是互道別後相思之苦，衆商人及軍士聽說王總兵夫妻團圓，紛紛前來恭賀，衆商自願舉五百金為酬，杜女堅辭不受，衆商千恩萬謝而去，周生力邀杜女過樓船置酒歡會。

杜女道：「紅釵入軍，竊恐不便。」終未允其所請，一時之間叱咤風雲的總兵大員，反而不知道如何是好。繼而女委婉的向艮人進言道：「人貴知足，不可自溺，君昔被擄，豈尚期有今日耶！今若是知足，宦途險惡，勿樂此而不知返也。」

周生點頭稱是，女更稱：「妾當先行選擇偕隱之地，闢園數畝，靜待君歸，君但去了結公務，然後解甲歸田，勿再令妾朝夕懸望也。」

周生欣然應諾，柔情萬千的雙雙訂下後會之期，於是分別解纜而去。數月後周生料理公事完畢，解官回鄉，夫妻二人在嵩山之麓，建廬舍三椽，桑竹掩映，蔬圃參差，一對有情人讀書灌園以為樂，其婢亦經由周生介紹適某千總，爾後曾助夫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勞。

花開花落，月圓月缺，周生與杜女倚窗對吟，挑燈看劍，不啻是神仙眷屬，遐邇咸嘖嘖稱羨不已，為中州一帶留下一段佳話。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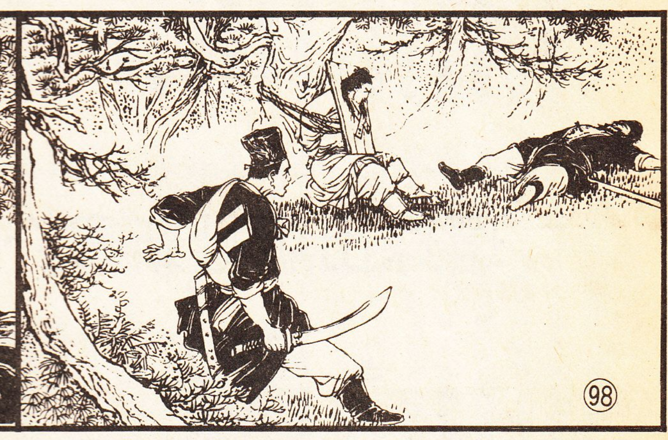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九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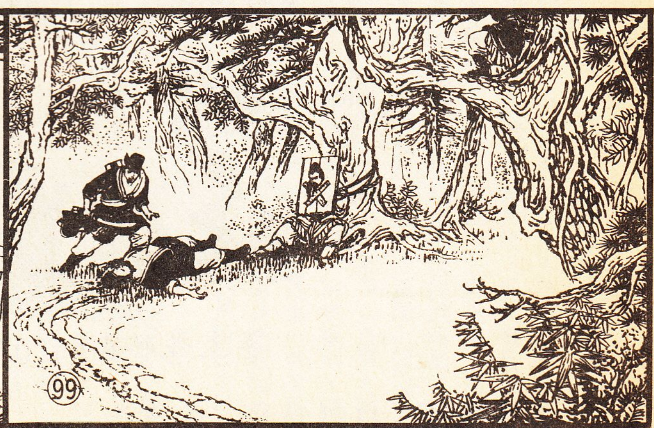
大名府（三）



97　說時遲，那時快，薛霸棍未落下，却撲通一聲倒在地上死了。



98　董超在林子外面，聽得裡面撲通一聲，他以爲盧俊義已死，就走入林子，却見薛霸仰面倒在地上，吃了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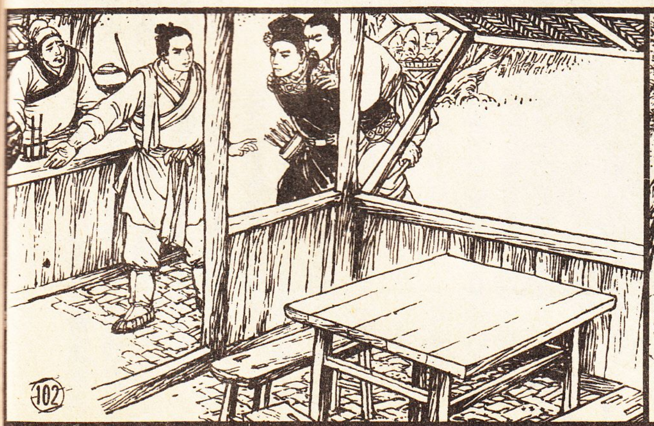
99　再走近前去一看，只見薛霸口裡出血，心窩部份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杆。董超正要叫喊，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人，彎弓一箭射來。



100 這一箭正中董超咽喉。



101 射箭的人是燕青。爲了保護盧俊義，他從大名府一路暗暗跟隨而來。燕青射死了兩個公差，就把盧俊義身上繩索割斷，把枷鎖劈碎。



102 燕青自從被李固趕出後，一個月來，吃不飽穿不暖，體力衰退；這時背了盧俊義，走了十來里路，已經筋疲力盡了，就找一家村店暫歇。



106 燕青一路走去，遇見兩人對面走來。燕青見這兩人都帶有行李，想到自己身無分文，如何走得到梁山，就想奪取這兩人的行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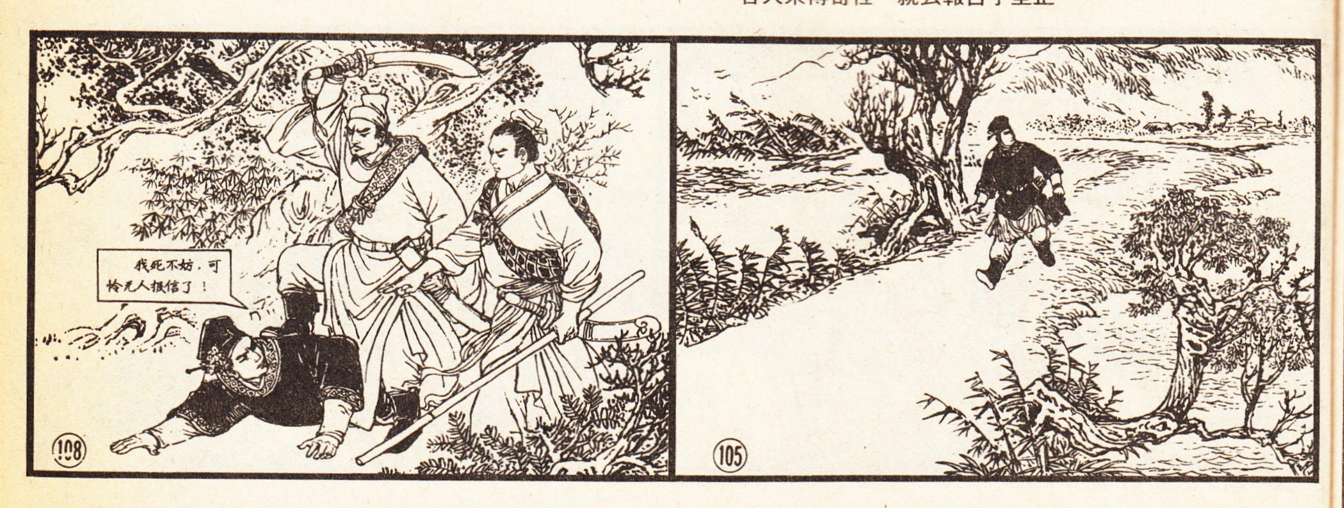
103 燕青見盧俊義無菜下飯，想到村外去打幾隻鳥來做菜。



107 燕青一拳打倒了後面的一個，正想再打前面一個時，却被那人橫掃一棍，打中了左腿。



104 燕青打了幾隻鳥，正要回村，忽見村裡湧出一批公役人等，中間一輛車上縛着盧俊義。原來林中之事，已被官府發覺，正在捉拿兇手逃犯。店主人見兩個客人來得奇怪，就去報告了里正。



108 後面那個漢子，也從地上跳了起來，踏住燕青背脊，舉刀要殺燕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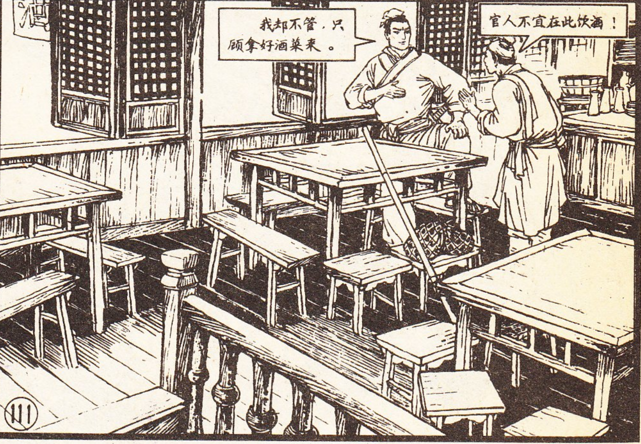
105 燕青自思寡不敵衆，只有去投奔梁山，請梁山好漢來救盧俊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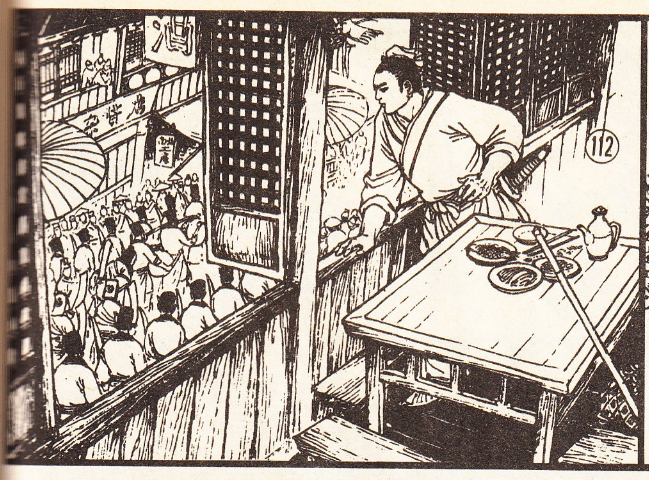
109 那兩個漢子是梁山好漢石秀和楊雄。他兩人正爲盧俊義之事，奉宋江之命，去大名府探望；聽得燕靑說無人報信，就問燕靑報什麼信。燕靑向他們說明情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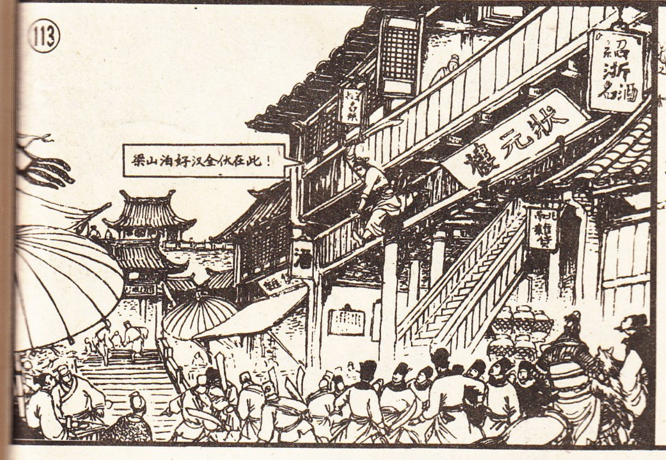
110 楊雄伴燕靑回山，石秀便一人到大名府去探聽消息。



111 石秀進了大名府城，來到十字街口一座酒樓，只見冷淸淸的沒有客人。石秀問是何原因，酒保說今日樓下十字街口要殺人，所以這等冷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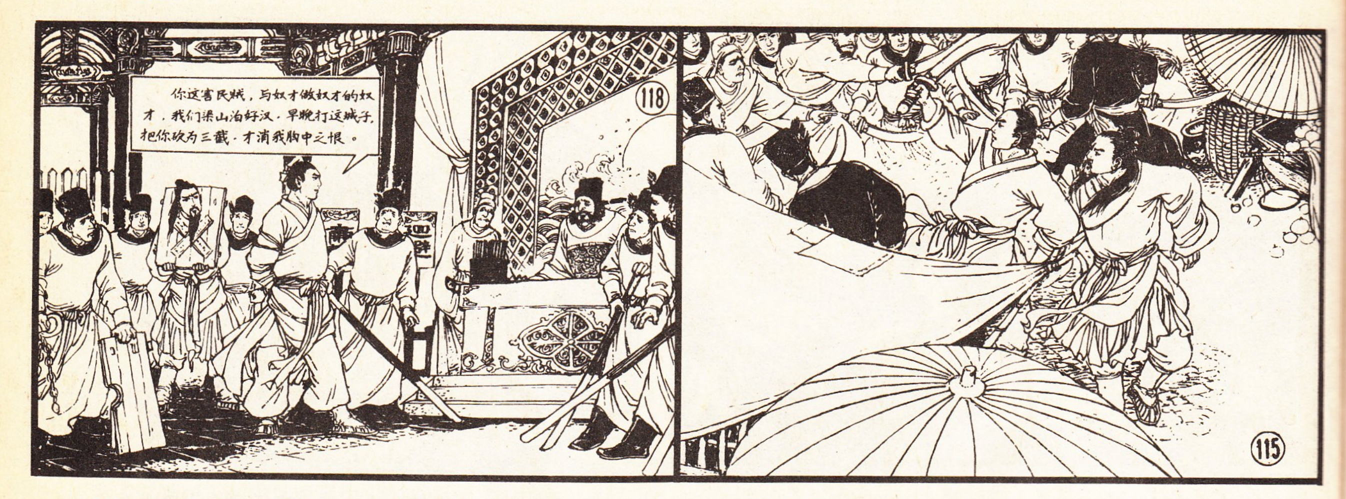
112 不多時只聽得街上人聲吵嚷，鑼鼓喧天。石秀朝樓窗外看時，只見一羣公役人等及十數個劊子手，擁着盧俊義來到街口。



113 快到午時三刻，將要行刑，石秀再也顧不得什麼，拔出腰刀，大聲叫喊，拼命跳下樓去。眞不愧他“拚命三郎”的綽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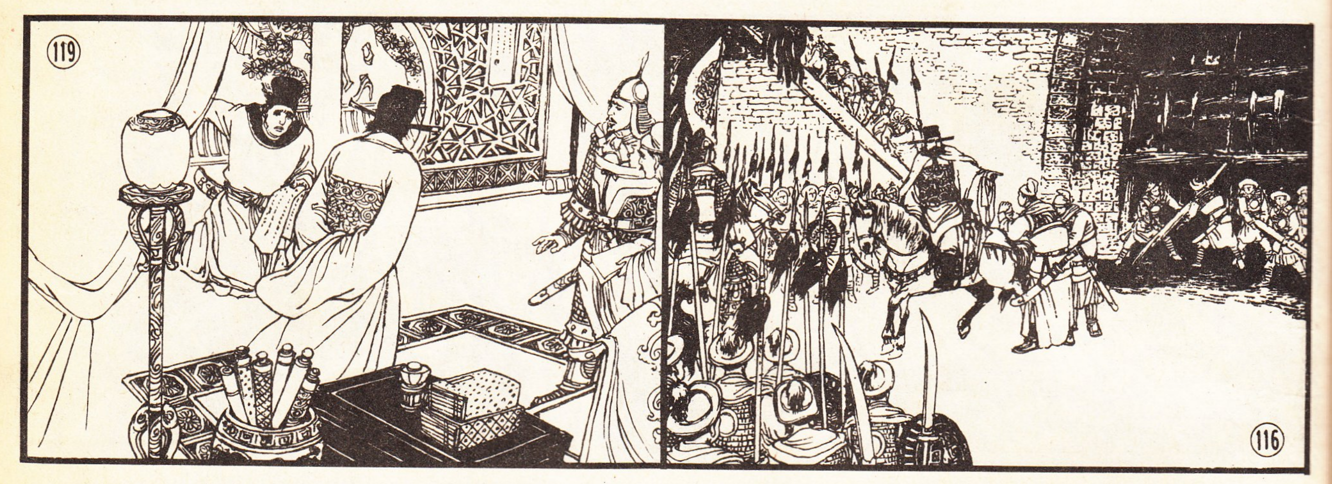


114 蔡福、蔡慶兄弟今日充當劊子手，正思無法搭救盧俊義，忽聽得有人叫喊，趁衆人慌亂之時，把盧俊義身上的繩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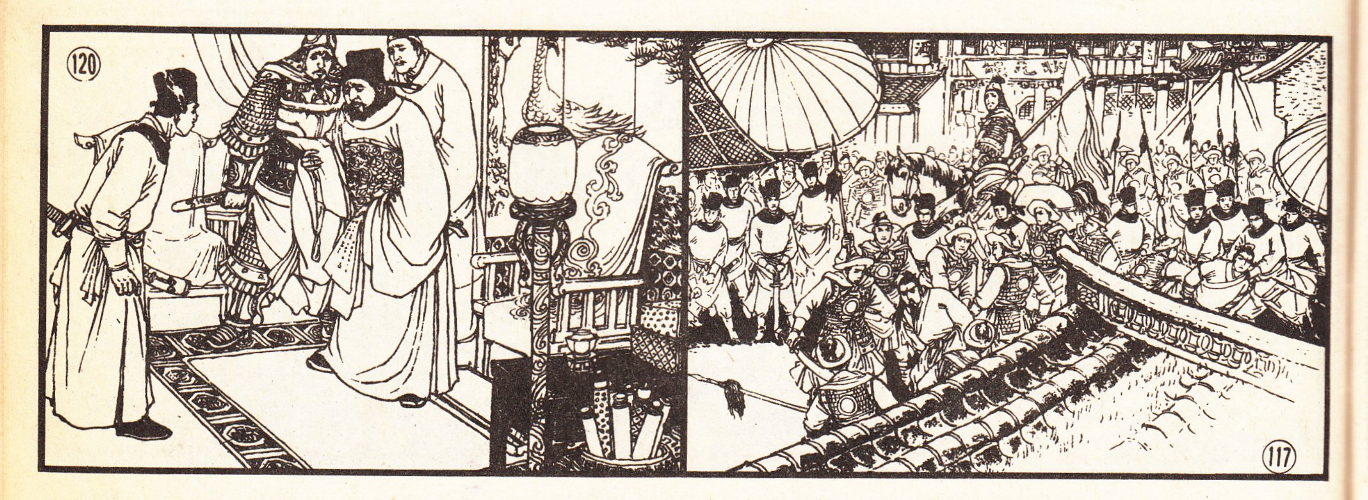
118 石秀在廳上大罵梁中書。廳上衆人都嚇呆了。梁中書想了半刻，叫人取來大枷，把盧俊義和石秀上了枷，押到死囚牢裡去。

115 石秀一隻手揮刀作戰，一隻手拖住盧俊義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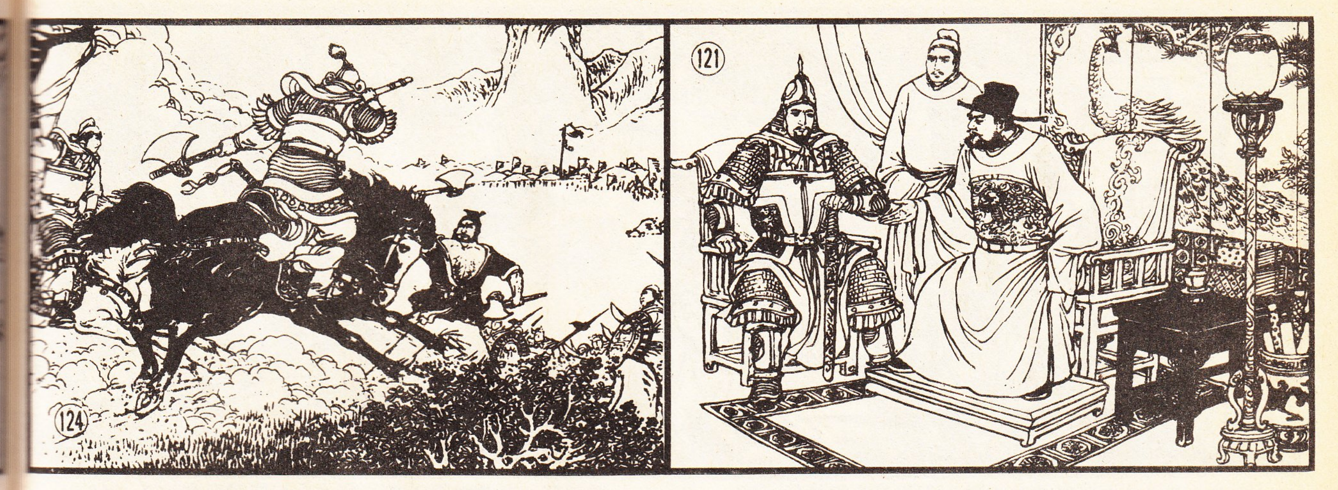
119 梁中書叫人清點城中軍馬，不一刻清點完畢，被石秀殺了七八十個，傷的還不算。梁中書正在煩惱，忽見有人來報：城裡城外出現了很多沒頭告示。

116 梁中書聽得梁山來人劫了法場，急忙令人閉了城門，點了軍馬，來捉石秀、盧俊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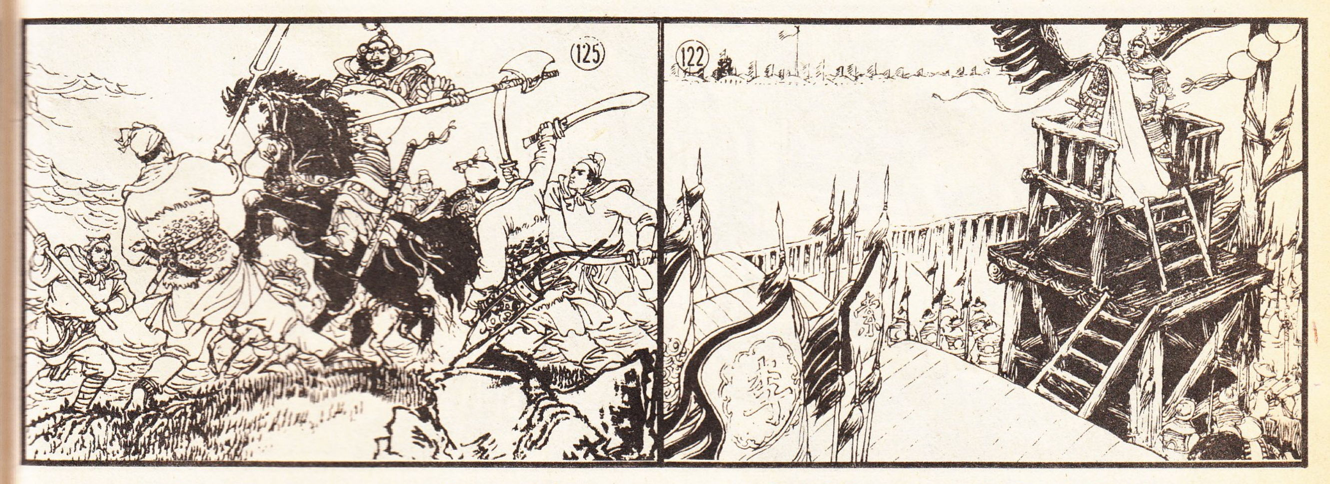
120 原來吳用、柴進已混進大名府，得知石秀劫法場被擒之事，就想了一計，寫了很多沒頭告示，威嚇梁中書，不准他殺害盧俊義和石秀。梁中書看了，嚇得心驚肉跳。

117 石秀認不得城內道路，盧俊義在慌忙中也沒有主意，二人亂闖亂撞，還是被官兵拿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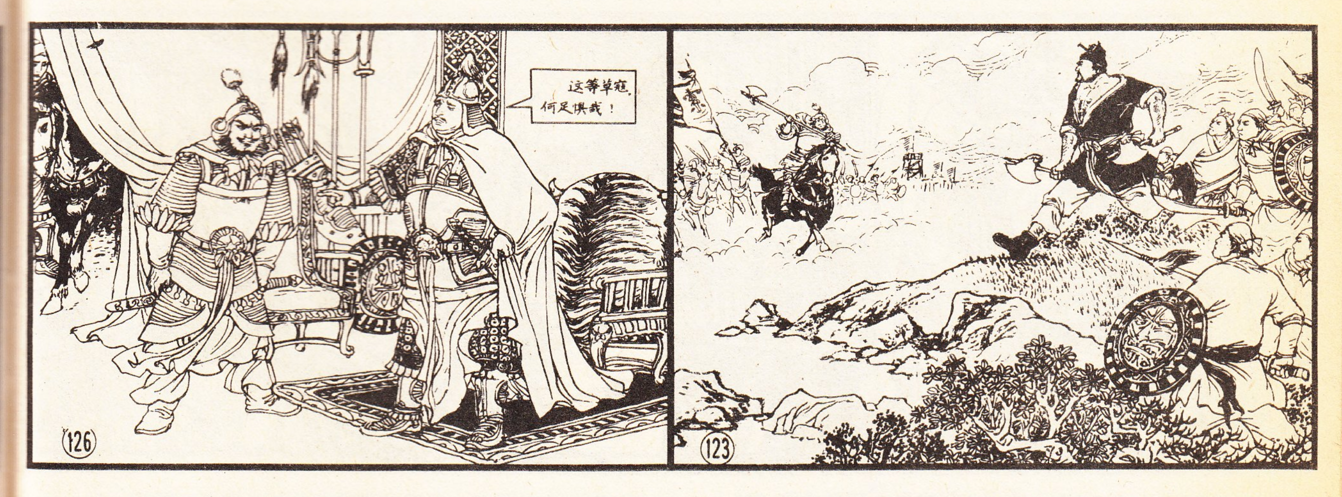
124 索超帶領馬隊衝殺過來！李逵有些抵擋不住。

121 他和王太守商量，決定派人到京城去求蔡京發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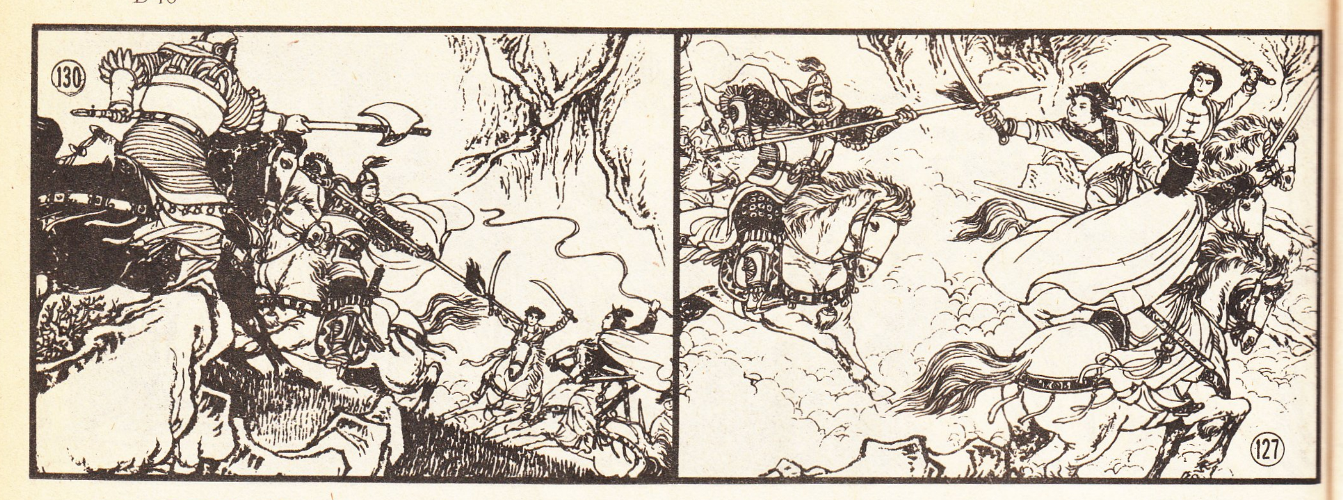
125 李逵和眾兵丁四散奔走，索超追過山坡，被解珍、解寶、孔明、孔亮四位好漢攔住厮殺。

122 梁中書派人去京城未回，梁山人馬已到城外。梁中書喚大名府兵馬都監聞達、李成來商議後，決定由聞達鎮守府城，由李成和先鋒索超，到離城二十五里處下寨迎敵。



126 索超見有埋伏，不敢戀戰，打了幾個回合，回身便走，到了營中，被李成訓斥一頓。

123 梁山人馬駐紮在離城四十里處。第二天，李成、索超領人馬前來討戰，李逵第一個出陣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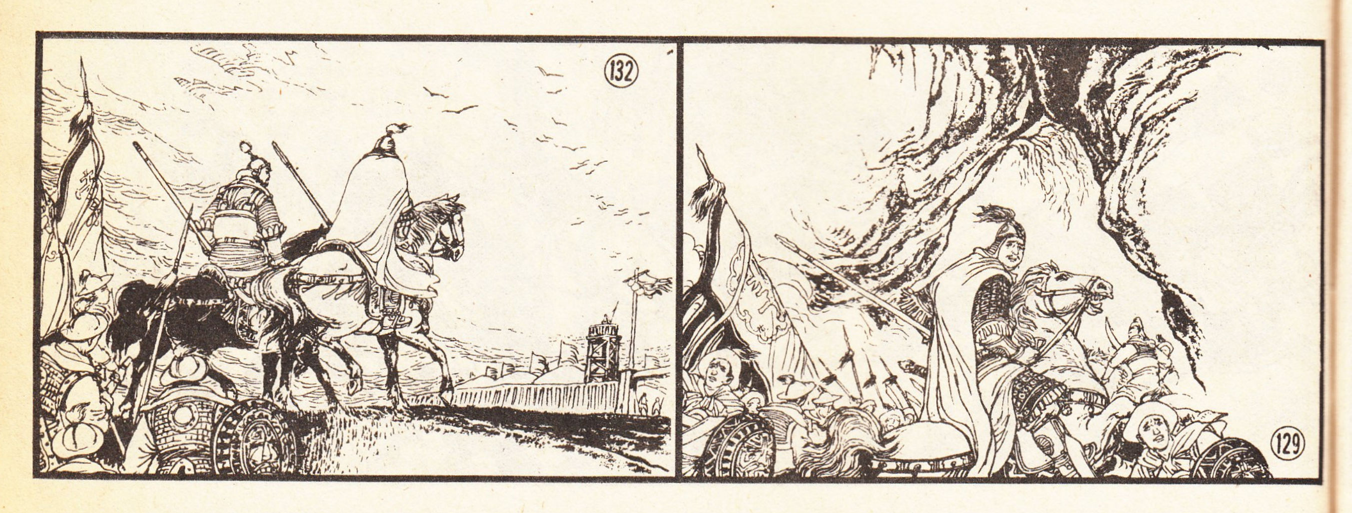
127 李成親自出馬，梁山三女將扈三娘、顧大嫂和孫二娘前來迎戰。

130 索超看到李成被困，拼命衝殺，前來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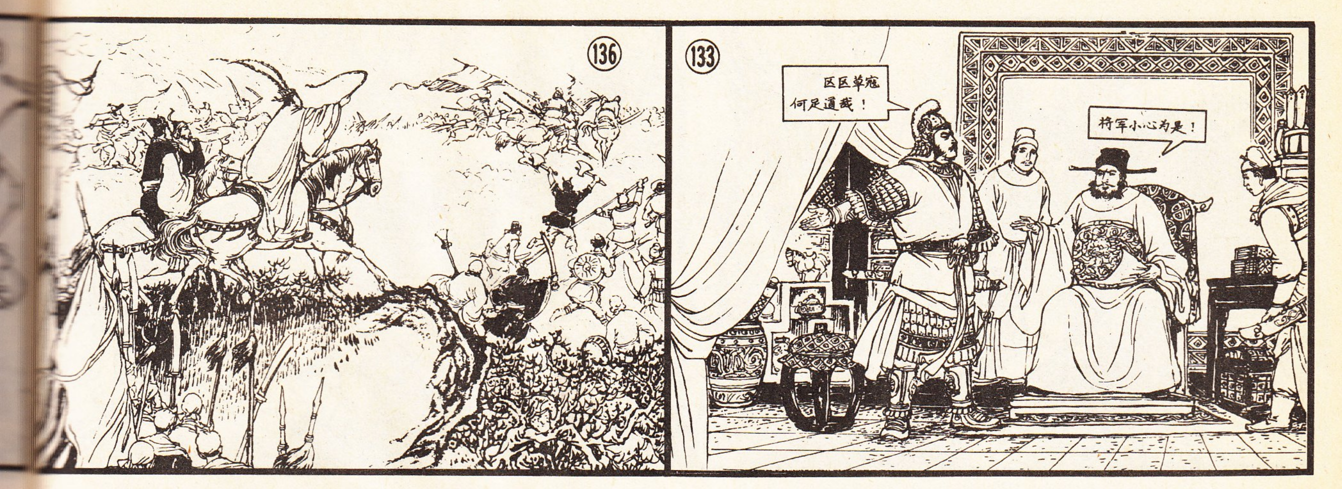
128 打了幾個回合，三女將退入山谷。李成不知是計，拼命趕來。

131 索超與李成衝開人馬，奪路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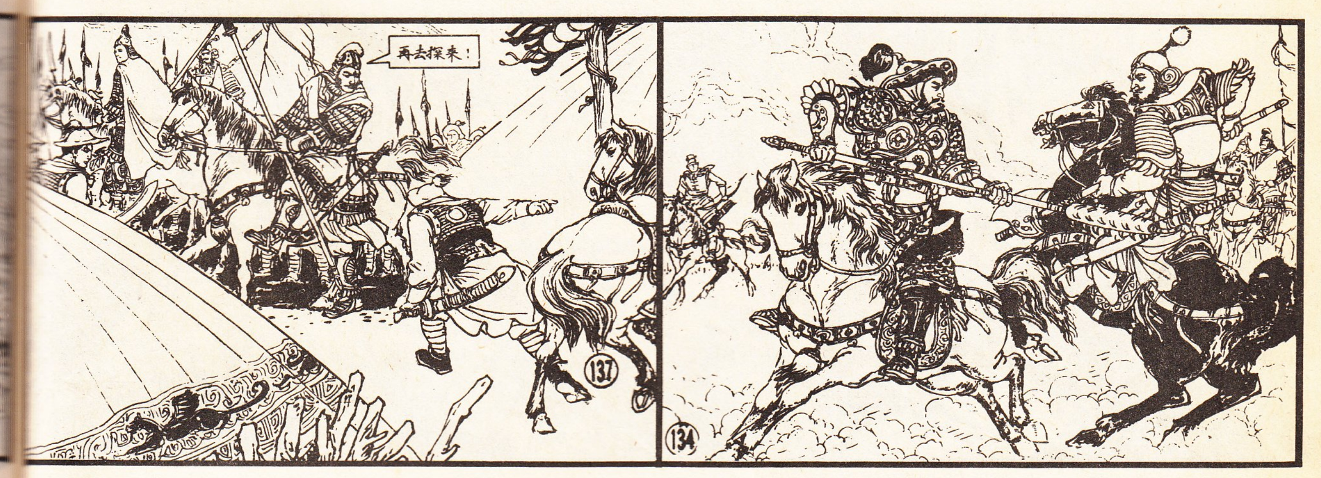
129 山凹裡伏兵齊出。三員女將撥轉馬頭又掩殺過來，李成被殺得進退不得。

132 李成、索超逃到半路，又被李逵衝殺一陣；等到逃回營寨，軍馬已傷亡大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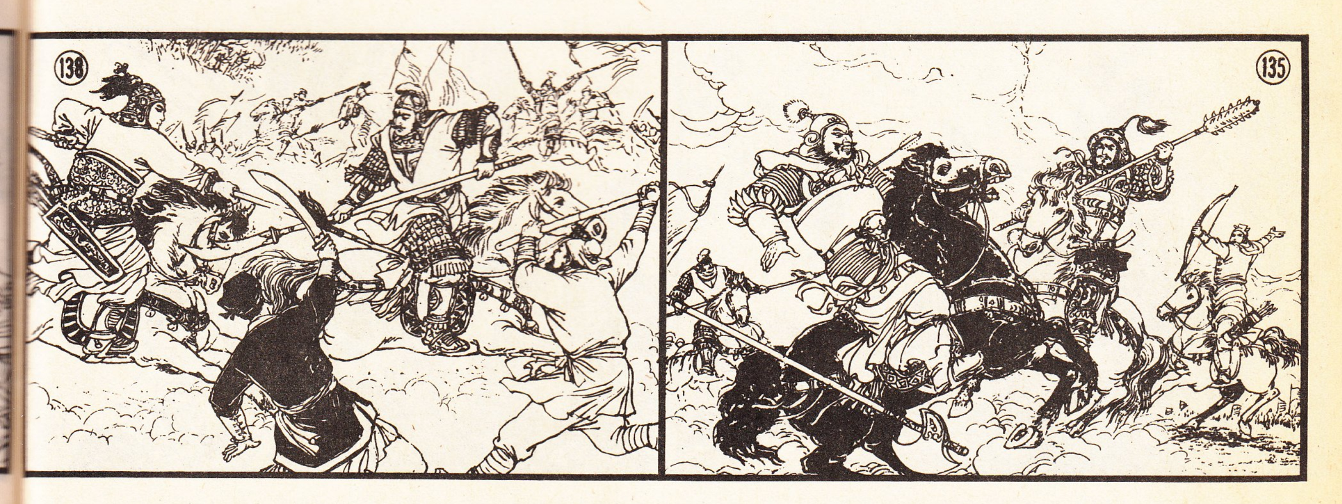
136 宋江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捲殺過去。聞達軍馬抵敵不過，大敗而逃。

133 李成把出兵不利的消息上報梁中書，梁中書派聞達前去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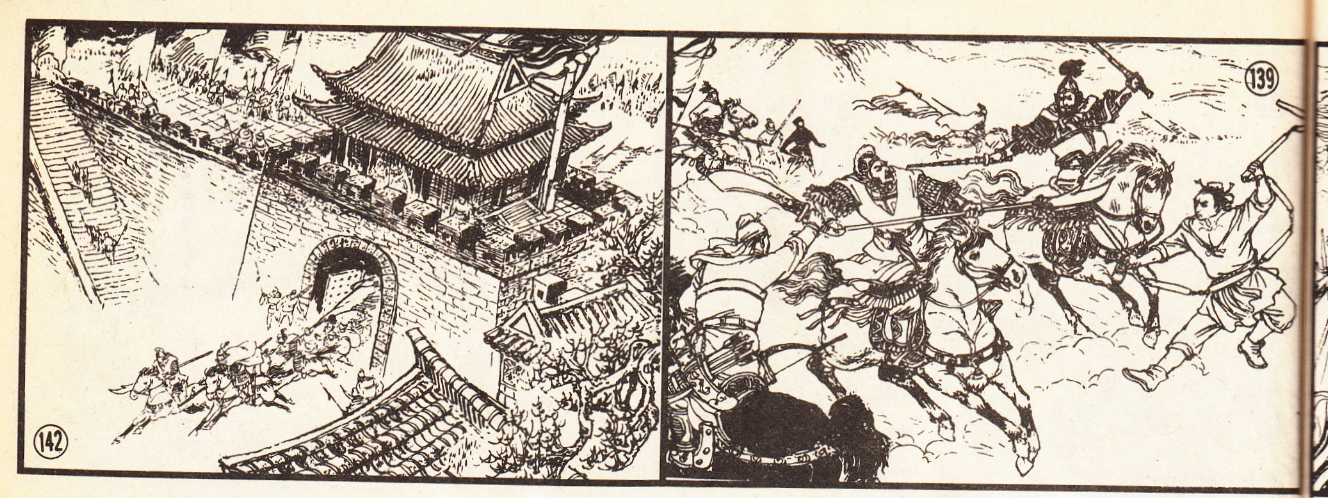
137 聞達敗回寨中，計點軍馬，三停去了一停，喘息未定，只聽軍校來報東邊山上火起。

134 第二天，聞達同李成、索超到宋江寨前挑戰，宋江軍中衝出一將，乃霹靂火秦明。秦明和急先鋒索超是兩個急性子人，鬥了二十餘回合，不分勝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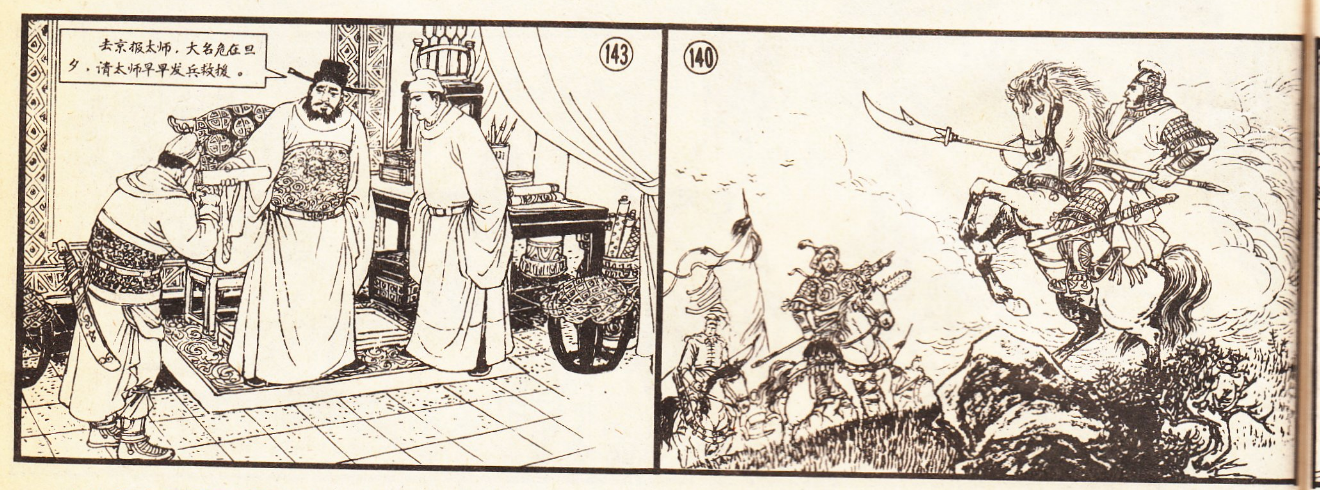
138 聞達急引人馬奔來接戰，被花榮、楊春、陳達攔住厮殺。

135 梁山好漢韓滔飛馬上前，一箭射中索超左臂。



142 聞達、李成、索超帶領殘兵敗卒，逃進大名府城中。

139 聞達往西面走，又被呼延灼、歐鵬、燕順攔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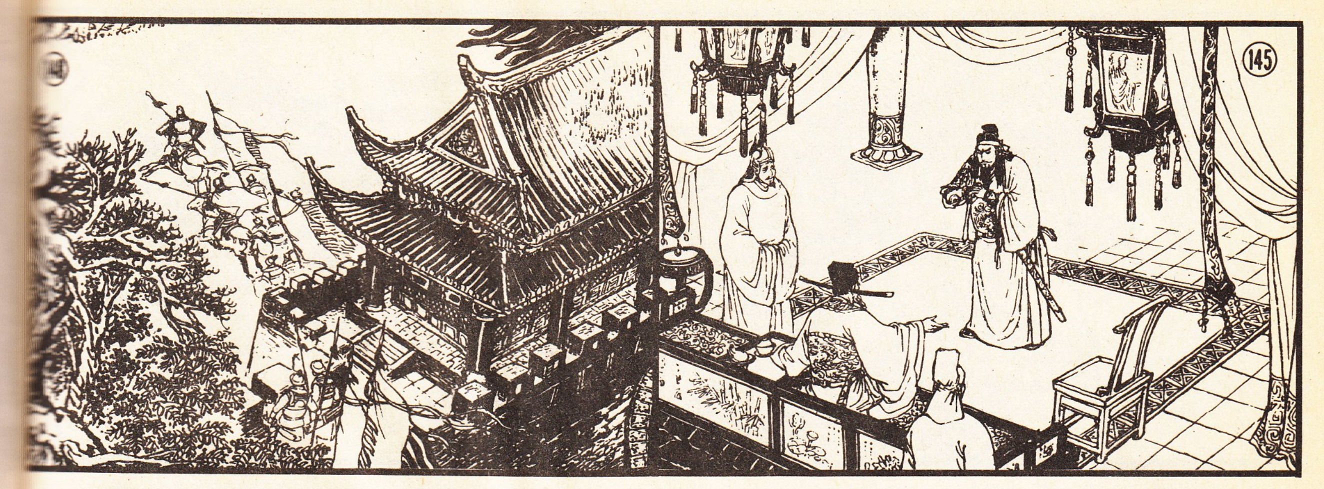
143 梁中書只得加緊守城，又派人去東京討救兵。

140 聞達正想回寨，只見退路已被秦明、韓滔、彭玘切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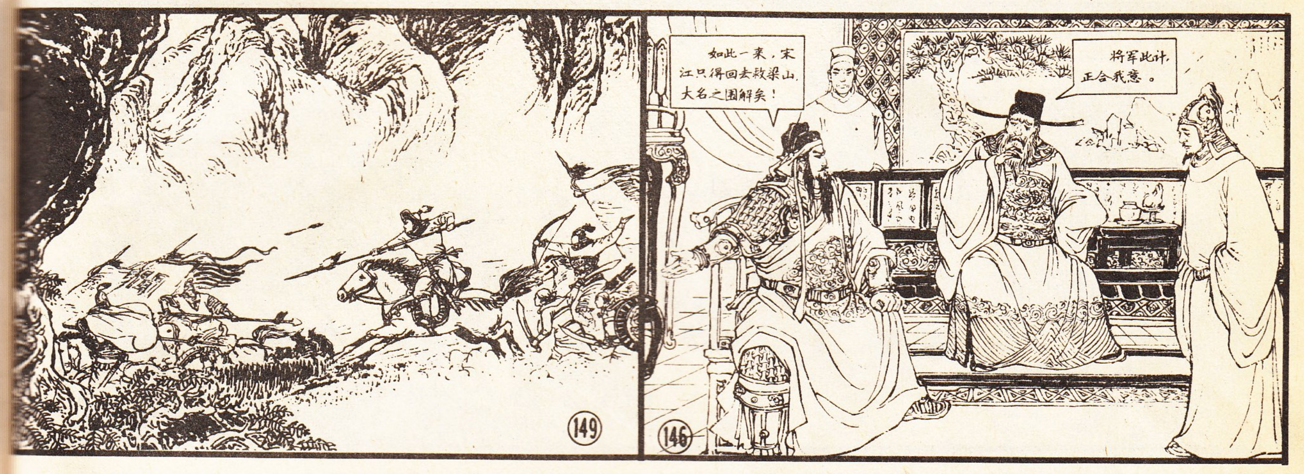
144 蔡京接到梁中書告急文書，召集手下文武官員商議。宣贊舉荐關勝領兵前往。

141 李成、索超拼命衝殺，救出聞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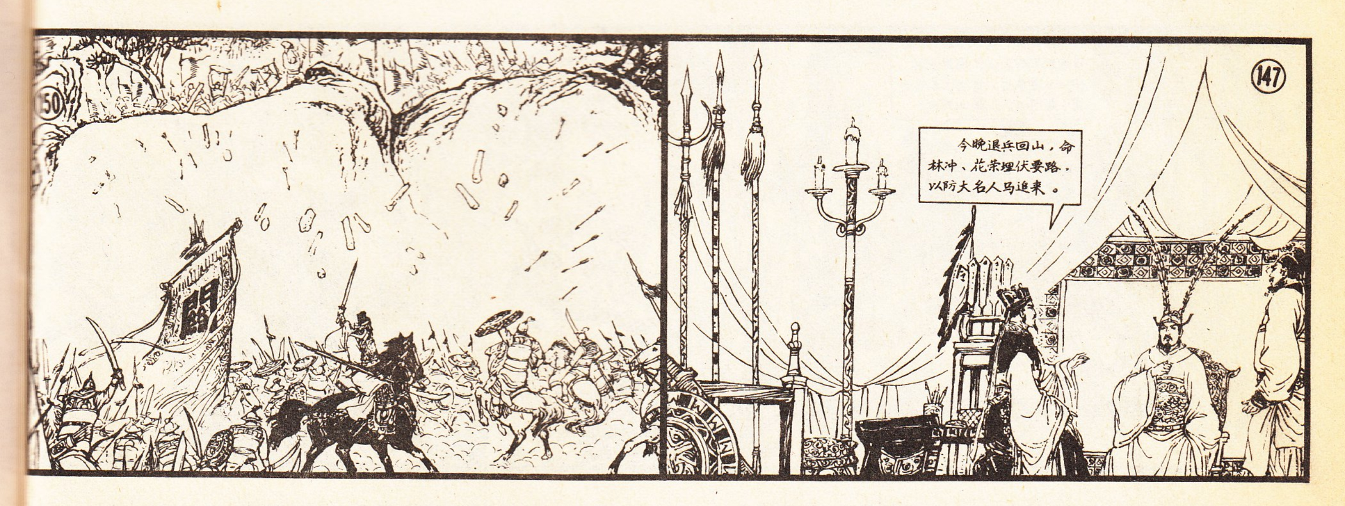
148 聞達、李成見宋江退兵，想是東京救兵已到，就帶領人馬出城追殺。

145 蔡京一心想利用關勝，以解大名之圍，就派宣贊領了文書，帶了禮物到蒲東去請關勝。關勝到了東京太師府，蔡京一見大喜，命關勝爲領兵指揮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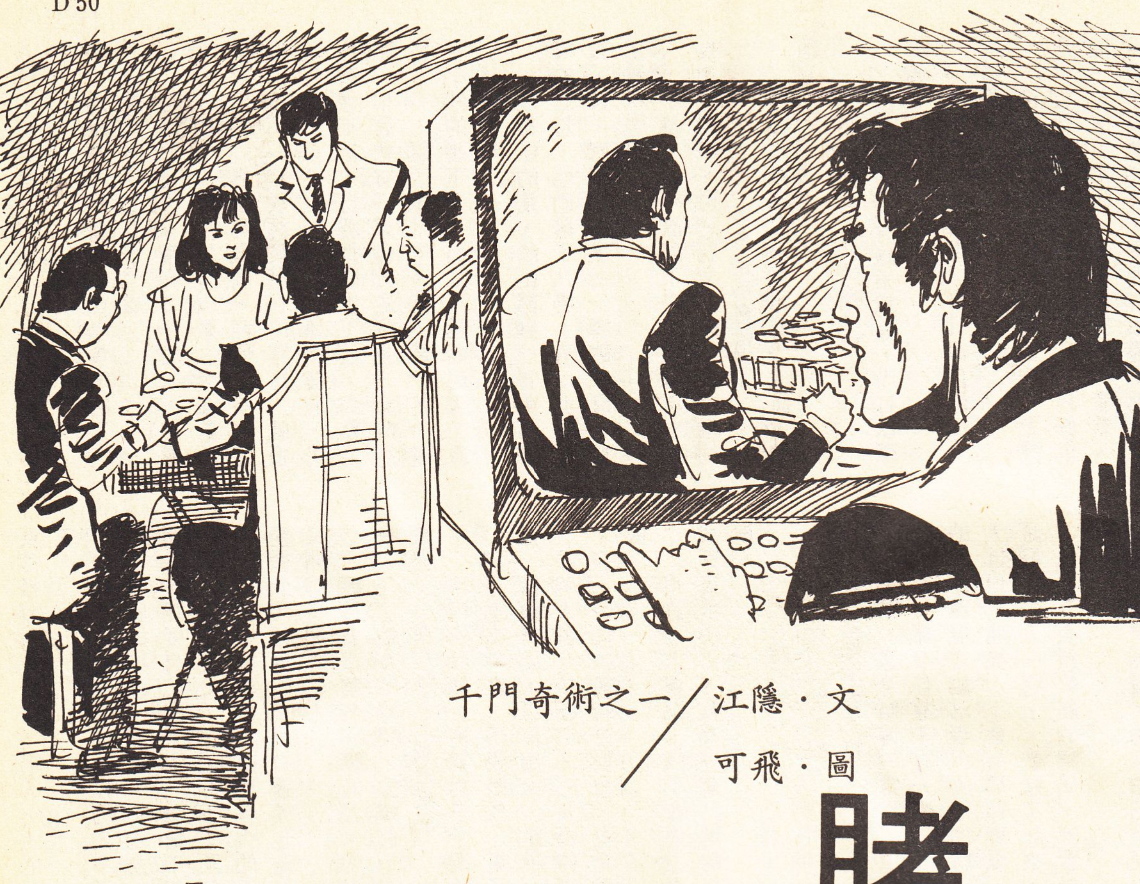
149 追到山谷險地，林冲、花榮伏兵齊出，把聞達、李成殺得大敗。

146 關勝獻計先去打梁山，使宋江軍馬首尾不能相顧。蔡京就派關勝、宣贊、郝思文三人領兵一萬五千前去作戰。



150 却說宋江人馬還未回到梁山泊時，關勝已在攻打山寨了。因山寨防守得緊，一時攻不上去。(待續)

147 宋江見大名城門緊閉，防守甚嚴，一時攻打不下，正在焦急，忽聽戴宗來報關勝領兵攻打梁山，就同吳用商量退兵。



賭

千門奇術之一／江隱・文

可飛・圖

賭場千術　無奇不有

•開場白•

久賭神仙輸。

常贏必出術。

沒有人能憑仗着智慧、運氣在賭場中常勝，即是絕對公平的賭博，賭博者勝算的機率也很微小，何況，無賭不詐，賭必有千。

在賭場中混的，只有兩種人可以贏錢！

一是擺賭台抽頭的人。

二是能出術玩假的老千。

中國有一句俗語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知府，是帝王專治時代一種中區域行政官員名稱，集民政司法權於一身，玩玩文字遊戲，就能筆下超生，所以，一任下來，聚集的財富，足夠一生花用不盡。

家有一台賭，勝過作知府。

看過上面兩句話，你大概已經瞭解到，你輸的錢到那裏去了，以抽頭百分之三計算，一百萬元出入三十五次，就全爲賭台吸收，算算看，你如常賭，你有多少贏錢的機會？

如果，你碰上老千，那就只好輸光所有，傾家蕩產了。

千門手法包羅極廣，除了賭、騙爲主之外，還有訛詐、套吃、養殺、釣魚、放鴿子等，但目下社會以「賭」爲害最廣，三仟年來的千門弟子，大多數依賭爲生，所以筆者認爲「賭」爲千門中的第一術。

我不是千門中人，但却在賭國混跡征戰了數十年，自認爲麻將、梭哈，都有着相當的水準，但却輸光了億萬家產，也賭得妻離子散。因爲，不管你有多好的牌技，也賭不過千術。

本篇記述，一部份是親身經歷，一部份是耳聞所得，對千門中所有的規矩、名詞，可能有很多錯失，這裏請諸君包涵，千門中高手指正了。

＊　＊　＊

壹：人類中潛在的「賭」性。

大部份的人，都隱藏着强烈的賭性，如經誘發，很難扼止，除了具有超强理智的人能拒絕「賭」的誘惑外，一般人很難有控制「賭」性的能力，因爲，「賭」有四大特色。

「賭」，有强烈的刺激性，能使人神經振奮，意志集中，暫時忘去了一切憂傷、煩惱，這種暫時集中意志的能力，也能使人忘去疲勞。

所以，有人能賭上三天三夜不下桌子，這是任何努力工作的人少有的紀錄，但愛賭的人，却是常見不鮮。

「賭」，有强烈的投機性，可以不勞而獲，坐在冷暖適度的房間中，享受着烟茶的供應，擧手之間，就有大把的鈔票進賬。

「賭」有着勝算可期的機率，而且，立刻就可以兌現，會使人自我陶醉其間。

「賭」有着自我發揮智慧的自由，吃牌摸牌，加注棄權，完全由自己決定，滿足了人的支配慾。

以上四大特色，就是「賭」的誘惑，

人性中的弱點、慾望，全在它的吸引力中。

太笨的人不會賭，絕高智慧的人，可以控制賭性，拒絕去「賭」。

可惜的是，上智和下愚的人，在廣大的人羣中，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的人都自覺以爲智商很高，判斷力不會比別人差，一旦被誘發潛在的賭性，就很難罷手，勇往直前，就是連戰皆北，仍然沉迷不悟，自認爲賭運不佳，非戰之罪，相信總有一天會大走賭運，反敗爲勝，有人賭了幾十年，輸了幾十年，還要不停的賭下去，而且，越賭越大，直至一無所有。

最奇怪的是，賭徒都有一個很難理解的思想，他們輸了九場，可以很快忘去，却一直記憶着贏過一場的威風，期望着威風再現。

不錯，你一直賭下去，定會再有贏幾次的威風，但一對九，或一贏三輸的比率，賭下去，再多錢都會輸光。

賭徒也創出了一些自慰的成語，像是：

「不怕輸的苦，只怕斷了賭。」

「金賭銀換，有賭未爲輸，還可以贏回來。」

這眞是飲鴆止渴，自己騙自己了，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但輸錢太多，畢竟是痛苦的，尤其是早有計劃支配的錢，輸了它，只好借債，無債可借時，就出售擁有的產業，但賣了產業的錢，眞的會去還債嗎？大部份又拿去撈本了，很不幸的又輸了，就這樣變賣了所有，毀了一生的前途事業。

我看到一個賭徒，輸的太多了，引起了家庭的風波，太太下堂求去，這位賭徒，很愛自己的太太，發誓不再去賭，拿了一把菜刀，一刀割下了兩個手指頭，以示戒賭決心，這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做到，結果呢？傷口還是包着紗布，又開始參加賭局了。

因爲有這麼多好賭的人，所以，才有人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練習千術，也費盡了心血在賭具上製造暗記。

現代的科技，更幫助了千術的發展，利用隱密電眼，透視眼鏡，電子通訊器，構通牌局，指揮出術，跟進，自然，兩個人聯合抬轎子，三人合作吃一個，多人合作挾殺特定對象，更是司空見慣了。

也許有人會說，我不會遇上老千，我賭得很小心，我遵守着打牌的三大原則。

一、人頭不對不打。

二、地方不對不打。

三、鈔票不對不打。

不錯，這是賭博的常識，但一般愛賭的人，都不會遵守的，那是需要很好的賭博環境才能培養出固定的牌友來，大部份的賭徒，不會有那種環境，結果是好賭的人一遇上，就賭了起來。何況，只要有金錢輸贏的牌局，就會有人出千。

戒賭很困難，賭又怕遇上老千，這該怎麼辦呢？

你實在戒不了賭，那就只好計劃賭局，盡量避開可能遇上老千的地方，節制賭注，小玩玩，以慰賭癮，每個月劃出一定的賭資，輸完了，就忍幾天，等下個月再來。

「賭」的花樣繁多，兩個人在一起，可以用象棋、圍棋作賭具，伸手比指頭、剪刀、石頭布，只要輸贏有一定的代價，包括划拳賭酒、劃大頭搶白吃、猜謎、對對聯，都是賭的範圍，不過，這些賭，賭的有書卷氣，賭的文雅，所以，大家都不以賭視之，如果，把這些賭法訂下高昂的金錢目標，那就競爭激烈了，如日本圍棋的名人賽、十傑賽、本因坊賽，贏的人，不但有名，也有厚利，所以，具有圍棋天才的人，就專注於這方面的研究，投入了畢生的精力。

＊　＊　＊

貳：世界上有多少人參加過賭博？

據美國一項調查，美國人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參加過賭博，咱們中國人沒有人作過統計調查，但以中國人賭具的繁多，賭史的悠久，相信不會低於美國人。

這項調查，包括了公開發行的彩券在內，如美國的樂透券，英國、香港的馬票，六合彩，台灣的愛國獎券，這些由政府或特定團體監督發行的大量彩券，第一獎金額奇高，誘發了人潛藏的賭性，但買彩券的代價很低，中頭獎的機率，只有數十萬份之一，雖有賭的成份，但沒有人抱很大的期望，不過是碰碰運氣吧了，除了絕無僅有的特例之外，沒有人會因大量購買彩券，而傾家蕩產的。所以，對彩券，我倒有個人的一點看法，每一年，製造幾十個小富翁，對社會是一種點綴，也給了幾百萬個人想當小富翁的希望，雖然希望只有幾十萬分之一，但總是一個希望，以台灣社會的繁榮，已不需用愛國獎券的財源，作爲政府財政的挹注，何不提高派獎的比率，到百分之七十或八十，多製造幾個台灣小富翁出來，至於獎券號碼引起大家樂的賭風，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民間的賭性已被誘發，廢止了愛國獎券也一樣無法遏止，賭大家樂的辦法還有很多，沒有愛國獎券，說不定會引發出更可怕的花樣出來，也會留給香港馬票、外國彩券大量入侵台灣的空檔。大家樂造成社會問題，必須以社會的手段解決。本篇以說「賭博」千術爲主，題外話就此打住。

三十年來，流行於台灣的賭博，以麻將、梭哈、牌九、骰子爲主，其中尤以麻將的賭友最多。我們就先從麻將說起吧！

＊　＊　＊

叁：麻將。

麻將是中國的國賭，現在正攻城掠地，向外侵略，新加坡、香港、中華民族的人佔了絕大多數，麻將流行不在話下，日本、美國，亦正在擴大流行，東京、大阪，處處可見麻將館，雀戰之聲不絕於耳，台灣呢？雖然沒有打麻將的公開場所，但最少的估計，每日也在十五萬桌以上，假日、週末，更以數倍算

之，一桌四個人，算算看有多少人在打牌？這裏培養了不少新進的麻將賭徒，也養了不少以賭爲生的老千。

一、理想的麻將牌局。

最理想的牌局，就是至親好友，同學同事，彼此交往很久，有着很深刻的瞭解，週末假日中，作八圈小聚，八圈不盡興，至多十六圈，不可再延，而且，不能抽頭，大家輪流作東，吃飯的時候，彼此的妻子，都能參加，今天吃的是張太太的拿手好菜，下週品嚐李太太的烹飪技術，這才能眞正達到家庭娛樂的目標，賭起來，也不以輸贏爲意，只求發揮智慧，競賽牌技，但這樣的麻將環境，是無法長期維持的，環境會改變，朋友會搬家，主要的是你的賭性日增，這種不重輸贏的小賭，對你已不夠刺激。

也許，大家都有了這種感覺，但友誼深厚，誰也不好提出改變賭注的意見，那就各謀出路吧？

第二種比較理想的牌局是，固定的麻將搭子，固定的賭注，當然彼此的身份、財力，也都能配合，以賭會友，勝的下次作東請客，別認爲贏家請客是小事，內涵了非爲賭博的友情。

就算你擁有以上兩種良好的麻將環境，但你連輸了多局之後，也會心火上升，可能會要求加大賭注，或者插花、空飄，這一來就打破了固定的賭注，賭博、賭薄，好朋友會因打牌打薄了感情，甚至反臉成仇，不再來往。

要記住，賭是玩火，愈賭愈大，一千、五千元一底的麻將，都是兩百、三百元一底打上去的。

* * *

二、踏出賭徒的第一步，跨入了「職業賭場」之門。

如果，你沒有上述理想的麻將環境，又喜作方城之戲，或是朋友之間的小玩玩，已經沒有辦法滿足你賭的刺激，那就很容易跨入職業賭場之門，踏上了賭徒的第一步。

職業賭場的特色是大門常開，隨時可以去賭，隨時有人奉陪，對一向好賭的人來說，眞是方便得很。

這種賭場，大體上可分兩種。

第一種是家庭式的小型賭場，梭哈只限一桌，麻將最多兩桌，環境很雅緻，供應的伙食也很精美，你是常客，或是殷實的商戶，還可以幫你週轉賭資，利息不高，甚至不收利息，使你有着賓至如歸的感覺。

這裏參與牌局的人，似乎都有相當的身份，至於身份的眞假，你就無法深究了，在目前的社會上，弄個董事長、總經理的身份，不是很困難的事情，至少表面上看去，他們都衣冠楚楚，談吐也頗有水準。

他們可能和你一樣是剛剛踏入職業賭場的人，正在向賭海沉淪，也可能是賭中老手，打了幾十年梭哈、麻將的賭油子，賭法精湛，深明自保之道，更可能是身懷賭技的老千，不可不愼。

別小看這種小型職業賭場，擁有的賭徒却很複雜，五百元一底的小麻將，有人陪你，五千、一萬元一底的豪賭，他們照樣能約到陪你的人，他們有時會和老千勾結，擇肥而噬，一場豪賭殺下來，贏你幾百萬，是常有的事。(以台幣計算)

第二種是大型職業化的賭場，麻將可以開上三五桌，梭哈也隨時可以成局，人數湊夠，立刻加枱，賭徒品流十分複雜，只要身上有錢，誰都可以入局，四個打麻將的人，年齡可以相差四十歲，兩個五六十歲的老先生，可以和兩個妙齡少女同桌，由穿着皮拖鞋、口裏嚼着檳榔的大漢，也有剛下班猶帶着三分酒意的紅牌酒女，彼此不用相識，頭家也不會介紹，紅男綠女，上桌就賭，大家都是衝着主持賭場的頭家算賬，沒有人問你的姓名來歷，身份職業，桌面上賭的是頭家發的籌碼，賭輸了可以開出一個月的期票，贏了兌孥現金走路。

輸了期票，贏的現金，看起來似是很不錯，但誰能贏錢呢？因爲錢都被擺賭枱的頭家抽走了，不信請看看你付了多少頭錢。

我們以現下的台式麻將計算，三百元一底，一百元一台(即一翻)每一冲(四圈)發籌碼台幣二萬元，因爲賭場的麻將，牌友可以插花一底三百元，空飄一底三百，不能拒收，所以，發二萬元的籌碼，不算很多，發籌碼時，頭家先扣下八百元，四家計算，就等於三仟二百元，平均九十分鐘打一冲，算你打得很有節制吧！每次只打八個小時，打了五冲牌，是四仟元，你一個人就奉獻了四仟元，四個人加起來，就是一萬六仟元了。

你每一個月到賭場去打十次麻將，就奉現給頭家四萬元，一年加起來呢？

另一種抽頭的計算方法是，自摸抽一百元，一冲抽四次，五冲抽頭二仟元，每人平均負担伍百元，不過，在這種打麻將的場所，你只能吃碗牛肉麵，抽抽長壽烟，三十元一兩的茶葉，泡了一大壺，放在旁邊，要喝自己倒，天熱時，可能房間裏冷氣不足，只好加個電扇吹吹吧，說不上享受，只能說過過賭癮了，這些賭場，可稱它爲自助餐式的賭場。

但別小看這種自助餐式的賭場，一天有十冲麻將，頭家一個月也抽了十餘萬元，因爲它門戶開放，照樣會有老千上門千賭。

以上頭家抽佣，只是一個賭徒的基本奉獻，不計算你的輸贏，因爲輸贏沒有限制。如果同一桌四位牌友，都有很强的賭性，就算是最小的三百元一底計算，對插對飄，可以使賭底升高五倍，三五一千五元，這一場麻將打下來，輸個三四萬元，是很平常的事了。

招待親切，洋煙洋酒之外又有水果點心的麻將賭場，絕少打三百元一底的小牌，都是一仟、三仟、伍仟元一底的牌局，當然也有一萬二萬元底的豪賭，再加上對插對飄，一舖牌就是一兩萬的輸贏，當然頭家抽佣的比例也上升了三至十倍，打一年麻將，你可能奉獻給擺賭頭家伍百萬至一千萬元的頭錢，就算

你是個小富翁吧！算算這個賬，會不會有點心痛？

如果你再碰上了老千，輸的錢就更可觀了。三五千萬的小富豪，如是不知道節制，不到一年，就可能變成窮光蛋了，和江隱現在一樣，妻離子散，老境悲愴，孤燈獨坐，數着口袋裡的銅板，明天買幾包生力麵吃。下面，我們就來談談，老千的等級和千術。

＊　＊　＊

三、盜亦有道的超級老千。

在中國大陸上，以麻將千賭著名的是長江幫，他們拜師學藝，立有重誓。其中最重要的兩條戒律是，不殺窮人，不聚財富。他們至少要花上五到十年的時間，在名師指點下，苦練出千手法，能夠藝成出師，已具有千術的絕技，他們的手法，已到了不需要下手幫助，不需要道具輔助的境界，單人匹馬，憑著快捷的手法，偷牌換牌，無往不利，他們是麻將中的賭王，絕對沒有辦法防止，他們能控制全局，隨心所欲的取到任何想要的牌，他們苦練的換牌手法，已經神乎其技，不但自己可以掌握勝負，也能控制其他三個牌友的輸贏，調整牌局的氣氛，唯一使他們露出原形的，是現在的錄影技術，錄影的功能，能錄下任何快速、微小的動作，再慢慢的放出來查看，所以，他們已無法出現在有錄影設備的公開賭場，但一般人打麻將，總不能也用錄影機錄下來吧？

也許，你不相信我的話，但你看過魔術吧？明知道它是假的，但在幾百幾千名觀衆的全神貫注之下，仍無法瞧出他的破綻，那就是技術，天份加上苦練的手法，使他們能在賭場上縱橫自如，操縱全局。

幸好，這種超級麻將老千不多，江湖心法一口訣，你不懂千術的竅訣，很難憑仗一個人的聰明，就練出那種出神入化的賭技，必得名師指點，下番苦功，才能有所成就。

也幸好這種超級老千，大都具有盜亦有道的傳統精神，他們不會趕盡殺絕，也有濟助他人的胸襟，他們不會和人合作，一向是單打獨鬥，所以，也不需要太多的財富。他們只取所需，而且，常常會阻止次級老千的貪得無厭。只可惜，這類眞正的千門高人，時下已很難見到了。

長江幫的老千，大部份活躍長江水道的客輪上，因爲，那個時代，能坐客輪奔走各地的人，都是作大生意的人，明白點說，也就是輸得起錢的人。

就江隱所知，台灣只有兩位出身長江幫的千門高手，一男一女，二十年前，他們都已是花甲老人，那位老婦人，好像住在吳興街一帶，和她打過十幾年麻將的人，都不知道她是位千門高人，反都覺着她和靄可親，她恪遵千門規戒，取不逾份，不讓人感受到傷害，我知道她的身份，是出於一種無意的巧合，當然，我如果不是一個好賭的賭徒，永遠也不會遇上這種巧合了。如果她還活着，應該八十幾歲了，這件事，我會在本書麻將小記中，再仔細的談談。

＊　＊　＊

四：貪得無厭的次級老千。

最可怕的就是這種次級老千了。他們以賭爲生，聯手成羣，作弊的手法不是很精，但熟能生巧，也能瞞得過一般人的耳目，再加上現代的電子儀器幫助，每戰必贏，亦非難事，他們心目中沒有道義，而且出千大胆，就算被看出毛病，也是死不認賬，反而惡言相向，行事心狠手辣，釣到凱子，會聯合同伴，輪流吃你，或是兩人合作，或是三人聯手，必欲搾骨洗髓，整到你傾家蕩產爲止。

如果你是賭場老將，保持着冷靜的觀察力，不難發覺他們的千賭手法。但如你跟他們理論，他們大都有黑社會爲他撐腰，你未必就能討得公道，最好的辦法是借故罷賭，免得輸了錢，又傷身體。

我稱他們爲次級老千，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千門弟子那些盜亦有道的品德。當然，次級老千中，也有手法較高的千術，據說台南有一家舞廳的一位女大班，就有打二十張麻將的技術，那是一流千術的手法了。但她却爲某一黑社會集團控制，千來的財富，自己所得有限。

沒有千門品德的次級老千，應謂之爲麻將賭場的鯊魚，千賭時吞肉吃骨，點滴不留，而且佈局設陷，六親不認。

可悲的是，目下台灣，最多這類次級老千。

＊　＊　＊

五：不是老千的老千。

這種人不是老千，他不會偷牌換牌，也不會聯合牌友、抬人的轎子，但麻將打的太久了，有着相當敏銳的觀察力和記憶力，手脚很快，會在切牌上弄點手脚，每一次切牌他都會選幾張重要的牌，如三萬、七索等，叠在一起，切在一定的地方，他不會控制骰子，不一定由他抓到這些牌，但他心中明白什麼人抓去了三個七索，兩個三萬，這在他出牌時，有着較佳的選擇，減少了很多放冲的機會，也增加了不少胡牌的機率。

有一項電腦計算的胡牌平均值，打麻將的人，能知道八張牌以上的位置時，可增加百分之五以上的胡牌機率。

也許，他來不及選八張牌，但別忘了，他選的牌大都是三、七張，在打麻將的牌局中，是最有價值的牌。

如果，他今天的手風很差，這些切牌的作用，可幫助他少輸一些，要是他今天手風很順，這些切牌，就發揮了驚人的作用，常能一連三四莊，造成大贏。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你手中有三個三筒或三個七索，一、二筒和八、九索，出現的機率就增加了很多，你可以放棄五、八萬的牌張，改胡八、九索。如是打了五手牌(即每人都出了五張)還不見一、二筒和八、九索出現，這些牌不是成對對死，就是有了暗坎，就要設法調整手中的牌局了。

你如有五年以上的打麻將經歷，牌搭子有很多位，你就會有一種感覺，常

在一起打麻將的牌友中，有一兩位朋友麻將打得特別好，平均十場要贏六、七場，而且是大贏小輸，而你又相信自己的智慧和判斷能力，絕不在那兩位朋友之下，卻輸多贏少，只好自己解嘲，歸諸牌運不佳。

需知麻將賭局的要求，應該是絕對公平的，玩弄任何一點手法，都會影響公平的競賽，造成了機率不平的勝負。

切幾張牌，不算大事，三五鋪牌，也看不出它的重要性，但如打上五沖(二十圈)它的影响就非同小可了，不能輕視它。

＊　＊　＊

六：麻將出千術

如果你很不幸，遇上了超級老千，那就只好認命，除非你能在打麻將時派出兩組錄影機和四位工作人員，作防弊錄影，一般的非公開賭場似是不大可能，那就沒有辦法防止了，因爲他們偷牌換牌的手法，已出神入化，你明明知道他是老千，也找不着一點破綻，他不用道具，也不用別人配合，全是眞本領、硬功夫。

不過，賭徒仍可以放心，現在碰不上這種人了，長江幫的麻將千術，現在已經失傳了。就江隱所知，來台灣的一男一女兩大高手，都未收門徒，他們在拜師之前，立過重誓，不趕盡殺絕，不聚財富，賭牌出千，也會適可而止，只贏一點生活費用，你如眞能遇上這樣的千門高手，老實說那是運氣，有他們在場，次級老千不能出術，有他們控制場面，你不會輸得太多。

江隱有幸，交了一位在大陸曾任重要軍職的杜先生，在他安排之下，我們會見了那位千門高人李先生，(恕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那時，他已年過花甲，但精神仍很好，手指仍然很靈活，在我們同行三個人懇求之下，他陪我們打了八圈麻將，爲了証明他不需要認識牌，八圈牌，換了兩副麻將，一副杜先生由大陸帶來的竹背牛角牌，一副是台灣製造的化學牌，那眞是畢生難忘的經歷，每人摸過六張牌後，李先生把門前的牌，向桌子上一扣，不再看牌，我們三個人那個在等胡，他能立即說出來，有一鋪牌，他指明上家是五、八萬等胡，他然後說，他要胡坎五萬，上家明明是五、八萬可以攔胡，可是沒有用，他一伸手，就摸到坎五萬，那當然不是原來的牌，三個人六隻眼睛瞪着看，看不出他用的什麼方法把五萬摸到，這樣的技術，你怎麼個打法。八圈打完，他贏了我們每人一百元台幣，然後語重心長的告誡了我們幾句話，他說，賭會誤事，吸毒、賭牌，爲人生兩大害，毒、賭同音，最好戒了，實在不能戒，也要和至親好友小玩玩，抗戰時他和一位將軍打牌，那位將軍打了二十圈麻將，輸了一個師的薪餉。眞是發人深省，同行的一位朋友，立刻戒賭，專注於事業發展，如今已是擁資億萬的富豪，另一位是新聞界的名人，現在美國，雖然沒有完全戒了麻將，但卻能遵從李先生的告戒，只和好朋友們打打小牌。唯獨江隱冥頑不靈，未能戒賭，輸去億萬財產，落得個老境淒涼，如今想來，眞是悔恨千萬。

那時，李先生住在還很荒涼的景美，兩間瓦舍，自炊自食，生活簡樸，以他千術的精湛，致富應該很容易，但他不肯放手取財，也許因此才保全了他百年之身，眞正的千門弟子，確有可敬之處。

現在，兩位眞正的千門高人，縱然活在世上，也已八九十歲了，手硬眼花，難再出千，好賭麻將的朋友們，恐已無緣再見他們了。

(1)最基本的千術「抬轎子」。

「抬轎子」是很簡單的千術，就是兩個人聯合作戰，打過三年麻將的牌友，都知道這件事，但知道歸知道，防止被人抬卻不容易。他們可能是老搭檔了，但卻裝作不認識，也可能從未見過面，但一上桌子，卻能用一種千門中特定的手勢取得連繫，你不在行，就無法瞧得出來，他們用動作交換意見，在場上的牌友，是否可以痛宰？或是適可而止，如何分賬？誰作贏家、誰作輸家，都已經有了決定。

這種千術，簡單易學，不一定是千門中人才用，兩個有些麻將水準的人，一樣可以溝通，商量一些手勢含意，同樣可以出千，只不過，出自學過千術的人，手法更爲老練，手勢動作更爲細緻，不容易看出破綻。

就江隱所知，這一行中的千門老手，有五種以上的傳訊方法，經常改換施用，你就是很用心看，也未必能夠領悟，他們的牌技，已比一般人高明，再加上兩人呼應出牌，你想想，是不是已經勝算在握了。

十六張麻將，有出一翻胡錢，可以看三家牌的規矩，旨在防止出千，這種防止抬轎子的千法，本有很大的作用，但你必須有絕對犧牲的精神才行，摸完牌就出錢看牌，如若要等到你摸成牌局再去看牌，人家已出過了千張，早在等胡了。

關於抬轎子的方法，也有很多的變化，傳統上說，都以放在賭桌上的左手五指，伸、屈代表筒、索、萬、中、風，再以左手和右手按在豎立的牌上，報出需要的張子，例如右手點在第三張牌上，要三萬、三索，左手點在第一隻牌上，要東風一筒，這只是一個概說，你可以舉一反三，這些叫牌的方法，可以變化運用，也可以用先商量好一套叫牌方法取代，如抽煙要索子，喝茶要筒子、側身要萬子，個中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全在兩人預定的默契上了。

說來很簡單，但你如不留心觀察，仍然很難看出自己被人抬了。

(2)踩地雷

這和抬轎子一樣，必需要兩人合作，用脚或腿，在賭桌下面傳訊要牌，例如用脚踢上家三下腿，表示要三萬，在脚面上點三下，要三索，用膝蓋頂三下，要三筒等，這只是一個觀念說明，雙方如經約定，脚腿的運用，自然可以多方變化，概括而言以牌桌下面，脚、腿擦碰的方法，傳訊溝通取得需要的牌，

都可歸入「踩地雷」。

(3)「二仙傳道」和「懷中取珠」。

用這種方法，必需要帶一張和賭枱上顏色、大小、完全相同的牌，藏在口袋裏，也可以放在坐椅上用腿或臀部壓住，以你取用方便爲主，如果你的合夥人報出了他需要一張五索，就能等三、六、九筒胡牌，而你手中有三個五索。想摸到那張絕五索，機會當然十分渺茫，你又坐在他的下家或對面，無法攻他吃牌，就要用二仙傳道的手法了，先取出備用的牌，握在手中，俟機換下一張五索，注意的是換牌時，要配合得很好，否則多了一張、或少了一張，很容易被牌友瞧出來，那時，被抓住，就証據明確，賴也賴不掉了。

把換下的五索，放在袜子裏挾着送給對方，當然，你已經練成了用脚趾挾着送到對方手中的本領，那就更方便了，不可忘記的是，對方胡了牌，借洗牌機會，立刻把備用的牌取下來，放回原處，準備下次再用。

「懷中取珠」的方法，比起「二仙傳道」更簡單了，那就是你自己取出的牌自己用，一般來說，這些牌都是三、七張，一副成牌，只有五俱，如果你能換上兩張需要的牌，想想看，增加了多大的胡牌機率，需要注意的是切牌時，要記住牌的位置，別要人家七萬開了暗槓，你換了上了個七萬胡牌，那就露出馬脚了，高手打牌，能夠換四張需要的牌，碰上了這樣「懷中取珠」的高手，你那裏還有胡牌的機會。

(4)「槓上挖寶」與「火中取栗」。

所謂「槓上挖寶」，明白點說就是偷張換牌，偸牌的位置，當然門前槓上的牌最爲方便，把不要的牌，排在左手邊位上，借着整牌的機會，換掉槓上的一張牌或是一墩牌(兩張)牌，自己切的牌，早就知道那是兩張什麼牌了，技術好的人，可以換下四張牌。

如果槓上不在自己的門前，換牌就有些麻煩了。但你可以補花吧！技術純熟的人，可以借補花時換牌，但卻不一定換到的就是你想要的牌，但閒張換閒張，就算沒有用，你也不致於吃虧吧？但一般來說，「槓上挖寶」的手法，大都在門前槓上出千。

好賭的朋友們，你想想看，你打十六張，他打十八張或是二十張，換的牌，又都是他需要的邊張和中坎，這局麻將，如何打得下去，你想不輸錢，那眞是要牌神保佑了。

「火中取栗」在麻將千術中是比較困難的手法，而且，也都以自己門前的切牌爲主。譬如你切了一隻三萬，手中的牌局又非要那張三萬不可，計算應該你下家摸，錯過了這張三萬，手中的牌就失去了吃胡的機會，那就只好冒險一次「火中取栗」吧！

先把一張閑牌，握在右手，摸牌時同時拏了兩張，很快的把手中一張閑牌，補上三萬的缺位。

如果，同桌的賭友，都是君子(也是凱子)打牌時低着頭，只在盤算自己手中的牌局，上那張牌，才可以等胡，你再多換一張牌，也不困難，如果有一個頭腦清楚的牌友，自己要的牌，早已記在心中，兩道眼光却盯住在賭桌上看，這就比較麻煩了，所以，「火中取栗」的換牌手法，危險性比較大，很可能被人抓到，常用的方法是出手摸牌時弧度大一些，藉衣袖遮住人的視線，只要換牌的手法快，補上了缺位，就算他心中有些懷疑，却沒有抓到証據，注意的是這種手法，只宜取得重要的邊坎張，不宜自摸胡牌，因爲引起牌友懷疑的念頭，幾秒鐘後才會消失，你既然沒有胡牌，也就事過境遷了。

(5)「海底撈月」和「粉飾太平」。

你需要一張坎八萬，才能等胡，而且等的是三、六、九索，放眼一看，海底(賭枱中間放牌的地方俗稱海底)已經有了三張八萬，七、九萬又是險張、放冲的機會很大，那就想辦法由海底偸一張八萬回來，這就叫「海底撈月」。

注意的是用來偸換八萬的牌，最好是海底已經有的牌，不會引人注意，如果來不及換牌，那就乾脆把多張閑牌收起來。當然，偸八萬的手法要快，借着整牌的機會偸回來。

這種手法，不宜開始就用，要等到牌局尾聲，賭友的精神不繼的時候施展，你胡的三、六、九筒，沒有人會注意到海底牌少了一張八萬。

「粉飾太平」在千術中是下下手法，但却非常的有效，例如你五五六筒，等吃四、七筒，或是碰五筒，就能等胡，偏偏就是等不到，只好「粉飾太平」了，製造一個四筒吧？辦法是把五筒中間的一個小圓，用白粉瀰起來，五五六筒就變成了四、五、六筒一俱牌了。

用麵粉、太白麵都可以，千萬不能用香粉，那會使香氣四溢，引人動疑。

這方法也很危險，如果有一位賭友，四筒開了暗槓，你又製造了一個四筒出來，豈不是立刻露出馬脚，所以，有人開暗槓時，最好能忍一忍。

我遇上過這麼一件事，一位牌友，四筒開了暗槓，同桌上有一位剛出道的小老千，帶錢不多，輸了幾把自摸，忍不住氣了，就來了這麼一手「粉飾太平」，那位開暗槓的朋友，又是位沙場老將，你胡了牌，他非要看個清清楚楚才肯付錢，看到了小老千有個四筒，很訝異這副麻將有五個四筒，伸手一摸，拆穿了西洋鏡，太白粉被擦掉，露出了五筒本像。

結局當然不歡而散，小老千被頭家打了幾個耳光。

麻將手法出千術，大致有以上幾種，江隱不敢說，已無遺漏，但萬變不離其宗，八九不離十了，這中間老千仍最常用的辦法，是「懷中取珠」和「槓上挖寶」、兩人合作的是「抬轎子」和「踩地雷」，賭徒仍要小心觀察，以免上當。

談完技術出千，下面談談電子出千術。

(6)麻將的電子出千法。

以電子儀器出術的老千，不需要具有電子學的基礎，那只是一種傳達訊息的機具，也許它的構造很複雜，需要深

奧的學理，但用法却很簡單，目下這種電子千術，正在取代一般抬轎子、踩地雷的舊有方法，在麻將賭場中流行。

這種出千術，就是把兩具小巧的電子傳訊機，分別放在兩人的衣服或褲子口袋裏，但必需和身體接觸，以身體的感覺出千。

兩具傳訊機，都裝用乾電池，調整好波段，手指一碰，對方佩帶的機具，就開始震動，沒有任何聲音，但接觸機具的身體，可以感受震動的頻率，用事先約定好的震動頻率，選出對方需要的牌，用法的簡單，比手勢叫牌術還要容易。

另一種電子出千的方法，是以電眼設定在賭桌的四週，當然，電眼要隱蔽起來，通常都是牆壁上的佈設或是天花板上的燈架作爲掩護，彷效閉路電視的方法，把影像傳到不遠處密室內一座螢幕上，那眞是一覽無遺了，四家牌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這些電眼和傳送設備，用來監視防止出千，那將是很有效果，雖不如錄影法那麼點滴不漏，可以放慢察看，但監看的人，如發覺可疑，可以調整放大，看你的手勢動作，和出的牌不合牌理，很容易找出老千的出千手法。

但可惜的是，設有電眼的賭場，不是用來防千，而是用來指揮搭檔出千的，告訴他的同夥，如何出牌，不會放冲，什麼張子絕了，拆那個搭子，等於一個人看着三個牌友的手中牌，再出牌等胡，當然是有贏無輸了。

不過，設有電眼的賭場，一旦暴露出去，就不會再有賭客上門，因此多數的賭場，都不採用，何況，如果有一位賭客移動了一下麻將桌子，電眼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7)化學牌和透視眼鏡。

江隱親自看到過這種麻將，這種科技產品，是近兩三年的事，幸好去年被警方破獲了幾件，但據說最近已經有更進步的產品出現了。

這種麻將背面寫得清清楚楚，七索就寫明七索，八萬就寫明八萬，但你不戴上它特製的透視眼鏡，無法看到它背上的字，透視眼鏡和一般的眼鏡形式相同，鏡片呈茶色，一戴上它，不但把三家牌看的清清楚楚，連賭桌上切的牌，只要上面沒牌擋住，也看得明明白白，好了，這局麻將，你說怎麼打吧！等於三家都在打明牌，牌局由他一家控制，輸贏也由他主宰了。

不過，這種麻將非常昂貴，剛開始時是一副八十萬元，配兩副特製的眼鏡給你，以後產品漸多，跌到三十萬一副，不過眼鏡另外收錢，一副五萬至十萬台幣。

產品的材料，來自日本，成本不高，但屬於日本國防材料，取得不易，一副數百元成本的麻將，賣上幾十萬，眞是一本萬利了。

預防這種科技千術，應注意麻將的背面，如果呈透明狀，就要小心了，還有一向打牌不戴眼鏡的朋友，突然戴了一副眼鏡，鏡片呈淡茶色，也要注意，當然，戴眼鏡的朋友，打牌時，突然換了一副眼鏡，也該留心。

不過，聽說，這種眼鏡，已有人配成隱形眼鏡戴上打牌，眞是防不勝防了，據說，進步新產品，背面的透明度也非常微弱，很難看得出來。

所以，最好的防止法，就是戒掉麻將。

＊　＊　＊

七、練千術和出千的時機

麻將千術，大致如上，一說穿，十分平凡，但要眞正去學習千術，那就看似容易學習難了。

除了電子機具和科技千術，一學就會外，手法出千，並不簡單，你必須具有一雙靈巧的手，敏銳的眼力，反應快速的頭腦，才算具有了學習千術的基本條件，所以，三十歲以上的人，就很難再練千術，一定要練，也是事倍功半了。

練習千術第一課，是練習握牌，雙手的掌心中，能各藏兩張牌，不影響手指的運功，這必需以掌心肌肉收縮力量扣住牌，手掌手指伸平，掌心的牌不會掉下來，就像掌心有吸力吸住了牌，才算是初步成功。

這是一股巧勁，如果沒有師父指點你運用功力的方法，自己去摸索，恐怕一兩年也練不成那種掌心扣牌的力量。

練成了掌心扣牌的巧勁，還要練換牌的技巧，先要把掌心的牌移到手指上，這時，可以用大拇指幫助推動，不太困難，但把牌推到食、中指間時，也要用兩指間肌肉收縮力，控制住牌，才能瞞過同桌牌友的視覺，手碰到牌時，很快把要的牌用無名指扣入掌心，食、中指間的牌迅速補上缺位，不能使兩牌撞擊，發出聲音。

換一張也許不難，但一下換兩張，就要功夫了，這方面掌指配合，需要高度的技巧，這恐怕也要兩年以上的苦練，才能得心應手。

你可以知道這種方法，以防被千，但你千萬不要去練，因爲，一個人摸索着練習，很難到精熟的境界，需知江湖口訣，如果沒有高手指點，很難練到隨心所欲，你練的半生不熟，千未出成，就被人當場抓到，不但立時出醜，還可能被打個鼻青臉腫，傳揚開去，你這一生就永遠沾上這個污點了。

你投身千門，拜師學藝，也許能練成精熟的千牌手法，但你這一生，就永遠淪爲千門弟子，斷送了你大好的一生，一旦被黑社會中人看上你的賭技，把你視作斂財的工具，那就悲慘可期了，你贏的錢，被他們取走，但如一旦遇上高手，發覺了你詐財的千術，那些多年的累積的恩怨，十之七八會要了你的小命，至少也要你雙手殘廢，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了。

需知，現在，已經沒有超級老千了，很難把千術練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次級老千的技術，都有破綻可尋，只要小心觀察，就不難發覺誰在出千，問題是，打麻將的人，十之七八都不肯去用心觀察，低着頭在打牌，使得次級千術的

老千，也能縱橫全場，無往不利。

有一個相當有效的防千辦法，那就是和生人打牌時，請一兩位朋友在現場觀戰，他們不用照顧手中的牌局，可以集中精神注意可疑的牌友，也可以監視他出的牌，是否順理成章，發覺了有人出千，或是自己坐上了轎子，就借故離開。

不過，這也有問題，你要打五冲麻將，總不能讓朋友陪着你看上八個小時吧？何況，有一大部份打牌的人，不喜歡別人看牌，老千自然是更不喜歡。

但眞正的老千都能忍耐，而且，還會裝出一副歡迎你看牌的樣子，他們不會在你有警覺時出千，等你看牌的朋友走了，再出千術不遲，今天沒有機會，下次再來，輸一點小錢給你，下一次十倍撈回來，因爲，只憑他們的眞正牌技，就不會輸得太多。

如果，你是他們預定的千賭對象，前幾場都會讓你贏一點，誤導你認爲他們的牌技很差，每戰必負，等到機會，提高了賭注，譬如說三百元一底的麻將，改打一千元一底，或是一千元一底改成了伍千元一底，前兩冲，他可能故意放水，又輸個三兩萬元出來，感覺上，他已經輸得火氣上升，亂了章法，插一底，飄一底，使賭注升高了三倍，你可能覺得這是贏錢的機會，也跟着又插又飄，使賭注爬升了五倍。這時候，他們千術出籠，偸牌換張，連了三莊。你贏的錢不但全吐了出去，而且還賠了一些本錢，心裏不服氣，拉莊吧！好了，羊入虎口，這正是他們最好的出千時機，你心火正旺，賭性高漲，一心想胡，全神貫注牌上，失去了冷靜，低着頭，只管盤算自己的牌，正好給他出千的好機會，一口氣又連了五莊，算下來，這一莊，你就輸了幾萬或是幾十萬，再打下去，他大摸小放，贏多輸少，這一局下來，他已把前幾次輸的錢，加十倍撈了回來。而你的感覺是，這一次運氣太壞了，下次再來，完全想不到遇上老千。

你的算法是，打了三場牌，你贏了兩場，這一場也是贏了前兩冲，嚴格算起來，你只不過輸了他這一莊，但這一莊，却使你把前兩場贏來的錢，加十倍奉還給他，如果還不覺悟，再和他打下去，半年下來，你如不是大富豪，就可以輸光了你所有的積蓄。

但你賭癮已成，想戒它，已經非常困難了。

* * *

八：打麻將的基本常識「防止切牌」。

防止切牌，是打麻將的基本常識，如果你連這點基本常識都不具備，那就趕緊戒了它，因爲你不用碰上老千，就會輸得傾家蕩產了。

切牌很容易，所以，江隱不把它列入千術中，如果你的雙手不太笨，視力也很好，我現在就告訴你切牌的方法，自己拿副麻將，練習過三五天，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只要你在佔莊的時候，能讓骰子打出十點和十八點，你起在手中的牌，是中發白各三張，再加上三張七筒或是五萬，由你自己決定，你是大三元，四暗坎已成在手中，能不能作成混一色，對對胡，那就要看你的手風了，因爲，十六張牌中，有四張牌不是切牌技術所能控制。

如果你的運氣好，起完牌就可以等胡，沒有辦法控制的四張牌中，如有一對麻將，那就是一上等胡，如能有三張成俱，不得了啦，那是大三元、五暗坎，對對胡，單吊等胡，當然，也可以是四張全不靠的牌，但也別灰心，還有很多摸牌的機會，起手牌有四暗坎成在手裏，你的麻將又有六十分及格水準的話，胡牌機率是百分之八十以上。

聽起來似是很玄，那是你沒有麻將基本知識，不瞭解切牌的方法，你如果知道切牌術，就會覺得平淡無奇，因爲它是必然的。

這方法就是把你要的牌先檢好，切的位置是一二，九十，十七十八，一共八墩十二張牌，(正算逆算均可，但位置排列不能錯)切牌只是一種技術，不一定要大三元，淸一色，大四喜，由你自己決定，練習切牌術，要眼明手快，切的迅速，否則，你的牌還未檢，別人已切好牌在等你，那就大煞風景了。好在，切牌術只是死法，你可以下點工夫去練習，一年半載，應該有很熟練的技巧了。當然，也不一定要切十二張，六張、八張，一樣有很大的幫助。

現在，問題來了，打骰子一定要打出十點或是十八點，你才能抓到你切的牌，千萬不可打出六點或十四點，那就慘了，你切的牌一張不變的，全數被對門抓去了。

所以，坐在喜歡切牌人的對面，有很大機會抓上驚人的好牌。其他的點子，不用担心，你切的牌，全被拆散了，你的優勢是，知道你切的牌在什麼位置，刁吃惡碰，搶你需要的牌。

你已經知道了切牌的方法，練成迅快的切牌術，已不是困難的事，困難的是無法把手勁練到控制骰子點數的境界，老千也不能，但老千可以用迅速的手法，換上一副灌鉛的骰子，打出十點或十八點的數字，你不是老千，也沒有帶只會打出十點或十八點的灌鉛骰子，何況，換骰子的手法要練到使牌桌上三位牌友都看不到，也不是容易練成的，那就只好作弊了。

作弊的辦法是先打兩個骰子出去，看兩個骰子加起來的點數，如果是七，你手中還控制的一個骰子，轉個三點擺上，五擺五，八擺二，當然，這也要下一番工夫練習，才能把手中控制的骰子轉得快速熟練，不易被人發覺。

如果很不幸，你前面兩個骰子，打出了兩個五點，使你無法擺成十點或十八點出來，這種七十二分之一的機率，有幸被你碰上了，那就認命了吧！不要擺成十四點就行。

還有一種切牌的牌友，是習慣切牌，每一次洗牌時，選擇了四至六張的邊三或邊七，切在一起的位置上，牌牌都切，不定由他抓到，但至少他會知道三

個三萬，三個七筒擺在什麼地方，這對他拆牌出張，會有很大的幫助，每一次切個五六張牌很容易，也不太起眼，打一兩冲，它的作用也不大，但如以四冲計算，那就升高了很多胡牌的機率，也破壞了打麻將的公平。

現在，你明白了切牌術的可怕，也具備了打麻將的基本常識，就必需想辦法防止它。

防止切牌術的辦法很簡單，那就每一次洗牌前，一定要把所有的牌全都翻轉，四個人同時推牌轉動，嚴格的執行，必要時，把對方擺在眼前的牌扒入海底，重新洗過，不要留給人切牌的機會。

打骰子也要求三個骰子同時出手，最好打在牌上，讓三個骰子同時能跳動起來，這些要求，似乎是有些嚴苛，但打麻將本來就是賭個運氣公平，你給了人出千的機會，別人贏了你的錢，也不會感激你。

至於在麻將上作記號，已經是明日黃花的千門手法，現在化學麻將牌很堅硬，很難用指甲劃出痕跡，除非用刀子刻上記號，但爲謹愼一些，一旦發覺有異，立刻要求換另一副牌打，況且，化學牌的價錢很便宜。

嚴格說，會切幾張牌的人，算不上老千，也很容易防範，老千贏錢的本領，主要是換張偸牌的手法，但你如不具有打麻將的基本常識，不用遇上老千，也會輸得你暈頭轉向了。

你已經瞭解了出千的大概情形，下面我想說一些老千出術的故事和一些打麻將的怪異傳說，希望愛打牌的朋友，有所警惕。

＊　＊　＊

九、麻將小記

小記中所說的出千故事，百分之八十都是事實，有些是聽到的傳聞，有些是我親身的經驗，至於一些怪異傳說，那就只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了。

⑴長江客輪上的千門女俠

事情發生在民國二十五年間，就讀於金陵某大學的王華偉，携帶了豐厚的川資和學雜費用五百元的大洋，裝在一個精緻小皮箱，乘坐民×輪的頭等客艙，由原籍四川東下，返校報到。

在那個年代裏，一個人的生活費用，每個月有三塊銀元，已生活得十分舒適了，五百銀元，是一筆很可觀的財富，王華偉的父親一口氣賣了五十畝良田，爲兒子籌措了龐大的川資，是希望他在大學畢業後，有一段不爲生活憂苦的日子，有充份的時間，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望子成龍之心，古今皆然。

王華偉對自己的前途，也充滿着信心，今年就可以大學畢業了，以大學畢業生的身份，踏入社會工作，前程遠大，錦繡可期。

需知二十年代的中國，一個大學畢業生非常難得，也成各大公私機構，爭欲禮聘的對象。王華偉還未畢業，已經接到兩個出任縣長的預約，一畢業，立刻可以走馬上任。

船艙中開着暖氣，把冬末江風帶來凜寒，摒棄在船艙外面，王華偉望着窗外閃耀在江波上的落日餘暉，臉上泛起了微微的笑意。

他是個快樂的青年，英姿煥發，充滿着朝氣，前程似錦，懷中擁有兩三年也花用不了巨資，當眞是不知道世上還有憂苦、煩惱。

但危急早已隱伺在一側，三個常在客輪上詐賭的老千，早已把他選作了下手的對象。

在那個年代裏，能住在長江客輪頭、二等艙房的人，都是相當有錢的人，也正是老千們出千的目標。

在三個老千有意攀交下，王華偉很快和三個人混熟了，四個人談笑風生，年輕的王華偉充滿着熱情，怎知道世途險惡，人心難測。

落日西沉，江面上一片朦朧，長夜漫漫，如何消遣呢？不如作方城遊戲，打幾圈麻將玩玩吧？一個老千提出意見。

巧的是王華偉自信是雀戰能手，立刻同意入局，四個人在艙房中，擺上了麻將枱子，在夜行的江輪上，挑燈雀戰。

前八圈互有勝負，王華偉還小有斬獲，贏了十幾個大洋，但後八圈却戰情逆轉，三個老千輪流連莊，王華偉年輕氣盛，心火上升，忘了利害，盡出箱中所有，作爲賭資，待雀戰尾聲時，王華偉突然發覺到已經囊空如洗，五百大洋的學雜生活費用，已輸得一文不名。

想到已無法再報到入學，也無顏再回四川家中，天涯茫茫，此後何去從呢？一旦醒悟，頓覺悲痛椎心，不禁黯然淚下。

錦繡前程，竟斂於這一夜雀戰之中。

於是，王華偉想到了死，茫然和羞愧交作，只想到一死了之。

「老弟，累了吧！已經北風北了，只剩一牌，你如果不連莊，打完這一牌，咱們就可以休息了，你好好睡一覺。」坐在上首的老千，帶着同情的口吻說。

王華偉拭去了淚痕，苦笑一下，緩緩推動桌上的麻將，事實上，他痛心疾首，連洗牌的氣力也沒有了。

幾番苦思之後，他終於替自己作了最後的判決，打完這一牌，就衝出艙去，跳入江中，這一牌也不用付錢了。

因爲，他已經輸得無錢可付了。

死意既決，淚水又不禁奪眶而出。

「表弟，那麼大了，還流眼淚……」

一個裝扮入時的美麗少婦，推門入室，直對王華偉行了過來。

一向灑脫敏銳的王華偉，突然間變得木訥了，望着行近的少婦出神。

王華偉是有兩位表姐，但肯定不是這個少婦。

「我……」

少婦行到了王華偉的身前，不讓他說下去，接道：「我和你表哥在漢口上船，想不到你也在船上，這麼巧的碰上了，起來讓表嫂打一牌。」

一表三千里，這個少婦不是表姐，而是某一個表哥的太太，這就使王華偉

弄不清楚了，中國人如果算上了七親八故，那一個人都能找出十個八個表兄弟來，何況，現在的王華偉那還有心情去仔細思索這件事情。

「可是，我……」

「你已經輸了，也不在乎表嫂多替你輸一牌吧！快些起來。」少婦說着話，竟然伸出纖巧的玉手，拉住了王華偉。

她衣着華麗，指膚柔潤，但手上的力量很大，一下子就把王華偉拖離了坐位。

少婦坐上牌桌，看看三個老千，笑道：「三位，我代表弟打一牌，你們同意吧？」

三個老千雖然覺得事非尋常，但現在是北風北，只有一牌，何況，只要能伸手摸牌，就有出千的機會，那小子已經輸得一無所有，這個漂亮的少婦自動送上門來，如果她帶的錢多，何不轉移目標，再千這少婦一票。

三個老千交換了一個眼色，已心意溝通，同時說道：「歡迎得很，歡迎得很，如果夫人有興趣，打完北風北，咱們再續四圈。」

少婦仍微笑道：「好啊！先看看我這一牌手氣如何？」

王華偉看四人切好了牌，忖道：「這一牌，她是替我打的，輸了我就付不出錢，該是跳江的時候了。」轉身向外行去。

少婦一把抓住了王華偉，道：「阿弟，看我連完這一莊再走嘛！」聲音頓改，說的是一口吳儂軟語。

王華偉已肯定了這位漂亮的少婦，和他完全無關，連一表三千里的表嫂也不是，四川省的表兄弟，不可能娶一個江南姑娘的表嫂，人雖被拖住了，心裏却在嘀咕，妳輸了這一牌，我付不出錢，連我死前這一點小面子，也是保不住了。

少婦打骰子開始起牌，撈底一張摸個紅中，四個紅中開暗槓，槓上開花，門清，不求，槓上花，紅中加上混一色，是六翻的大辣子，一把就摸回來六塊大洋。

三個老千冷笑一下，同聲讚道：「好手氣，好手氣。」

少婦大笑道：「阿拉是幫表弟打的，是阿拉表弟時來運轉了。」

王華偉心中忖道：「我輸了五百塊銀元，贏回來六塊錢有什麼用？至少要贏回來三十塊，才能夠我一年的學雜生活費用。」

第二牌，少婦照方抓藥，紅中開暗槓，槓上開花，三個老千完全沒有摸牌的機會，一身千術，無法施展。

一連十三莊，牌牌都是紅中開槓，槓上開花。

因為是槓上開花，胡的牌在三個老千切的牌上摸到，也無法說少婦出千。

三個老千除了切牌、抓牌之外，就是付錢，連一張牌也沒有摸過，不但吐出了王華偉輸的五百大洋，連身上帶的出千賭本，也輸得一文不剩了。

王華偉看得呆住了，世上竟會有這樣好手氣，他雖是大學生，也認為遇上了神仙現身搭救，凡人那有這種神奇的技術。

但三個老千，却知道遇上了千門高人，三個人互望了一眼，站起來，一齊跪了下去。

少婦推開了麻將牌，站起身子，把三個老千輸的錢，原封退回，每人又多給了十塊大洋，歎口氣，說：「盜亦有道，出千術，要留人餘地，你們趕盡殺絕，是存心逼這位小阿弟跳江了。」

那個年代，江湖上千門中，有着嚴格的規矩，技不如人，又抓不到別人的把柄，只有服輸、認栽，絕不會惱羞成怒，翻臉動手，不像現在，老千勾結黑社會，輸打贏要。

三個老千收了錢，起身一揖，一語不發而去。

王華偉却楞楞的看着那美麗的少婦出神，雙目中充滿感激、熱情。

華衣少婦却突然間變得很嚴肅，冷冷的說道：「小阿弟，不要這樣看我，別想到歪裏去了，我救你不是喜歡你，也不是覺得你值得同情，只是看不慣他們趕盡殺絕的手法，以後，最好戒賭，一定要賭，也要適可而止，我幫你打了幾牌，我要拏二十塊大洋的工錢，還餘下四百五十元大洋，夠你讀書用了吧？」

「大姐……」王華偉淚水滾滾的說：「留下壹佰大洋，就夠我用了，大姐可以再拏叁佰五十塊去，只求大姐留下姓名，日後，使我能有報答的機會。」

少婦搖搖頭，道：「看起來，你還知道感恩圖報，我沒有救錯人，不過，我不是為了錢救你，我們不是同一個環境的人，以後，我也不希望再遇到你，你是大學生，你有遠大的前程，希望你多珍重。」

少婦說完話自己拏了二十塊大洋，翩然而去。

（一）

小故事大道理

心理建設

記得有一次隨侍總裁在陽臺小坐，總裁靜坐禱告，總有一刻鐘左右，有許多蚊子飛過來，有蚊子叮我的時候，我就趕走蚊子，等到總裁靜坐禱告完了，經國說，父親，這裏蚊子太多了。他說，沒有，我不感覺到。蚊子叮他的時候，總裁沒有感覺，這就是他心志純一，安定寧靜的修養工夫，總裁修養靜坐到了這樣的境地，這是我們今天大家都要向總裁學習的。從前有人講，在黃鶴樓上看長江，大江中有不計其數的船來往往，而實際上只有兩條船，一條船是為名，一條船是為利，但是今天我們就是不坐為名為利的船，而把求名求利的觀念，從我們的心裏徹底排除，而把我們對黨國應有的責任感、和打倒敵人的意志，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時時刻刻不忘記敵人，不忘記責任，這就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心理建設，也是我們今天必須的心理建設。（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集）

上文提要：

余青玉得知萬象於無意中殺死了譚勝，惱恨不已，萬象答應教他「擒龍手」以作補償；豹子寨寨主飛天豹祝克城率衆在途中截擊……船破入水，與魯義、凌水雲一行四人逃亡至小孤山的啓明寺匿藏，蓋天幫又派人追至，余青玉遂與東郭西城展開決鬥，凌水雲則在旁授言協助之，及至流星門外三堂總堂主雲開等人趕到，東郭西城見狀，急忙逃之夭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提出議和條件　反對城下之盟

誰知馬車剛馳了半里路，忽見幾輛馬車急馳而至，氣勢洶洶。

由於雲開恐蓋天幫大擧侵犯，着俞永浩陪着余青玉等人去鴛鴦寨，因此趕車的連忙通知俞永浩，「俞堂主，白虎寨的車馬來勢洶洶，勢色不對！」

俞永浩連忙掀帘而出，道：「停車！」這邊車馬停定，那邊的車馬亦停了，俞永浩道：「來者何人？」

只見車廂走出一個瞪眉突眼，但面皮青白的漢子來，哈哈笑道：「俞堂主幸會幸會！」

卻是白虎寨寨主饒白！

俞永浩沉下臉道：「原來是饒寨主，未知率人攔住俞某是何道理？」

雖然這裏屬緩衝區，但到底流星門的勢力較大，饒白臉上堆下笑容：「俞堂主誤會了，饒某怎敢攔阻您？只不過有一件事，欲與您商量一下而已！」

俞永浩是老實人，臉色稍變：「未知是何事？只恐俞某力不能及！」

饒白笑道：「這件小事，對俞堂主來說，不過是擧手之勞而已！嗯，饒某聞說有一個戲子琮鈴子在俞堂主車上，此人到景德鎭蓋天幫演戲，却在那裏搗亂，又用西域霹靂堂的『掌心雷』炸死了不少人，饒某接帥幫主之令，須拿他回去治罪，俞堂主料能諒我！」

語音未落，余青玉已搖頭道：「放屁，根本沒這回事，快讓路，否則少爺可不客氣了！」

饒白道：「一個戲子對敝門毫無關係，何必因此而壞了彼此的感情？」

余青玉指着鼻子道：「我是余青玉，琮鈴子是我師父，怎會沒關係？」

饒白哈哈一笑道：「余三公子至今尙沉溺於戲曲歌舞乎？本來帥幫主也想請你回去的，只是饒某念在往日彼此交情不錯，不願爲難流星門而已！」

余青玉喝道：「爲難流星門又如何？你有此本領麼？」他跳落馬車，道：「你到底讓不讓路？」俞永浩恐他有失，亦忙下車。

饒白道：「公子這是故意爲難我耳！」

俞永浩素來老成持重，打圓場道：「饒寨主，俞某亦知道你爲難……其實你可以覆命說來不及阻攔，則日後彼此都好說話！」

饒白哈哈笑道：「人說俞堂主老實，誰知竟教饒某說謊！這等事如何瞞得了帥幫主？」

余青玉道：「大師兄，此人根本有意阻攔咱們，說不定還有什麼陰謀，不必與他理論，他不讓路，咱們便硬闖！」

俞永浩沉聲道：「饒寨主，這不是俞某不給你臉子，實是太過份了，今日且讓一條路，日後俞某必備禮送上貴寨！」

可惜饒白根本不聽他這委屈求全的話，跳下馬車，道：「那大家就在兵刄上見個眞章！」

俞永浩只是老成持重，卻不是貪生怕死之輩，當下立即抽出長劍，道：「素聞饒寨主的『伏犀刀法』厲害，今日俞某便領教一下。」

饒白笑道：「俞堂主劍法精妙，饒某不敢請敎！」說着揭起車簾，只見車廂內

跳下一個人來，卻是蓋天幫的林字堂堂主雷九峯。

余青玉驚呼一聲：「是你？」

雷九峯抽出厚背刀，道：「余三公子，咱們又見面了，俞堂主，請指教！」雷九峯的武功，余青玉是見識過的，連忙提醒俞永浩小心。

饒白道：「余三，饒某不才也想向你討教一下！」

余青玉怒道：「少爺早想殺你了！」言畢衝前，揮掌便攻，饒白接了幾招，心中甚是詫異，怎地這小子突然如此厲害，當下不敢怠慢，鋼刀舞得風雨不透。

白虎寨那三輛馬車亦跳下十多名大漢來，其中一個又是舊相識：「白衣劍客」孟俊飛。

余青玉大叫一聲，抽身後退，躍上馬車，叫道：「大家小心，這些是蓋天幫的人，快派人去通知雲堂主！」

孟俊飛大笑：「小子，孟某找得你好苦！」他長劍分心便刺，余青玉順勢抽出一個手下的佩劍抵擋，孟俊飛道：「余三，今日你插翅難飛了，早知如此，又何苦哉？」

余青玉咬牙道：「孟俊飛，少爺恨不得啖你之肉！」孟俊飛大笑，一招緊過一招，這時候雙方已全面接觸，殺聲震天，俞永浩怕余青玉有失，邊戰邊退至馬車旁。流星門劍法雖快，但雷九峯刀法嚴密，又素以不變應萬變著稱，俞永浩雖深得余修竹眞傳，仍感壓力奇重，不能取勝。

余青玉居高臨下，不讓孟俊飛攻上來，孟俊飛突然倒飛，余青玉還在驚詫間，又聞後面岸邊傳來陣陣的殺戮聲！

余青玉心頭一懍，耳際又聞車廂裏「卡嗤」一聲响，原來孟俊飛見一時間攻不下，便繞到車後，擊碎後車門，意欲登車，刺殺凌水雲。

余青玉聞聲大驚，連忙一頭鑽進車廂內，孟俊飛以爲可以一劍中鵠，不料一柄刀當頭砍下，風聲颯颯，不由吃了一驚，忙不迭跳回地上，只見一個老漢，坐在車廂內，手持鋼刀，雙眼炯炯，望着自己，他不知他是誰，喝道：「誰敢破壞蓋天幫的好事！」

「你爺爺魯義，是『三絕天驕』的記名弟子，帥英傑親自來，你爺爺尚不會給他好臉色，何況是你這無知小子！」

魯義之名孟俊飛雖然不認識，但「三絕天驕」這四個字，可將孟俊飛鎮住，魯義喝道：「快讓路，否則你爺爺可不客氣了！」

這時候前座又有人攻進來，余青玉回身一劍刺去，道：「魯大叔，你負責守後面，晚輩負責前面！」

饒白帶來之人，都是精銳，雙方人數雖然差不多，但很快便佔盡了便宜，倒地傷亡的，大多數是流星門這方的人，蓋天幫的人逐漸迫至馬車旁，連一鳴等和尚亦不得不現身應戰！

孟俊飛心思玲瓏，忖道：「流星門已無抵抗之力，這老傢伙爲何尚端坐如舊？他若是『三絕天驕』的弟子，還有不出手者，莫非他在讓我，且待我再試他一試！」

當下又躍上車廂，揮劍進攻。

魯義雖然坐在地上，但一柄刀使來舉手若輕，孟俊飛一連七招，均被其破去，正在驚慌間，猛見魯義腿上紮着兩根樹枝，登時了然，倒縱落地，哈哈笑道：「你們死期至也，快放手燒車。」

這一叫，余青玉和魯義都暗暗叫苦，那邊萬象與空明已被抱出車廂外，空明受傷較輕，仗刀而立，萬象坐在地上，抓了幾塊石頭在手上，有人攻來，便趁空明抵擋時，以石頭施襲，替空明製造機會，剎那間，面前已倒下了三具屍體，萬象叫道：「小朋友，快揹你師父過來！」

此刻俞永浩已被雷九峯殺得只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手之功，急道：「師弟快逃！」

只見凌水雲叫道：「都住手！」掀開布帘，探身出去。

余青玉大驚，忙道：「師父，危險，快進去！」

萬象又叫道：「揹你師父過來！」

魯義自車廂內單足躍下，也道：「余三，快帶少爺離開，遲則不及！」

凌水雲又道：「住手，凌某隨你們去見帥英傑就是！」

余青玉那裏肯聽，攔腰將他抱起，拚死護着他躍下馬車，道：「師父豈可去，只要徒兒有一口氣在，便不教你受辱！」他邊說邊戰，奈何圍過來的人越來越多，一時間怎衝殺得開？

凌水雲想起昔日自己縱橫天下，視武林高手如無物，今日卻如喪家之犬，如俎上之魚肉，感觸萬分，眼眶盈淚，嘆息道：「痴兒，你護得了爲師麼？反正爲師已成廢人，死在帥英傑手中，好過死在無名小卒刀下！」

余青玉道：「只須咱們再堅持一下，雲堂主救兵一至，便可無憂！」

話音剛落，那邊已有人來道：「三公子，不好了，蓋天幫攻過來了，雲堂主抽不出身來，只好派人去鴛鴦寨請救兵！」

孟俊飛大笑：「流星門已將步快刀門後塵，你尚在夢中，可笑啊可笑！」

饒白接道：「余三，你死了心吧，『鴛鴦俠盜』適才已讓咱們下迷藥放倒了，他倆夫婦自顧不暇，豈能來救你！」

余青玉大喝一聲：「少爺便先殺了你！」他拚命向饒白那方殺去，凌水雲又暗嘆一聲，要余青玉放他下來，余青玉不肯聽，沒奈何只好不斷出言提點余青玉，那邊空明見狀，遂令一鳴仗棒殺過來！

「余施主，請過來，大家一起比較好抵抗！」一鳴棒法精妙，此刻生死在一髮之間，再無顧忌，出手較重，連傷三人，將余青玉救出重圍，又去救俞永浩。

余青玉將師父放在萬象身旁，兩人對望一眼，目光充滿英雄末路的蒼涼。余青玉轉身又殺回去。孟俊飛道：「快圍住他們，那幾個老傢伙已受傷，不怕煮熟的鴨子會飛上天！」

萬象行動不便，但他功力深厚，當可敵得住他，只是心中亦甚窩囊，忽然遠處塵頭飛揚，一路人馬繞湖馳來！

魯義見有人來，不知來者是友是敵，轉頭伸頸一望，見來者大約有二十餘人，前面那六七個人，外貌裝束均十分奇怪，心中不由暗道：「這是什麼人？」他分神之下，孟俊飛長劍，何等快速，把握此難得

之機，又在魯義肩上刺了一劍！這一劍入肉頗深，鮮血立即染紅了衣襟，魯義幾乎連刀也握不穩！

孟俊飛獰笑道：「老匹夫，待區區送你上路吧！」魯義已覺手中刀重若山嶽，但仍咬牙苦苦支撐！

就在此刻，忽聞余青玉興奮地叫了起來：「裴香主快來助我！」

話音未落，萬象亦叫了起來：「寶相，快將這些蓋天幫孽畜趕掉！」原來來者都是流星門的人，由快馬堂的香主裴玉率領，而其中還有八位來自吐蕃的僧人。

這些人體力充沛，衝入蓋天幫中，如狠入羊羣，刹那間，蓋天幫及白虎寨陣勢頓時大亂，余青玉奮力殺前，救下魯義。那幾位吐蕃僧人武功之高，大出孟俊飛及饒白之意料。萬象回頭微笑道：「凌施主，如今輕舟已過萬重山矣！」

凌水雲亦笑道：「但願如此，只恐尚未到達安全之地，蓋天幫還有援兵！」

萬象笑道：「施主莫非已成驚弓之鳥？豈有這般巧的事？」凌水雲笑而不答，轉頭望場中。

經過短時間的接觸，白虎寨的嘍囉已死傷了大半，俞永浩見場面已受控制，便與手下乘機休息，有的已急不及待地包紮傷口。

孟俊飛和饒白在吐蕃僧人夾擊之下，已岌岌可危，正想不顧一切，冒險殺出重圍，忽然遠處又傳來一陣馬嘶聲，這次來的却是蓋天幫的人，而且帶隊的，居然是廖栢夫，援兵來得極快，眨眼即至，孟俊飛精神大振，奮力抵抗。

萬象見狀又望了凌水雲一眼，急道：「寶相，降魔伏妖，不下殺手，豈能拯救世人？」那幾個吐蕃僧人是萬象的師侄，對萬象一向敬若神明，聞言立即施全力，再不留情！但聞一道慘叫聲起，饒白已被他一掌擊斃，而且孟俊飛也被一個叫寶樹的僧人打傷！

說時遲，那時快，廖栢夫已帶人趕到，道：「雲開已被廖某打得大敗而逃，汝等還不投降！」

雲開的武功在流星門內，除了余修竹之外，已是數一數二，而且他智勇雙全，非一般莽夫可比，雖明知廖栢夫在江湖上的名氣比雲開還响，但仍難以置信，幾乎異口同聲罵他放屁！

廖栢夫臉色一沉，冷冷地道：「老夫打敗雲開，有何奇怪？就是余修竹親自來到，廖某也不怕他！嘿嘿，剛才雲開被老夫一掌打傷，若非他見機得早，已死在老夫掌下！」他邊說邊指揮手下將流星門的人包圍起來，却有意放開那些吐蕃僧人。

寶樹等人立即向萬象跑去。道：「師叔，咱們趕快離開中土，返回吐蕃吧！」

萬象沉着腔道：「愚叔受傷，幸得流星門三公子相救，才可見到你們，若你們是來請愚叔回去的，便得先助流星門打退敵人，何況愚叔是傷在帥英傑掌下的，這些人便是帥英傑的手下！」

寶相訝然道：「師叔，那帥英傑武功比凌水雲還厲害麼？」

萬象冷哼一聲道：「帥英傑只能在暗處傷人，如何能與凌水雲相提並論！」他指指凌水雲為他們介紹。

萬象的師侄們對凌水雲態度甚為恭敬，凌水雲苦笑道：「可惜凌某如今已形同廢人，要令諸位失望了！」萬象見余青玉等人勢危，忙不迭催促師侄們去助陣，不過那幾個僧人，經過商量，還是留下兩個保護萬象、凌水雲、魯義和空明。

流星門等人本在下風，有那五個僧人加入助戰，形勢有所轉變，雙方勢均力敵，呈膠着狀態。

廖栢夫恐夜長夢多，親自下場，他一下場便殺了幾個流星門的人，余青玉大喝一聲，捨下對手，向他衝去，廖栢夫冷冷地道：「你自己送上門來正好，省得老夫去找你！」

裴玉恐余青玉有失，急忙上前，道：「三公子快退下，讓裴某會他！」他還不知道今日余青玉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此刻武功已遠在裴玉之上！

廖栢夫道：「不必爭，一齊上吧，老夫同樣可以收拾你們！」他素以「流雲袖」著名，雙袖一捲，已將余青玉及裴玉圍住。

余青玉雖然受過傷，但此時面臨生死存亡之關頭，不得不拚盡全力施展，以求死裡逃生，裴玉直至此刻方知道這位三公子，已脫胎換骨。

余青玉極力反撲，但與廖栢夫比較，無論是功力、經驗、火候以及招式，都尚有一段距離，故此雖有裴玉相助，形勢仍然十分險惡，不過廖栢夫亦十分奇怪，忍不住問道：「余三，老夫眞不明白，憑你如今這身武功，在年輕一輩中，已屬高手，為何江湖上全傳你武功一無是處，只懂唱曲跳舞！難道你有什麼奇遇不成？」

余青玉不願說出眞相，只淡淡地道：「江湖上之傳聞，豈可當眞？晚輩亦曾聞人提及前輩，却不敢苟同……」

廖栢夫急問：「誰提及老夫，他們說些什麼？」

「他們說前輩是老而不，蓋武功既不高，又頇顢無能，竊據高位，尸位素餐也！」

廖栢夫大怒，喝道：「小畜牲太可惡，這些話分明是你自己編造出來的！今日老夫非將你打至遍體鱗傷不可，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方知老夫之厲害！」

話音剛落，忽有人接口道：「小畜牲三字，豈是你罵得的！」

衆人一齊轉頭望去，只見余修竹如天馬行空般，急射而至，余青玉大喜，脫口叫道：「爹！」他數月來的委屈，至今才找到宣洩之機，爹字一喊出口，熱淚已經盈眶！

余修竹適才只留意兒子安危，此際方發覺他今非昔比，微微一怔，手脚稍頓，廖栢夫趁余青玉說話分神，袖管蘊藏內力，直拂余青玉胸膛，余青玉霍然一驚，忙不迭揮刀橫格，只聞「噹」的一聲响，鋼刀在袖管撞擊之下，應聲跌落地上！

廖栢夫猛吸一口氣，上身探前，左手透袖而出，五指如鈎，向余青玉抓去！

「休傷吾兒！」余修竹長劍暴長，劍尖直指廖栢夫之腕脈，他出劍快捷，故劍法以流星為名，這一下救人心切，去勢更疾，當眞如流星曳空，廖栢夫不敢托大，不求有功，只求無過，收腕急退。

余修竹斜踏半步，擋在兒子身前，道：「玉兒退下，讓爲父收拾他！」一句話未說畢，他已攻出六劍，把廖栢夫迫退兩步！

余青玉依令後退，稍喘一口氣，轉頭望去，只見雙方戰況依然激烈，互有死傷，他無暇包紮傷口，拾起地上的鋼刀，再度投入戰場，而裴玉在余修竹剛至時，便已換了對手，反而凌水雲和萬象那邊，十分平靜。

凌水雲恐愛徒體力難支，忙道：「青玉，快回來！」

余青玉對師尊言聽計從，又不知師父是否有事交待，虛晃一招，退至凌水雲身邊，恭聲道：「未知師父有何教示？」

凌水雲用愛憐的目光看了他一眼，道：「你連場激戰，身上又受了傷，不宜再戰，快休息一下！嗯，大師不是還要指點小徒麼？」後面那一句却是對萬象說的。

萬象會意，忙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貧道既然答應過施主，豈有半路而廢之理，小施主，你不會教貧僧爲難吧？」

寶樹在旁輕叫道：「師叔，你將本門的武功傳與漢人？他且是你仇家的徒弟！」

萬象沉下臉道：「你說錯了，這不是本門的武功，而是愚叔獨創的，愚叔自己創的武功，難道不許傳人，這可沒犯門規，且貧僧與凌施主已化敵爲友！」

寶樹忙道：「小侄不是這個意思……」

「那就給我閉嘴，准你在旁看，對你也有好處！」萬象拍拍身邊的一塊石頭，對余青玉道：「小施主坐下！」余青玉依言坐下，萬象立即繼續傳授「擒龍手」的口訣。余青玉本只學了幾招，適才已能大派用場，是故態度亦有所改變，聚精會神學習。

那邊廂的余修竹因武功明顯比廖栢夫高一籌，是故尙能分神留意周圍環境，見有幾位不明來歷，看不清深淺的老人，對自己兒子如此鍾愛，心中甚是奇怪，忖道：「莫非玉兒武功大進，與這幾個人有關？」可是兒子明明被帥英傑關在地牢內，又怎有機會學武！思來想去都想不通。他向來城府深沉，在未明底蘊之前，絕不貿然詢問。

廖栢夫見他劍法稍緩，喘了一口氣，重整旗鼓，揮袖再鬥，此長彼消之下，攻勢大爲凌厲，余修竹心頭一懍，連忙集中精神應付，長劍絕招連綿不絕，如長江之水，急瀉而下。口中冷笑道：「原來閣下也不過爾爾，竟敢口出狂言！」

廖栢夫悶哼一聲道：「余修竹，你死至臨頭，尙懵然不知，虧你還是一門之尊，當眞教人失望！」

余修竹心頭又是一懍，試探道：「就憑你一人，便可置余某於死地？嘿嘿，本門大軍即至，恐怕死無葬身之地的是你！」

廖栢夫亦非弱者，只淡淡地道：「本幫即將君臨武林，誰敢與本幫對抗，便將被消滅，余掌門豈有例外？」

余修竹臉色一變，乾笑一聲：「武林之中，奇人異士之輩極多，且尙有九大門派，二門三敎，四寨五莊，帥英傑腹中有多大，豈容納得下！」心中暗道：「莫非他們剛滅了快刀門，便不顧盟約，欲來滅我？好，待我再試探他一下！」

兩人又換了三十多招，余修竹始終佔上風，可是要將對方傷於劍下，也不容易，廖栢夫又道：「余掌門是聰明人，何不早作決定！」

余修竹故意道：「余某素來遲鈍，不敢當廖兄盛讚，只是廖兄之言，令人費解，可否請明示一下？」

「余掌門若能當機立斷，率先歸附本幫，功勞簿上第一功，帥幫主自不會虧待你！」

廖栢夫說得這般露骨，使得余修竹又驚又怒，但他仍不動聲色，問道：「不虧待余某，這話可大可小，可否說得明確一點？」

廖栢夫聞言微喜，沉吟道：「本幫至今副幫主一職尙空懸，掌門來歸，垂手可得，將來可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矣，風光可期，若仍執迷不悟，則難免步郝不滅後塵！」

余修竹長笑道：「原來貴幫早存賊子之心，如此說來，所謂和議，不過是騙子行徑而已！」

廖栢夫亦笑道：「掌門是聰明人，怎會說出這種話來？這等武林大事，可不是兒女私情，山盟海誓，門主怎地如此痴！」

余修竹涵養功夫再好，亦不禁大怒，厲聲道：「余某何止痴，簡直是笨蛋，才會信以爲眞，不過余某却有一股不信邪的志氣，寧爲玉碎不作瓦全，帥英傑有本領滅得流星門，儘管叫他來！」他盛怒之下，出劍更快，廖栢夫全仗內力注於袖上，時間一長，消耗極大，只聞「嗤」的一聲响，左袖管也爲劍尖劃破！

廖柏夫倉惶後退，余修竹長笑道：「閣下適才的氣勢，去了何處？」他嘴上說着，手上長劍攻得更緊。

廖柏夫大驚，顧不得身份，叫道：「霍堂主，快來助我！」他左袖被劍鋒劃破，不能鼓起禦劍，只能以掌施展空手入白刄之功夫，可是余修竹又非好吃之果子，豈能讓他得手？不過十來個照面，已幾番遇險，甚是狼狽。

幸好四字堂堂主霍青鋒，撇掉寶相的糾纏，向這邊跑來，大聲叫道：「余修竹，有種的便與霍某決一死戰！」

余修竹頭也不回，冷嗤道：「蓋天幫除了帥英傑之外，還有誰可出此言，閣下出此狂言，不怕笑掉別人大牙？」霍青鋒虎吼一聲，揮舞着一把厚背虎頭刀，向余修竹後背砍去！

就在此刻，忽有人喝道：「都給本座退下！」蓋天幫上下人等，一聞其聲，都收了兵刄退後。

余修竹抬頭望去，只見樹上站着一位中年的漢子，可不正是帥英傑？遠處塵頭飛揚，似有不少人馬殺到，余修竹瞿然一驚，暗：「帥魔幾時到的，爲何我竟無所覺？」

當下收劍退了一步，道：「帥幫主幾時光臨……咳咳，何不先下柬來，好讓余某派人迎接！」

帥英傑哈哈大笑，「掌門因何如此善忘？適才不是還提及帥某麼？本座知道掌

門懸掛，故而趕來相會！」言畢又是一陣大笑，稍頓又道：「至於門主怪帥某不先下柬，卻是冤枉，本幫主已派廖總堂主親臨傳達！」

余修竹臉色忽青忽白，看這形勢，不用說亦知蓋天幫在消滅了快刀門之後，下一個目標便是流星門，而且已付諸行動，此處雖屬流星門勢力範圍，但距風雷鎮太遠，相反蓋天幫精銳全在，形勢之險惡，三歲小童亦看得出來，是以余修竹在這剎那間，竟有不知如何應付之感！

帥英傑雙肩微微一聳，自樹上躍下，笑問：「掌門為何不開腔，莫非不歡迎帥某？不過話說回來，帥某一向深居簡出，這次既然來了，便不會空手回去！」

此話說得更加露骨，余修竹怒極反笑，「余某想先請教幫主一件事，去年貴我雙方簽下的和議書，是怎麼一回事？」

「帥某想消滅快刀門，恐貴門相助，難以分身應付，故出此策耳，然此一時，彼一時也！」

余修竹想不到帥英傑說得如此坦率，毫無忌憚，心中又是一驚，帥英傑乃奸雄之才，非莽夫之輩，敢這樣說，必然有七八分把握！尋思間，遠處人馬已至，來的果然是蓋天幫之精銳，領隊的正是東郭西城！

帥英傑笑道：「料你們都已認識，無須帥某費舌介紹！」

余修竹沉聲說：「承幫主如此看得起余某，給余某臉上貼金，感激之至，不過余某還想請教幫主一件事。」

帥英傑雙臂負背，踏前一步，道：「余掌門無須客氣，有話但說無妨！」

余修竹一字一頓地問：「帥幫主今日過江，所為何事？」

帥英傑轉頭高聲問：「廖總堂主，你還不曾告訴他麼？」

廖柏夫忙道：「啓稟幫主，屬下早已說過了，並勸他率眾歸附，奈何余修竹眼盲心懵，看不清形勢！」

帥英傑轉回頭來，冷冷地道：「余掌門既然已經知道，又何必明知故問？本座念在同為武林一脈份上，不忍趕盡殺絕，再給你兩盞茶工夫考慮，若不答應，明年今日便是門主忌辰，此處亦即是你埋身之所！」

這剎那間，驚、怒、憂、急諸情，一一湧上余修竹胸間，他神情突然大變，仰頭狂笑不已，旁人見狀都有點愕然。余修竹忙道：「爹，大丈夫男子漢，死則死矣，有所畏懼？咱們拚死一戰，姓帥的亦未必能討到好處！」

余修竹笑聲一止，大聲：「帥幫主智勇雙全，更兼奸詐過人，余某一向佩服得很！只是余某不肖，有個壞習慣，不到黃河心不死！要我投降，那是萬難，幫主有何手段，但請使出來，余某接住就是！」

東郭西城冷笑道：「帥幫主武功天下無敵，你接得住，令郎也不會在敵幫當人質！」

余修竹老臉發熱，卻正容道：「江湖上藏龍伏虎，奇人隱士多不勝數，帥幫主是否天下無敵，如今只屬自我吹噓！至於余某能否接得住，不勞東郭先生担心，接不了也只能怪自己學藝不精！」

帥英傑臉色大變，怪笑道：「余掌門果然有志氣，佩服佩服……」他話未說畢，遠處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不由轉頭望去，只見來的是流星門的精銳，為首那人正是雲開，旁邊還有一個枯瘦老人。

帥英傑只認識流星門有限的人物，但一望那些人的體態騎姿，便知來者都不是容易打發，心頭不由一怔，忖道：「怎地他們來得這般快？莫非走漏了消息？」

廖柏夫一見到雲開，冷笑道：「敗軍之將，尚有臉目重回，老夫佩服之至！」

雲開冷哼一聲：「你以逸代勞取勝，尚敢自吹自擂，真正佩服的，倒是雲某！」

余修竹見雲開和凌鐵壁以及自己的愛徒趕至，心頭大定，笑：「賢弟何須奇怪，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他們素來臉皮厚，何足為奇？」

帥英傑心中暗道：「此處靠近風雷鎮，時間一久，不利我方，還是速戰速決為上，以免余修竹尚伏有奇兵！」當下道：「兩盞茶工夫已屆，掌門尚不識大勢，本座可不再客氣了！」

余修竹精神大振，道：「就是三盞茶五盞茶的工夫，余某也不考慮！時候不早了，主不壓客，請幫主亮兵刃！」

帥英傑笑道：「所謂猛龍不壓地頭蛇，還是掌門先請，帥某需要使用兵刃的，自不會客氣！」

言下之意，是不想用兵器，語氣之驕傲，態度之囂張，大有睥睨四海之概，余修竹心頭恚怒，暗道：「你既然不取兵器，余某樂得佔你便宜！」嘴上卻道：「帥幫主自知理虧，不肯先動手，余某只好佔先了！」當下長劍舉起向天虛刺了一下！

他針鋒相對，帥英傑勃然大怒，正想出手，不料余修竹先發動攻勢！只見他雙腳微一用力，身子平射，手臂暴長，長劍急刺！

這一劍之快、準、狠方能充份顯示其真正的本領！帥英傑亦忍不住微微變色，暗道：「怎地他比郝不滅似還厲害一二分？」他心念電閃，雙腳一錯，身子半旋，已將那一劍避開。

余修竹一出手，攻勢源源不絕，未肯輕易放過機會，如影隨形，帥英傑身法改變，他亦隨之一變，單足立地，順勢一轉，長劍亦同時化刺為削，直取帥英傑之腰側！

好個帥英傑，不愧是武林巨人，電光石火之間，振衣騰空而起，余修竹那一劍又落空！可是余修竹幾亦同時拔身躍起，凌空向帥英傑刺出第三劍！

帥英傑人在半空，又在長劍進迫之下，神態動作依然瀟灑之至，左腳尖在右腳面上一點，硬生生又拔高三尺，雙臂展開一劃，如大鵬展翅，斜飛幾尺，袖管拂在一根樹枝上，微一借力，再騰空八尺，突然曲腰縮腿，轉了個身，頭下腳上，雙掌如山，挾風反壓余修竹。

余修竹體內真氣已濁，勢亦已盡，正由高處降落，見強敵以泰山壓頂之勢進迫，急使「千斤墜」落地，可是帥英傑來勢之猛之速，實在匪夷所思，余修竹落地之後，忙不迭換氣飛身閃避。

帥英傑腳尖落地，用力一點，身法無

滯，平射而出，雙掌遙擊余修竹後背。

余修竹由佔盡上風，到反陷危機之中，不過彈指間事，其間兩人之機智、武功、身法、招式之表現，無一不妙至巔毫，兔起鶻落，一氣呵成，峯迴路轉，令周圍的人都有目不暇給之感。余青玉心懸老父安危，更是緊張得合不攏嘴來！

萬象頷首對凌水雲道：「這兩人在中土是頂尖高手？若施主與貧僧不是受傷，憑此倒還值得與咱們一戰！」

凌水雲笑而不答，余青玉自地上一躍而起，向前走去，爲父親掠陣，直至此刻，余修竹的徒弟殷志雄及周明才發現他，向他奔來。三人只略爲打個招呼，便望着戰場。

帥英傑那兩掌雖然凌厲，但余修竹能創立流星門，自有其過人之能。他猛吸一口氣，乘機借掌風飄前，一刹那之間，兩人之距離突然拉開三四丈！

余修竹倏地轉身仗劍而立，他身材修長，飄逸瀟洒，年輕時是著名的美男子，此刻在罡氣餘風中，鬚飛袍飄，更似神仙中人，流星門上下都齊聲喝起采來，余青玉至此方能喘一口氣。

帥英傑聽見那些采聲，心中頗不是味道，喝道：「東郭先生、廖堂主，你們還不動手，尙待何時？」

東郭西城及廖柏夫揮手示意手下動手，當下雙方人馬又鏖戰起來。東郭西城直奔凌鐵壁，廖柏夫仍找上雲開。余青玉知雲開受傷，料非廖柏夫之敵，急：「周師兄，請你快去助雲堂主一臂之力！殷師兄亦請去助凌堂主！」

殷志雄皮笑肉不笑地道：「愚兄去助凌堂主本是份內之事，只是掌門之安危，便全交與師弟了！」言畢轉身而去，余青玉忽覺自己雙臂，似有千斤重般。

余修竹領敎過帥英傑之武功，不敢貿貿然再進攻，而帥英傑同樣覺得余修竹是平生勁敵，他連年未逢敵手，愛惜羽毛，不肯有些少吃虧，以免有損英名，是故亦採取穩守之策，兩人如同一對石像，相距丈五，互相瞪着，找尋對方的破綻，只餘四道目光，在半空中交擊。

周圍的空氣似乎凝結，余青玉只覺心頭如被鉛石所壓，沉甸甸的，幾乎喘不過氣來。

帥英傑與余修竹表面上十分平靜，其實兩人正在進行一場較量，精神集中，心中只有對方，即使泰山崩於前，亦不敢分神，唯恐眼神稍一露出不安或畏懼之色，即爲對方所乘！

時間慢慢流逝，兩人依然不動，反而余青玉後衣都爲汗水濕透！無奈之下，回頭向師父望去，只見凌水雲含笑盤膝席地而坐，神態極是輕鬆，見余青玉回頭望來，報以一笑，余青玉受其感染，心頭稍鬆，再看旁邊，空明大師亦盤膝於地，雙眼輕閉，周圍的事，對他似無一絲關係！萬象亦盤膝坐在最後，寶樹雙掌抵在其後背，似助他療傷，另一位吐蕃僧人則在旁邊護法。

就在此刻，耳際忽聞一聲斷喝，他急忙轉頭望去，只見帥英傑向前標出，幾乎與此同時，余修竹亦持劍標前，長劍急刺！

令人大出意料的是帥英傑忽然向旁一滑，錯身而過！余修竹虞不及此，一劍刺空，方覺不妙，說時遲，那時快，身側狂飈已生，他毫不思索，頓足向前射去！

帥英傑與余修竹錯身而過時，便反手一掌擊出，他未待招式使老，便轉身過去，似乎料到余修竹能夠避過此招般，余修竹飛身向前，他亦隨之射前，如附骨之蛆，迫得余修竹無法轉身應戰！

刹那間，只見他兩人一個走前，一個在後，一個逃一個追，滿場奔走，余青玉緊張得一顆心幾乎跳出來，忍不住隨後奔跑！

這時候，余修竹心頭驚悸，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他雖自忖武功略遜帥英傑，但亦料不到，會被他迫得這般狼狽，他輕功雖好，但自知內功及氣力不及帥英傑悠長，時間一久，必然會被追及，要停步接戰，更恐未曾轉身，已傷在其掌下，焦慮之情，直如熱鍋上之螞蟻！

背後傳來帥英傑得意洋洋的笑聲：「堂堂的流星門之主，居然不敢與帥某放手一搏，傳之出去，恐怕余門主在武林中再無立足之地！」

余青玉聽他侮辱自己的父親，急怒攻心，喝道：「帥英傑，你有本事的便跟少爺決一死戰，莫拿自己的愛妾施美人計！」

帥英傑虎吼一聲，厲聲道：「今日你父子必死無疑！」他在盛怒之下，步伐稍亂，余修竹恰好奔至一名手下身邊，心頭一動，脫口叫道：「徐茂！」

那手下聞言下意識轉過身來，余修竹手起掌落，一把抓住他的衣襟，順勢向後一拽，徐茂在余修竹手中，如同紙人般，向帥英傑撞去！恰好帥英傑正好出掌，但聞「蓬」的一聲響，徐茂已被打得口吐鮮血，屍體飛出老遠，余修竹則乘勢退後、轉身、橫劍，幾個動作一氣呵成，面對帥英傑！

帥英傑心中亦暗暗佩服其機警，却冷諷道：「原來流星門的兄弟如此不値錢！」

周明大聲叫道：「咱們都願意爲流星門和掌門而死，你不用挑撥離間！」

余修竹乘機喘息，帥英傑道：「請掌門先拭去額上冷汗，再動手未遲！」

余修竹羞怒難當，喝道：「少廢話，看劍！」言畢長劍已展開攻勢，他每招均未待招式使老便變新招，因此更加迅猛，當眞如黃河之水天上來般！

帥英傑以慢鬥快，見招破招，或閃或避，居然一招不還，表面上落在下風，然在場高手都看得出，他實在比余修竹勝一籌以上。

此刻雙方人馬在全面接觸之下，死傷漸多，比對起來，由於蓋天幫高手較多，流星門這邊雖有吐蕃僧人之助，傷亡數目仍然比對方多。

余青玉雖然住手在旁觀戰，其實精神之消耗，比對親自下場還巨，今日若果余修竹被帥英傑所殺，則自己亦難以倖免，最嚴重的是流星門亦自此除名，此戰之重要性，可想而知！

余修竹一口氣攻了七八十招，佔盡上風，却連帥英傑的一片袍角也未沾及。就在此刻，忽聞帥英傑大喝一聲，開始反

攻。

他覷準余修竹劍招稍老，新招未生之際的空隙，一掌穿過劍網，急印余修竹的胸膛，這一掌蓄勢而發，力蘊千鈞，掌未至，掌風已壓得余修竹透不過氣。

好個余修竹，只見他上身向後一仰，手臂微縮，向橫一拉，劍刃急切帥英傑的手腕！帥英傑收掌飛腿，踢其小腹，余修竹頓足後退，帥英傑如影隨形，劈面又是一掌，余修竹剛站穩腳，帥英傑掌已臨身，迫得採取守勢。

帥英傑由守至反攻，不過一兩個照面而已，兩人之形勢便已互易，看情況他起碼比余修竹高出兩籌！余青玉心中更爲焦慮，鋼刀抓得緊緊的。

眨眼間又過了三四十招，余修竹仍無反先之力，余青玉忍不住道：「爹，孩兒上前助你一臂之力如何？」

余修竹心中暗怒：「這小畜牲其笨如牛，早就該出手，當衆問我，教老子如何開得了口？」嘴上卻冷冷地道：「憑你那微末之技能起什麼作用？還不去另尋對手？」

余青玉畢竟年輕，如何得知人情世故，聞言應聲而去，他仍去找廖柏夫。由於雲開受了傷，故此廖柏夫以一敵二，仍然佔了上風。余青玉見雲開傷口迸裂，鮮血染紅了衣襟，忙道：「雲叔叔請歇息一下，讓小侄來會他！」言畢急衝過去，鋼刀連劈，雲開這才退下喘息。

這次余青玉總結經驗，右刀左爪，施展萬象所授的擒龍手，雙脚按八卦六十四個方位進退，却又是千樹洛英掌的步法，全力與廖柏夫周旋，加上周明在旁牽制，形勢居然好轉，猶勝受傷後的雲開一籌。

周明見余青玉有此種身手，雖然奇怪，却豪情地道：「師弟，咱們合力殺了這老匹夫！」

余青玉急道：「不可說話分神，全力應付！請師兄改攻其後背！」周明依言繞身過去，廖柏夫腹背受敵，果然有點手忙脚亂，兩小精神大振，攻得更緊。

凌鐵壁在流星門的地位略高於雲開，乃余修竹的智囊，論武功反不如雲開，雖有殷志雄之助，時間一久，殷志雄氣力不繼，頓呈危機。東郭西城意氣風發，亟欲將凌鐵壁生擒，立下奇功。

忽然余修竹大喝一聲：「且住！」余青玉偸眼一望，見父親在帥英傑雙掌强攻之下，形勢已極是危殆，不由一驚，恨不得插翅飛過去，奈何廖柏夫亦不好應付，豈容他抽身？

帥英傑勝劵在握，焉肯住手，他雙臂一劃，左手五指一拂，向劍背彈去，迫得余修竹收劍，右掌却乘勢自劍下印出！

這一掌疾如星火，余修竹閃無可閃，迫得抵出左掌，與對方比拚內力。「啪」的一聲過後，帥英傑上身急晃，如風中殘燭，但余修竹却退了幾步，嘴角滲出血絲來。

帥英傑輕吸一口氣，抑住翻騰的氣血，笑道：「掌門知道本座之能了吧？如今你有話可以說了！不過千萬別說些令我生氣的話，否則流星門上下，將會被消滅，那罪孽可要你承担！」

余修竹臉色大變，澀聲問道：「假如余某答應率衆歸附貴幫，又有何好處？」

帥英傑微微一愕，但隨即哈哈大笑，「余掌門果眞來歸，貴門有職位者，一切照舊，當然總堂主之類的要稍降一級，但酬勞必加之，其他人等一切待遇與本幫人員相等，至於掌門則可任敝幫之副幫主一職，表面上似稍委屈，實則風光之處，猶勝身膺流星門之主！」

余青玉聽得父親這樣說，大吃一驚，急道：「爹，你千萬莫相信他，帥英傑野心勃勃，一心統治武林，豈容旁人沾手？」

余修竹喝道：「小畜牲，你給爲父住口！」

余青玉又道：「爹，給您當副幫主，絕對不會長久，大局一定，您便再無立足之所了！今日咱們未必無逃生之機，只要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他日重整旗鼓，尚可與他爭一日之長短！」

余修竹怒道：「你小小年紀懂得什麼？趁早閉嘴，省得爲父生氣！」

帥英傑大笑：「余掌門眞俊傑也！令郎即與本座有過節，故出此言耳！他日本座登上武林盟主之位，平生之願已償，還有什麼容不得人者？」

「爹，狼子野心之言，豈可盡信，萬萬不可！」

雲開大步走前，問道：「掌門，你眞的要投降蓋天幫？若掌門無投降之心，咱們尚會拚死而戰，若掌門有心投降，則你我之間的協議已完結，兩不虧欠，雲某的前途，亦不需由掌門來安排！」

帥英傑冷笑道：「雲開，難道你不怕死？」

雲開昂首道：「雲某若是怕死之輩，適才也不會再來了！幫主若不相信，大可以考驗一下雲某！」

周明亦嚷道：「師父，咱們不投降！」

余修竹惱羞成怒道：「住口，本座之事，何須你們參與決定！」

雲開再問：「聽門主之言，似只是個人投降，不包括其他兄弟了！如此雲某當無話可說！」余修竹只一個人歸順，不帶一人一馬，他還有什麼功勞？換言之，在蓋天幫內亦不會有威信和地位。剎那間，他臉色忽青忽白，心中甚難決定！

帥英傑忙道：「余兄是一門之主，決定了的事，豈可爲手下所左右？何況這是最後的一個機會，流星門的兄弟若知道掌門爲他們前途着想，沒有不附驥尾者？願余兄盡速決定！」

余青玉大急，高聲道：「爹，只要你說一句投降，便會衆叛親離！大丈夫死則死矣，苟且偸生，徒令人齒冷，此乃爹以前教導孩兒之言！」

他不提猶自可，一提之下，更使余修竹無地自容，不由把怒氣全發洩在兒子身上。「小畜牲，竟敢教訓爲父，眞乃不孝！爲父若歸順蓋天幫，都是爲本門兄弟之安全着想矣！事有輕重，須不同對待，逞匹夫之勇，於事無補，再胡言亂語，爲父頭一個容不得你！」

雲開望向凌鐵壁，凌鐵壁更是個心思玲瓏的人，估計自己若隨余修竹去投蓋天幫，最多只能當個堂主，而且必爲人所忌，事事受人制肘，事事須瞧人臉色，在東

郭西城和廖柏夫，鐵冠道人等人面前，更抬不起頭來，是以他緩緩向雲開走去。裴玉雖身受重傷，亦瘸着腿，走向雲開，場中只剩下余修竹的徒弟及一些不重要的角色，余修竹臉色更爲難看，然而他如今已騎上虎背，上得下不得，只好硬着頭皮自我解嘲地道：「蓋天幫人材濟濟，多你們幾個不多，少你們幾個不少！」

帥英傑見他衆叛親離，心頭暗道：「如此更好，日後不愁他不替我賣命！」當下笑道：「掌門所說極是！只是至今爲止，掌門尚未正式表示，是否加入敝幫！」

余修竹沉吟道：「幫主適才所答應之條件，是否能作實？」

帥英傑大笑道：「掌門不信可問敝幫弟兄，本座素來言出如山，掌門不用担心，且今日有敝幫之總管及總堂主在場作証，本座若失信，日後尚如何能駕馭手下？」

余修竹臉上擠出笑容，道：「既然幫主這樣說，余某便放心，未知幫主可否稍容幾天，待余某回門清理一點私務，然後率衆歸順？」此言一出，凌鐵壁及雲開心中都有喜意，估料余修竹是施拖延之策，非眞心投降。

余青玉却大急，忙道：「且慢！爹，孩兒不阻擋您的決定，不過却有一件事求您，盼您答應！」

余修竹略一沉吟，沉聲道：「你且說來聽聽，若再說些大逆不道的話，爲父便不客氣了！」

余青玉不慌不忙地道：「孩兒不肖，想以個人名義與帥英傑幫主一鬥，輸了也不損本門聲譽！」

余修竹怒道：「畜牲，憑你那點微末之技，也敢與帥幫主鬥，豈不自量力！」

余青玉道：「孩兒受他冤枉，扣留孩兒爲人質，蒙此不白之冤，實在難以氣平，非鬥鬥他不可，即使被其所殺也甘心！就怕帥幫主不敢應戰耳！」

「胡說！帥幫主縱橫天下無敵手，怎會不敢戰你？」

「因爲孩兒近來亦學曉不少絕招，他勝了無人讚他，敗了則一生英名盡喪！」

余青玉提高聲音道：「帥英傑，你敢不敢與余某放手一搏？若是無此膽量者，則趁早給我滾回老巢去吧！」

帥英傑以今日之尊，當衆受此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當下寒着臉道：「余兄，令郎狂妄自大，可是事先得你授意？」

「幫主明鑒，余某適才剛至，數個月來，首次與犬子相見，焉有授意之機？」

「如此逆子，余兄亦不教訓之，豈不有辱門庭？」

余青玉大聲道：「帥英傑，你不敢應戰便少說廢話，速速帶人溜掉！」

帥英傑怒道：「小子，帥某要殺你，當眞易如反掌，只恐殺了你，傷了令尊的顏面！」

「余三只代表自己，勝敗與他人無關！」余青玉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血，喚醒父親。

不料余修竹竟然道：「逆子既然如此說，幫主也不用顧忌了。」

帥英傑忖道：「這老狐狸打的是什麼主意？咦，莫非他還有援兵，故意以此拖延？」當下急道：「余兄此言當眞？須知父子連心，帥某殺你兒子，你豈有袖手旁觀之理？」

余修竹哈哈笑道：「余某共有三子，只此逆子不肖，屢逆吾意，死了倒也乾淨，帥幫主肯代勞，余某無任歡迎，絕不會阻攔！」

帥英傑亦笑道：「余兄此言差矣，骨肉親情，不比其他，帥某實難放心，若因他而誤了咱們大事，絕不化算！」

余修竹心中暗道：「青玉這畜牲自欲尋死，非我狠心，讓他先與帥英傑廝殺，老子好在旁觀摩，若姓帥的反臉，也可再與之大戰，尚可增幾分把握，如今大禍臨頭，即使他娘事後知道，亦怪不得我了！」

心中主意打定，不慌不忙地道：「余某今已決定與這逆子脫離父子關係，幫主但請施爲！」

話音剛落，余青玉及凌鐵壁都叫了起來，周明更是急道：「師父，小師弟爲了敝幫獨自在蓋天幫受苦，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余修竹喝道：「住口，你敢再妄出一言，便連你也逐出門牆！」

余青玉悲憤地道：「爹，孩兒到底做錯了什麼事？」

「你自小已忤逆，我心目中早已沒有了你這個兒子！今日縱不與你決裂，終有一日也會發生！嘿嘿，除非你能將帥幫主擊倒，又當別論！」

這句話無異是將余青玉迫上絕路，凌水雲本不欲理他父子間的事，此刻亦忍不住插腔道：「余門主如此做法，難免令手下齒冷，將來尚有何人聽令於你？」

余修竹道：「犬子之所以會變壞，就因爲是你這無良的戲子的唆使！」

余青玉最敬愛師父，聞言急道：「爹，你要打我罵我都行，萬不可侮辱孩兒的師父！」

「咄！誰是你爹？老子罵一個戲子，你都不高興，還說沒有做錯事？你有種的便打倒帥幫主！」

余青玉只覺全身血液全部滾熱起來，咬牙道：「帥英傑，快下場！」

凌水雲急道：「青玉，萬萬不可！」可是余青玉已首先發動攻勢，向帥英傑撲去了！

帥英傑豈將他放在眼中，冷笑道：「你要找死，本座樂得成全！」余青玉拚死進攻，但帥英傑無論在那一方面，都遠在其上，見招破招，態甚輕鬆！他對余修竹仍不放心，偷眼望去，只見余修竹正與其徒弟說話，看都不看兒子一眼，這才略爲安心。

凌水雲請啓明寺的小和尚，抱己上前，至場畔指點余青玉，帥英傑心頭恚怒，此刻他要殺凌水雲，實在不費吹灰之力，只是顧忌聲名，故而啞忍。

帥英傑不愧是武林有數之高手，心想：「這小子因有凌水雲提點，難免有所依賴，只須帥某虛實並用，先亂其心，再遽下殺手，必能將他置之死地！」

主意打定，帥英傑突然一掌望余青玉胸膛印去，凌水雲急道：「風吹柳擺！」余

青玉應聲扭腰一閃，右手使出一招「烏雲鎖龍」五指如鈎，反抓帥英傑的手腕，同時右手鋼刀劈過去！

他一口氣使出三招，而且分別來自三套功夫，使得流暢悅目，一鳴忍不住喝起采來，采聲未落，只見帥英傑左掌揚起，發出一股掌風，將鋼刀撞開；同時右掌突然化印爲掃，直取余青玉的腰側！

這一招變化甚急，余青玉如將鋼刀換招，腰側必先中掌，急切之間，只好向後倒退！可是帥英傑似已料到他會有此一着，余青玉剛退，他立即彈跳上去，左脚趁勢飛起，但聞「蓬」的一聲，余青玉被踢個正着，身子如斷線風筝，向後退飛，人未落地，一股鮮血已噴了出來！

帥英傑急速回頭望向余修竹，只見他面上神情十分複雜，但仍立於原地，毫無搶救之意，當下掠身向余青玉追去！

余青玉身子未落地，凌水雲已急不及待地喝道：「快抱他回來！」一鳴應聲而出，先他一步，把余青玉抱在懷中，向後倒飛！

帥英傑去勢不絕，喝道：「禿驢，快將他放下來！」他舉掌遙擊一鳴，一鳴武功不弱，聞風閃開。可是因此一慢，又讓帥英傑迫近，凌水雲眼見他身危，却無能爲力，空明大師內傷甚深，又在遠處，亦是欲救無從！

正在危急之時，忽聞一道尖銳宏亮的喝聲響起，但見萬象自地上躍起，把手一揚，一塊石頭如强弩發出之矢，直奔帥英傑！

莫小覷那塊石頭，帶起的風聲，尖銳得動人心魄，其速如閃電，帥英傑心頭一懍，不敢大意，連忙橫讓一步，揮起袖管向他拂去！只聽「卜」的一聲，如錘擊敗革，石頭固然被掃落地，袖管亦被擊得鬆軟，垂了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萬象身子亦如矢飛來，只兩三個起落，已落在帥英傑身前。帥英傑心頭再一懍，嘴上却故作輕鬆地道：「恭喜大師恢復功力！」

萬象怒道：「今日貧僧便掂掂你的份量，看你是否只懂得用暗箭傷人！」言畢雙臂舉起，已向帥英傑攻去。

帥英傑當今只忌兩個人，一是凌水雲、二是萬象；凌水雲功力盡喪，已形同廢人，自然不能造成威脅，而萬象受傷後，本亦無阻擋之力，却料不到他恢復得這般快，教帥英傑如何不驚？當下凝神小心應付，不敢有半絲大意。

萬象吃帥英傑的暗算，功力消失一半，連日四處奔逃，如喪家之犬，他自出道以來，罕逢敵手，幾曾像今次這般窩囊過？心中蹩足了氣，如今恢復了功力，眞欲將帥英傑斃於掌下，方能洩心頭之恨，是故一動手便是進手攻勢，但見掌影如山，急攻不停。

帥英傑吃他一陣急攻，幾乎抵禦不住，所幸他經驗豐富，沉着應付，方能站穩陣脚，見招破招，可是萬象是何許人也，先機一失，要想扳回頹勢，談何容易？

萬象連攻數十招，見帥英傑防守依然十分嚴密，心中亦暗暗佩服：「難怪這廝近年來，在中土武林出盡風頭，連昔年的凌水雲亦有所不如！」他爭强鬥勝之心一起，攻勢更爲猛烈。

一鳴將余青玉放在師父跟前，又將凌水雲抱回去，凌水雲見愛徒雙眼緊閉，臉如金紙，大吃一驚，忙伸手搭脈，見他脈搏雖微仍未斷，這才稍稍放心。

空明大師自懷中掏出一隻白瓷瓶來，吩咐一鳴道：「捏開他的牙關，餵兩顆小還丹！」

一鳴拔開木塞，傾倒瓷瓶，只剩兩顆黑色的小丸，他遲疑地道：「師父，只剩下兩顆，你自己……」

空明瞪了他一眼，斥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尚猶疑什麼？速速餵他服下！」一鳴不敢多說，餵余青玉服下藥丸，空明又着他內力在他腹背之處搓弄，以助藥力化開，過了一陣，果見余青玉臉色有了好轉。

凌水雲喜問道：「大師給小徒服食的，可是少林寺的『小還丹』？」

「正是，此乃三十年前，上慧師兄贈與老衲的！」

「大師慈悲爲懷，以此宇內難得之藥，救治小徒，異日必當重報！」

空明喟然道：「昔日漂母飯信，尚不望報，何況是出家人？老衲見令徒他日必有一番作爲，只盼他造福武林，少些殺生，則等於報了今日贈藥之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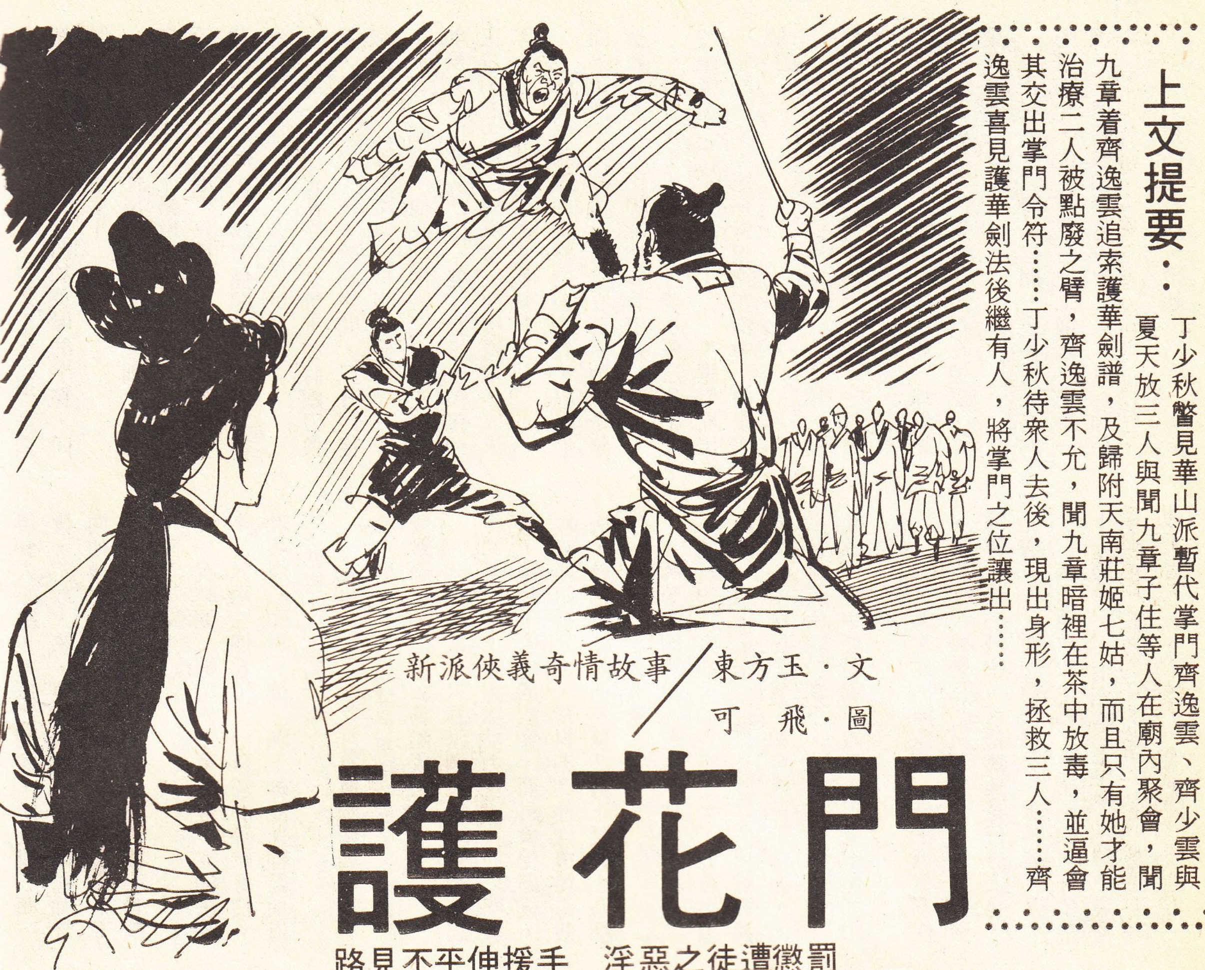
凌水雲道：「凌某不曉看相，小徒日後之前程如何，難以揣測，只是今日是否能夠脫險，尚難預料！」

空明忽然提高聲音道：「蓋天幫最可畏的乃是帥英傑一人耳，今有萬象師兄敵住，假如咱們同心合力，其他人又何足畏懼？」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丁少秋瞥見華山派暫代掌門齊逸雲、齊少雲與夏天放三人與聞九章子佳等人在廟內聚會，聞九章着齊逸雲追索護華劍譜，及歸附天南莊姬七姑，而且只有她才能治療二人被點廢之臂，齊逸雲不允，聞九章暗裡在茶中放毒，並逼會其交出掌門令符……丁少秋待衆人去後，現出身形，拯救三人……齊逸雲喜見護華劍法後繼有人，將掌門之位讓出……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路見不平伸援手　淫惡之徒遭懲罰

古靈子、矮財神都是老江湖了，看到有人走近，不約而同的回頭朝丁少秋望來，但丁少秋臉上戴着面具，那只是一個面貌平庸三十出頭的漢子，這樣的人，江湖上到處都可以遇上，兩人也自然不會去十分注意他了，依舊別過頭去。

丁少秋也和其他食客一樣，要伙計切了一盤滷菜，半斤花雕，和一碗麵。

伙計退走之後，他就暗自諦聽古靈子和矮財神談些什麼。

這兩個老江湖故意選在人聲嘈雜的小麵館裡，第一、當然是因爲這種地方，不會遇上熟識的人。第二、人聲雖然嘈雜，但以他們的功力，雙方話聲說得再輕，也一樣可以聽得清楚，却不虞被別人聽去。

但他們可算錯了一點，以丁少秋目前的內功修爲，雙方相距不遠，就是不用心諦聽，也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只聽古靈子低笑道：「那不就正好，你只要把東西往易婆子身上一放，一切事兒都由她承担，你老哥和柯長老就名正言順的接掌了一門一幫，大夥誰不心服口服？」

矮財神連連點頭道：「門主此計大妙，兄弟就遵照你老指示行事。」

丁少秋不知他們說的究竟是何事？也不知道他們口中的易婆子是誰？但古靈子是天南莊的走狗，已無可疑，矮財神和他掛鈎，也顯然是花字門的內奸，那麼……

他們說的順利接掌一門一幫，莫非會是花字門和丐幫？

丁少秋心頭驀地一動，只聽古靈子又道：「那小子好像在竊聽咱們談話！」

矮財神一怔道：「你老是說剛才坐下來的那個點子？」

「不是他還有誰？」

古靈子嘿然道：「不過以他這點修爲，也未必能聽到什麼？」

矮財神道：「兄弟去廢了他。」

隨着話聲，正待起身。

古靈子一擺手道：「不勞拜兄出手，待會拜兄只管先行，這小子由我來處置他好了。」

丁少秋心中暗道：「自己已經十分小心，但還是給他們發現了，我倒要看看你古靈子如何處置我？」

伙計端上一盤滷菜和一壺紹酒，丁少秋就裝作什麼也不知道，一手拿起酒壺，自斟自酌的吃喝起來。

過不一回，伙計又送上麵來。

矮財神看丁少秋一壺酒喝得差不多了，麵也吃了將近半碗，這是試他最好的機會，只要自己一走，他如果馬上放下麵碗，跟了出來，就可証明他是綴着自己來的了。

當下站起身，朝古靈子拱拱手道：「古門主，請恕兄弟要先走一步了。」

古靈子忙道：「拜兄只管請便。」

矮財神離開座位，舉步往外就走。

丁少秋爲了要戲耍古靈子，故意作出要盯着矮財神的模樣，慌忙取出一錠碎銀，往桌上一放，拿起青布囊，匆匆朝門外跟了出去。

矮財神拜天賜一身輕功原極了得，就在這一瞬間，早已奔出老遠，丁少秋目光一注，發現他朝北門而去，自己也正是要

走北門，這就遠遠跟了下去。

出得北門，不過三五里路，即是一片荒地，丁少秋正行之際，突覺身後微風一颯，心中暗暗冷笑：「是古靈子！」

但他藝高胆大，故作不知，就在這一瞬間，只覺有一隻鐵爪似的手一下在自己右肩「肩井穴」上抓落。

現在丁少秋不好再裝作不知道了，口中「啊」了一聲，急急說道：「什麼人……」

只聽古靈子的聲音從身後傳來，喝道：「年輕人，老夫只問你想死還是想活？」

丁少秋故意痛得彎下腰去，說道：「朋友究竟是什麼人，在下和你無怨無仇……」

古靈子手爪略爲放鬆了些，沉喝道：「說，你叫什麼名字，是那派的人？」

丁少秋道：「在下聞三泰，華山派的人。」

古靈子大感意外，問道：「你是華山門下，老夫問你，聞九章是你什麼人？」

丁少秋不加思索的道：「他是我侄子。」

古靈子哼道：「你是他的侄子。」

丁少秋上身一直，忽然轉過身去，正容道：「不，他是我侄子，在下說的是咱們聞家的輩份，他比在下小了一輩，自然是在下侄子。」

古靈子聽得半信半疑，尤其丁少秋一轉身就脫出自己手爪，看來這小子果然有一手，一面注目問道：「你到這裡來作甚？」

丁少秋道：「在下是奉他之命趕來的……」

說到這裡，立即解釋道：「在聞家在下輩份雖然比九章大，但在敝派中，他是長老，據說他昨晚已經担任代理掌門，沿途留下記號，要在下召集門下幾個得力弟子，趕去會合，閣下究竟何人，和九章是朋友嗎？」

古靈子縱然是老江湖，但聽了丁少秋說的不像有假，心中不禁暗暗點頭，忖道：「華山派果然不失爲九大門派之一，聞九章昨晚剛取代了齊逸雲，門下弟子已經得到消息了，這麼說，是自己多疑了。」

一面點頭道：「老夫和聞老哥乃是多年老友，方才看你匆匆走出麵館，還以爲是對方派來的人，如今話說清楚了，那就沒事了，你可以走了。」

丁少秋摸摸下巴，含笑道：「沒關係，你和在下侄子是朋友，大家就是自己人了，你叫什麼名字？」

和他侄子是朋友，你也就是侄子一輩子，這話只是沒說出來而已！

古靈子聽得又好氣，又好笑，沉哼一聲道：「老夫古靈門門主。」

說完，雙脚一頓，人已長身掠起，劃空飛射而去。

丁少秋望着他背影，忍不住大笑起來，這老傢伙給自己氣跑了，他若遇上聞九章談起今日之事，聞九章告訴他並沒有聞三泰這麼一個叔叔，不知他更要氣得如何呢！

＊　＊　＊

早晨，太陽剛剛從山頭爬起來，一條筆直寬闊的官道上，正有一匹黃驃馬從南首向北馳來。馬跑得不快，馬上人也悠然自得，任由馬兒跑着。

這人看去三十出頭，四十不到，濃眉粗眼，臉色黃中帶黑，頦下長出幾分長的髫髭，看去已有十來天沒刮了，身邊還擱着一個長形青布長囊。

他正是前往丐幫總柁找李飛虹的丁少秋，他早晨剛從滑縣出來，趁着晨風吹爽，策馬徐行，才是一大享受，不然的話，在這種秋陽比三伏天還猛的日頭下，趕到開州，一身衣衫不被臭汗濕透才怪！

就在此時，坐在馬上的他忽然聽到左首林間有人發出呻吟之聲，不覺輕輕勒了下馬繮，停住下來。

接着只聽一個人聲嘶力竭的道：「你們只管打死我好了，只要我有一口氣就是拚了命也非告不可，强姦殺人，還不准我聲張，逼我離開這裡，天底下還有王法……啊……」

緊接着就是一陣砰砰拍拍的拳脚交加之聲，和先前說話那人口中發出來的痛苦呻吟，和幾個漢子的嘲笑之聲！

「姓張的，看你還咀硬不，死個妹子，不是已經給你們殮了嗎，再不搬走，還說要告狀的話，你一條狗命和老婆、兒子都得賠上，你明白嗎？」

這話聽到丁少秋的耳裡，事情已經十分明白，心頭上不住怒氣上沖，把手中繮繩一圈，就飛身下馬，循着聲音往林中尋去。

穿行松林，快到盡頭，林外正好是一處小山坡，稍遠就是一個小村落。他目光落到叉腰站着的三人身上，這三人差不多三十光景，一身青布短打，敞開着胸襟，一看就是地痞流氓，決非好人。

另外地上撲臥着一個人，業已鼻青臉腫，衣衫也被撕破，看去傷得不輕。

不遠的地方，還有一把板斧，一根扁担，和一綑繩索，一看就知是上山砍柴來的了。

三人中有一個好像是領頭的人，口中說道：「好了，已經教訓過他了，今天便宜他，咱們走吧！」

三人正待離去，只聽有人低喝一聲道：「慢點，我有話要問你們。」

三人聽得一怔，抬頭看去，從林中走出一個手中圈着馬鞭的青衣人目光正向自己三人投來！三人中爲首的一個冷冷說道：「什麼事？」

這青衣人當然就是丁少秋了，他一指躺在地上掙扎的人問道：「他是你們三個人打傷的？」

爲首的冷聲道：「是又怎樣？」

丁少秋道：「打傷了人，想一走了之？」

爲首的兇睛一瞪，沉嘿道：「你想管閒事？」

說話之時，頭輕輕昂了一下。

邊上兩個漢子不待他出聲，一左一右朝丁少秋撲了過來，他們手脚相當敏捷，探手之間就一下抓住了丁少秋的臂胳！

原來他們使的竟是擒拏手法，這兩個人原來是打手！

丁少秋咦道：「你們這是做什麼？」

脚下後退一步，雙臂輕輕往裡一合，那兩個漢子也不知怎麼一來，希裡糊塗的迎面撲撞在一起。

身子相撞，是不會有什麼損傷的，但他們却面對面撞在一起，額頭、鼻子、顴骨等處是經不起猛撞的，但聽砰然一聲之後，緊接着雙人同時痛極而呼，再砰砰兩聲，一齊撲倒地上，痛得昏了過去。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只不過一瞬間的事，那個爲首的根本連兩人如何會撲撞在一起都沒看清楚，心頭方自一怔！

丁少秋又跨前了一步，說道：「這樣也好，在下問話的時候，三個人就會七咀八舌的說不清楚，現在由你一個人來說，就比較簡單得多。」

爲首那人看出情形不對，所謂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他當然要先下手，一言不發，刷的一聲，抽出一柄雪亮的單刀，身形一矮，左脚跨進，右手遞出，單刀閃電般向丁少秋當胸刺去。

這一下他估計得一點也沒錯，先發制人，殺對方個措手不及，對方果然毫無防備，連後退都來不及！

他覷準的部位，也絲毫沒差，刀尖直指對方胸口，這一送，保証給對方來個透心涼，前胸進，後背出！

只是有一點他估錯了，刀尖刺到對方前胸，觸及衣衫，却像刺在一片軟軟的棉花堆上，再也刺不進去。

他感到奇怪，急忙注目看去，原來對方這件看不起眼的青紗長衫，竟然會是刀劍不入的寶衣，自己雪亮鋒利的刀尖，就是被對方長衫頂住了！

丁少秋直到此時，才目射精芒，喝道：「在下和你無怨無仇，你居然敢持刀行兇，看來眞還饒你不得！」

爲首那人可也着實機伶，一看自己刀尖連人家長衫也刺不進去，心知遇上了棘手人物，慌忙單刀一撤，正待抱拳說話！

丁少秋右手一抖，馬鞭刷的一聲閃電般朝他當頭揮落，這一下在他來說，只是隨手揮出，但落到爲首那人的頭上，可就不同了，但聽啪的一聲，抽得他一個腦袋差點被劈成兩半，眼前金星亂閃，口中殺豬般叫了起來。

丁少秋冷笑道：「看你挺紮實的，怎麼一記也受不了？你手裡不是有刀嗎？怎不再刺過來試試？」

口中說得雖慢，出手可比說話快了多少倍，一支馬鞭咻咻有聲，鞭影飛舞，在爲首那人的肩頭、腰背、屁股、大腿上此起彼落，少說也抽了七八下。

如今是大熱天，衣衫單薄，這七八記下來，已抽得爲首那人痛徹心肺，連聲慘嗥，慌忙棄去手中單刀，撲的跪在地上，連連叩頭，求饒道：「好漢饒命，饒了小的吧！」

丁少秋隨手圈起馬鞭，喝道：「站起來。」

爲首那人奉命唯謹，慌忙站了起來。

丁少秋從懷中取出百寶救傷丹，傾了一顆，再一指躺在地上呻吟的那人道：「你過去扶他坐起，把這顆傷葯餵他服下。」

爲首那人忍着渾身疼痛，那敢違拗，接過傷葯，走到那人身邊，雙手把他扶着坐起，說道：「喂，張阿大，這顆傷葯是那位英雄叫我餵你的，快吞下去。」

張阿大已經被三人打得半死，眨眨眼睛，眼中盡是怨毒之色。

爲首那人也不理他，把葯丸塞入他口中。

這時另外兩人也一齊醒來，撞得鼻血模糊，頭腦還昏沉沉的，剛從地上坐了起來。

丁少秋喝道：「你要他們兩個過來。」

爲首那人慌忙喝道：「你們還不過來？」

那兩人依言站起，搖搖晃晃的走了過來。

丁少秋道：「你要他們兩個扶着張阿大回家，你跟他們一起去，如果敢耍什麼花招，我就要你們三人的狗命！」

話聲甫落，人影一晃，刹時走得不知去向，爲首那人和兩個漢子眼睜睜的忽然不見人影，心頭自是又驚又怕，三人互相望了一眼，爲首的揮揮手道：「你們去扶起張阿大，送他回去。」

他過去拾起單刀，另外兩人也一左一右扶起張阿大，朝前面小村落走去。

他們剛走出十幾步，只聽一陣得得蹄聲從身後馳來，爲首那人回頭望去，一匹黃驃馬上，坐着的不就是剛才那個青衫人還有誰來？心頭暗暗忖道：「原來這小子牲口停在林外，自己還當他走了呢，嘿嘿，只要你不走，管教你吃不了兜着走！」

前面的兩名漢子已把張阿大扶到一家狹窄茅舍的簷下，突見裡面奔出一個藍布衣袴的婦人和一個五六歲的小孩！

那婦人看到張阿大由兩人扶着，還是一副委頹模樣，不由大吃一驚，急忙奔了過來，口中叫道：「阿大，你怎麼了？是不是被他們打傷的？」

那小孩也跟在娘的後面，哭喊着：「爹……」

藍衣婦人目光一抬，望着爲首的，惡狠狠的罵道：「又是你這狗奴才，上次阿香給你搶去，還把我丈夫毒打成傷，在牀上足足躺了一個多月，你們害死了阿香，又把我丈夫打成這樣，我和你們拚了！」

身子猛撲而上，雙手亂抓，當眞像是豁出命去了！

爲首的忙道：「大嫂妳這是誤會，我今天是送阿大回來的，他已經服了這位英雄的傷葯，傷勢不碍事了。」

口中說着，雙手封架，忙不迭的躲閃，但臉上和手背上還是被那婦人的指甲抓破了幾處。這時當着丁少秋，不好還手，若要換上平時，十個婦人也被他摔出去了。

丁少秋大聲喝道：「這位大嫂請住手！」

他這聲大喝，把藍衣婦人懾住了，一時之間，果然停下手來。

丁少秋跨下馬來，拱拱手道：「張阿大已經服了我的傷葯，只要休息上一回，就可痊好，大嫂讓他們先把阿大扶進去。」

藍衣婦人道：「阿大眞的沒事？」

爲首的已朝兩個漢子抬了下手，兩個漢子就扶着張阿大朝屋中走去。

藍衣婦人一手牽着小孩的手，跟在他們後面，走入屋去。

丁少秋朝爲首的抬抬手道：「你也進去。」

為首的只好舉步走入，丁少秋走在最後，當他跨入門去，兩名漢子已把張阿大扶到右首一間房中，退了出來。

這幢茅舍，一共只有兩間，入門是一個狹窄的堂屋，右首是臥房，堂屋後面是廚房。堂屋中只有一張板桌，兩張板櫈，就別無所有。

丁少秋大模大樣的朝上首一張板櫈上一坐，抬臉道：「現在咱們可以談談了。」

從裡面走出來的兩個漢子弄不懂為首何以不敢和丁少秋反抗？自己三個人，難道還會怕他不成？但為首漢子沒有暗示，他們就不敢妄動，退到門口，和為首的站在一起。

丁少秋大聲道：「張大嫂，妳請出來。」

藍衣婦人從右首房中走出，朝丁少秋感激的道：「多謝這位大爺，阿大說：他的傷勢已經不痛了。」

丁少秋一指左首壁下的一張長板櫈，說道：「張大嫂，妳請坐下來，我想聽他把經過情形說出來，如果他有什麼地方說得不對，妳就只管指出來好了。」

藍衣婦人不知道丁少秋是何來歷，只得點點頭，走到左首壁下，在長板櫈坐了下來。

丁少秋朝為首的問道：「先說說你叫什麼名字？」

為首的道：「我叫周阿龍。」

丁少秋問道：「張阿大有個妹子，是你率衆來强搶去的？」

周阿龍忙道：「不，不，不是在下……」

藍衣婦人道：「明明是你率衆來搶走的。」

周阿龍道：「那不關我的事……」

丁少秋問道：「那是什麼人主使的？」

藍衣婦人道：「他主人叫柯大發，是前面鎮上的大戶，兒子叫柯金芝，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到處拈花惹草，只要看到稍有姿色的婦女，就威逼利誘，非弄到手不可，附近幾十里不知有多少人被他蹂躪了……」

丁少秋看了周阿龍一眼，說道：「難道這裡沒有官府？」

藍衣婦人道：「他們柯家莊財大勢大，官府有什麼用？」

丁少秋道：「好，妳說下去。」

藍衣婦人忽然垂淚道：「一個月前，阿香在河邊洗衣服，被姓柯的小狗看上了……」

兩個漢子中的一個喝道：「妳說話小心一點！」

丁少秋隨手一指凌空點了過去，一面朝藍衣婦人道：「別怕妳只管說下去。」

為首的眼看丁少秋凌空一指點了過來，那漢子身子一顫，就沒有說話，心中暗暗駭異，忖道：「這小子使的是什麼功夫，相距足有一丈來遠，他能夠制得住阿水的穴道？」

藍衣婦人續道：「當天黃昏時分，就由他(指周阿龍)率衆領了十幾個人硬把阿香搶走，阿大和他們理論，還被毒打了一頓……」

丁少秋眼中漸漸射出逼人的寒芒，說道：「後來呢？」

藍衣婦人拭着淚水，說道：「半個月前，他們抬着阿香回來，已經死了，他們說是阿香自盡的……」

「該死的東西！」

丁少秋目光冷厲得怕人，一下射到周阿龍的臉上，問道：「她說的可是眞的？」

周阿龍和他目光一接，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噤，心想：「這小子的眼光，比劍還利！」一面囁嚅的道：「差……差不多……」

丁少秋怒聲道：「阿香是被姓柯的小賊逼姦致死的？」

周阿龍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

藍衣婦人道：「他們害死阿香，阿大還在病中，他們傳來小狗的話，說要咱們搬離這裡，不許再住下去……」

「夠了！」丁少秋虎的站起，朝周阿龍道：「帶路，領我到柯家莊去。」

周阿龍心裡發毛，那敢從牙縫裡迸出半個「不」字來？

丁少秋揮了下手，解開那漢子的穴道，喝道：「你們兩個走在前面。」

周阿龍等三人退出茅屋，丁少秋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大步走出。

藍衣婦人手上拿着銀子追了出來，叫道：「這位大爺，我們不能收你的銀子。」

丁少秋早已一躍上馬，回頭笑道：「算是我給小孩子買糖吃的吧！」

＊　＊　＊

柯家莊果然有氣勢，廣大的晒場，高大的門樓，大門裡面左右兩邊各放着兩張黃漆長櫈，坐着四個豪奴。

周阿龍和兩個漢子，剛走近門前，丁少秋已從馬上飛身而下，問道：「這裡就是柯家莊嗎？」

周阿龍到了地頭，胆氣也漸漸壯了，口中哼道：「不錯，你在門外稍候，待我進去通報一聲。」

「慢點！」丁少秋喝道：「你們三個欺壓善良，給我帶點東西給柯大發看看！」

話聲甫落，手中馬鞭倏然掙得筆直，閃電般揮出，只有閃電般一閃的時間，已在三人身上，各自點了三下。

三個人身子同時一顫，因為他這一記手法實在太快了，他們並沒感覺到一身武功已被廢去。

周阿龍回頭道：「你……」

丁少秋早已圈起馬鞭，一手提起青布囊往背上一揹，喝道：「你去叫柯大發父子出來見我。」

周阿龍哼了一聲，才一邁步，突然腳下一個踉蹌，才發覺自己氣促心跳，渾身乏力，這情形極非尋常，只怕是被這小子在身上做了什麼手脚，心頭一害怕，急忙拖着疲乏已極的身子，咬緊牙關往裡走去。

丁少秋悠閒的跟着他們也往門內走去。

那四個坐着的豪奴倏地站了起來，有人喝道：「站住！」

丁少秋早已看出這些人一個個全是欺壓善良的走狗，那還容他們多說，輕哼一聲道：「我找柯大發父子來的，你們給我坐下。」

圈着馬鞭的手，迅捷彈出四縷指風，

一下就點殘了四人的「氣門穴」，四個人就像洩了氣的皮球，軟軟的坐了下去。

丁少秋也沒去理會他們，由大門進入二門，穿過大天井，走上三級石階，直入大廳。

這座大廳擺設得富麗堂皇，他一直走到上首，在一張雕刻精緻的紅木太師椅上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取下青布囊往左首茶几上一擱，等待主人出來。

直到此時，才聽到廳上响起沉穩而快捷的脚步聲，只見一個身穿長衫的人舉足跨入。

這人年約五旬，中等身材，臉型狹長，刻劃着不少皺紋，從這些皺紋上，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老奸巨猾的人，這時緊閉着咀唇，一雙三角眼一下投到丁少秋的臉上，然後才擠出一絲勉强的笑容，拱拱手道：「這位朋友遠來，在下有失迎駕，只不知高姓大名如何稱呼？」

丁少秋大安身不動，只抬了下頭，問道：「你就是柯大發？」

「呵呵！」奸猾老者笑了笑道：「兄弟李今伯，忝爲敝莊總管，朋友要見莊主，不知有何貴幹？」

丁少秋傲然道：「我有事找柯大發父子，要當面問問他們，那就勞駕大總管進去叫他們出來。」

李今伯呵呵一笑道：「兄弟是柯家莊的總管，莊上大小事情，兄弟還作得了主，朋友有什麼事和兄弟說也是一樣。」

「這麼說柯家大小事情，都是你經手的了？」

丁少秋虎的站起身來，目光直注，問道：「柯金芝姦殺張阿大的妹子阿香，脅逼張阿大搬家，今天又派人把張阿大毆打成傷，都是你出的點子？」

李今伯是老江湖了，眼看此人目光森寒如電，分明是個內家高手，脚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乾咳一聲，陪笑道：「朋友也許是聽信了一面之詞，莊主一向好客，在江湖上也薄有名聲，絕不會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來，朋友既然提起阿香的事，兄弟忝爲敝莊總管，對這件事最是清楚不過，朋友且請寬坐，兄弟自當奉告。」

丁少秋回身坐下，說道：「請說。」

李今伯也坐了下來，又乾咳一聲，陪笑道：「事情是這樣，張阿大一家生計窮乏，三個月前他把妹子以三百兩銀子賣在莊上作婢，不料月前阿香中了時疫，上吐下瀉，不治身故，張阿大藉此向莊主敲詐勒索不遂，就到處誣衊敝莊少莊主……」

「李總管口才不錯，編得好故事！」

丁少秋朗笑一聲續道：「窮不與富鬥，柯家莊財大勢大，張阿大只是一個砍柴的樵夫，他有幾個胆子，敢到柯家莊來捋虎鬚，此事在下並非聽一面之詞，而是貴莊派出去的三個打手都承認了，在下奉勸大總管不用再在在下面前替你主子掩飾，快去叫柯大發父子出來，否則，嘿嘿，只怕你李總管担待不起！」

說話之際，耳中聽到身後屏風後面傳來一陣輕快的脚步聲，這些脚步聲極爲輕微，但少說也有七八個人，迅速的隱伏下來。丁少秋只作不知，連頭也沒有回一下。

李今伯皺起一臉奸笑，點着頭道：「不是兄弟担待不起，朋友如果問清楚了這裡是什麼地方，只怕担待不起的就是朋友了。」

「哈哈！」丁少秋仰首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笑，聲音清越嘹亮，但却震得大廳上回音嗡嗡不絕，笑聲乍歇，注目道：「柯家莊難道會是紫禁城？就算龍潭虎穴，我既然來了，也要剖龍肝，取虎胆，李大總管大概還不清楚我是誰，等你知道了，就不會說出剛才那種話來了。」

就在此時，只見一簇人已在廳門前出現！

當前一個是長臉橫顴，蓄着八字鬍的老者，身穿熟羅短衫袂，右手盤着兩顆鐵胆，緊閉咀唇，面有怒容。

他身後右首，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面型和老者有幾分相似，但一看就是浮儇之輩，也穿着一身青綢短衫袂，左手還持着連鞘長劍。

身後左右兩邊，跟着十幾名身形壯健，手持單刀的漢子，自然是莊中的打手了。

李今伯迅即站起，拱手道：「敝莊莊主下來了。」

丁少秋依然巍然端坐，動也沒動。

柯大發跨進大廳，就沉聲道：「李總管，這位朋友叫甚名字？找我何事？」

李今伯慌忙迎着道：「他不肯道姓名，說要和莊主面談。」

他們說話之時，那穿青綢短衫袂的青年已在他身後暗暗打了個手勢。跟在兩人身後的十二名持刀漢子中有八人迅即從左右兩旁抄入，四人一邊，分別站停下來，其餘四人仍伺立在柯大發的身後。

柯大發目光一抬，問道：「朋友是什麼人，現在可以說了。」

丁少秋看了他一眼，問道：「你就是柯大發？」

柯大發哼道：「正是柯某。」

他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首問話，簡直就像問案。

穿青綢短衫袂的青年不待柯大發開口，搶着道：「我就是柯金芝，朋友找上柯家莊來，總該亮個萬兒吧？」

「用不着！」丁少秋目光如炬，冷然道：「只要你們父子來了就好，柯大發，我問你，養子不教，還縱容他魚肉鄉民，姦殺婦女，你有何說？」

柯大發幾乎氣黃了臉，怒聲道：「這狂妄小子，敢在我柯家莊胡說八道，你們去給我拏下了，問問他是什麼人主使的？」

他喝聲甫起，左右兩邊八名壯漢一緊手中單刀，從兩邊夾擊而上！

李今伯冷笑道：「朋友還是束手就縛吧，眞要頑抗的話，他們會砍下你臂膀來……」

丁少秋大笑道：「柯家莊就只有這幾個打手嗎？」

倏地站起，正好迎着八個欺來的壯漢，身形輕輕一轉，抖手把圈着的馬鞭揮了出去。

他練「護華劍法」之時，輕輕一轉，可以刺出九劍，如今欺來的人，只有八個，

任你一身武功有多高明，也敵不過他出手快捷，一下就制住了八人的穴道。

這一下連柯大發都沒有看清，丁少秋已從八人中間穿出，朝李今伯面前欺了過去。

李今伯一生奸詐，這回沒看清撲上去的八人已被制住穴道，只當丁少秋遭到八人的夾擊，從他們中間閃出來的，他身形一擋，臉上百十條皺紋一起擠出詭笑，說道：「此路不通。」

「在下知道。」

丁少秋欺近他面前，低聲道：「在下並不是想逃走，只是來告訴你一句話的，在下先前還以為周阿龍是柯大發的管家，一切壞主意都是他出的，所以在進來之時，就廢了他的武功，直到如今，才知道柯大發手下一些走狗的頭兒是你，所以在下得廢了你的武功才是！」話聲一落，手中馬鞭已如靈蛇般點出。

李今伯能夠當上柯家莊的總管，自非泛泛之輩，聽出丁少秋的口氣不對，正待橫掌擊出，無奈丁少秋出手神速如電，出人意料，李今伯縱有防備，也無濟於事，鞭影如九點寒星，一下灑落，但覺身軀一麻，一身眞氣立時外洩，人也軟軟的使不出一點力道來，心頭又驚又急，忖道：「這小子好快的手法，竟然一下破了自己氣功，我……」

他張了張口，還沒出聲，雙足一軟，砰然往地上跌坐下去。

這時丁少秋早已棄他而去，身形一轉，手中長鞭朝柯金芝頸上圈去，口中喝道：「小狗，你過來。」

他動作之快，從出手制住八個壯漢，到廢去李今伯武功，再用馬鞭圈住柯金芝頸項，說來費時，實則一氣呵成，幾乎只有眨了下眼的工夫！

柯金芝突覺頸上一涼，幾乎窒息，一個人已被丁少秋馬鞭套住，身不由己的拖了過去，連話也說不出來。

柯大發作夢也想不到丁少秋出手有如此快法，眼看兒子落到人家手中，心頭一急，刷的一聲，掣刀在手，大聲喝道：「你們還不快圍住他！」朝前逼上。

這時從屏後湧出八個手持弓弩的壯漢，迅速圍了上去，柯大發身邊四名打手，也急步衝出！但丁少秋在拖着柯金芝過去之時，左手早已點了他身上穴道，然後從容取起放在几上的青布長囊，目光一抬，嘿然道：「柯大發，憑你們這點陣仗，只能唬唬當地善良百姓，對大爺一點用也沒有，我不願傷人，你叫他們退下吧！」

柯大發投鼠忌器，再說，他心裡明白，總管李今伯一身武功，和自己只在伯仲之間，都被人家眨眼之間就制住了，自己上去也是沒用，他怒目瞪着丁少秋喝道：「你到底要怎樣？」

丁少秋冷冷一笑道：「我要你兒子到阿香埋骨之處去磕頭認罪。」

一手夾起柯金芝，昂然走出大廳，朝外行去。

柯大發恨不得把他剁成肉泥，但自己只此一子，又不敢輕舉妄動，只好率同八名弓箭手，四名持刀壯漢，一路緊跟着走出。

丁少秋早已一躍上馬，絕塵而去。

柯大發氣紅了眼，不迭的催着：「快牽馬來！」

莊丁們那敢怠慢，立即從馬廄牽着馬走出，其餘的莊丁，也紛紛從馬廄騎着馬馳出。

柯大發朝身側一名莊丁低低的囑咐了幾句，立即縱馬急馳，追了下去。

這回他身後差不多增加了十幾名壯漢，連同先前的八名弓箭手，和四名隨身護衞，一共有二十八騎之多，但聽蹄聲急驟如雷，朝丁少秋馳去的路上一路跟踪而來。

丁少秋不知阿香埋在那裡，在馬上拍開柯金芝的穴道，問道：「小狗，快說，你們把阿香埋在那裡？」

柯金芝哼道：「我不知道。」

丁少秋笑道：「我有的是時間，你估量估量自己，熬得住熬不住就好。」

右手駢指若戟，在他「玄機穴」上輕輕戳了一下。

要知「玄機穴」為支氣管分叉點，一經點戳，就算最輕，也會大咳不止，柯金芝果然如響斯應，立即咳了起來。

咳嗽，只要傷風感冒，人人都咳過，但傷風感冒的咳嗽，都是間歇性的，不可能連續不斷一直咳個不停，只有被點了「玄機穴」的人，不但連續不停的咳，而且還是大咳而特咳。

這樣的咳法，沒有人會受得了。柯金芝雖是武林子弟，但因他生性好色，早已掏空了身子，這一陣大咳，猛咳，咳得他脹紅了臉，額頭、脖子上一根根青筋都綻了出來，口中邊咳邊叫道：「朋友……我……咳……說了……」

「不急，現在你想說了，我已經不想聽了。」

丁少秋伸手一指前面小村落，說道：「馬上就到張阿大家了，我去問他們也是一樣。」

柯金芝越咳越厲害，甚至因咳嗽引起喘息，連連說道：「朋友……請……高抬貴手……咳……求求……你……」

丁少秋道：「好，你說！」

柯金芝咳得只是拚命的以手朝前連指，說道：「前面……咳……白楊……樹下……」

丁少秋一夾馬腹，馳到山脚下，一棵白楊樹下，果見有一堆黃土，這就提着柯金芝躍下馬背，問道：「就是這裡？」

柯金芝連連點頭，只說了一個「是」字，就彎着腰不住的咳嗆。

丁少秋道：「好，你跪到坟前去，把你如何姦殺阿香的經過，詳細說出來！」

柯金芝指指喉嚨，哭喪着臉說道：「我說……我說……咳咳……你先先……咳咳……解開我……穴道……咳咳……」

丁少秋舉手一掌，推開他穴道，喝道：「跪下，要說得詳細一些。」

柯金芝穴道一鬆，只是喘息，他到了此時，那敢有半點違拗，雙膝一屈，噗的跪到地上，一面痛苦流涕的道：「是我不對，見色起意，把阿香搶了回去……」

只聽一陣急驟的馬蹄聲，二十幾匹馬像風馳電捲疾奔而來！

為首一騎正是柯大發，手提鋼刀，已經馳近，其餘二十幾騎却從兩邊抄了過

來！

柯金芝眼看爹率人馳援，業已趕到，心頭暗喜，跪着的人，上身一歪，趁機一個懶驢打滾，滾出去一丈來遠，正待站起，那知才一抬頭，只見丁少秋就站在自己面前，微哂道：「你要想從我面前逃走，少說也要再練上二十年，可惜你已經沒有機會了。」

說到這裡，突然沉喝道：「你滾過來了，還不爬着回去？」

柯金芝看到他，已經喪了胆，果然依言乖乖的在地上爬着。

柯大發雖然率領了二十幾個莊丁，已把丁少秋遠遠的圍了起來，但因柯金芝仍在丁少秋手裡，不敢妄動，只是厲聲喝道：「朋友，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到底要待怎樣？」

丁少秋連看也沒看他一眼，冷哼道：「養不教，父之過，我要他在阿香坟前，把經過情形親自說上一遍，這段經過，你如果知道的，就是縱子爲惡，如果不知道，就讓你聽聽兒子的親口招供。」

一面喝道：「柯金芝，還不快說，是不是記不起來了，要我來幫助你恢復記憶？」

柯金芝方才已吃過他的苦頭，連聲說道：「我說，我說！」

慌忙跪到坟前，把如何要周阿龍帶人去把阿香擄來，自己如何逼姦，阿香不甘受辱，投環自盡，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

丁少秋聽得劍眉連挑，口中冷喝一聲：「該死的東西！」伸手從青布囊中鏘的一聲抽出一把四尺長青鋒森寒的倚天劍來，回頭朝柯大發冷聲道：「你聽到了？」

柯大發心頭一緊，忙道：「大俠劍下留情，你要什麼，柯某都可以答應，請你饒過小兒一命……」

剛說到這裡，瞥見幾名莊丁已押着張阿大夫婦和他兒子走來，心中不覺一寬。

丁少秋恰好被他們馬匹人影遮住視綫，是以並不知道，只是冷冷一哼道：「柯大發，你兒子仗着你柯家莊的勢力，姦淫婦女，無惡不作，你想我饒他一命，爲什麼當時不好好管教他呢？」

柯大發突然濃重的哼道：「朋友請看，老夫手裡有三個人質，你放過小兒，老夫就放了他們，否則嘿嘿，是朋友害死他們的了！」

丁少秋不覺一怔，他沒想到柯大發會有此一着，舉目看去張阿大夫婦小孩均被反綁着手，咀裡也被塞着布團，吭不出聲來，一時心頭甚感憤怒，沉聲道：「柯大發，果然有你的，好，我答應你，不過我把話說在前頭，你兒子姦殺良家女子，淫惡滔天，我現在雖然暫時放了他，但並不是答應你不再找他算帳。」

口中說着，伸手在柯金芝身上拍了一掌，解開他穴道，喝道：「你可以過去了。」

柯金芝如遇大赦，三脚兩步的朝他爹奔去。

柯大發急忙問道：「金芝，你沒什麼吧？」

柯金芝道：「孩兒很好，沒有什麼。爹，要他們放箭，把這狗娘養的亂箭射死算了！」

丁少秋當先釋放柯金芝，並不是他沒有江湖經驗，而是根本沒把柯大發和眼前的二十幾名柯家莊莊丁放在眼裡。

這一點柯大發心裡明白，他何嘗不想殺死這個上柯家莊尋釁的人，只是人家率先放人，就沒把自己這點人手放在眼裡，貿然發難，能夠一下殺死對方，當然最好不過，萬一殺不死人家，這下豈不惹怒了對方，憑自己父子，只怕擋也擋不住。

他不失爲老江湖，權衡利害，立即低喝一聲：「閉咀！」

一面朝着押張阿大的幾名莊丁揮揮手道：「放了他們，咱們走。」

莊丁們迅速放開張阿大三人，柯大發父子早已率衆急馳而去。

張阿大夫婦有如死裡逃生，拉着孩子，急匆匆奔了過來。

丁少秋喝道：「柯大發，你給我聽着，今後你若是再敢動張阿大一根汗毛，我就會殺得你柯家莊雞犬不留！」

張阿大感激涕零的連連拱手道：「又是恩公救了我們。」

丁少秋道：「是我連累你們，好了，現在沒事了，你們快回去吧！」

張阿大道：「這裡離小人家極近，恩公何不去坐一回，喝口茶水？」

丁少秋道：「不用了，我想柯大發父子不敢再難爲你們的了。」

說完，朝張阿大點點頭道：「我走了。」

一躍上馬，飛馳而去。這時已近午牌時光，他奔馳了二十來里，只見前面一排綠楊林裡，掛着一方酒帘子，迎風招展，這就放慢脚步，循着一條小路，緩緩穿林而入。

綠楊夾道，溽暑爲之一清！

一條潺潺小溪邊，用茅草搭蓋了兩間敞軒，裡面放了十七八張桌子，收拾得十分乾淨。

丁少秋心中暗暗奇怪，這荒林野外，何來如此雅潔的酒店？

正因此處前不靠村，後不靠店，但却在南北交通要道的邊上，趕路的人經過這裡，誰不想涼快涼快，歇歇脚再走？

丁少秋翻身下馬，繫好馬匹，舉步走入，只見喝酒的人，竟然不少，至少有半數以上的桌子都有人坐着，也就找了張桌子坐下。

這一坐下，就看到附近一根木柱上貼着一張紅紙條，上面寫着：「小店只有母女二人，人手不足，客官要些什麼，請到櫃頭自取，諸祈合作，多多原諒爲幸。」

酒店沒有伙計，還要客人到櫃頭自取，丁少秋心中想着，就站起身走到櫃頭前面。才看到櫃頭裡面坐着一個十六七歲的醜姑娘，這位姑娘一副尊容，當真不敢領教，不但黃髮蓬鬆，有如枯草，臉上更是小眼、塌鼻、厚咀唇、再加上皮膚粗糙，黑裡帶黃，醜到無以復加。

裡面一間厨房，有一個頭髮花白的婦人正在忙着下麵。

這婦人同樣小眼、塌鼻、厚咀唇，和醜姑娘長得一般無二，只是年歲一老一少而已，什麼人一眼都可以看得出來，她們是母女兩人了。

丁少秋站定之後，口中剛叫出：「姑

娘……」

那醜女不待他說下去，就指了指壁間貼着的菜單，嬌聲道：「客官要些什麼，請先看了單子再告訴我。」

她人雖奇醜無比，但說話的聲音却又嬌又柔又甜又脆，宛如出谷黃鶯，聲音悅耳！

丁少秋不覺又看了她一眼，這一眼竟發現醜女一雙眼睛居然黑白分明，晶瑩靈活，如同一塵不染的秋水！

四目相投，醜女也似有所覺，迅即避了開去。

壁間菜單上開列得很清楚，酒分燙熱和冰鎮兩種，另外還有茶和酸梅湯，菜却只有現成的滷菜和湯麵，十分簡單。

丁少秋看過菜單，含笑道：「姑娘，在下要四兩冰鎮女兒紅，切一盤滷菜，再來一碗湯麵就好。」

醜女點着頭道：「客官請稍候。」

她起身從裡面端出一盤滷菜，一個錫壺，放到櫃上，說道：「客官要的麵，待回我會送去的。」

丁少秋點點頭，拿着一盤滷菜和酒壺回到自己桌上，心想：「這樣倒也新鮮。」

每張桌上都有一筒竹筷和八個酒杯，任由客官自取。

丁少秋取過杯筷，斟滿一杯，輕輕喝了一口，果然入口冰涼，還有一股桂花香味，在大熱天喝來，使人肺腑有清涼之感，心中暗道：「這母女兩人果然大有生意眼，與衆不同！」

這時陸續有人進來，但最奇怪的還是酒客們，雖然五方雜處，大家却很斯文，彼此交談，話聲都不甚喧嘩，沒有別處酒店的嘈雜，保持一種清靜的氣氛！

正在吃喝之際，那醜女已端着一個盤子走來，把一碗熱氣騰騰的湯麵放到桌上，嬌聲道：「客官的麵來了。」

丁少秋抬頭望着她明亮的眼睛，含笑道：「謝謝。」

醜女低低的道：「不用謝。」迅即轉身走去。

她這一轉身，丁少秋又有新的發現，那是醜女身腰靈活，脚下輕盈，分明身懷武功，而且還頗不庸俗！

心中想着，就把吃賸的滷菜倒入麵裡，拌了幾下，就慢慢吃着。

就在此時，耳中忽然聽到身後不遠一張桌上有人低低的道：「點子已在吃麵了，大概快上路啦，咱們也要快些吃才行。」

接着只聽另一個道：「不急，咱們至少也要等點子上了馬，走出一段路再出去，這樣才不致被他發現。」

丁少秋心頭暗暗一動，忖道：「這兩人指的莫非是自己？他們跟踪着自己來的，哼，一定是柯家莊派來的人了。」

他並未回頭去看，等一碗麵吃完，起身到櫃頭付帳，才漫不經意的朝後面打量了一眼。

自己身後至少有五六張桌子，但一眼可以看出是護院打手一類的人，只有右後方第二桌上正在低頭吃麵的兩個漢子，一身短靠，身邊還各自放着一個長形青布包袱。

丁少秋那會把他們放在眼裡，連第二眼都沒瞧，會賬出門，解開拴着的牲口，跨上馬鞍，徐徐往北馳去，正當馳出一箭來遙，稍稍回頭，果見那兩個漢子匆匆追出，翻身上馬，跟了下來。

心頭暗暗冷笑一聲，立即一夾馬腹，催馬疾馳，等奔行了兩里光景，正好左側有一片松林，這就一躍下馬，把馬匹牽入林中，然後縱身而起，躍登樹上，隱好身子。

不大工夫，兩匹馬已追了上來，丁少秋折了兩段松枝，扣在中指上朝兩匹馬的前蹄彈去。

正在奔行中馬匹，被松枝彈中，負痛發出唏聿聿一聲長嗚，朝上一蹦，緊接着屈膝下跪，把兩個漢子從馬上掀了下來。

丁少秋更不怠慢，又折了兩段松枝分別朝兩人彈去。

那兩個漢子根本連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人還沒有站起，已經一下被制住了穴道。

丁少秋也在此時，迅快的從樹上飛身而下，先把兩匹馬拴在樹下，然後一手一個提着兩人走入松林，找了一處較爲寬敞之處，放下兩人，先把其中一個拍開穴道，喝道：「說，你們一路跟踪着我，是什麼人派你們來的？」

那人定了定神，一眼就看到躺在地上的同伴，不知是死是活，心頭一慌，望着丁少秋，求饒道：「好漢饒命，小的兩人只是布販，沒有……」

丁少秋揮手就是一記馬鞭抽在他身上，喝道：「你不肯說，那就算了。」

嗆的一聲又從青布囊中抽出一柄寒光四射的長劍，故作獰笑道：「老子沒時間和你多說了！」

長劍作勢，正待朝他心窩刺去。

「好漢饒命……」

那漢子自知無法逃走，就雙膝一屈，噗的跪下，連連叩頭道：「小的說了，小的說了。」

丁少秋長劍擱在他頸上，冷聲道：「好，你說，但若有半句虛言，我不會放過你的。」

那漢子被那冰涼鋒利的劍刄擱在頸上，那敢掙動，直着脖子道：「小的兩人是奉莊主之命，暗中跟着好漢來的……」

丁少秋問道：「你們莊主是誰？」

那漢子道：「是……是柯家莊的……柯柯莊主……」

丁少秋道：「是柯大發？」

那漢子連連點頭道：「是……是！」

丁少秋道：「他派你們跟踪我，有何目的？」

那漢子道：「是叫小的跟下來看看好漢是不是眞的走了？」

丁少秋問道：「還有別的事嗎？」

那漢子道：「沒有了。」

丁少秋道：「好，我再問你同伴，如果你們兩人說的一樣，我自會放你們回去。」

話聲甫落，長劍連點了他兩處穴道，然後伸手拍開另一個漢子的穴道，如法泡製，另一個同伴也據實說了，兩人說的果然完全一樣。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應天青和浮雕的柔柔互訴心聲，決定用玄門正宗純陽之體眞氣，渡進柔柔浮雕體內，解救了柔柔，而自己眞氣耗盡，奄奄一息，反過來柔柔又將自己的陰氣灌救應天青……陷空老祖和玄門正派高手在陷空島上慶賀陰魔被囚，忽發現幻波池的那股陽氣冒出來，知道不妙，忙和衆高手趕去看，面壁的應天青和浮雕的柔柔都失了踪……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陰魔

陰陽不分邪正　正邪可以共存

應天青看着柔柔。

他知道柔柔是爲了自己不受魔性影响他才會這樣做，也完全感覺到柔柔那一份誠意苦心。

他很想阻止柔柔繼續下去，可是他連移動也不能夠，只有看着柔柔心力交瘁。

看見柔柔那一頭烏黑的秀髮轉白，他又怎會不相信柔柔雖然是天降天魔，却是如此的善良。

他終於元氣恢復，變得比之前更壯健，但是看柔柔，雖然仍很美麗，卻難掩那一份憔悴。

柔柔看見他站起來，面上立時露出笑容。「應大哥，你完全康復了。」

「柔柔──」應天青沒有說什麼，只是將柔柔摟入懷中，緊緊的摟着，柔柔也不由自主的依偎在應天青懷中，眼淚不由自主的淌下來。

「你怎樣了？」應天青伸手抹去柔柔的眼淚。「是否什麼地方不舒服？」

柔柔搖頭。「我只是太高興。」

「你可以不必這樣做的。」應天青歎息。「死亡對一個人來說未必是痛苦。」

「我希望你快快活活的活着。」柔柔這是心裏話。

「看見你爲我變成這樣，我怎會快活？」應天青輕撫着柔柔的臉，心都要碎了。

柔柔感覺到應天青心裏的難過，懷疑地問：「我眞的變得這麼難看？」

應天青說的也是他心裏話。「不是難看，只是沒有之前的美麗。」

「所以你會不喜歡我的了？」柔柔竟然提出這個問題。

「那有這種事。」應天青大搖其頭。

「也不會離開我？」

「不會──」應天青上下打量着柔柔。「以我看你只是眞氣耗損太多，才會變成這樣，只要一段時間調息，便會恢復本來的面目，美麗如故。」

柔柔笑了笑。「我現在覺得很好。」

「既然有辦法可以回復本來的面目，爲什麼你不肯那樣做？」應天青笑問。

「你這樣說，我只好看看調息之下能否回復本來的面目好了。」柔柔一笑。

這一笑雖然令應天青有憔悴的感覺，但也令應天青的信心更加增强。

「一定能夠的。」應天青說得非常肯定。「只是不要變得更美麗。」

「還有更美麗？」柔柔反問。

「在我的眼中當然是沒有的了。」應天青笑了笑。「只是變回妳原來那樣子已經太足夠。」

「不明白──」柔柔的確是聽不明白。

「那是你給我第一個印象。」應天青有些感慨。「也應該是你最喜歡的。」

柔柔笑了。「我喜歡並不要緊，只要是你喜歡。」

應天青恍然大悟，柔柔接一句。「我實在有些担心，你看見我這個樣子有些討厭。」

「怎會，無論你變成什麼樣子，都是好看的。」應天青回顧一眼。「這個地方是你弄出來的。」



「不太難看吧。」柔柔看似軟弱無力的依偎着應天青。

「人間很難有這樣的地方。」

「那這兒就叫非人間好了。」

「非人間。」應天青很意外的脫口一聲。「眞是好名字。」

柔柔接問：「你看我還像個魔嗎？」

看她的神態，顯然很担心這件事，應天青回頭細看她一眼。「本來就不像，却也絕不像凡人。」

「非仙非魔也非人，那是什麼？」柔柔有些無可奈何的看着應天青。

「我的人。」應天青接這一句。

柔柔呆了一呆，由心底歡笑起來，只要應天青這句話，無論是什麼她也不在乎。

應天青隨即探手摘向一朵鮮花，一心要送給柔柔。

無疑花留在那裏更好，可是那種送花的衝動却是他難以抑壓得住的。

他的手才接觸那朵鮮花，一股寒氣便滲進去，那朵鮮花立時冷結，才折下便冰屑也似的碎落在地上。

應天青立時呆住，柔柔也立時明白過來。「那是我眞氣在你體內的影响。」

應天青忽然笑了。「沒關係，只要你不碎便成了。」

柔柔的臉羞紅起來，應天青輕擁着她。「幸好我還有一樣東西可送給你。」

「你的心？」柔柔試探着。

「只有一顆心的了。」應天青擁得柔柔更緊。

他現在也已是非仙非人非魔，當然更覺得與柔柔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也不想再到外面的世界，與柔柔在這非人間長相廝守。

可是，他仍然希望柔柔能夠回復本來的面目，不是因爲柔柔更美麗他才會喜歡，而是他相信女孩子總是愛美，能夠回復過來，柔柔一定會更高興。

事實心靈交流，他多少已感覺到柔柔有這種心意，至於能否回復本來他却是不敢肯定。

柔柔一樣不敢，她只是依偎在應天青懷中，將天地間的陰氣引進自己的體內。

對應天青來說，這並無影响，他探手已能令水流冰結，無論柔柔吸進陰氣的時候會帶來多少的嚴寒也不會有什麼感覺的了。

天下間的事情就是這樣巧，柔柔若是這樣子不去吸取天地間的陰氣，羣妖根本不會發覺，不會知道她的存在。

陰氣一流動，他們很自然便會追隨這流動的陰氣找到來的了。

沒有必要他們當然也不會找到來，只是玄門正宗羣俠若苦苦相迫，他們不得不來找陰魔救命。

陷空老祖當眞是算無遺策，當然，沒有陰氣的移動，羣妖也束手無策，這若要認眞說，當眞是造化弄人，是天意的了。

那種陰氣的流動如此柔和，陷空老祖當然是一無所覺，他本來就不是陰類，只憑儀器的測度，現在天地間一片陰寒，那些儀器根本已起不了作用。

爲就因爲他知道那些儀器起不了作用，所以他才會想出一個那樣的辦法。

玄門正宗人多勢衆，四方八面的追查搜索下去，終於被他們發現羣妖的所在。

訊息發出，大家都聚向羣妖躲藏的地方，聲勢極大，未到已嚇得羣妖心驚胆戰。

羣妖事實已無心跟玄門正宗作對，被囚在禹鼎多年，已然將他們的鬥志崩潰，只求脫出苦海，不再受折磨，也不再有那種永不超生的感覺。

陰魔的出現，破禹鼎將他們救出來，他們才多少有些雄心壯志，然後他們發現陰魔並沒有對付玄門正宗的意思，只想和平共處，他們亦只好奢望和平共處。

他們清楚玄門正宗的勢力，只憑他們絕不是對手，最後只有被全部宰殺，他們也知道正邪不兩立，玄門正宗未必會罷休，一切只看陰魔的影响。

所以他們都希望陰魔永存，那即使不幫助他們消滅玄門正宗，最低限度玄門正宗方面也有所顧慮，不敢隨便採取什麼行動。

到發覺天上的太陽突然又多少亮起來，他們不由大爲担心，那是表示陽氣有恢復正常的趨勢，也同樣暗示他們陰魔方面可能有問題。

他們除了徬徨，實在不知道如何是好，若是陰魔應付不來，他們就根本不是對手，只有束手待斃。

也就在徬徨中他們發現了玄門正宗的人迫近，他們不知道玄門正宗的人在打什麼主意，唯一的辦法便是準備應戰。

然後他們發現天上的太陽並沒有繼續亮下來，已然穩定下來，那是說陰魔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危險，所以他們便一齊向陰魔求救。

那股求救的意識當然强烈，陰魔柔柔若不是已損耗眞元救應天青，一定可以接收得到。

陰魔一直不見出現，羣妖當然震驚，發現玄門正派大舉包圍，佈起了種種陣勢，大有一網打盡的意思，不禁失魂落魄。

他們已準備拚死一戰，也就在這時候他們發現陰氣的流動，很自然的聚集起來，向陰氣流動的方向移動，企圖與陰魔會合。

他們一移動，陷空老祖便察覺，當然不會阻止，相反放開一條生路讓他們離開。

一切早已經佈置妥當，那條生路看來就像是兼顧不到，羣妖絕處逢生，當然迅速向陰氣流動的方向移動。

玄門正宗羣俠就像是措手不及，手忙脚亂，到聚在一起追趕的時候，羣妖已經遠離。

陷空老祖也就吩咐羣俠疏疏落落，遠遠的追着，讓羣妖有找到陰魔求救的機會。

來到了非人間附近，羣妖便停下來，他們已肯定陰魔就在附近，却不敢闖進去，只是聚集起來，佈下妖陣，然後集中意志，將那股求救的訊息遞出去。

那個妖陣擺開，當眞是妖氣迷漫，陰森可怖，可是在陷空老祖眼中却不外如是，他有絕對的把握率領玄門正宗破陣而入，將羣妖一網打盡。

可是他要對付的並非羣妖，乃是陰魔，所以他只是指揮玄門正宗等人在相對的方向設下萬仙誅魔陣，這個陣目標當然是陰魔。

陣勢擺開，羣妖的妖陣便給比下去，看見那個萬仙誅魔陣殺氣沖天，勢不可當，羣妖當然齊皆失色，求救的訊息也就更强烈了。

陷空老祖完全感覺到羣妖那種徬徨，唯一担心的祇是陰魔是否一如他所料，元氣大傷，以這個萬仙誅魔陣便可以將之消滅，他已然坐在主位上，由他來控制這個誅魔陣，威力應該不會在應天青之下。

他也已準備陰魔隨時出動，萬仙誅魔陣經已發動，只要陰魔出現便會發揮誅魔的威力。

柔柔並沒有出現，這時候她仍然在吸收天地間的陰氣調息，除了陰氣，所有的外物都被她除去，包括羣妖求救的訊息。

應天青反而感覺了，他因爲柔柔的陰氣而恢復元氣，雖然柔柔已盡力不讓魔性夾雜其中，到最後心力交瘁，還是不免有些魔性輸進去。

就是因爲這些魔性，羣妖求救的訊息很自然的送進應天青耳中，一片哀號悲呼。

應天青多少明白是什麼事，奇怪那些聲音如此接近，不由自主離開非人間，到外面一看究竟。

非人間內外完全是兩種環境，外面雪地冰天，陰雲滿佈，那個太陽經已回復一個淡淡的光影。

羣妖團團的圍着非人間的出口，陣勢擺開，一面悲呼哀號。

玄門正派那邊陷空老祖高坐在主位上，殺氣騰騰，一看形勢應天青便知道除非那個萬仙誅魔陣不發動，否則羣妖便無一倖免，盡被誅殺。

他不知道羣妖在被囚在禹鼎之前做過什麼壞事，現在看來，除了一個怪模怪樣，有些令人看來毛骨悚然之外，並沒有那種凶殘的感覺。

事實羣妖被囚那麼多年，那裏還有什麼雄心壯志，再加上柔柔的態度那麼明顯，他們幾乎就是只想比較舒服一些活下去。

當年玄門正派將他們囚在禹鼎，原就是本着一點上天好生之德，也希望藉着禹鼎能夠將他們凶殘的本性消磨至盡。

在應天青眼中，他們現在只是一羣束手待斃的可憐蟲，不由自主的，覺得玄門正派有點過份。

羣妖看見出來的是應天青，不由一呆，表面上看來應天青實際不像一個魔，但隨即他們便察覺應天青身上散發的魔性，立時一陣歡呼。

之前他們根本沒有看過陰魔的眞面目，那到底是什麼模樣他們實在不清楚

，儘管感覺到的是女性聲音，但到底是否女性他們根本不敢肯定。

所以他們簡直就以為應天青就是陰魔，事實應天青混身一身寒氣，氣勢也很大。

他們立時拜伏在地上，應天青也立時明白是什麼一回事，當然有些尷尬。

羣妖隨即向應天青敍述他們的悲慘遭遇，要應天青保護他們，雖然每一個都是怪模怪樣，給應天青的也只是悲慘的感覺。

他們告訴應天青，並沒有違背對柔柔的諾言，已經找一個偏遠的地方躲起來，自力更生，不做傷天害理的事，可是玄門正派的人不管那許多，找到去意圖趕盡殺絕。

這是應天青從柔柔口中知道的事，本來還有些懷疑，現在不能不相信，很自然的揮手示意，着羣妖放心，這完全是一種自然反應，可是看在陷空老祖和玄門正派的眼中，卻不是這回事。

「糟——」陷空老祖脫口一聲。

「看來他是沾染了魔性，入了魔道了，」極樂眞人大搖着頭：「可惜啊——」

半邊神尼一聲冷笑。「我們把他也宰了。

陷空老祖微喟：「看他的功力較之前更勝一籌，再加上陰魔，只怕不是我們能夠應付得來。」

半邊神尼冷笑着。「還是要宰的。」

金神君那邊聽着心裏總是不舒服，忍不住問一句：「這要宰、那要宰，全都給你宰光了。」

半邊神尼毫不讓步。「宰光了最好。」

金神君突然接一句：「我看來看去也看不出你是一個出家人。」

「你看得出看不出有什麼關係？」半邊神尼語氣更尖刻。

「出家人應慈悲為懷，你這樣好殺，不怕死後入地獄。」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半邊神尼一句老話。

「那你去地獄好了。」金神君回過身問啞巴。「徒弟，你看姓應的小子怎樣了？」

「不像是已入魔道。」啞巴將心裏話進送金神君的腦子裏。

「連你也不敢肯定？」金神君有些着惱。「連我們也不相信，還有什麼人相信？」

「可是他身上有妖魔之氣散發出來，還有羣妖對他的態度——」

「什麼態度？」金神君破口大罵：「好像他這樣英明神武的人，那一個看見不俯首稱臣。」

「師父，那可是羣妖。」啞巴當然也明白金神君的性格偏激，連忙提醒他這一句，對羣妖他實在不敢肯定是好是壞。

「什麼妖，還不是一羣可憐蟲，被我們追殺，落荒而逃，束手待斃。」金神君冷笑。「我就是不相信應天青會變什麼東西。」

半邊神尼悶哼一聲。「那最好不過，走前去跟他打一個招呼，看他怎樣對付你好了。」

金神君瞪着她。「我這就走過去，你看看，千萬不要走眼。」

半邊神尼回瞪着他。「我就在看着。」

金神君把手一揮，帶着啞巴向魔陣那邊走去。陷空老祖沒有阻止，手一指極樂眞人，不用他開口極樂眞人已補上金神君的位置。

百禽大師隨即補上極樂眞人的位置，其餘的人相繼補上，萬仙誅魔陣沒有了金神君，一些影响也沒有。

金神君沒有理會，繼續走向魔陣，羣妖遠遠看見，不由一陣激動。

他們雖然不清楚金神君，但眼見金神君只是兩個人向這邊走來，多少也想像到厲害，不敢多說廢話，目光隨即轉落在應天青面上，只看應天青如何應付。

應天青看見金神君師徒走來，不由迎上去，玄門正派當中，只有這兩個是他信任得過，可以細說心中話。

這個時候他也實在有些徬徨，正需要找人來傾訴。

當然，只看金神君的神態他亦不難想像到二人的心情。

陷空老祖目光當然早已落往應天青面上，與之同時，天耳通大開，只聽應天青有什麼說話。

這天耳通的神功他不用已有多年，在他來說，竊聽別人的私隱實在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可是現在他不能不這樣做。

他以天眼通清楚看見應天青的神態，發現應天青的徬徨，似乎有很多話要對金神君說，但要聽的就是這些話，若是因此而得以消滅陰魔，當然是最好不過。

天耳通打開，他現在甚至已能夠清楚聽見應天青的呼吸。

應天青並不知道，陷空老祖這樣做，他知道有天耳通天眼通，這時候他卻沒有兼顧到這方面。

越過魔陣，他在金神君師徒面前停下來。

啞巴以一種無可奈何的目光看着應天青，金神君卻是先擺出一副準備冷嘲熱諷的表情，第一句便是：「恭喜恭喜，看來你的內功又加深一層了。」

應天青只看他那種表情便知道他會說這種話，果然不出所料，不由搖頭。「你可否等我先將話說完？」

「沒有什麼可說的，正邪不兩立，你喜歡的現在動手好了。」金神君「嘿嘿」地冷笑。

應天青反問：「什麼是正，什麼是邪？」

「玄門正派是正。」金神君把手一指。「喏，好像那些妖人，就是邪的了。」

「他們做過什麼壞事？」

「若是沒有做過壞事，又怎會被我們的前輩高手，囚在禹鼎內？」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經過這麼多年的折磨，他們應該已有所改變。」應天青接問：「他們離開禹鼎以來，有沒有做

過什麼壞事？」

「我們一直在窮追猛打，沒有機會啊。」

「以我所知，他們已經找到一個地方躲起來，準備自力更生。」應天青搖頭。「是你們把他們迫出來的。」

「不錯，那是老祖的意思，只有這樣才能夠找到陰魔的所在。」金神君直性子，連這些話也說出來。

啞巴沒有阻止，他覺得這些事應天青是應該知道的，否則很不公平。

陷空老祖那邊聽得很清楚，不由啼笑皆非，當然也來不及阻止。

應天青聽着不由一呆。「你是說你們因為找不到柔柔的下落，所以轉去找羣妖，把他們迫到絕境，非要找柔柔不可，也就趁他們找柔柔救命的機會，追踪到這兒？」

「我是不喜歡這樣做的，可是老祖出的主意，大家都贊成。」金神君的不滿形於表面。「這叫做反璞歸眞，你說是不是？」

陷空老祖那邊聽着又是一陣啼笑皆非的感覺，只覺得金神君實在直性子得可愛。

應天青當然歎息。「這個辦法雖然是俗套，但無可否認，很成功。」

「他是我們的頭兒，雖然不知道他的判斷是否準確，但在大家不能確定之前，只好聽他的。」

「我明白。」應天青搖頭。「我只是奇怪，倘若他判斷錯誤，羣妖的確有改過向善之心又怎樣？」

金神君笑了笑。「那不殺也殺了，結果是怎樣還不是一樣？」

應天青點頭。「這也是。」

「這些不要說，我現在想問你一件事。」金神君瞪着眼。「陰魔是不是被你放走的？」不等應天青回答一句。「當然一定是你的了。」

應天青只有點頭。「除了我，沒有其他人的了，有些事情你是不明白的。」

金神君冷笑一聲：「有什麼不明白的，那個陰魔完全是因為那幅畫才變成那樣子，那幅畫你花了多少心血，若是對那個陰魔一些感情也沒有，那才是奇怪。」

應天青歎了一口氣：「也是天意，她什麼時候不來，偏就在畫要完成的時候才到來。」

「你有沒有想過她本來是什麼樣子，可能是一頭怪物，比那些妖人還要恐怖。

應天青反問：「你本來是什麼樣子？」

金神君一怔：「在母胎的時候也應該是一團怪物，好吧，不管怎樣，現在她就是那麼美麗。」

「若非我，在萬仙誅魔陣崩潰同時她已經可以動手，那會子我們不知道要傷亡多少人，也就因為與我多說話，陽火才能夠及時拿出來，以致變成了浮彫。」

「這些也不用說了，總之你承認把她救出來，與我們作對便是。」

「我承認把她救出來，卻完全沒有與你們作對的意思。」應天青微喟。

「總之你把他們救出來就是與我們作對，你不要忘記，你救的是一個魔。」

「魔是你們的意思，在我來說她只是一個少女。」

「天地變成這樣子完全是因為她的關係，不是魔是什麼東西？」

「那你們怪天好了，不是她要這樣的，她也沒有意思與你們作對。」

「到幻波池阻止我們將陽氣提出來，是什麼意思？」

「你們要傷害她，當然要自衛的。」應天青搖頭。「既然是天意要她出來，發覺她不適宜留在世上，要她消失的時候，陽氣自然會出現的。」

「這是消極的所為，我們等於束手待斃，必須積極採取主動，解除威脅。」

「那是你們的不對了。」

「怎麼這樣說話——」金神君瞪着應天青。「看你必定眞的感染了魔性，已經是他們那種東西了。」

「若是這樣我們根本不會這樣子談話。」應天青苦笑。

「是啊，我們還多談什麼？你指揮羣妖跟我們拚一個明白好了。」

「他們也根本不想跟你們作對，又何必趕盡殺絕？」應天青搖搖頭。「玄門正派一向的行事作風都不是這樣的。」

「那是因為一向天下太平，現在卻是羣魔亂舞，除魔衞道，人各有責。」

應天青瞪着他。「你一向不是這種人，說幾句心裡話難道也不可以？」

金神君呆一呆。「好吧，我是不贊成這樣趕盡殺絕的，可是大家都要這樣做。」

應天青歎一口氣。「正邪之間難道沒有妥協的餘地，非要拚一個你死我活不可？」

「當然不是，但大家都担心在陰魔的帶領下，羣妖始終難免壯大，到時候又是一場大禍。」

「我只知道柔柔根本不想與你們作對，只想找一個地方安定下來。」

「她這樣說你便這樣相信了？」

「若非她眞的有這個心意，在脫身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找你們報復，不是救我了。」

「你有什麼不妥，為什麼要救你？」金神君上下打量應天青。

事實應天青氣定神閒，渾身上下都像有陰火散發出來，完全不像曾受過傷。

應天青搖搖頭。「我耗盡眞元才能將陽火消散，將她救出來，自己已有如一個虛殼，隨時會死亡，是她將我帶到這裏來，以陰氣固本培元，我才能夠變成現在這樣子。」

金神君仍然打量着應天青。「我看你可是一些受傷的樣子也沒有。」

「這完全是因為柔柔拚盡眞元的結果，她為了救我，一頭秀髮盡白的，到現在還未能夠恢復元氣，有賴天地間的陰氣調養。」應天青歎息着。「只看這些事已知道她的心腸如何的了。」

陷空老祖沒有聽下去，聽到陰魔元氣未復他心裏已大喜，精神一振，站起來，大聲呼喝：「大家聽着，陰魔現時元

氣未復，在那邊養傷，我們趁這個機會前去，齊心合力，把她消滅——」

玄門正派的羣俠一聽齊聲大喝，劍光齊展落，向那邊疾衝過去。

金神君入耳一怔。「他怎麼知道的？」隨即一頓。「是天耳通——」

後面的一句完全是啞巴的意思，以啞巴的修爲，當然明白是甚麼回事。

「天耳通？」應天青應聲搖頭。「偷聽別人的私隱，太卑鄙了。」

「卑鄙——」金神君不由的接上這一句，回頭看去，已看見漫天劍氣寶光飛來。

「大家停下來——」他振臂大呼。「聽我說——」

沒有人理會他，陷空老祖一聲令下，大家一心要撲殺陰魔，根本沒有理會其他的了，在他們的心目中，陷空老祖是他們的頭兒，金神君雖然莫測高深，到底是沒有陷空老祖份量的重。

應天青早已明白，也知道單憑說話起不了阻擋作用，歎息聲中無可奈何的將劍光祭起來。

那片劍光一片深寒，擋住了一衆玄門正派的去勢。

陷空老祖一怔，喝一聲：「應天青大胆！」

應天青一聲：「老祖不講道理，只好得罪了。」

陷空老祖面色一沉，「邪魔外道，還敢巧言講理，念在一場同道，饒你一條性命，收起劍光，快快離開。」

應天青長歎一聲，劍光更盛，陷空老祖暴喝揮手，劍光湧出，將應天青迫退一步，便要衝過去，應天青看得清楚，眞元輸進，劍光更盛，直迫陷空老祖。

他的功力與陷空老祖竟然已所差無幾，硬硬將陷空老祖截下來，旁邊極樂眞人、百禽大師、果然和尚、半邊神尼齊上，殺氣騰騰。

羣妖那邊看見，不由一齊衝殺前來，要與應天青聯手，應天青冷眼瞥見，知道這一來勢必不可收拾，便要叫住，可是極樂眞人、百禽大師等法寶已迫殺過來，一時間連大氣也喘不過，如何開得口？

金神君也是應天青這意思，不由自主上前，手一揮，大喝：「站住——」

羣妖只知道他是玄門正派的高手，也以爲他要動手，不約而同法寶盡出，一齊向金神君攻去。

他們的功力雖然還未完全恢復，但同心合力，法寶齊出，也不是一般可比，即使陷空老祖獨力對抗也要花一番氣力，何況金神君這個只得一個聰明腦袋的玄門正派一般高手。

啞巴一見勢色不對，要將十八般武器祭出已來不及，明知道危險，可是護師心切，一股氣裹住身子，擋在金神君面前，那刹那無數道妖光妖氣一齊射在啞巴身上，將他護身的劍光擊散，其餘的便射上啞巴的身軀，只擊得啞巴一個身軀狂翻，終於倒翻在金神君面前，那片刻，其餘的玄門正派高手已上前將妖氣衝散，與羣妖惡戰起來。

他們的功力大都在羣妖之上，只殺得羣妖慘叫連聲，一個接一個倒仆地上。

羣妖並沒有退縮，生死存亡，他們只有拚死一戰了。

金神君沒有出手，探手抱住了啞巴。「徒弟，你到底怎樣了？」

啞巴吐着血，一個身子不停在顫抖，羣妖那許多法寶一齊擊在他身上，實在不是他所能夠承受得來，五臟肺腑已全被摧毀。

他想馬上應金神君，可是做不到，一口氣喘過，又喘一口氣。

金神君急不及待的搖撼着他的身子。「你到底傷在那兒？快說——」

啞巴喘息着終於開口回答：「徒兒五臟肺腑都已盡碎，只憑一口眞氣支持，沒指望的了。」

金神君脫口大罵：「胡說，天下間那有醫不好的傷。」

「師父，徒兒現在不行了。」

「那會這麼容易死的。」金神君再大罵，「師父要你不死便不死！」

「師父只是一個人。」啞巴長歎一聲：「生死可是上天的主意。」

金神君一怔。「你這個混蛋，幹什麼不閃避，以你的身手，那些混蛋怎能夠傷害你？」

啞巴搖頭。「徒兒若是閃避，師父便會首當其衝，難逃此劫的了。」

金神君面色一沉：「混賬，以師父的英明神武，怎會躲不開？」

啞巴苦笑了一下。「師父，到這個時候我實在不能不說了。」

「在師父面前你有什麼話不可以說的。」

「我所以不說，只因爲恐怕傷了師父的自尊心，令師父不高興。」

「你不說師父才不高興。」金神君板起臉，連聲催促。「快說快說——」

啞巴終於說出來。「師父博聞强記，絕無疑問是一個聰明人，一個好師父。」

「這個還用說。」金神君眉飛色舞。

啞巴歎息着接下去，「可是師父在練武方面實在是一個普通人，即使再如何苦練，也不可能有所突破，在玄門正派當中，師父實在是最不成氣候的一個，可是師父一直在自欺欺人，自以爲武功蓋世，無人能敵，也所以才改了一個那樣的外號。」

金神君怔在那裏。

啞巴喘着氣接下去。「一直以來我都緊隨師父左右，有什麼不妥都有我應付，幸賴師父教導我一番好身手，總算沒有出漏子。」

金神君一面聽一面想，他總算明白一直以來的確是啞巴侍候左右，無論出了什麼事，都是由啞巴解決，完全不用他爲難。

他也不能不承認本身是因爲武功不好才去找一個傳人。

「我這樣做也不知道是對是錯，也許我應該很早便告訴師父這些。」

「你應該告訴我的，那最低限度現在我不會孤身犯險，你也不會有這種遭遇。」金神君說。

（未完・九）



上文提要：七嫁寡婦方君與南海客宇文高因涉嫌盜取財寶，被綠毛幫副幫主五花肉黃奮勒令脫光衣服，當衆搜身，情形尷尬不已。當下騷寡婦方君仍趁機賣弄風情，謀思脫身之法……端午節晚上，混沌教慶祝開教大典，混沌叟與幫衆在聖壇前拜祭，場面浩大，南海酒客與七嫁寡婦當衆被宣佈罪狀，分別以「碎屍磨」及「貪污鍘」大刑侍候……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代父解決仇怨　火海結成知己

三聲悶哼，那三個怪人竟被震出三丈多遠，各自吐了一口鮮血。

南宮白大喝一聲撲了上去，朱芳芳接下司馬英，孫寒香和尚鳳池等人接下了其餘一干高手。

樓兩層逕奔綠毛幫幫主，大吼一聲推出一掌，綠毛幫幫主輕哼一聲，就勢一引，竟將樓兩層帶出一丈多遠，差點栽倒。

樓兩層也是死心眼兒，又撲了上去，一口氣劈出十餘掌之多。

南宮白集八成眞力，向「混沌叟」推出一式魔傘絕學，只聞「轟」一聲，煙塵大起，「混沌叟」竟多退了半步。

「混沌叟」不過是乍失至寶，心神不定，此刻被南宮白震得連連後退，不由大怒，運起混沌罡氣，身軀四週一片氤氳，神態至爲可怖。

孫寒香大聲道：「白兒小心了——」

南宮白也暗自運起「元嬰眞氣」，一道白光沖天而起，向「混沌叟」撲去。

那正是他的元嬰，兩股力道一接，一聲震天價巨響，塵土瀰漫了整個廣場，兩人各自退了五大步，誰也沒佔到便宜。

南宮白不由駭然，立即收回元嬰，因爲他知道自己的元嬰尚未練成，一旦震散，前功盡棄。

而「混沌叟」也大吃一驚，同時殺機大起，他深知稍假時日，決不是南宮白的敵手！

奇怪的是天魔傘被人偷去，並未現身！

「混沌叟」獰笑連連，再次撲上，兩人各以絕學，捨死相搏，罡風勁氣，形成一個大風暴，草石橫飛，一片茫茫。

這時朱芳芳對付司馬英略佔上風，因爲司馬英的一條毛手已被朱芳芳折去，以單掌迎敵畢竟打了折扣。

「混沌叟」大喝一聲：「大家一齊上！」

刹那間四週數百個大漢，彎弓搭箭，「嗤嗤」之聲不絕於耳。

一干高手立即揮動兵刃及掌風震箭，同時又要應付一些魔頭，顯得有點手忙腳亂。

突然，四週那些大漢一片大亂，慘嗥之聲此起彼落，紛紛倒下。

只見一蓬紫芒起伏於人叢之中，所向披靡，無人能擋，有人大呼天魔傘，紛紛走避。

只聞「蓬」地一聲，寶傘撐開，升入數十丈之高空，向場中冉冉下落。

「啊！」

所有黑白兩道高手，都發出一聲驚呼，原來持傘之人不是別人，乃是「絕戶神偷」百里空。

他早已發現那三個怪人不是三個銅人，所以就掩了過去，一問之下，知道是「六月雪」唐飛和他的兩個徒弟。

於是他老偷兒和他們暗暗設計，待他們發射暗器之後，再發出「五雷煙火彈」，老偷兒就趁機偷傘。

「六月雪」唐飛告訴他，此彈威力雖大，只要貼地即可避免受傷。

就在數百個暗器齊飛，「混沌叟」等人手忙腳亂之時，「六月雪」又發出了「五雷彈」，而「混沌叟」也是老經驗，在爆炸之時，他也貼在地上，未曾受傷，但他背上

的天魔傘，却被老偷兒順手牽羊，直到掠下寶壇才發覺。

閒話少說，老偷兒持傘冉冉下落，站在「混沌叟」對面，嘻嘻笑道：「老怪物，這會我老偷兒一傘在手，也要開壇立教，獨霸武林了！」

「混沌叟」雙目盡赤，向老偷兒撲去，同時推出一掌。

老偷兒自知不是他的敵手，展開小巧身法，却以天魔傘迎去。

「蓬」！「混沌叟」竟被震出三大步，而老偷兒也感覺虎口發熱，心想，即使持有此傘也要武功有相當基礎才行，反之，也免不了「懷璧其罪」，終必得而復失，可能還要賠上一條性命。

此刻，一千黑道人物又撲了上來，再加上數百大漢，非同小可，白道這邊不得不全力應付了。

「混沌叟」獰視著老偷兒，再次步步進逼，他非得到天魔傘不可，不然的話，今天是開教大典，這個人可丟大了。

「混沌叟」再次撲上，集十二成功力推出一掌，老偷兒不由駭然，雖然閃過，仍被無儔罡風帶得步法踉蹌。

「蓬」！老偷兒又以天魔傘接了一下，虎口差點震裂，痛得猴眼直翻。

那邊綠毛幫幫主和樓兩層及南宮白動手，却也十分注意「混沌叟」和老偷兒這一邊。

孫寒香等人接下數名高手，也頗感吃力，但「混沌教」中的大漢却遭了殃，屍體一具具倒下，慘不忍睹。

南宮白甚感奇怪，他認為「混沌叟」開教大典，那三個銅人絕不會不知道，既然知道為何不來？

他這一分神，竟被綠毛幫幫主震出三步之遠。

此刻老偷兒手持天魔傘，全憑小巧身法躲躲閃閃，雖然「混沌叟」也不敢正攖其鋒，但老偷兒也沾不到便宜，正是「張飛捉刺蝟」——兩下害怕的局面。

突然，朱麗葉嬌呼一聲，差點被「五花肉」抓住肩頭，南宮白悚然一驚，回頭望去。

綠毛幫幫主那會失去這個機會，奇招乍出，立時將南宮白和樓兩層逼出七八步之遠，他身法快逾飄風，身形未到，舒指虛空向老偷兒肘上一點，老偷兒一條右臂立即失去力道，一怔之間，綠毛幫幫主已到，順手一抄，天魔傘已經到了他的手中。

「混沌叟」不由大喜，道：「副教主功勞不小，本教主鄭重宣佈，本教之事不分鉅細，皆由副教主一手指揮！」

綠毛幫幫主手持天魔傘，嘿嘿而笑，乍聽似乎是諷刺「混沌叟」，又好像因獲得武林至寶而發笑。

一千白道高手一顆心又沉了下去，深知此傘落入綠毛幫幫主手中，要想取回更加困難。

「混沌叟」道：「副教主，把傘拿過來，本教主今夜要實行諾言，全部殲滅，埋在這『萬人坑』之中！」

綠毛幫幫主猶疑了一下，突然一指廣場另一邊，道：「剛才那邊好像有三個人影，頗像那三個銅人，待本副座過去看看再說！」

他並沒有交出天魔傘，向廣場另一邊疾馳而去。

其實在場的黑白兩道高手，誰也沒有看到那邊有半個人影，但大家都相信綠毛幫幫主的話，認為那三個銅人不會不來。

綠毛幫幫主走後，南宮白對「混沌叟」厲聲道：「老魔，你可敢與本人決一死戰？」

「混沌叟」道：「難道老夫會怕你一個乳臭小兒？」

南宮白沈聲道：「我們賭點什麼如何？」

「混沌叟」道：「老夫如果輸給你，從此解散此教，你若輸了呢？」

南宮白大聲道：「在下如果輸了，項上人頭任你摘去！」

孫寒香大聲道：「白兒，你……」

南宮白肅然道：「這樣也好，省得永遠殺伐不停，媽，你放心好了——」

朱芳芳冷笑道：「小子，你發什麼狂，還不退下來！」

南宮白道：「岳母，妳放心好了，我有——」

朱芳芳厲聲道：「小子，你聽不聽話？」

南宮白毅然地道：「岳母，小婿意念已決，這件事恕難從命！」

他本是言出必行之人，那能半途而廢！

朱麗葉道：「白哥哥，我媽是一片好意，你快退下來！」

南宮白道：「我心意已決，請各位退後一丈！」

朱芳芳不由大怒，向南宮白撲去，伸手就抓，道：「小子，你死了可不要緊，你把我女兒如何交待？」

南宮白一閃讓過，大聲道：「岳母，妳再不住手，我可要得罪了！」

朱芳芳更加暴怒，道：「反了！反了！你乾脆把我打死吧！」

此刻「混沌教」中之人都停了手，準備看南宮白和「混沌叟」兩人決一死戰。

「混沌叟」嘿嘿冷笑道：「小子，你剛才的話算不算數？」

南宮白道：「本人說過的話，尚無不算數的——」

這時朱芳芳又撲了上來，南宮白不由發火，集六成眞力掃出一掌。

「蓬」地一聲，朱芳芳竟被震退出三大步，正要再撲，老偷兒厲聲道：「朱芳芳，妳瘋了麼？」

朱芳芳厲聲道：「你才瘋了！」

老偷兒冷笑道：「我且問妳，妳要女婿做一個男子漢大丈夫，還是做一個出爾反爾的小人？」

朱芳芳冷笑道：「和這個魔頭來往，根本不必講信用，你老偷兒別管！」

南宮白厲聲道：「此時何時，岳母還作這種無聊之事？」

朱芳芳見他義正嚴詞，氣得直瞪眼，却未再撲上去。

孫寒香道：「白兒，你有把握麼？」

南宮白道：「孩兒只知道正邪不兩立，至於鹿死誰手，只有憑眞功夫，孩兒不敢武斷！」

「大力神」樓兩層對南宮白最服貼，心想，不管少爺能否贏得此戰，反正這老魔頭太不簡單，我何不先挫挫他，消耗他的一點體力。

他說做就做，大吼一聲，道：「老魔，老樓先和你拚上一百掌——」

掌字未了，集全身力道推出一掌，「混沌叟」冷笑一聲，道：「即使你們用車輪戰術，老夫也不在乎！」

「轟」地一聲，樓兩層退了五大步，而「混沌叟」也退了一大步。

南宮白厲聲道：「老樓快退下來！」

樓兩層那裡肯聽，再次欺身出掌，「蓬蓬蓬」連接三掌，打得塵土飛揚，地殼震動，又被震退五六步。

他本是牛脾氣，不死不休，欺身再撲，一口氣拍出三十餘掌。

「混沌叟」不由大怒，暗納十成眞力，吐氣開聲，「轟隆」一聲，竟將樓兩層震出一丈多遠，差點栽倒。

然而，一千白道人士心裡清楚，除了南宮白之外，在場諸人恐怕誰也接不下這一掌。

南宮白一掠而至，站在「混沌叟」對面，道：「老魔，你如果認爲吃了虧，就讓你休息一會，本人絕對不佔你的便宜！」

這一手眞厲害，南宮白近來也學了點心機，他深知在江湖上走動，有時候要手腦併用，光憑武功往往會吃大虧，況且，和這種武林敗類講仁義道德，不如對牛彈琴了。

「混沌叟」明知對方佔了便宜，却不能不裝好漢，冷笑道：「就讓你佔點便宜，老夫也能宰了你！」

南宮白道：「既然如此，你如果輸了可別不承認！」

「混沌叟」不由大怒，全力劈出一掌，氤氳罡氣有如排山倒海一般，向南宮白當頭壓倒。

南宮白一點也不敢大意，運起元嬰眞氣，並未使元嬰出竅，却施出魔傘絕學。

這次過手，力道自又不同，有如搖山震岳，地殼暴裂。兩人退退進進，半斤八兩，但誰也不能把對方逼退三步之外。

一千白道高手不由心中狂跳，因爲照南宮白的個性，一旦他輸了，非實踐諾言不可，因此，這場搏殺，能勝不能敗。

尤其兩個少女，急得手心淌汗，雙拳緊握，十支指甲，竟硬生生地戳入手心之中而渾然不覺。

百十招下來，仍然難分高下，而且越打越激烈，只見無儔勁風之中，布屑紛飛，原來兩人的外衣都被罡風撕得粉碎，隨風飄揚。

兩百招一過，兩人的上身已經沒有片縷，已變成赤身露體了，下身也僅剩下了內褲。

這簡直是千古難得一見的搏殺，兩女十指指甲戳入掌心之中，竟毫無感覺，鮮血自指甲縫中流下，滴在地上。

如果不是打賭，兩小見了這種打法，不笑破肚皮才怪，然而，此刻她們怎能笑得出來？

百里空乍見孫寒香的身軀微微顫抖，心中大爲焦急，但他知道南宮白的個性，毫無辦法。

他大聲嚷嚷道：「老雜碎，你現在罷手，還能保住令名，還是回家抱孫子去吧！」

「混沌叟」知道他想擾亂他的心神，不理不睬。

百里空又道：「老雜碎，『七嫁寡婦』在等你呢！你該知道她現在是什麼滋味！」

「混沌叟」經驗豐富，絕不受干擾，攻守自如，分毫不亂。

老偷兒急得抓耳搔腮，他一生心眼最多，這時也有計窮之感，大聲道：「老雜碎，你不是喜歡老嫗麼？過幾天我送你幾個，都是雞皮鶴髮，彎腰駝背，走路要用拐杖！」

「混沌叟」有如未聞，此刻越打越勇，反把南宮白逼退一步，南宮白力拍兩掌，想再扳回攻勢，但却未能如願。

除了「忽轟」之聲外，場中一片死寂。

突然，綠毛幫幫主手持天魔傘疾馳而來，道：「教主請退下，讓我來收拾他——」

他字未了，掄起天魔傘，施出一式奇招，「蓬」地一聲，擊在「混沌叟」的肩頭上。

全場黑白兩道高手不由大嘩，「混沌叟」的小身子飛出一丈多遠，差點倒下，一道血箭噴出數尺之遠。

這時黑白兩道高手以及數百大漢不由一齊楞住，窩裡反也許並不稀奇，令人驚異的是他們乃是師徒關係。

這等於以下犯上，欺師滅祖。

然而，南宮白和朱芳芳等人並不大感意外，因爲他們早已發現綠毛幫幫主和「混沌叟」貌合神離，勾心鬥角。

「混沌叟」驚得鼠目圓睜，沈聲道：「你……你敢欺師罔上？」

綠毛幫幫主冷峻地道：「本幫主限你立即滾出本幫，不然的話，你將永遠失去報仇的機會！嘿嘿！就憑你這種武林敗類也配爲人之師？」

「混沌叟」氣得鬚髮皆張，厲聲道：「好！算你有種，老夫誓報此仇！」

他大聲對一千黑道高手道：「那一位願意跟老夫共同進退？」

此言一出，一千魔頭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願意與他共同進退。

「哈哈……」

綠毛幫幫主朗笑一聲，道：「老魔，這足以證明你爲人太差，荒淫過度，心辣手黑，自己不正，豈能領導別人……」

語音未畢，司馬英大步走到「混沌叟」身邊，道：「師父，徒兒永遠和你站在一起！」

「混沌叟」激動地道：「好，好！總算爲師沒有白疼你，英兒，你去把『七嫁寡婦』方君叫來，我們一起離去！」

司馬英道：「師父，方君這人根本沒有情感，朝秦暮楚，見風轉舵，何必浪費情感！」

「混沌叟」道：「此人尚有大用，你必須聽我的話！」

那知「七嫁寡婦」方君已經站在十餘丈之外，蕩笑一陣，道：「老雜碎，你也沒撒泡尿照一照，天下的男人就是死絕了，老娘也不會看上你呀！」

「混沌叟」老臉變成豬肝之色，在一陣爆笑聲中，百里空尖聲道：「老雜碎，這叫做『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你作夢也沒有想到吧！」

南宮白大搖其頭，不管「混沌叟」當面受辱，是否罪有應得，但「七嫁寡婦」方君簡直無恥之尤，剛才還向他叩頭求饒，使盡混身風流解數，一會工夫，又反目相向，這種人留在世上，必為人類帶來災禍和劫難。

「七嫁寡婦」冷笑道：「老甲魚，你還不滾？難道一定要幫主把你攆走！」

「混沌叟」突然厲笑一聲，道：「三月之中，老夫要叫你們知道厲害！」

說畢，扶著司馬英疾馳而去，一干大漢並未攔阻，全場又是一陣嘩笑之聲。

綠毛幫幫主大喝一聲：「把方君拿下！」

「七嫁寡婦」早已料到這一手，閃身鑽入一干大漢之中，大漢一陣大亂！這妖婦乃是人間尤物，那些大漢當然也有覬覦之心，一個個都抱著佔便宜的心情，並不認真出手，都在她身上摸索。

方君並不在乎，而正是要他們色授魂與，趁機溜出人叢，逃出綠毛幫。

綠毛幫幫主厲聲對一干白道高手道：「你們還不退出本幫？」

朱芳芳冷笑道：「你還不現原形？」

綠毛幫幫主冷峻地道：「你們再不走，本幫主可要下令動手了！」

南宮白朗聲道：「尊駕到底有何苦衷？為何扮成這種樣子，須知我們之間沒有深仇大恨，又何必……」

綠毛幫幫主仰天慘笑一聲，切齒地道：「此仇不共戴天，本人引為平生奇恥大辱，再過五輩子也忘不了！」

他大聲喝道：「兄弟們動手！」

剎那間數百大漢和高手一擁而上，而綠毛幫幫主却逕奔朱芳芳，切齒地道：「蕩婦，我先打發妳上路！」

奇招乍出，朱芳芳立即傳來一聲慘叫，身軀飛出一丈多遠，摔得灰頭土臉。

朱麗葉不由大怒，奮不顧身猛撲而上，道：「老魔，我和你拚了！」

綠毛幫幫主大袖一揮，把朱麗葉震出五六步，顯然手下留情。

南宮白一閃而上，全力推出一掌。

綠毛幫幫主道：「看在孫寒香面上，我曾饒你數次，今天我可要大開殺戒了！」

「轟」地一聲，南宮白竟被震退三大步，而綠毛幫幫主尚未使用天魔傘。

孫寒香母子連心，一閃而上，道：「你是……」

綠毛幫幫主厲聲道：「快走！待本幫主改變心意，一個也走不了！」

突然，一陣「嘩啦嘩啦」之聲疾馳而來，只見一個身著銅盔銅甲之人站在綠毛幫幫主對面，道：「如果尊駕同意，本人願意奉陪你以真面目和大家見面！」

此言一出，大家都向綠毛幫幫主望去，這個身著銅盔銅甲之人的身份也是一個謎，他肯以真面目相見，正是孫寒香母子所迫切希望之事。

綠毛幫幫主冷笑道：「你倒是一廂情願，只要你交出『風雷客』南宮柳，我馬上讓你們看到我的本來面目！」

身著盔甲之人不由一震，道：「南宮柳和你有深仇大恨？」

綠毛幫幫主道：「恕難奉告，但本人深信，你既不是『風雷客』南宮柳，也不是『逍遙先生』呂逸民！」

身著盔甲之人道：「不行，除非綠毛幫幫主也露出本來面目，反之，老夫絕不上當！」

南宮白欺身逾電，疾抓身著盔甲之人的銅盔。

此人未防南宮白會向他下手，似乎閃避不及，那知綠毛幫幫主身法快逾飄風，奇招乍出，猛抓南宮白的肘彎。

南宮白不由心頭大駭，當然不敢被他抓上，疾退三步，堪堪避過。

這一來大家又一齊怔住，顯然，綠毛幫幫主不願這身著盔甲之人露出真面目，也許此人一現原形，必將暴露綠毛幫幫主的身份，他們之間有其密切的連貫性，只要一個露出真面目，另外一個也不難猜到。

綠毛幫幫主嘿嘿冷笑道：「你們走是不走？」

說著，拿起天魔傘，就要動手。

南宮白厲聲道：「你既然堅持要『風雷客』南宮柳，在下是他的兒子，交給你也是一樣，只要你露出本來的面目，在下立刻跟你走！」

綠毛幫幫主道：「我要的是南宮柳，不必多言，再不退出本幫，本人就要大開殺戒了！」

眾人正在猶疑之間，綠毛幫幫主再次大喝一聲「上」，數百大漢及高手，猛撲而上！

南宮白動了真火，暗將元嬰真氣納足，順手撤下虬龍角。

孫寒香幽幽地道：「本人已經隱隱猜到你是誰了，你可否看在我的面上，放過白兒？」

朱芳芳冷笑一聲，道：「他當然會放過白小子，為了妳，他甚麼條件也能答應！」

綠毛幫幫主怔了一下，南宮白可不願多費時間，沈聲道：「咱們還是先見個高下再說！」

說著，一掄虬龍角，挾著風雷之聲，向綠毛幫幫主當頭壓到。

綠毛幫幫主天魔傘一張，一式「長虹貫日」，迎了上去。

只聞「噹」地一聲，火星直冒，兩人各退了一大步，顯然南宮白未落下風，但綠毛幫幫主並未出全力，他仍然手下留情。

南宮白信心大增，展開魔傘絕學，搶攻不已，其餘諸人也和綠毛幫幫主一干高手拚了起來，而那身著盔甲之人却未動手，站在一邊觀戰。

百十招下來，南宮白仍然落了下風，這還是綠毛幫幫主手下留情，不然的話，南宮白早就不支了。

南宮白心想，要揭開他的真面目，必須冒險才行，不然的話，永遠也辦不到。

他暗暗運足元嬰真氣，意念一動，元嬰沖竅而出，逕奔綠毛幫幫主的頭部。

那身著盔甲之人驚呼了一聲，那元嬰堪堪抓到綠毛幫幫主的假髮，但元嬰身軀

四週一片罡風却令人無法張目。

綠毛幫幫主冷哼一聲，力貫寶傘，向元嬰戳去。

南宮白深知這一下必是生死存亡的一搏，咬牙支持，並未收回元嬰。

只聞「蓬」地一聲，附近數十丈之內形成一個駭人的勁風漩渦。那元嬰的身子晃了一陣，終於又回到南宮白的泥丸宮之中，而南宮白竟踉蹌退出七八步，跌坐地上，面色蒼白，吐了一口鮮血。

綠毛幫幫主也沒有佔到便宜，連退五大步，一條右臂幾乎抬不起來。

他動了殺機，忍痛向南宮白掠去，那身著盔甲之人大喝一聲道：「住手！」但綠毛幫幫主殺機已動，一蓬紫芒向南宮白頭上砸下。

那身著盔甲之人大喝一聲，全力推出一掌，綠毛幫幫主魔傘下砸之勢不變，左掌力推而出。

「蓬」地一聲，竟將那身著盔甲之人震退兩大步，而那魔傘已堪堪壓到南宮白的頭上。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又是一陣「嘩啦嘩啦」之聲傳來，人隨聲至，又是兩個身著銅盔銅甲之人，雙雙伸手向天魔傘抓去。

只聞一聲大震，又傳來兩聲悶哼，兩個身著盔甲之人以身接傘，功力再高也受不了，身子被擊倒地上，餘力未盡，竟滾出兩丈多遠，立即昏死過去。

而南宮白却免得一死，這一驚非同小可，來不及向綠毛幫幫主下手，疾奔向那兩個被震出的身著盔甲之人。

那知他快綠毛幫幫主更快，連另外那個身著盔甲之人也慢了一步，綠毛幫幫主掠到兩個身著盔甲之人的身邊，伸手就抓。

「住手！」

孫寒香力劈數掌，震開幾個高手，掠了過來。

綠毛幫幫主一怔之間，另外那個身著盔甲之人一掠而至，挾著兩個疾掠而去。

孫寒香喝聲「快追！」立即招呼著朱芳芳，出了綠毛幫，只見那個身著盔甲之人挾著另外兩個在前疾馳。

南宮白大聲道：「前輩還往那裡去？如今魔道橫行，白道人士人人自危，我們應該同心合力，為武林除害才是，前輩為何總是躲躲閃閃？」

前面那人仍拚命狂奔，不理不睬，孫寒香大聲道：「南宮柳，難道你眞忍心不理我們母子了？」

那人仍然挾著兩人狂奔，南宮白全力施為，幾個起落，已經迎頭攔住道：「前輩還往那裡走？」

那人悚然止步，喝聲「照打！」南宮白一時大意，也未想到他兩臂各挾著一個人怎能施放暗器，立即疾閃五步，那人趁勢疾掠，沒入一片樹林之中。

南宮白緊跟入林，只見此林十分茂密，而且每一株大樹都有數圍之粗，已經失去了那人的身影。

接著孫寒香等也已趕到，南宮白道：「媽，我們分頭搜索，我想他們絕對沒有離開此林，我們必須找到他們，因為那兩人的傷勢很重！」

孫寒香道：「好，我們分頭快追！」

南宮白也來不及招呼兩女，逕自深入林中，追出半里之遠，林中越來越暗，影子也沒有看到。

南宮白停了下來，運功靜聽，只聞遠處有說話的聲音，但相距甚遠。

他的聽力可達數里之外，立即循聲走去，走了約兩里多路，樹林仍未走完，却聽到說話聲音越來越清楚。

而且他聽出其中竟是那綠毛幫幫主的聲音，另一個口音，好像是剛才挾著兩個身著盔甲之人。

南宮白心中一動，循聲悄悄掩至，只見兩個隱隱約約的身影，站在數丈之外，對峙而立。

只聞那為首身著盔甲之人道：「昔年一段恩怨，老夫最清楚，這件事怎能怪得南宮柳！」

綠毛幫幫主冷冷地道：「如此說來，你也不是外人了？到底尊駕是誰？怎知我們之間的恩怨？」

那身著盔甲之人仍然挾著另外兩個，沈聲道：「這一點恕難奉告，但在下確是一番好意，如果尊駕能開誠相見，我們一同取下面罩，化干戈為玉帛！」

「住口！」綠毛幫幫主厲聲道：「本人為了此事曾痛苦數十年，必手刃南宮柳而後甘心，你的心機算是白費了！」

說著，緩緩欺上，就要動手，那人駭然後退。

南宮白冷笑一聲，一掠而出，道：「尊駕口口聲聲不放過家父，到底是為了什麼？你若不說明白，乾脆咱倆在此拚了！」

綠毛幫幫主冷笑道：「本人若有心殺你，你小子不會活到今天！」

南宮白道：「在下不願領這個情，你若仍不放棄和家父之敵對態度，咱們只有見個高下！」

綠毛幫幫主獰笑道：「你如果能死而無怨，本人就成全你！」

說著揹起天魔傘，亮開架式，顯然他不想以武林至寶取勝。

南宮白也插上虬龍角，開了一個門戶。

大戰一觸即發，林中充滿了無限的殺機。

那挾著兩個身著盔甲之人大聲道：「小子，你別逞能，此事你管不了！」

南宮白道：「前輩好意，晚輩心領了！你若能露出眞面目，晚輩就此收手！」

那人顯然大感為難，默然不語。

南宮白道：「既然如此，前輩就為我們做個見證人吧！」

南宮白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非把綠毛幫幫主的眞面目弄清不可。

南宮白對那身著盔甲之人道：「請前輩趁機將另外兩位的內傷治療一下，晚輩自信可以支持五百招以上！」

「不必了！我已為他們服了藥，三五個時辰之內不要緊，我必須為你們作個見證人！」

南宮白兩掌一錯，施出「三合一掌法」，閃電遞出三掌，他本是天資極高之人，加之誤食朱菓，又喝了一口虬龍胆汁，且

先後獲得三個元嬰，除了驟增一甲子真力以外，無形中孕育成一股凜然正氣。

「三合一掌法」為他所研悟，算不上當今絕學，然而，現在由他施展開來，至大至剛，銳不可當，另有一種不可侵犯之氣勢。

綠毛蠶蠶主也穩紮穩打，因為他也猜不透南宮白到底有多深的內力，這一仗為畢生英名所繫，自也不敢大意。

百十招下來，兩人稍沾即走，乍看兩人掌不著實，有一種虛飄飄的感覺，然而，那身著盔甲之人，乃是一個大行家，不由肅然作色。

原來雖然微塵不驚，但四週大樹上的松針，却紛紛洒落，不一會工夫，地上就積了數寸之厚。

南宮白以一套「三合一掌法」，打了兩百招，也僅稍落下風，立即施出天魔傘絕學。

而綠毛蠶蠶主也施出奇招，乍看頗似天魔傘絕學，却別走蹊徑，怪裡怪氣，令人捉摸不定。

兩人都是快而穩，以快打快，仍然不帶風聲，他們都有一種同樣的想法，不希望孫寒香等人聞聲而至。

因此，五百招下來，榮辱互見，雙方都有點喘息了，顯然都不遺餘力。

那身著盔甲之人雖然十分焦急，却也不便插手，因為雙方在作公平合理的搏鬥，一旦插手，將對不起任何一方。

七百招下來，兩人已經拚了將近兩個時辰，喘息之聲越來越大，而且兩人額角都見了汗。

顯然搏殺已到了分際，生死存亡就在一兩百招之間。

兩人都抱著必勝之心，集殘餘真力，陡然劇烈起來，「蓬蓬」之聲不絕於耳。

兩人同時沈喝一聲，全力互推一掌，「轟隆」一聲，罡風呼嘯，將附近大樹震得樹皮盡脫，倒了一片，兩人各退一丈多遠，搖搖欲倒。

那身著盔甲之人沈聲道：「你們兩人可以住手了！」

但兩人更不會住手，他們都有一種信念，誰也不比誰高明，也可以說都有擊敗對方的希望。

兩人再次緩緩欺近，沈喝一聲，「蓬蓬」！各盡平生之力，拍出十餘掌之多，兩人踉蹌退了五六步，面如噀血，神態至為可怖。

那身著盔甲之人將兩個負傷的放在地上，肅然地道：「兩位還不住手？」

突然，地上一個負傷之人道：「這是一場非常公平的決鬥，讓他們打吧！」

南宮白不由心中一動，覺得此人的語氣蘊含著無比的鼓勵作用，他此刻本已力竭，鼓其餘勇再次撲上。

「蓬蓬蓬」！兩人身軀猛震，歪歪斜斜退出四五步，坐在地上。

那站著的身著盔甲之人對坐在地上那個道：「老弟你……」

那坐著之人肅然地道：「兄台不必介懷，生死有命，急也沒用！」

此刻兩人坐在地上，上身後仰，兩手撐地，頭顱在肩上軟軟地轉動，氣喘如牛，如果不是為一世英名，他們真想倒地大睡一覺，因為他們太累了。

然而，兩人又支撐著身子站了起來，搖搖晃晃走近，推出一掌。

這一掌都是連人帶掌一齊上，因此，兩掌一接，誰也無法推開對方，形成膠著糾纏之勢。

這種打法，有點類似不懂武功之人的亂打亂扯，毫無章法，兩人再集最後殘餘真力，用力一推。

他們雖然力竭，但最後一推，也非同小可，罡風自他們掌心排出，竟將那三個身著盔甲之人震出數步之遠。

而兩人的身子也在一震之後，倒飛一丈七八，「叭達」一聲摔在地上，寂然不動，甚至連呼吸也停止了。

那個站著的身著盔甲之人驚呼一聲，正要上前察看，突然，坐在地上的那人沈聲道：「兄台請沈住氣，現在絕不能上前！」

那人肅然地道：「難道你忍心讓他如此死去？」

那坐著之人道：「即使死了，也是一件轟動武林，千古難得一見的壯舉，急有何用？」

他雖然這樣說，那面上的青布，竟被淚水濕透，聲音有些沙啞。

林中籠罩著令人窒息的愁雲慘霧。

突然，兩人在地上微微動了一下，接著兩人又勉強爬了起來。

那站著的身著盔甲之人大為折服，道：「老弟眼光果然不凡——」

坐著之人道：「兄台千萬別誇讚小弟，如無其他變化，這兩人最後一掌下來，必定用力過度，虛脫而死！」

這時綠毛蠶蠶主和南宮白又站了起來，身軀不停地搖擺，紫血自口鼻中流下，連耳中也有血流出。

那站著的穿著盔甲之人不由大驚，沈聲道：「為兄拚著落個不義之名，也不能讓他們再打下去！」

突然，南宮白喘息著道：「誰敢插手，在下首先自碎天靈橫屍……地……」

說著話，口鼻中直冒血泡，神態至為駭人。

那人不由驚得呆了，他活了一甲子，還沒見過這種慘烈的搏殺。

驀地——

一陣衣袂飄風之聲，疾瀉而至，為首的孫寒香乍見這等景況，面色立即變得慘白如紙，淚水有如泉湧一般。她驚得楞了一下，悲呼一聲，向南宮白撲去。

突然，那個坐在地上身著盔甲之人厲聲道：「妳如果無意陷兒子於不仁不義之地，趕快退下去！」

孫寒香噙著一雙淚眼，悚然止步，向那人看了半天道：「你是誰？」

那人冷漠地道：「不必多問，快退下去，如果妳不聽本人之言，妳兒子死也不瞑目！」

孫寒香厲聲道：「你是不是南宮柳？」

那人道：「不是！」

孫寒香道：「既不是南宮柳，你以什麼身份來干預老身的行動？」

那人冷笑道：「不是干預，而是忠告——」

突然，南宮白以手放在天靈之上，道

：「媽，請妳成全孩兒吧！孩兒如果死了，對方也活不成，此人一死，『混沌叟』已不足為懼，以孩兒一命換得武林太平，也值得了！」

此言一出，在場之人無不肅然起敬，但這種生死一髮之大事，誰也不便開口。

然而朱芳芳却不管這一套，大步走近，道：「什麼仁義道德，老身不信這一套，他們兩人絕對不能再打下去——」

說著，逕向南宮白抓去，老偸兒急了，展開上乘身法，唯恐來不及，只得在她屁股捏了一把。

朱芳芳尖叫一聲，回頭向老偸兒撲去，老偸兒道：「朱芳芳，這可不能怨我，妳知道一旦他被妳抓上，後果如何麼？」

朱芳芳恨聲道：「你這老雜碎，那裡不好抓，偏偏抓我的屁股？」

老偸兒道：「妳的屁股並不香，况且有這麼多外人在這裡，他們會為我作證，老夫絕非調戲於妳——」

老偸兒說到這裡，皺皺鼻子道：「妳聞到沒有？好像有一股硫磺和油類的味道？」

朱芳芳道：「老賊，別沒話找話說，老娘不會放過你！」

老偸兒冷笑道：「朱芳芳，妳簡直白白糟塌了數十年的大米乾飯，俗說：有智不在年少，無智空長百歲，妳想想看，南宮白和綠毛幫幫主這一掌下來，固然凶多吉少，但並非絕對無望，如果妳硬加插手，難道妳還看不出這小子的個性？」

朱芳芳道：「別人我不管，我不能看著我女兒守活寡！」

此言一出，綠毛幫幫主哼了一聲，身軀瑟索顫抖不已。

這一下全場人誰都看得清楚，尤其是孫寒香和那三個身著盔甲之人，不由微微搖頭，暗自嘆息，顯然，朱芳芳這句話，大大地傷了綠毛幫幫主的心。

南宮白道：「我……們可以……動手了……」

他幾乎無法把這句話連貫起來，因為口中血泡不停地往外流。

朱麗葉和百里香有如瘋狂一般，悲呼一聲，猛撲而上。

「大力神」不由大怒，兩隻蒲扇大手一揮，硬將兩女震退數步，道：「別以為老朽是渾人，我拚著得罪兩位姑娘，也不能讓兩位陷害南宮少爺於不義！」

兩女已經失去了理智，竟向樓兩層撲去，全力推出一掌。

但樓兩層並未還手，只聞「蓬蓬」兩聲，樓兩層偌大的身子飛出一丈多遠，口中血箭噴出數尺之遠。

兩女呆了一下，正要撲向南宮白，只見南宮白和綠毛幫幫主再次集殘餘眞力，推出一掌。

「啪！」兩人同時張口，噴出兩道血箭，噴在對方頭臉之上，變成兩個血人，頹然倒地，連抽搐一下也沒有，寂然不動。

綠毛幫幫主背後的天魔傘竟掉落地上，在這幽暗的森林之中，仍然發出耀目的紫芒。

萬籟俱寂，落針可聞，只有一干高手重濁的呼吸之聲和陣陣松濤之聲，令人聞之幽腸百結。

除了那三個身著盔甲之人仍然沈著冷靜之外，其餘諸人都驚得呆了，誰也沒有勇氣前去一看究竟。

孫寒香無聲的悲泣，像有點感染似的，在場諸人，連素日不知愁為何物的百里空，也不由愴然淚下，衣襟沾濕。

兩女搖搖晃晃著嬌軀，終於倒在地上。

場中一片大亂，百里空奔向百里香，朱芳芳撲向朱麗葉，而孫寒香却緩緩地，小心翼翼地走向南宮白。

她一邊走著，一邊虔誠的祈禱，她不信神鬼之說，但一個人在極端絕望之時，唯一的倚靠，只有訴諸蒼天和鬼神，她希望蒼天可憐她，使她唯一的親人活在世上。

同時，她恨極了那個攔阻她的身著盔甲之人，她認為那人必是南宮柳，她恨他，她認為南宮柳太自私、太殘酷！為了保持他的英名，不惜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喋血當場。

「站住！」

那個身著盔甲之人又沈喝一聲，正是剛才攔阻孫寒香之人。

孫寒香再也不聽他的話，那怕有人現在出手向她作致命的攻擊，她也不會後退的。南宮白側卧在地上，她可以隱約看到他那血漬斑然的面孔，她的心有如被撕裂一般。

「站住！」

那人的語氣是那麼冷峻，斬釘截鐵，顯示他說這話是下了最大的決心。

孫寒香仍然未停，但她現在的脚步却越來越慢了，她幾乎喪失了上前試探的勇氣。

但她必須弄清楚這世上唯一親人是否還活著，她希望蒼天在這一段時間之中，大施神妙之術，使她的兒子起死回生。

「站住，妳沒有聽見麼？」

孫寒香不知那裡來的火氣，「呸」地一聲，向那人吐了一口唾沫，不偏不倚，吐在他的下巴之上，但他並未伸手擦去。

孫寒香冷峻地道：「你有什麼資格干預老身的行動？」

那人冷峻地道：「你兒子根本未死，但妳一上前干擾，可就回生乏術了——」

孫寒香陡然一震，沈聲道：「此話當眞？」

那人冷冰冰地道：「不信就上前試試看！」

這一手眞絕，孫寒香天作胆也不敢冒害死兒子之險，上前探視，竟呆立在當地。

那人冷峻地道：「請再退到原地等候！」

孫寒香道：「他要多久才能醒過來？」

那人道：「在下不是神仙，怎知他何時醒來？」

孫寒香不由暴怒，道：「莫非你是信口開河？」

那人冷笑道：「是否信口開河，不久便知，妳若逞一時之快，不聽在下的話，必將遺恨終身！」

孫寒香一生剛愎自用，何曾聽別人擺佈過？雖不像朱芳芳那種火爆栗子的脾氣，却是寧折不彎。然而，為了兒子，她不

得不彎腰，咬牙退了下去。

場中又恢復了一片死寂，兩個少女已被救醒，如痴似呆地坐在地上，望著孫寒香。

這樣呆了約半盞茶的工夫，場中的綠毛幫幫主和南宮白兩人，仍然寂然不動，絲毫沒有活過來的跡象。

朱芳芳早已不耐，大聲道：「那天魔傘乃是老身之物，不管場中兩人生死如何，武林至寶應該物歸原主！」

那身著盔甲之人冷哼一聲，道：「妳先別忙，他們還有最後一掌，拚過之後，勝負立判——」

「什麼？他們還能拚命？」

孫寒香驚得呆了，一干高手也幾乎不敢相信此人的話。

那人道：「難道本人是說著玩的？」

此人語音未畢，果見地上兩人又抽搐了一下，一干高手不由面面相覷，他們幾乎以爲這人擅長旁門左道之術。

地上兩人不停地動彈，又支撐著坐了起來，兩女歡呼一聲，又要奔過去，孫寒香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妳們暫且忍耐點吧！」

兩女立即打住身形，朱芳芳也不安地抓耳搔腮。

綠毛幫幫主已經發現了天魔傘掉在地上，但他沒有去撿，因爲這一掌下來，不死也得躺上半天，要不要都不關重要，即使撿起來，也終將被人取走。他寧願被人自地上撿去，却不願插在身上被人取走。

兩人又顫巍巍地站了起來，好像喝醉了的人，左右前後踉蹌不已。

那身著盔甲之人沈聲道：「這是最後一掌，應以退後的遠近作爲勝負之依據，勝者爲天魔傘的持有人！」

此言一出，一干高手不由一震，這才知道此人用心良苦，他爲了取得此傘，必須使綠毛幫幫主心服口服，沒有話說，然而，這個代價可大了，不管兩人最後一掌下來，能否活命，弄得好也得要躺上三五個月。

兩人相距三步站定，形同厲鬼，眞氣已無法提聚，只有用普通撲擊之法，作最後一拚。

諸人的心弦再次綳緊，林中充滿了死亡的氣息。

孫寒香終於受不了沈悶空氣的壓迫，沈聲道：「南宮柳！如果白兒不幸死了！我永遠不想再見你！」

那人並未回答，顯然全神貫注在南宮白身上，就在這時，林中已散發出陣陣濃煙硫磺氣味。

百里空叫聲「不好！」其餘之人都吃了一驚，四下望去。只見四週濃煙越來越密，已將這數十丈地封鎖，忽傳來有如蠶食之聲。

然而，誰也沒有動，因爲南宮白和綠毛幫幫主這最後一博，比他們的生命還重要。

這時，兩人緩緩推出雙掌，抵在一起，咬牙一震，兩人立即悶哼一聲，仰天倒下。

血水像泉湧一般，自他們的口鼻中流出，那坐在地上身著盔甲之人站了起來，一看兩人倒下之距離，不多不少，都是退了一步倒下，仍是平手之局。

然而，勝敗雖然未分，照兩人七竅流血情形看來，八成活不成了。

三個身著盔甲之人同時發出一聲淒切的嘆息，向場中走去。孫寒香和朱芳芳再也不顧其他，也向場中撲去。

突然，附近傳來了一陣「桀桀」怪異之聲，道：「爾等已入老夫掌握之中，你們且看看四週……」衆人聽出是「混沌叟」的聲音。

孫寒香和朱芳芳四下一看，火舌已經蔓延過來，而且頂上枝椏，已被大火瀰漫，只聞「克察」一聲，一根合抱粗的樹枝，帶著熊熊烈火，落了下來。

諸人相距場中倒地兩人仍有二三十步之遠，就在這一怔之間，那根樹枝，正落在兩人附近，接著，又落下數段巨枝，立即形成了一片火海，將場中兩人包圍在中央。

而四週的烈火也很快地蔓延過來，衆人有如置身火爐之中，有的長衫已經著火，一片大亂。

孫寒香母子連心，發出淒厲的悲號，向烈火中撲去。

然而，中央一片火海，早已不見綠毛幫幫主和南宮白的影子。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疾馳而來，原來是「六月雪」唐飛。

他身上一點也未著火，却被烤得面紅耳赤，大聲道：「各位快跟我來！」

朱芳芳冷笑道：「難道你不怕火燒……」

唐飛大聲道：「在下有滅火之藥，但所剩不多，大家必須一塊向外闖，如果遺漏一人，在下可就無能爲力了！」

一干人都相信他有辦法，因爲他的暗器之中，有一種「五雷煙火彈」，他必有破解之藥。

然而，孫寒香和兩女却不想生出此林，逕向火中撲去。

百里空對「大力神」及尙鳳池道：「快把她們三人制住，先逃出火窟再說！」

樓兩層逕奔孫寒香，此刻她神智已不太清醒，樓兩層到了她的背後，她還沒有發覺，樓兩層輕易地將她制住，挾著掠了回來。

另一邊百里空制住了百里香，尙鳳池制住了朱麗葉，大家跟著「六月雪」唐飛，向火勢比較輕微的一邊走去。

只見唐飛在一個鹿皮袋中掏出了一把黑粉，向火中一洒，「卜」地一聲，立即滅了一處，接著連洒幾把，開了一條小路。他邊走邊洒，但這條路僅有丈寬，兩旁烈火熏天，烤得衆人幾欲昏倒。

且說南宮白和綠毛幫幫主，他們在那一段巨枝落下之時，本已醒了過來，但却全身乏力，勉强支持站起，立即又倒了下去，如是者三，而上面的枯枝却不斷地落下，使他們與外面隔絕。

那三個身著盔甲之人驚呼一聲，向烈火劈出幾掌。

但烈火熊熊，掌風雖打開一道空隙，但立即復原，而且他們後面的烈火已經蔓延過來。

其中一個悲呼一聲，道：「也許是我害了他……」

說著一頭向火中撞去，但另外兩個一把拉回，挾著他向外面烈火較輕處，疾馳而去。

這時南宮白和綠毛帮帮主處身烈火之中，自知生出之望極爲渺茫。

因此，兩人都沒有去看那地上的天魔傘，他們雖然身負重傷，但內功潛力仍在，因而，雖被烈火烤著，仍然忍受得住。

南宮白道：「你我身臨絕地，凶多吉少，應即把一切恩怨置諸度外，你說是不是？」

他此刻不再想其餘的事，因爲想也沒用，比喻說：媽媽、兩女及那三個身穿盔甲之人生死如何？但他未死之前唯一想知道的是綠毛帮帮主到底是誰？

綠毛帮帮主道：「不錯！一切恩怨都該丟開，我們應該慶幸，應該感謝上天的安排才對！」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此話怎說？」

綠毛幫幫主道：「當今之世，能赤手空拳與我打成平手的，只有你一個人，而我們兩人却必須死在一起，這豈不是上天的有意安排？況且，假如不是我們兩人死在一起，而是和別人，本人相信，那是一件令人不能瞑目之事！」

南宮白大爲心折，大聲道：「不錯，不錯！英雄所見略同，可惜我們認識太晚了！」

綠毛帮帮主道：「不晚，不晚！古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這怎能算晚？哈……」

南宮白也仰天大笑：「哈……」

烈火已經快燒到他們的身上，但他們一點也不在乎，他們此刻的心情，也只有他們才能領會到。

* * *

兩人笑了一陣，眞元大傷，身形搖搖欲倒，南宮白道：「尊駕可否在未死之前，讓我看看你的眞面貌？」

綠毛帮帮主道：「也好，不過我要問你一句話，你必須照實回答我！」

南宮白道：「問吧！只要我知道，一定不使尊駕失望！」

綠毛帮帮主道：「你可知我們尚有一線生機？」

南宮白道：「我想生機已絕，即大羅神仙也逃不出這一片火海，因爲我知道這片森林不下數千里方圓！」

綠毛帮帮主道：「不錯！如果沒有武林至寶，我們當然只有閉目等死……」

南宮白道：「你一定是說那天魔傘了？」

綠毛帮帮主道：「不錯！有此傘在手，水火不侵，難道你這一點常識也不知道？」

南宮白一看那天魔傘，只見紫芒照射之處，果然火舌無法逼近，不由暗中稱奇，因爲如果沒有這武林至寶，恐怕火早就燒到身上了。

南官白道：「尊駕可以亮相了！」

綠毛帮帮主道：「看著……」

他伸手一抓，頭上的假髮應手而落，露出了本來面目。

其實南宮白並不驚奇，因爲上次他由綠毛帮之中，趁樓兩層與綠毛帮帮主過手之時，他已隱隱看到此人的眞正面貌。

此刻，在火光照射之下，看得十分清楚，此人年約五旬，長眉朗目，隆準海口，除了眉宇間略含煞氣之外，端的是一表人材，只是神態略嫌呆板。

南宮白道：「尊駕到底是誰？」

「你不是已經看了本人眞面目嗎？」

「可是，晚輩並不認識你，其實，你的面貌我早就看到了！」

「甚麼時候看到的？」

「上次在綠毛帮中，你和樓兩層動手之時！」

「嘿！本人只答應讓你看到眞面目，可沒有答應告訴你我是誰。」

南宮白道：「尊駕爲何要拜『混沌叟』爲師？」

「那不過是虛與委蛇而已，其實他那一套並非本人敵手！」

「那麼尊駕的用意何在？」

「爲了偵察昔年的一段血仇！」

「他是你的仇人？」

「不錯！但目前還未弄清楚。」

「尊駕和朱芳芳前輩有何淵源？」

「別提那賤人！你再提她，本人就把你留在火海之中！」

南宮白哼了一聲道：「晚輩本來就沒想活著出去，尊駕不必以此威脅，據我所知，朱前輩除了脾氣暴燥之外，爲人還不錯！」

綠毛帮帮主掄起天魔傘，道：「你再說一句！」

南宮白爲人耿直，寧折不彎，大聲道：「她不失爲一個好人！」

綠毛帮帮主一撐魔傘，「蓬」地一聲張了開來，冷峻地道：「本人任何事都能容忍，就是說她是好人我無法忍耐，嘿嘿，我要走了！」

南宮白冷聲道：「快走！本人永遠不會改變自己的想法！你想改變我的意志也是枉想！」

綠毛帮帮主冷笑一聲，足尖一點地，身形懸空，冉冉上昇，寶傘所到之處，烈火立退，絲毫不損！

綠毛帮帮主大聲道：「小子，你現在……」

南宮白打斷他的話尾，大聲道：「快走，快走！你永遠無法改變我的想法，好就是好，壞就是壞……」

他說到這裡，因爲天魔傘在綠毛帮帮主手中，下面四週的烈火立即蔓延過來。南宮白咬牙强忍，渾身大汗淋漓，却不出聲。

綠毛帮帮主持傘停在空中，不禁大感爲難，捨他而去於心不忍，如果回頭就等於向他服輸，一時竟沒了主意。

突然，一陣「卜卜」之聲傳來，只見烈火被開了一條胡同，一個人影一閃而入，以不可思議的身法，走到南宮白的身邊，一下扣住了南宮白的脈門。

來人竟是司馬英，南宮白不由暗自一嘆，心想，死在烈火之中，還有點希望，如果死在此賊手中，永遠無法瞑目。

「哈……」司馬英狂笑一陣，道：「南宮白，你想不到吧！告訴你，今天在這林中的高手，全部葬身火海，一個也未逃出，而你還要受盡人間酷刑之後，才能葬身火海！這也算是報應！」

南宮白冷漠地道：「生死之事，命運早已註定，算不了什麼！司馬英，我且問你，你怎能進入火海而未受灼傷？」

司馬英獰笑道：「『六月雪』唐飛有一種『五雷煙火彈』，當然有滅火之藥，本人搶了他一包，所以能在烈火中進出自如！」

南宮白心中一動，忖道：「只要一干白道高手和唐飛在一起，或能免得一死，只是那三個身穿盔甲之人，恐怕凶多吉少了。」

南宮白道：「這次大火是『混沌叟』放的？」

司馬英道：「不！是我出的主意，也是我親手放的火！」

南宮白心中一陣劇痛，他到現在，還不敢相信一個人竟能壞到司馬英這種程度，他閉上眼睛，道：「司馬英，你燒死了自己的母親，也可能燒死了自己的父親，你有何感想？」

司馬英哈哈大笑，道：「感想？當然有！那就是罪有應得！」

南宮白道：「我和媽媽死了都不怪你，難道爹爹也對不起你？」

司馬英恨聲道：「告訴你，我恨所有的人，當然也包括南宮柳在內，他既然生了我，却不負教養之責，我相信他如果不死，仍然不會原諒我，因此，我不必期望別人可憐我、原諒我，我要不擇手段，以任何可行之法，消滅與我作對之人！」

南宮白道：「那麼，你可以動手了！因爲我不願再浪費時間，你人性已泯，不可救藥！」

司馬英鋼牙猛挫，道：「我要用牙齒咬下你的五官！」

南宮白並未吃驚，他知道一旦落到他的手中，後果可以想像的。

司馬英張口向南宮白的鼻子咬去，突然，一聲沉喝，「且慢！」

原來綠毛幫幫主始終未走，他雖不願在南宮白面前屈服，却又不忍讓他受司馬英的殘害。

其實他這時的心情也非常矛盾，他恨極了南宮柳，也恨透了朱芳芳，那麼，他爲什麼要救南宮白呢？也許是佩服南宮白的豪氣，惺惺相惜的緣故。

司馬英乍見綠毛幫幫主手持天魔傘冉冉落下，不由吃了一驚，靜靜地凝視著他。

綠毛幫幫主沉聲道：「司馬英，放了他，我饒你一命！」

司馬英一看，兩人都是一臉血污，且說話中氣不足，知道他們曾拚了幾千招，已不足爲懼，他所忌憚的是那天魔傘。

司馬英冷笑道：「你現在自身難保，你憑什麼管別人之事？」

綠毛幫幫主道：「就憑手中的天魔傘！」

司馬英道：「除非你要一個死的南宮白！」

綠毛幫幫主自知目前不能動手，沉聲道：「你要怎樣？」

司馬英道：「要留他的活口，也可以商量，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綠毛幫幫主道：「快說！」

司馬英沉聲道：「以傘換人，你幹不幹？」

此言一出，不但綠毛幫幫主大大地一震，連南宮白也睜開眼來，向綠毛幫幫主望去。

綠毛幫幫主不假思索，沉聲道：「我就依你，但你這小子心腸最毒，說話根本沒有信譽，我怎能相信你？」

司馬英道：「反正天魔傘不到手，本人絕不放南宮白！你得不到南宮白，天魔傘也別出手！」

南宮白對綠毛幫幫主道：「尊駕有這份意思，我南宮白已經非常感激了，請不要爲我犧牲，須知一旦寶傘落入此魔手中，武林永無寧日，在下不願爲了自己一命，而爲武林帶來殺劫！」

綠毛幫幫主沉聲道：「錯了，世上任何珍寶都是身外之物，他得到此寶，僅能橫行於一時，絕不會長久，你不必担心！」

司馬英「嘿嘿」陰笑不已，此刻，他的面罩已經除下，露出猙獰面目，左目已眇，鼻樑被按塌，頭皮早被揭去，臉上被唐飛的「三昧眞水」燒得紫肉翻起，白牙露出唇外。

左袖掖在衣襟之中，因左臂已被折去。這副慘相是他仇恨世人的主要原因，但他並未檢討自己的過錯，他不認爲是罪有應得。

綠毛幫幫主道：「司馬英，本人有一言奉勸，如你能懸崖勒馬，改邪歸正，或能得到善終。爲人在世，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世有飛來之福，亦有無妄之災，然而，福不徒來，禍不空至，蓋福禍之因早定，只是未及細察——」

司馬英陰聲道：「這句話如果由眞正的正人君子說出，或能更好聽些，可惜你是口是心非之人，試問，你設立綠毛幫，居心何在？你是替天行道，抑是爲天下蒼生謀福？」

綠毛幫幫主道：「本人設立綠毛幫，乃是爲了昔年一段深仇，爲了暗中偵察敵人的行動，不得不改頭換面，司馬英，你應該知道，本人雖創綠毛幫，却未幹殘害同道之事，無非是想掩人耳目，便宜行事而已！」

司馬英道：「你是誰？」

綠毛幫幫主道：「你若能幡然悔改，重新做人，本人立刻告訴你我是誰！」

司馬英慘笑道：「世上之人都犯了一個毛病，那就是未曾身受痛苦，說話不關痛癢，滿口仁義道德，我司馬英受此殘刑，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難道我能甘心罷休？」

綠毛幫幫主道：「禍福無門，咎由自取，想一想你的所作所爲，那一件不是天怒人怨——」

「住口！本人不是來聽你教訓的，你到底交不交換？」

南宮白道：「剛才聽前輩的話，晚輩若有所悟，不錯！前輩成立綠毛幫，旨在暗察仇人，並未做傷天害理之事，因此，我奉勸前輩，不要以晚輩爲念，司馬英是我同父異母兄弟，我死在他的手中，也沒有怨言，前輩千萬不要以傘換人，爲武林種下禍苗，那樣即使晚輩能苟延殘喘，也有愧於心！」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大笨牛知道芝蔴公主是生苗食人部落的人，也不怕食人族會吃人，決定去找尋玉蓮花公主……蒙面人又來白吃大樓找阿郎，二人約定到一山區關帝廟內，交換人質和波羅札記、大悲三絕掌，皮蛋和多多暗中操縱關帝顯靈，揭穿蒙面人就是番僧烏克拉，番僧波羅門主阿巴達也趕至，雙方打鬥，皮蛋受重傷，烏克拉走脫……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閨女解穴遭凌辱　囚犯鬥牛免死刑

一提到他的大肚子，翁明山馬上堆下一張苦瓜臉，唉聲嘆氣的道：「我正想請教妳。」

錢純純一怔，道：「請教我？」

翁明山道：「據說，妳以前也被姓張的點過『鬼胎穴』，不知如何化解的？」

錢純純據實答道：「是阿郎親手爲我解的。」

翁明山又是長嘆一聲，面如死灰：「完啦，那個臭小子恨我入骨，絕對不可能替我解穴。」

錢純純道：「其實，阿郎的條件，並不是很苛，只要把那個風塵女郎交出來就可以了。」

捧着自己的大肚皮，翁明山面有難色，欲言又止。

翁明珠斷然的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錢純純不解：「爲什麼？」

翁明珠道：「那位風塵女郎，因被張小仙姦汚，已憤而自殺。」

「這也沒有關係，你們可以跟阿郎實話實說。」

「他不會相信。」

「哦！」

「純純姐，除了那個小流氓親手解穴外，是否還有別的法子？」

「有是有，只是，只是——」

「只是怎麼樣？」

「不知用在男人身上有沒有效。」

「到底是什麼妙法？」

小辣椒猶疑再三，始鼓足勇氣說：「記得阿郎以前曾經說過，女孩兒家被點了『鬼胎穴』，只要陰陽交泰，與異性做那件事，就可以迎刄而解，男孩有沒有效就不得而知了。」

大海之中，總算遇見一葉孤帆，黑夜之中，總算發現一盞明燈，翁明山喜不自勝的道：「女孩有效，男孩也一定可以的，反正是一碼子事嘛。」

捉住錢純純的玉手，焦灼迫切的又道：「拜託拜託，救苦救難，請幫幫我的忙吧。」

小辣椒愕然一楞，似懂非懂的道：「翁明山，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一事不煩二主，好人做到底，請玉成好事。」

「什麼？你——你要跟我——」

「我們本來就是一對情侶，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不可以，絕對不可以，終身大事，必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們現在就結婚，馬上入洞房。」

「我爹對你恨意甚深，他老人家是不會答應的。」

「先上車，後補票，造成既成的事實，相信世伯不會太堅持的。」

「不行，我不答應，不能答應，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跟你——」

「救人一命，勝做七級浮屠，求求妳。」

「不要找我，你可以去找應召女郎。」

「我不能做對不起妳的事，更何況，芳草無數，我翁明山只愛妳一個人。」

「我不要聽，不要聽！」

「請可憐我——」

「別說啦，別說啦。」

「純純，妳不能見死不救呀。」

「住口！住口！住口！」

雙方的情緒都很激動，言詞尤其尖銳，錢純純掙脫了翁明山的手，將自己的耳朵捂住，決心不再聽下去。

翁明珠自然是站在哥哥這一邊，幫着他求情說好話，但錢純純始終心堅如鐵，意堅如鋼，不肯不明不白的陪翁明山上床辦事。

出去了一下，翁明珠端進來兩杯水，一杯給翁明山，一杯給了錢純純，委婉而又懇摯的道：「純純姐，我也是女人，知道女人最重視名節，這種事一點也勉强不得，喝口水，喘口氣，我們再從長計議，說不定可以找出更好的法子來。」

說了半天的話，正口渴得緊，錢純純不假思索，當即舉杯一口氣喝下去。

＊　＊　＊

這一喝鑄成大錯，一失足成千古恨。

水裡下了迷藥，才一會兒的工夫，錢純純便昏倒在椅子上。

事先，連翁明山都不曉得，睹狀好不興奮，喜孜孜的道：「明珠，謝謝妳，謝謝妳。」

翁明珠面無表情的道：「迷藥的藥性，頂多只有半個時辰，要快，我先去準備一下，事畢之後我們馬上動身到苗疆去。」

說話之初，人尚在屋內，話一說完，已到了門外。

還爲她老哥順手帶上門。

翁明山怕春光外洩，又下了門。

跟他老子一樣，家學淵源，本來就是一個急色鬼，現在又急於活命，急於解穴，急於到苗疆去，急得他爲純純脫衣服的時間都沒有，幾乎是用撕的，用扯的，用拽的，將純純的衣裳弄得絲絲縷縷，片片斷斷，面目全非。

很快，錢純純便赤條條的，變成一個一絲不掛的裸女。

像是一團雪，一幅畫，一幅最美麗的仕女畫。

更像是一團火，一團足可使英雄燒成灰，好漢燒成煙的慾火。

翁明山血脈賁張，心跳加快，大口大口的喘着氣，抱起錢純純來，送上床去。

實在太胖，胖得他根本沒有辦法送上床去「趴」。

丟掉白的被單，挺起「槍」來，將錢純純的玉腿分開，只能在床沿上「工作」。

「噯喲！」

錢純純發出了一聲嬌哼，「船」已「入港」。

這小子不像阿郎，一點也不懂憐香惜玉，只顧他自己快馬馳騁，逐鹿中原，不理會純純的感受如何？

攻城掠地！

得寸進尺！

橫衝直闖！

犂庭掃穴！

不多一會工夫，便駕輕就熟，漸入佳境。

說也邪門，隨着「工作」的進展，隨着心理生理的微妙反應，翁明山的肚子在以極快的速度消散中。

並非無聲無息的消散，而是放屁。

大屁，小屁，連環屁，還有不響的無聲屁，若有放屁比賽，翁明山相信可以穩拿第一。

幸好不臭，不然，小小的一間屋子，如何能容納得下這許多有聲無聲的屁，不把翁明山、錢純純毒死才怪。

好快，片刻工夫，就消去了一大半，已經可以上床去「騎」，去「趴」了。

繼續努力，乘勝追擊，當他「卸貨」完畢時，恰恰好，大肚子已完全消去，又恢復了他原有的標準身材。

沒理會純純的下體片片落紅與污穢，亦未替她遮蓋任何的衣物，就赤條條的將她留在床上，翁明山裹着被單，哼着小調，踏着輕快的步伐，獨自離去。

＊　＊　＊

當他重返臥室時，顯然曾經過一番梳洗，穿着一套嶄新的勁裝，頭戴英雄帽，足履雲靴，容光煥發，神采飛揚，看來神氣已極，頗有幾分勝利者的架勢。

相反的，純純的情形却大異其趣，業已醒轉，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身上蓋着一條被子，正在抱頭痛哭。

哭聲淒厲，聲聲腸斷，久久不曾停歇。

翁明山顯得很煩躁，粗聲大氣的道：「好啦，好啦，這是好事，哭什麼哭。」

抬起頭來，錢純純一臉的淚痕，眼睛都哭腫了，面部的表情極端複雜，氣憤、惱怒、怨恨、痛苦、淒戚、悲傷、惆悵、茫然、哀憐、無助等等，兼而有之，都可以在她的臉上找到了踪跡。

怨毒的瞪着翁明山，咬着銀牙道：「翁明山，你們兄妹眞太卑鄙，太下流，太無恥了，我要你給我一個交代。」

翁明山吊兒郎當，蠻不在乎的漫應道：「交代？交代什麼？」

小辣椒錢純純破口大罵道：「翁明山，你少裝糊塗，錢家閨女絕不能讓你白白糟塌，我要你担起你應負的責任來。」

「哦，我明白啦，妳是要我娶妳？」

「難道不應該？」

「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是夫妻。」

「我要你照規矩來辦。」

「怎樣辦？」

「先找個媒人去提親。」

「妳家老頭正恨着我，會答應嗎？」

「你跟我去，跪在爹的面前，跪三天三夜，或許可以回心轉意，成全我們。」

「去妳的，我又沒有神經病，幹嘛要去跪那個糟老頭，只是玩玩，何必當眞。」

這是翁明山心裡的想法，自然不能說出來，道：「我要出遠門，馬上就得走，這件事等我回來後再說吧。」

錢純純一怔神，道：「你剛剛把我——就一走了之，到那兒去？」

「苗疆。」

「去苗疆幹嘛？」

「我也搞不清楚。」

「你不清楚為什麼還要去？」

「是師父叫我去的，師兄已經走了好幾天，都是張小仙那個混混，害人匪淺，誤了行程。」

丟給她一件衣服，翁明山又道：「快穿上，我們一起走吧。」

錢純純沉吟了一下，道：「我不能隨隨便便的，跟着一個沒有名份的男人私奔。」

翁明山不耐煩的說：「純純，別死心眼兒，名份是虛，事實才眞，男女之間，還不是那麼一回事，此去苗疆，路途遙遠，我希望能有一個伴。」

錢純純很敏感：「什麼伴？可是性——」

「食色性也，孔老夫子都不反對，這乃人之常情，何必大驚小怪。」

「我要考慮。」

「沒有時間考慮，我們現在就要上路。」

「起碼該去告訴家父一聲，我不能做一個曉家跟人私奔的不孝女。」

「好，妳去做妳的孝女，去稟告妳老爹，翁某可沒有辦法等，要先走一步，再見啦。」

純粹將錢純純當作他的性伴侶，洩慾的工具，一絲依依之情也沒有，言罷，揮揮手，還極其輕佻的來了一個飛吻，隨即轉身出門而去。

哇！錢純純又哭了，呼天搶地，外加撕東西，砸家具，以惡毒的言詞罵個不停。

* * *

皇天不負苦心人，費了不少口舌，大笨牛終於打聽到食人部落聚居的所在地。

在一處山區。

山區的一個廣大的盆地裡。

盆地幅員極大，村鎮棋佈，景色秀麗，四面羣山環抱，自然而然的形成一個獨立的格局。

盆地的中心地帶，有一個大鎮，便是食人族的核心大本營。

鎮名很怪——骷髏鎮，陰森森的，令人聞之喪胆。

見了以後更可怕，四周築有一堵城牆，全都以人類的骷髏、骨骸，以及野獸的骨頭建造而成。

相傳，死者全部都是被食人族的人吃掉的。

食人部落的子民，視這一堵城牆為聖地，為榮耀。

也是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最值得驕傲的史蹟！

來到了城下時，小和尚空空的臉都嚇白了，畏畏縮縮的道：「阿牛，別進去吧啦，我可不希望自己上好的頭顱，變成城牆上的一塊磚。」

愛情，早已沖昏了大笨牛的頭，那能聽得進去，道：「住口，既來之，則安之，見不到我的玉蓮花，死也不甘。」

一想到芝蔴公主，大笨牛就滿心歡喜，又將那一方絲巾取出來，親着、嗅着、吻着。

小和尚空空的想法與他截然不同：「小僧覺得，腦袋比老婆要重要得多，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美人到處都有。」

大笨牛已經鑽到牛角尖裡去了，指着骷髏城牆道：「媽的，你瞎眼啦，也不瞧瞧，那些骷髏都是幾百年前的老骨頭，人家食人族現在文明進步啦，不吃人啦。」

「可是，如果得罪了他們，還會吃人的。」

「混球，你不會不要得罪他們。」

「我是怕大笨牛堂主已經得罪了芝蔴公主。」

「你是說『鴛鴦戲水』，從天而『趴』那件事？」

「是啊，那是調戲良家婦女，會被亂棍打死的。」

「鬼扯，那是天意，是老天爺在給我們做大媒。」

「只怕倒大霉，人家故意誘你來此，好分而食之。」

通！大笨牛給了他一個爆栗子，空空的頭上立刻長出一個「水煎包」來，大笨牛吼聲如雷的道：「呸呸呸！童言無忌，童言無忌，好的不說，單挑壞的說，是不是想存心嘔我！咒我！想謀財害命、奪權、奪位、奪妻？」

越說越大聲，目賽銅鈴，一瞬不瞬的瞪着他，恨不得將小和尚空空一口吞下去。

由於大笨牛反應過度，而且強烈，小和尚沒敢再持反對的態度，但仍心有不服，猛說風涼話：「想死你就去死吧，有一句醜話本香主要聲明在先，你倘若死在食人族，我可不替你收屍。」

通！又是一個爆栗子，再加一個「水煎包」，大笨牛神氣八啦的道：「多管閒事，退十萬八千里，就算芝蔴公主把公子吃掉，也輪不到你來瞎操心，自會在公主的蓮花座上遊山玩水，長期居留，與玉蓮花生死與共，永不分離。」

冷霜霜、徐雪梅、許紅杏本想表示一點意見，大笨牛却不給他們說話的機會，又道：「開會完畢，誰也不許再發言，本公子說過，這是我的初戀，第一次來電，第一次遇上令我心動的女人，見不到玉蓮花，我一定會害相思病病死！」

牛性又發了，傻勁也來了，情緒激動，眞情洋溢，眸中淚光閃閃，牛頭一昂，邁開牛步，宛如一頭蠻牛似的，當先踏進骷髏鎮，其他的人相視愕然，無可奈何，只好跟着他走。

* * *

鎮內有一個很大的廣場，四面還築有看台，與中原各地的校場，運動場一般無二。

蠻荒之地，風俗特異，用途却不盡相同，除當作食人族酋長點兵聚集的校場，展露各種技藝的運動場外，這裡也是他們族人祭天的祭場，慶祝豐收的舞場，以及執刑的刑場。

這時，看台上擠滿了人，熙熙攘攘，幾乎座無虛席。

場子上，臨時搭建了三個柵欄。

一個柵欄內關的是猪。

一個柵欄內關的是馬。

另一個柵欄內關的則是人。

不是普通的人，服裝完全一致：灰衣灰褲、草鞋、白色腰帶，都是大光頭，每人的胸前背後，皆貼着一塊白布，上面還有號碼。

也不像軍隊兵士，因爲秩序很差，哄哄鬧鬧，亂七八糟，毫無紀律可言，顯然是一羣烏合之衆。

究竟是要準備較技？祭天？行刑？開舞會？還是拍賣豬馬？對大笨牛這個局外人而言，根本不知道。

他也不想知道，一雙眸子，骨碌碌的轉來轉去，好像掃瞄器，一心一意的在尋找他的心上人。

「啊！我找到了，找到啦，眞的被我找到啦。」

「眞是天助我也，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快走，用跑的，最好是用飛的。」

這小子眞絕，不管別人的譁笑、驚駭、譏誚，甚至喝斥、怒罵，就在擁擠的看台上，展開輕功，眞的奔跑，飛馳起來。

「那來的野小子，可是急着要去奔喪！」

「你要死啦，幹嘛踩到人家的脚。」

「別亂吃豆腐。」

「別亂揩油呀。」

「攔住他！」

「逮住他！」

「吃了他！」

大笨牛橫衝直撞，引起公憤，登時成爲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可是，大笨牛却裝聾作瞎，不聞不見，依舊猛衝猛闖，一時便越過半個看台，照準目標，繼續狂馳疾奔。

目標很大，很顯眼，兩支用五綵羽毛做的特大號羽扇下，坐着兩個人，一個是男的，年約五旬，奇裝異服，頭上還戴着一頂插滿了羽毛的帽子，好像印第安的紅番，貌相威武勇壯，想必是食人部落的酋長玉大山無疑。

在他的旁邊，坐着一位女子，雖然戴着一頂大帽子，帽沿上還圍着一圈水藍色的薄紗，大笨牛却有理由相信，定是他朝思暮想的人——芝蔴公主玉蓮花。

因爲，圍繞在他四周的四個婢女，大笨牛看得清清楚楚，正是春花、夏雨、秋月、冬雪。

春花姑娘也發現了他，快步迎上來，大大方方的道：「大笨牛公子，好久不見。」

大笨牛應道：「好久不見。」

春花姑娘又道：「公子本事好大，怎知我們是食人部落的人？」

大笨牛的老毛病又來了，猛吹牛皮：「本公子是天才，是神童，只要動一動腦筋，連狡兔的窩都可以找得到。」

春花聞言玉臉驟變，不悅道：「你說什麼？罵我們公主是兔子！你好大的胆子，不怕被我們吃掉？」

大笨牛嚇一跳，忙解釋道：「誤會啦！誤會啦，只是一個形容詞，形容你們公主很了不起。」

春花暗暗發笑，表面上仍繃着小臉道：「你來幹什麼？」

大笨牛晃動一下手裡的絲巾，詼諧、傻氣、而又得意的道：「有緣千里能相會，來赴約呀，瞧！這就是通行証，約會書。」

「可有帶哈達？」

「妳是說禮物？」

「不錯。」

「有。」

「可有本姑娘的份？」

「有！有！」

蠻荒貧瘠，土人多貪財好物，這一點，冷霜霜、徐雪梅早已告訴他，也早有準備，但，禮物是送給酋長、公主的，並沒有春花姑娘的份兒。

幸好大笨牛機伶，應變夠快，忙掏出一錠元寶來，塞到她手裡去，陪着笑臉道：「一點點小意思，給姐姐買胭脂水粉，針線香水吧。」

春花見錢眼開，樂得嘴都合不攏來了，嬌聲道：「拿人錢財，爲人消災，公子對我這麼好，春花有話回報。」

「什麼話？」

「見到我們王爺的時候，要小心應付。」

「怎麼應對？」

「就是要禮貌週到的意思啦。」

「本公子應當如何來稱呼你們的酋長？」

「挑最好聽的來說。」

「如何行禮？」

「自然是要以大禮參見。」

「我懂，我懂啦。」

春花刁得很，敲了他二十兩銀子，還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這才閃到一邊去，讓大笨牛他們過去。

＊　＊　＊

三步併作兩步走，人還沒有到，大笨牛便傻呼呼的嚷嚷道：「嗨！公主小姐，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三日不見，如隔十八秋。」

這是什麼跟什麼嘛，公主小姐？三日十八秋？不倫不類不算！數學也未免太差，小和尚空空、冷霜霜、徐雪梅、許紅杏聽得直搖頭，引以爲羞。

芝蔴公主玉蓮花也覺得怪怪的，起身嬌嗔道：「你在胡說什麼嘛，公主是公主，小姐是小姐，彼此身份不同，不能混爲一談。」

大笨牛正經八百的道：「加重語氣，表示禮貌，也表示對妳的敬意嘛。」

眞是歪人有歪理，惹得春花、夏雨、秋月、冬雪暗中竊笑不已。

芝蔴公主又道：「一日三秋，三日才九秋，也不應該是十八秋呀。」

大笨牛的理由更充足，傻呼呼的道：「人家是想妳嘛，加倍的想，誰叫妳不告而別，害得人家得了相思病。」

憨態可掬，傻氣十足，春、夏、秋、冬四女忍不住笑出聲來。

玉蓮花一定會羞紅臉，還好有薄紗遮面，別人看不見，嬌滴滴的道：「討厭，少亂拍馬屁，那天本公主臨別時有事，所以先離開，別光顧着說話，還不快見過我爹。」

一語驚醒夢中人，大笨牛忙從冷、徐、許三女，及小和尚空空手中取過來的四份禮，往食人部落酋長玉大山面前一放，噗通！一聲跪下去，恭謹有禮的說道：「小婿大笨牛，叩見酋長大人。」

言罷，開始磕頭，跟搗蒜一樣，還是響頭，個個着地。

臉皮實在夠厚，連影子都沒有，就叫起丈人爸來。

實則應該怪春花，是她在暗中惡作劇，叫大笨牛挑好聽的話，以大禮參見，大笨牛信以爲眞，認爲食人族喜歡這一套，所以一開口直呼老丈人，磕頭磕個沒完沒了。

樂壞了四個刁蠻丫頭，早已笑得彎了腰，老酋長却楞在那裡，問自己的女兒：「蓮花，他剛才叫我做什麼？老丈人？」

芝蔴公主玉蓮花的反應好快，一面拉起大笨牛，一面說道：「是父王聽錯了，他是叫老大人，不是老丈人。」

老酋長還是覺得什麼地方有點不對勁，道：「送了這麼多東西，又以大禮參見，這——」

芝蔴公主截口道：「這也沒有什麼，禮多人不怪嘛。」

大笨牛也隨聲附和道：「是嘛，是嘛，禮多人不怪，禮多人不怪。」

二人一唱一搭，合作無間，老酋長驚「哦」了一聲，道：「哦，爲父想起來了，這位公子原來是我兒提過的，天魔教的第二順位教主繼承人，失敬，失敬！」

天魔教在苗疆是第一大教，人數眾多，勢力龐大，高高在上，儼然苗疆的土皇帝，老酋長馬上態度大變，熱情的招待他們五個人，坐在玉蓮花的附近。

還命人在他們的面前，擺下桌子，獻上香茗瓜菓，以貴賓之禮款待。

* * *

場中已經有了變化，有十匹馬，四十個人，離開了柵欄。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怪異的事，馬仍然站着，人却趴下來，每四人一組，共分成十組。

每一組皆分配到一匹馬，不是人騎馬是馬騎人。

甚至應該說是馬踏人，四蹄之下，各踏着一個人。

還用皮帶、蔴繩，緊緊的綑死在人的腹背之上。

場子的一端，劃有一條長長的白線，四個人一組，用爬的，馱着馬，到達白線後面。

有一個相貌十分兇惡，佩着蠻刀，手裡拿着一面黃色小旗子的人在當裁判，大聲呼喊道：「大家注意，各就各位。」

到這時，大笨牛才弄明白，原來是要舉行比賽。

然而，是賽馬呢？還是賽人？他們却弄不清楚。

芝蔴公主玉蓮花主動解釋說道：「是賽馬，也是賽人。」

說等於沒說，大家有聽沒有懂，大笨牛道：「賽人就賽人，賽馬就賽馬，爲何要人馬合一？」

玉蓮花笑盈盈的道：「這是我們祖先的傳統，也是我們食人族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

裁判舉起了黃色小旗，扯開嗓門吼叫道：「各就各位，預備，一、二、三，開始！」

黃旗倏地放下，四十個人，馱着十匹馬，拚命的向數十丈外的另一條白線爬去。

爬得好賣力，手脚並用，其快如飛。

馬兒也配合得很好，四蹄奔走有序，絲毫不亂。

場邊觀衆的反應最熱烈，吶喊助威之聲，不絕如縷。

「加油！加油！」

「努力！努力！」

「爲自己而拚！」

「爲幸福而衝！」

「拚啊！」

「衝啊！」

整個運動場，好像一窩正在大火上爆炒的豆子，情緒激昂，沸沸揚揚，亂蹦亂跳，亂喊亂叫，比瘋人院的瘋子還要瘋。

大笨牛對公主的看法不以爲然：「愛說笑，人馱馬還值得驕傲，這簡直是折騰人嗎？」

小和尚空空亦有同感：「可不是嗎，根本拿人不當人，當作豬狗馬牛。」

芝蔴公主一點也不生氣，溫言細語的道：「錯啦，錯啦，你們都弄錯啦，我們食人族最重視人權，人馱馬比賽純粹是爲了他們自己好。」

夏雨姑娘在一旁幫腔道：「大家都搶着參加，爭得頭破血流。」

秋月姑娘補充道：「資格限制很嚴，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份榮幸。」

冬雪姑娘總結道：「看看觀衆的熱烈反應，就不難想像，這種比賽食人族多麼歡迎。」

大笨牛不解道：「你們食人族大概都有被虐待狂吧？」

小和尚空空亦道：「或者大家都有遺傳性的精神病。」

玉蓮花笑了，笑出聲來，銀鈴也似的，甚是淸脆悅耳，前仰後合的道：「當兩位知道他們的眞實身份時，不罵自己是呆子，就會罵自己爲傻瓜。」

大笨牛一怔，道：「他們是什麼身份？」

「犯人！」

「犯人？」

「不錯，都是犯人，都是判刑確定的人犯。」

「既是人犯，爲何不關在監牢裡，而要弄到此地來玩人馱馬的遊戲？」

「都關過，關了一段時間，凡是表現優異的，都讓他們出來參加人馱馬的比賽，目的是想給他們一個自新的機會。」

「根本是折騰人嗎，那來自新的機會？」

「得到前三名，馬上就可以無罪釋放。」

「哦。」

「其他的人，也會依名次來決定的先

後，得到減刑的優待，所以我說是我們食人族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

至此，大笨牛總算明白了，赧然一笑，傻傻的道：「難怪參加的人都顯得怪怪的，都興高采烈，爭先恐後，原來如此，偉大，你們食人族眞的很偉大。」

馬屁拍得恰到好處，食人族酋長玉大山聞言大喜，笑呵呵的連嘴都合不攏來了。

小和尚空空同樣覺得有點面上無光，道：「也難怪觀衆的反應如瘋似狂，想必多數是人犯的親屬友好？」

芝蕨公主玉蓮花微頷首，表示同意，笑問大笨牛道：「你呆不呆？」

再呆的人也不會承認自己是呆子，大笨牛開口不言，春花姑娘代答道：「呆啊，還不是普通的呆。」

玉蓮花又轉問小和尚空空：「你傻不傻？」

由夏雨姑娘代答道：「傻啊，還不是普通的傻。」

大笨牛和小和尚空空聽在耳中，心裡覺得很窩囊，兜了一個大圈子，結果還是被玉蓮花算計了，暗想：「媽的，衰！眞衰！喝涼水也會塞牙，眞衰透啦。」

＊　＊　＊

比賽早已揭曉，果不其然，得到前三名的囚犯當場無罪開釋，來至老酋長面前叩頭謝恩後，在親朋好友的簇擁下，歡天喜地的離開了。

人馱馬的比賽則仍在繼續，直至所有人、馬賽完後，才改換新節目。

新節目也很新鮮，人揹豬。

眞是見所未聞，聞所未聞，人趴在地上，豬趴在人背上，由人揹着豬，手腳並用，在運動場上拚命的爬。

這一次，大笨牛學乖了，只用眼睛，不用嘴巴。

很快就弄懂了，原來跟人馱馬，馬騎人的情形如出一轍，人揹豬看來得到前三名，也可當衆恢復自由之身，回家過好日子。

然而，再接下來，另一個更鮮、更刺激，甚至可以說是慘無人道的節目，卻又令他如墜五里霧中，百思不解。

看台地下，另一處更堅固的柵欄內，關着很多野牛。

都是極之龐大兇猛，而又慓悍不馴的大野牛。

牛角本身尖銳不算，上面還是另外又綁了兩把刀。

人就關在緊隣不遠的地下室裡。

與牛的裝備恰恰相反，赤身露體，僅僅穿着一條短褲、一雙草鞋、兩手空空，沒有刀，也沒有劍。

但，每一個人皆橫眉豎眼，粗獷兇悍，彷若江洋大盜，綠林好漢。

先放出三頭牛來。

人卻單單放一個。

雙方的默契似乎很好，或者說是人牛之間存有深仇大恨，一照面便相互撲上前去，鬥起來。

是人鬥牛？

抑或是牛鬥人？

大笨牛又傻眼了，實在弄不懂。

小和尚空空也不懂，忍不住開口問玉蓮花：「請公主姐姐自行解說一下吧，小僧不願做呆子，或傻瓜，也不想鴨子聽雷，當悶胡蘆。」

大笨牛亦心有戚戚焉，傻裏傻氣的道：「對極啦，對極啦，太悶會死人，悶死人是要償命的吔。」

玉蓮花就欣賞他這種令人噴飯的憨態，嬌笑道：「是人鬥牛，也是牛鬥人。」

說等於沒有說，大笨牛差點沒氣破肚皮：「哼，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芝蕨公主笑道：「本來就是人鬥牛，也是牛在鬥人嘛，人贏了，牛死，牛贏了，人死。」

大笨牛道：「好可憐啊！」

小和尚道：「好殘忍啊！」

冷霜霜道：「好恐怖啊！」

徐雪梅道：「好駭人啊！」

許紅杏道：「眞是人不如牛。」

春花姑娘戲謔道：「你們亂用同情心，又搞錯啦。」

大笨牛眼一瞪，道：「那裡不對？」

夏雨姑娘道：「公子可知他們在幹什麼？」

小和尚道：「不是人鬥牛，也是牛鬥人嗎？」

秋月姑娘道：「非也，非也，是在行刑。」

冷霜霜道：「行什麼刑？」

冬雪姑娘道：「那些人都是死囚，不是江洋大盜，就是殺人的兇手，個個俱爲十惡不赦之徒。」

徐雪梅道：「既是十惡不赦之徒，乾脆拖出去砍掉算了，何必在大庭廣衆之前人鬥牛，牛鬥人？」

芝蕨公主玉蓮花銀鈴似的笑聲再起，很得意的說：「這也是我們食人族的另一項的傳統美德，雖是罪大惡極的死囚犯，仍然願意給他一線生機，只要能夠鬥死十頭大野牛，就可以赦免他的罪，重新做人。」

牛數一直增加，大約每隔三分鐘，便會放出來一頭牛。

此刻，野牛已增加至五隻，滿場亂竄，猛衝猛刺，四蹄翻飛，比老虎還厲害，等不及第六隻牛出現，那死囚已經在亂刀亂角亂蹄之下死於非命。

早有執法的勇士，穿着鐵甲，騎着馬，拿着長槍，將野牛趕回原地，將死屍拖離現場。

由於死者是該死之人，大笨牛沒有濫用同情心，道：「一個手無寸鐵的人，鬥十頭大野牛，簡直是以卵擊石，必死無疑。」

玉蓮花道：「可是，一旦成功，便能死裡逃生，而且一舉成名，成爲食人族英雄，所以大家皆樂於選擇鬥牛，並不願意挨刀。」

小和尚空空道：「有沒有成功的例子呢？」

春花姑娘搖頭歎息道：「太難太難啦，從古至今，最好的紀錄是鬥死五頭牛，沒有一個成功者。」

忽見一名戴着白色帽子的廚師，端

着一盤尚在冒着熱氣的菜，極其恭謹的放在老酋長面前桌上。

老酋長二話不說，用手拿起一塊來，放在口中，一面津津有味的吃着，一面笑對大笨牛道：「大笨牛公子，請品嚐一下吧。」

大笨牛望着滿盤似肉非肉的東西，疑雲滿面的道：「是什麼？」

夏雨姑娘搶先道：「人心！」

秋月說的更明白：「就是剛才死掉的那個死囚的心。」

大笨牛不單單是驚愕，胃裡面也直覺得想要嘔吐，連連搖手道：「不要！不要！」

冬雪姑娘道：「只有貴賓，王爺才肯賜給人心吃，別辜負了老酋長的美意。」

春花姑娘道：「我們族人都相信，吃了犯人的心，將來自己的子女，一定非常善良聰明，絕對不會做壞事。」

夏雨姑娘的聲音很低，只有大笨牛一個人聽得見：「不吃王爺的賞賜，就是對老酋長不敬，必然會生你的氣，休想娶到我們公主做老婆。」

這可麻煩了，想討玉蓮花，必須要吃人心，思慮再三，乍然心一橫，暗道：「大丈夫不拘小節，吃人心就吃人心，有什麼了不起！」

心意既決，不再遲疑，拿起一塊最小的來，放進口中。

老酋長睹狀甚喜，慰勉有加，將剩餘的炒人心，命人端走，賞賜給在場的族人。

許是食人族的人當眞深信，吃了死囚犯的人心，可以生出優秀的子女來，齊皆歡聲雷動，爭先搶食，一霎時便清潔溜溜的被搶光了。

小和尚空看在眼裡，覺得很納悶，問大笨牛：「阿牛，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人心的味道？」

「我不知道。」

「你已經品嚐了，怎麼——」

「別提啦，俺是囫圇吞棗吞下去的，那會吃出味道來。」

＊　＊　＊

日已西沉，是黃昏時分。

場中仍在人鬥牛，牛鬥人。

已經死去十名死囚犯。

牛却並未有死去一條。

現在出場的是最後一名死囚。

也是最年輕的一人，看上去還沒有超過二十歲。

胸膛寬闊，肌肉結實，手長拳大，全身充滿了力量與勁道。

一點也不美，黑臉膛，臥蠶眉，嘴大唇厚，蒜頭鼻子、一雙兇巴巴的大眼睛裡，流露出仇恨、憤怒、邪惡的火焰，也顯示出與死神搏命，向閻王討命的堅強意志。

大蠻牛已放出，一共三頭，雙方立以高速疾迎而上。

塵土飛揚，人牛奔馳中，大嘴青年的耳中忽然傳來一陣很奇怪的聲音：「小子，我老人家很喜歡你，想收你為徒，你可願意？」

怪事，自稱老人家，聲音却嫩得很，童音未改，頂多只有十二三歲。

大嘴青年正在奔跑之中，也不曉得發話之人身在何處，根本未予理會。

發話的人，似乎對青年是否肯拜他爲師，也並不很關心，接着又道：「只要你肯聽話，肯照我老人家的指示行事，保証可以逢凶化吉，鬥死十頭牛，成爲食人族的大英雄！」

言者姑妄言之，聽者姑妄聽之，大嘴青年左耳進，右耳出，並未放在心上。

主要是因爲發話者聲音太嫩，青年當作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娃兒的惡作劇而已。

孰料，發話者却古道熱腸，服務周到，馬上便傳來一道指令：「跳，跳上牛背去，以牛代步，以牛攻牛，切忌以人攻牛。」

連應該採用的招數都指點出來，先「旱地拔葱」，再「凌空虛渡」，然後，選定目標，猛打「千斤墜」，「騎牛看唱本」。

不知是眞的聽信了對方的話，還是青年本來就有此打算，眼見三頭大蠻牛，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夾着滾滾黃沙，呼嘯而至，青年立即照着發話之人的指示，彈身拔空而起。

奇怪無比，也驚險萬狀的落在其中一頭大野牛的牛背上。

場外爆出一片喝采聲，青年却並無多少喜悅，因爲野牛不馴，亂蹦亂跳，欲將他摔下牛背來。

「小子！快拔刀！做兩條牛皮帶來綁住自己的腿！」

青年好快的反應，拔下牛角上的一把刀來，刷！刷！兩聲，在牛腹左右兩側各劃了一刀。

身手不凡，很俐落，各在牛皮上劃出六七寸長，三寸寬的一道口子，恰好將自己的兩隻脚插進去，等於利用皮帶將人綁死在牛身上。

用力恰到好處，不深也不淺，剛好劃開牛皮，並未傷及肌肉，甚至連血都沒看見，牛兒痛楚不大，蹦跳一陣後，也就慢慢安靜下來。

「乖，孺子可敎，不枉爲師的苦心指點，將另一把刀也拔下來，準備攻擊！」

青年眞聽話，果將另一把刀取下，催牛攻向另一頭牛。

結果，另外兩頭牛都攻上來，造成夾擊之勢，險象環生，儘管青年連戳數刀，刀刀命中，奈何牛體龐大，根本要不了牠的命。

反而野牛受創之後，兇性大發，一輪猛攻下來，自己的坐牛被戳出好幾個血窟窿。

「嗚！嗚！」

「嗚！嗚！」

牛吼不亞於虎嘯，前蹄在地上趴了幾下，兩頭大蠻牛忽又分從左右兩側攻上來。

「徒兒，牛體龐大，牛力無窮，只可智取，不宜力敵，若不能在第四隻牛出現之前，將這兩隻牛放倒，則爾小命休矣！」

事實上他這話猶未落，第四頭蠻牛

已經放出柵欄。

「小子，快，集中全力，瞄準心臟，必須一刀畢命，你沒有時間使用第二刀。」

這是實話，蠻牛一直在不停的迴旋撲擊，撲擊迴旋，瞄準目標，確非易事，倘若一擊不中，必然大費周章，說不定另外一隻新出柵的野牛已到了身旁。

青年的確是個狠角色，逮住一個機會，彎下腰來，整個上半身業已離開牛背，猛然「嗨！」的一聲吼，拚足全力，將一柄一尺六寸長的尖刀，一下子便全部插入牛腹之中。

正中心臟，哀號聲中，不久，野牛便倒地不起。

「棒，好棒啊！」

「要得！眞是要得！」

觀衆的讚譽，對這位死囚犯毫無幫助，第四頭蠻牛已到，他還在和第三頭牛玩捉迷藏的遊戲，始終沒法取得一個有利的位置。

「傻徒弟，不要墨守成規，跟牛鬥，不能憑蠻力，要用大腦，打瞎牛眼，你會覺得得心應手，方便多多。」

這一次，大嘴青年有了反應，心說：「廢話，沒有暗器如何來打牛眼，你他媽的若能將暗器送來，老子才服你。」

眞神，眞妙，眞令人不可思議，青年一念未畢，陡覺風聲有異，探手一撈再撈，一口氣撈住了一大把奇怪的暗器。

是很奇怪，僅是一把小小的銀錁子而已，並非傳統的飛刀、飛鏢。

不過，作用却相同，死囚青年打出四枚，打瞎了兩隻牛的眼，將多餘的藏在褲襠裡。

瞎牛只能亂撞，威脅大減，抽冷子攻出第二刀，使第三頭蠻牛變成牛肉麵。

第五頭已奔馳而來，第四頭牛尚活蹦亂跳，可是，青年兩手空空，已經沒有刀。

「小子，快拔刀，沒有刀就沒有命！」

至此，青年對發話者的敬佩之心已油然而生，自然言聽計從，當即躍離牛背，一下子拔下六把刀。

復在地面之上，解決了另一隻瞎牛，拔下牠的刀，待第五頭蠻牛趕到，他又換了方式，先打斷牛腿，蠻牛尚未仆倒，他的刀已送進心臟去。

將所有的刀子、銀錁全部收回來，青年這才跳回牛背。

「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小子確是塊可造之材。」

經過這一陣折騰，坐牛累了，較前溫馴甚多，一眼見第六頭牛又已出柵，立即拍牛迎上去。

「笨啊，笨啊，剛剛還在誇獎你，馬上就出紕漏，須知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方爲上上之策，豈可以疲累之身，迎狂牛鋒芒！」

這話言之成理，青年暗道一聲：「慚愧！」忙一夾牛腹，令坐牛停下來。

好不容易才取得瞬息喘息的機會，也才有工夫尋找指點他的大恩人，循聲望去，在西邊的看台上，黑壓壓的坐滿了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根本弄不清楚發話者究竟何方神聖。

不過，他發現，有一個人目標顯明，甚是惹眼。

年約十二三歲，穿着一身紅衣，頭頂留着一撮朝天辮，項間還掛着一串大項鍊，態度倨傲，目中無人，說多神氣就有多神氣。

是誰？

紅衣裳，朝天辮，這是正字標記，註册商標除臭小子自大外，不會再有第二個。

第六頭牛已到，青年如法泡製，先打斷牠的前腿，待野牛仆倒後，拚足全力，擲出一刀。

此人確非弱手，準！猛！兼而有之，一刀沒入牛腹，很快就會被人拖走，做成紅燒牛肉。

連屠五頭牛，已殺出經驗與信心來，青年以逸待勞，以靜制動，或擊眼，或襲腿，來一頭，宰一頭，沒多久便宰完九頭，當他最後將所有的刀子，全部插進自己坐牛的腹中，完成殺死十條蠻牛的壯舉時，整個運動場上，這刻掀起一陣空前未有的大騷動。

掌聲、吼聲、爆竹聲，聲聲震耳。

全場的人皆站了起來，有的人甚至衝到場子裡去。

他的罪已被完全赦免。

而且，馬上成爲食人族的大英雄。

有一個人不曾站起，是臭小子自大，以「千里入密」之法道：「小子，明天晚上，骷髏鎮，吃人小館，我老人家等你來行拜師大禮，不見不散！」

言畢，朝大笨牛、小和尚所坐的方向投以冷傲的一瞥，隨即匆匆離去。

＊　＊　＊

皮蛋的傷委實不輕，回到白吃大樓後，雖已轉醒，却無法行走，必須躺在床上，長期療養，因爲他傷到內臟，傷到骨骼，短期之內很難有痊癒的可能。

阿郎恨死了波羅門的番僧，更心繫雙親的安危，但又不能置皮蛋於不顧，萬般無奈之下，只好請來丐幫幫主八臂神猿司徒雷，不但請他派人守住白吃大樓，還動員丐幫弟子，協尋天竺僧人。

令人不解的是，苦尋數日，竟然音訊全無，阿巴達、烏克拉、哇加西那一撥子人，突然之間，好像從地球上完全消失，再也沒有見到他們的踪影。

同時，三絕婆婆不見了。

老蓋仙洪五爺不見了。

翁明山、翁明珠與臭小子自大也不見了。

一向沸沸揚揚的中原武林，登時宛若一泓死水，幾乎完全靜止不動了。

阿郎、多多正感百思不解間，司徒雷幫主忽然來到了白吃大樓，道：「有消息，有消息啦。」

多多搶先道：「什麼消息？」

司徒雷道：「本幫兄弟傳來訊息，發現一個獨臂人。」

阿郎道：「可是波羅門的長老哇加西？」

（未完・十）

上文提要： 從莫先生的檔案資料証實，查理士、林義德是從香水、食物、藥物內放入迷藥而使二人亂開支票被騙去巨款，提款的女人和接近查、林的女人都是同一種香水，司馬洛也發現自己車上也有這樣的香水，此時又發現扮思敏的女人蜘蛛殺死一個職業殺手，且和李啓明有關，還有一條綫索林山也神智迷失，從這綫索中找到私家偵探黑蛇……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 文　可飛 圖

靈門

用色歛財邪教　麻煩來自靈門

「這些闖進來的人，是以誰爲首呢？」司馬洛問。

「巨蟹。」鍾公子說。

「這不是姓名。」司馬洛說。

「我們都避提姓名，」鍾公子說：「自己改個星座的名字，除了十二個星座之外，天上還有許多星宿！」

司馬洛嘆一口氣，取出一疊照片交給他：「你認一認這些照片！」

鍾公子第一張就揀出了李啟明的照片，跟着又揀出林山那個女人的照片。李啟明就是巨蟹。

鍾公子不是胡亂揀的，因爲司馬洛並不是祇拿給他看這兩張照片問他是不是，而是拿出一疊照片，其中有些是與此事無關，隨便找來加進去的犯人照片。

鍾公子從這疊照片裡找出這兩張，証明他是眞正合作的了。

這裡面還有其他人的照片，有林義德和查理士那兩個女人的照片，亦有那個到銀行去提欵的女人的照片，鍾公子都認出來。林山這個女人叫做天明星。

司馬洛說：「對這個女的，你又有什麼所知呢？」

「我祇是知道她有來過，」鍾公子說：「我沒有……呃……跟她接近過，她總是陪在巨蟹身邊！」

「這個巨蟹叫李啟明，」司馬洛說：「你認識他嗎？」

鍾公子搖搖頭，接着問道：「他們究竟做了些什麼呢？」

司馬洛沒有回答。他並不認爲需要告訴鍾公子。

鍾公子又說：「他們做了什麼都不關我事，我們已經分了手，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是另找地方集會了。」司馬洛說：「你知道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我不知道，」鍾公子說：「就是他們叫我，我也不會去！」

司馬洛則想到了一個地方，就是李啟明那間已經燒掉了的屋子。那即是說白兜了一個圈子，李啟明還是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司馬洛說：「你以爲巨蟹爲什麼要插進來搶你的地盤？」

「我可以想到兩個原因，」鍾公子說：「第一就是他喜歡做主，這樣他就可以喜歡那一個女人就搞那一個。第二就是他可能眞是靈門的人！」

「什麼眞是假是的？」司馬洛問。

「靈門這個邪教是眞有存在的，」鍾公子說：「起碼以前是存在過。我差不多十年之前參加過一次，我後來就自己也來辦，也是叫靈門。也許他們不高興，就派人來做主。」

「十年之前——」司馬洛說：「在什麼地方？」

「你去找是找不到了，」鍾公子說：「我去的是一間空屋，後來我再去已經沒有人。」

「你是說他們不要你參加？」司馬洛問。

「是的，」鍾公子說：「我看是錢的問題。在那裡有一個女人陪我，她對我講了許多宣傳話，假如我進教，我會有更多享

受，我的靈魂還可以升天之類，我不相信。」

「你的目的祇是為了玩，何必一定表明不相信？」

「不是真正是這個問題，」鍾公子說：「重要的是假如我入教，我要付很多錢。我知道他們的目的是要錢，我會越付越多。我不會付這些錢，我也付不起。即使今日，我也是付不起很多錢。我的老頭子是不肯給我太多錢的！」

司馬洛心裡想，鍾公子可能非常幸運，就因為他付不起錢，所以他沒有成為一個被斂財的對象。

司馬洛說：「那時總有人帶你去的，是誰？」

「一個女人，」鍾公子說：「是在歡場裡認識的，現在已不可能找到她。」

「現在，」司馬洛說：「我要問你一個重要的問題了。你是離開了，但一定有些人仍跟巨蟹的！」

鍾公子立即緊閉着嘴巴。他知道司馬洛是要他把一些朋友的名字供出來。

司馬洛說：「你用不着担心，你講了也不會有人知道，而且我們反正亦是可以逐一調查的，祇不過你講了，我們做起事來就會容易得多！」

鍾公子祇好講了。他所講的是很重要的。他那些朋友，有些可能跟了李啓明。李啓明那間屋子雖然燒掉了，但相信還會另有一個新的集會的地方。

後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你會守秘密吧？」

「我守秘密？」鍾公子說：「我正在希望你能為我守秘密！」

「這樣就更沒有問題了，」司馬洛說：「這個女人的事，你可以忘記了她有丈夫！」

「我不再來，應該沒有危險吧？」鍾公子說。

「你可以再來，」司馬洛說：「祇是不要對她提起！」

「你在開玩笑！」鍾公子說：「那人有槍！」

「他拿着的祇是玩具槍，」司馬洛說：「那人的神經有問題，我們會把他關起來，他不會再出現。今天晚上我祇是故意放他出來罷了！」

「真多謝你！」鍾公子說：「我起碼輕了三磅！」

司馬洛拍拍他的肩：「你是做了一件好事，這個李啓明現在正在做一些很壞的事情，你能夠幫助我們制止他，也是很有功勞了！你這一生有做過什麼好事？」

鍾公子狠狠地看着他。

司馬洛說：「你走吧，我們不適宜一齊出門口！」

鍾公子祇好走了。

＊　＊　＊

莫先生那螢幕又現出了資料來。

那是關於靈門的資料。

正如鍾公子所講，靈門是一個存在了已經很久的邪教，是一個被逐出了教會的傳教士所創的。這個邪教就是利用古古怪怪的集會、藥物與催眠術之類向「信徒」們搾財。

由於他們能夠供應享樂，變成兩廂情願的交易行為，因此從未有人投訴，各地的警方都沒有亦很難採取什麼行動。

那個始創的傳教士已經在幾年之前去世，究竟後來是誰主持就不大清楚，也因為他們從未生事，所以警方也沒有如何認真去調查。

「看來是有新勢力加入了，」司馬洛說：「他們的手段也強硬起來了。他們要錢，要大錢，還要命！連蜘蛛都怕他們！」

「暫時似乎停止了活動，」莫先生說：「很可能需要等一段時間。」

「現在我們又不那麼怕等了。」司馬洛說。

莫先生一按掣，螢幕上出現了一間屋子的照片。他說：「這個地方，你們倒不妨去看看！」

那是一間郊外的別墅，地處荒僻，很適合作那些集會之用，而事實上也正是作這種用途。

司馬洛說：「使它着火，派人去救火還是怎樣？」

藉救火的理由而進去是最好最有效的，不過，司馬洛又不喜歡打草驚蛇。他寧可先去探探。所以，他還是贊成與紫薇先行。

假如他們私自去探而探不到什麼，靈門的人就不會知道他們對靈門已經有所懷疑，但是如果他們動用救火車去，那即使找不到人，那些人亦是會警惕了。

於是司馬洛與紫薇就在月黑風高的時候到了這屋子的附近。

莫先生的手下一直在遠遠監視着這屋子的。他們知道屋中有人，但是可沒有看見屋中有什麼人，因為屋中人一直都不出來，亦不離開。他們祇是看到花園中有一部汽車，才知道屋中有人。但還沒有機會看到是什麼人。

這樣神秘的人，更有一探的必要。

司馬洛與紫薇來的時候已經換上了緊身的黑衣，他們是兩個夜行人。他們有如兩個黑影似的翻上了花園的圍牆，進入了園中。

這事一定要夜間進行，白天進來，太容易給人看見了。白天與黑夜，就是有這樣的分別。

他們悄無聲息地在樓下繞屋走了一匝。

樓上有燈光，樓下却沒有，這使他們很疑惑，必須先弄清楚。

他們從窗子望進樓下，看見樓下沒有人。樓下之所以沒有亮燈，就是因為沒有人在裏面，並不是有人躲着而不亮燈。

司馬洛與紫薇看得清楚，就是因為他們有夜眼。他們的夜眼是科學夜眼，一副眼罩戴到眼睛上，眼罩有射綫射出去，射綫反彈回來，眼罩的特殊玻璃感應，他們就可以看到物象。顏色是看不見了，祇是有如看黑白電視，但他們不是欣賞而是看，這就已經相當夠了。

他們有這夜眼，就可以放心進入屋中。

這屋子很大，顯然已不是用來住人，而是作那種集會用的，所以連傢具都沒有。

也許就是為什麼人在樓上。樓上有房間。

而今夜，屋中也並沒有舉行集會。

司馬洛與紫薇由後門進了屋中。

這裏祇是花園圍牆的門鎖着，屋子則是不鎖門，後門還是打開着的。也許是因為這裏沒有什麼可偷的東西，有花園的圍牆圍着已經夠了。

他們一先一後登上樓梯，紫薇先行，而司馬洛在後。

假如紫薇在中途遇到什麼，司馬洛也可以掩護她。

紫薇到了樓上，對司馬洛招招手，司馬洛也上去了。

他們站在黑暗的走廊的口頭。

這裏祇是一間房間有燈光，所有的房門都是開着的，開了燈的房間也是開着房門。看來祇是開燈的房中有人，但房門開着，這就使他們反而難於走向房中看了。他們若走到門口，房中的人也會看見他們。

司馬洛對紫薇揮揮手。

他們進入其中一間黑暗的房間裏，走出露台，就從露台爬到亮燈的房間的窗外。這在偷窺而言是好得多的。他們並不是來攤牌，也未知有沒有攤牌的需要。

這窗子是垂着窗簾的，窗簾有縫，可以讓他們從側面望進去。他們看見屋中有兩個中年男人正在賭紙牌。

他們不是用現錢，也不是用籌碼，而是用槍彈。

桌面上有很多槍彈。

紫薇說：「槍彈有什麼好賭呢？又不是錢，他們不會重視的。」

「看他們的樣子却像是很認眞。」司馬洛說。

因為他們賭起來並沒有嘻嘻哈哈，所以在樓下也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聽不出他們是在賭。

「這是兩個殺手！」紫薇說。

看來像是了。他們都是有槍，槍插在槍袋裏面掛在椅背上。他們有許多槍彈，那是因為他們用的是威力很犀利的機關手槍，每分鐘發射二百發左右，這樣，槍膛內就可以裝很多子彈。

司馬洛說：「他們看來像是正在等着執行一項任務。」

紫薇說：「也即是說準備去殺人！」

「幸而不是弄救火車來！」司馬洛說。

假如救火車來，這兩人會逃走或者抵抗，就可能不會執行任務，亦不會知道他們要執行的是什麼任務了。

紫薇說：「我們可以等。」

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就是正在等，他們現在也是正在等。」

他們兩個人就在窗外看着。

這兩個殺手賭得很認眞，槍彈在桌上推來推去。但是兩個人賭，機會是必然不會平均的，總是會一個運氣差些，其中一個面前的槍彈越來越少。

後來，他的最後一批槍彈亦推出去了。

另一人把牌開出來，第一次哈哈笑起來，把這些槍彈也贏了。

第一人把牌摔下。

另一人說：「我贏到了享受的權利！」

第一人不作聲，祇是拿出香煙來吸。

另一人則是興致勃勃地把槍彈再分，分為兩份，把一半還給第一人。

他們把槍彈裝回彈夾裏。

紫薇說：「他們是正在賭權利！賭什麼權利？」

「開槍的權利！」司馬洛說：「假如目標是一個女人，那麼賭的就是男人的權利。」

「你們男人！」紫薇說：「總是愛這樣的？」

「你也不是不明白男人的人！」司馬洛說。

紫薇說：「假如是賭那個，他們的目標可能就是蜘蛛，蜘蛛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這可能性很高，」司馬洛說：「他們上次殺她並沒有成功。」

這樣等了一小時，那兩個殺手只是坐在那裏瞌睡，他們很鎮定，看來也不是庸手。平庸的殺手會緊張，或是會不耐煩。

後來，鈴聲響起來了，其中一個人拿起一隻無線電話，司馬洛和紫薇這才知道他們有無線電話在身邊，而他們也就是正在等無線電話來的消息。

那人講了一陣，放好電話說：「我們走！」

他們立即起身出動，留下了司馬洛與紫薇在屋中。

他們開車出了屋子，司馬洛與紫薇不怕失去他們，因為還有莫先生的人在負責跟踪。

＊　＊　＊

他們在一小時之後又遇上了那兩個殺手。

司馬洛與紫薇可以不慌不忙，慢慢才追上，那是因為他們有許多莫先生的手下幫助，他們知道這兩個殺手的車子開到什麼地方，他們可以抄另一條路去跟上。

這樣，他們就不必在那兩個殺手走後便急急離開屋子。而且，即使他們立即離開，亦是不能立即追上，由於那兩個殺手的車子是在花園之中，而他們的車子則是放在距離屋子很遠的地方，假如他們取回車子去再追，已是追不及，會失去這兩個殺手的下落了。

這就是人多的好處。雖然司馬洛做事多數喜歡一個人做，但他有時亦不反對人多，人多有時對某種事情是較為適合的，單獨一個人，這些事情做不到。與莫先生的組織合作，就是有這些方便的地方，假如沒有莫先生，當然他又會採用不同的方法。

司馬洛與紫薇此時仍然無法可以知道這兩個人還會用無綫電話講些什麼。這是使用無綫電話較為優勝的地方。不能在電話綫上駁綫偷聽，而目前又不知道這兩個人，姓甚名誰，他們也可能不是使用自己的姓名登記號碼的，即使到無綫電話的發射台去截，也是無從入手的。

但他們起碼會知道這兩個殺手要去的是什麼地方。

他們就這樣跟着，那兩個殺手也並不懷疑，有許多人作接力跟踪，那是很難察覺到的。

司馬洛的車子跟了一段路之後就上前越過，在前頭轉入了一個路口。在後面，已有另一部莫先生的車子又在負起跟踪的

任務了。

他們在那路口裡面換了一部車子，又開到前頭去。他們再度跟踪時就會用這部不同的車子。不同人和不同車子，就更難察覺。

司馬洛與紫薇這部車駛向前頭，發覺他們已是進入市區了。

忽然，車中的無綫電話中傳出一個莫先生的手下的聲音，說道：「失去他們了！」

「怎麼失去了？」司馬洛吼道。

＊　＊　＊

他們就是在市區失去了那兩個人。

那兩個人的車子駛進了一座商場的停車場中，而那是一座多層停車場。

跟踪的車是不能跟得那麼緊的，必須保持一段距離。當跟踪的車子亦駛了入停車場時，就祇找到那兩人的車子，停在一個停車位裡，人已經不見了。

這兩個槍手一停了車就下車而離開了。

他們也許是乘升降機下去，亦可能是跑樓梯下去。

但是守在停車場出口的人却沒有看見他們步行出來。

司馬洛的車子經過停車場的門口，對無綫電中叫道：「酒店！」

這個也並不是他一個人猜得到，而是猜得到也用處不大。停車場的樓梯或升降機可以通到很多地方，這座建築物的閣樓就是一座商場，而這商場又可以通到三間酒店。這兩個人可能是到了任何一間酒店，而每一間酒店都像是一座小城市。

這兩個人做了那件事情之後，可能逃不掉，因爲他們出來就會被認得；但是問題就是，他們不希望這兩個人成功之後才捉住他們。

許多莫先生的手下都來了。

他們在各個出口處看守着，由於他們用望遠鏡觀察過，認得出這兩個人的樣子。

另外亦有一些人員拿了蜘蛛以及這兩個人的照片去問侍者及護衛員。

這兩個人的照片亦是已給拍下來了，乃是用望遠鏡頭拍的。現在科學發達，只要出得起錢購備儀器，馬上就可以沖出來。

他們仍然是怕來不及。

沒有人注意到有這兩個人。很可能這兩個人是在面前經過，亦沒有認出來。這個地方，來往的人非常之多，他們只要不是形跡可疑，就沒有人注意。

蜘蛛則是會比較惹人注目的，就因爲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子。假如她是住進這裏的某一間房，她是會受到柜枱職員注意的。

果然，其中有一個酒店大堂的職員認出她。

他說：「這是金小姐，是住在——住在——」

他記得有這個人，但是房間號碼則一時不是那麼容易記起來。他是記得她的美麗面孔，又沒有可疑，他亦不是對她有什麼企圖，就不會去記住房間號碼。

他轉頭看看後面那一格一格，放着門匙的地方，又說：「她是大約一小時之前回來了，拿了門匙——應該是在十七樓！」

他對着那些格子反而容易記起，因爲是他從那裏把門匙拿給她。通常旅客出外時在這裏交下門匙，回來的時候又在這裏取門匙。

但他仍不易肯定是幾號。

另一個女職員說：「是一七○八！」

她按電腦尋找姓金的，就找到了號碼。

「打電話上去！」那人員說：「快一些，給我接個電話上去！」

那女職員也立刻照辦。這人員給她看的是非常重要的証件，她是絕對合作的。

但是她說：「沒有人接聽！」

「繼續試！找樓上柜枱的管理員！」那人員又指揮另一職員。

但是也是沒有人接聽。

這就不很好，那上面是應該有一個管理員接聽電話的。

另兩個人員則已經正在乘升降機登樓了。

這兩個人員到了樓上的時候，就發現事情已經發生了。

那個十七樓的管理員被擊暈在那裏，而一七○八號房的門已經打開了。

那門上滿是子彈洞，門鎖也是給轟掉了。

他們也是用同樣的手法，亂槍射開了門之後就直衝進房中。他們查清楚了目標在這房中就狂闖而入。

但是，房中却有兩個人的屍體。就是那兩個槍手。

他們倒在地毡上，每人的背後中了一槍，他們的槍也棄在地上。沒有「金小姐」。

假如不是認得他們，會以爲他們是房中的住客，他們是被射開房門而打死的人。

背上中槍！他們不可能是倒退着衝進去的。

看來金小姐並不在房中。

他們的一番吵鬧，使隣房有人出來了。

有一個住在走廊末端的住客走出來。

這個住客是早已聞聲知道此事的，他一開門看見這兩個槍手射門闖入去，就大驚連忙關上門。

在關上門之前，他看見這兩個槍手衝了進去，而對面另一房間裏却有一個女人出來。跟着他就關上門不敢看了。

現在他聽見聲音，知道是警方或是與警方有關的人來了，他才開門出來，說出他的所見。

那些人員立即去敲對面的房門。

沒有人應門，他們知道這房中是有人的，他們試試把門一扭，就發覺門並沒有上鎖。

房中有一個中年男人，坐在牀上發抖。

這個中年男人並沒有受傷，只是非常恐懼，他們餵他喝了一口酒，才能使他鎮定下來而供述他的所見。

這個中年男人說，那位金小姐在事發時就是在他的房間裏。他其實也不認識她，他是來這裏做生意的，一次，她與他同

乘升降機上來，跟着搭訕起來，她到他的房間裏坐了一陣。

今天晚上，她又敲門到他的房中來，跟他東拉西扯地說。一個男人身在異地，而有一個這樣美麗的女人與他結交，他當然是歡迎之至的，因此他決不會下逐客令。只是他不可能再進一步。

後來，這位金小姐忽然從手袋中拿出槍來。這已經把他嚇呆了，而跟着，金小姐又走過去拉開房門。這時他剛好看到那兩個槍手射破了金小姐的房門而衝入了房內。

金小姐向他們的背後放了兩槍，他們倒下。

金小姐非常鎮定地對他說：「這不關你事，你沒有危險，一會兒警察會來，你就照講好了！」

跟着金小姐就關上門出去了。

她顯然是去拿回她房中的行李而離開了。

這個男人因爲這件事而震驚得呆在房中。

他是想到，這個女人竟是身上隨時都帶着槍，而且殺人也無動於衷。他原來是對着一個隨時可以取他性命的女人，他都不知道。他沒有死掉實在是非常幸運的事。

其實他是不會被她所殺的，不過這情形很難對他解釋得清楚。

總之蜘蛛就是又經過了一次大難，而那兩個殺手又失敗了，那主使殺手的人又失敗了一次。

很可惜這兩個殺手死去了，他們不能供出是誰主使他們的。

不過，司馬洛他們並沒有說是由那屋子跟踪這兩個殺手到這裏來的。他們只是說得到告密。

這可能是蜘蛛告密，亦可能是靈門之中有內奸。

* * *

那間屋子，也可以提供線索，因爲始終會有人再去的。

事實第二天就有一個人來了。這是一個中年男人，他開車到來，在屋中觀察了一遍。那兩個殺手只留下了紙牌。

這人把這些紙牌收了起來，帶走。

看來他是知道這個地方有兩個殺手逗留過，而由於這兩個殺手已經失手，他們顯然未供出什麼秘密，他就找到這裏來，消滅蛛絲馬跡，以防萬一。

這個人一定是知道內幕的人，他也是不會被殺死的人。

這個人弄好了之後回到了花園，登上他的車子，却開不動。

他甚爲焦急，再試幾次，仍是開不動。

他從車上下來，揭開車頭蓋看看，顯然他是一個懂得修理汽車的人，這樣就好一些，否則他就會被困在這裏走不掉了。

也是由於他是會修理汽車的，所以他一看就僵在那裏了，因爲他看出他這車子是被人做了手脚弄壞了的。這屋子有人躲着，當他在屋中巡視的時候，躲着的人就出來破壞。

這時司馬洛的聲音在後面說：「就停在那裏吧，不要動，手尤其是不要動。」

這人的手就留在車子的機器上，他同時又開口聲明道：「我的身上沒有武器。」

叫他的手不動的主要目的當然就是不要他拔槍。

司馬洛到了他的身後，手在他的身上摸了一遍，果然搜不到武器。

司馬洛說：「好了，進屋裏坐吧，我們談談。」

那人乖乖地進入屋中。

那屋裏也不致於完全沒有傢具，沙發是有三張的，他們相對而坐。

司馬洛說：「我這槍沒有那麼兇，不會一射就像蜂巢；不過，要殺人，一顆槍彈也是已經足夠的了。」

那人苦着臉，顯得很頹喪。

「謝承恩，」司馬洛說：「你也知道我是要問你什麼的，你亦最好乖乖地回答。」

他知道這人的姓名，是因爲這人身上的証件亦被他搜去了，而証件上是有名字的。

謝承恩聳聳肩道：「問吧！」

「爲什麼要殺蜘蛛？」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謝承恩說：「這只是命令。」

「誰的命令？」司馬洛問。

「巨蟹。」謝承恩說。

「巨蟹就是李啟明？」司馬洛問。

謝承恩點點頭：「答案是你們都知道的，我也不必多講了。」

「你是什麼人？」司馬洛問。

「我就是我——我是在這裏負責維持秩序，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你告訴我有關蜘蛛的事情吧！」

「蜘蛛的事情我不知道，」謝承恩說：「我只是負責行動。蜘蛛的下落找到了，我就通知這兩個——維持秩序的人。」

「李啟明現在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謝承恩說：「但相信他不在此地。」

「此地是什麼人主持呢？」司馬洛問。

「我。」謝承恩說。

「李啟明是你的上級嗎？」司馬洛問。

「他是高一層。」承恩說。

「再上面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麼多，」謝承恩說：「你跟他作對，你應該是比我知道得多的，你何必問我呢？」

「你怎知是我跟他作對？」司馬洛問。

「你跟他作對，他才會要殺你的人，」謝承恩說：「我不知道你們有些什麼爭執，你們自己應該更清楚！」

司馬洛說：「我是蜘蛛的朋友，但是我也聯絡不到她。我祇是知道她兩番被追殺，我也是想知道究竟爲了什麼事情！」

「那我就幫不了你，」謝承恩說：「我確是不知道的。」

司馬洛氣結看着他：「你總聽到一些的吧？」

「從誰那裡聽到？」謝承恩說：「李啟明不對我講，還有誰對我講？」

「還有其他的主持人，」司馬洛說：「你是靈門的主持人之一，還有其他像你一般的主持人！」

「我主持這裡，」謝承恩說：「我受命於李啟明，我不認識其他的主持人！」

「你卻是負責維持秩序的！」司馬洛說。

「你以爲那兩個槍手是我找來的，那你就錯了。」謝承恩說：「我祗是招待他們住在這屋子，他們需要一個地方住，這屋子最合用，我不知道蜘蛛來了，上頭知道她來了，他們通知我，她在那酒店，我就通知那兩個槍手，如此而已。」

「那無綫電話和這屋子的主人又是誰呢？」司馬洛問。

謝承恩苦笑道：「是我！」

司馬洛說：「登記租用的不是你的名字。」

「你假如去查一查，就會知道是用假証件，化名租的，」謝承恩說：「我不想冒這險！」

司馬洛他們也早已查過了，亦知道是用假証件，登記的人根本無從去找。假如謝承恩自己不出現，就找不到了。

「你在這裡幹的是什麼呢？」司馬洛問。

謝承恩嘆一口氣：「你是蜘蛛的朋友，那我給你一個忠告，就是不要管這事，你幫不到她，我們大家都忘了這事最好了。我也可以不透露你來過！」

司馬洛說：「假如你不想回答問題，那我帶你回警局去談談如何？」

「你是——」謝承恩張着嘴巴。

「我不是如你想像中那麼小的人，」司馬洛說：「警方也和我合作！」他立即拿起他的無綫電話，打出去，叫對方調查有關謝承恩的資料。

幾分鐘之後，資料就回來了。有証件，電腦就可以查出。司馬洛對謝承恩讀出了這些資料，說：「有沒有錯誤？」

謝承恩苦笑：「沒有，但起碼你現在知道了我沒有不良紀錄！」

司馬洛已証明了他的後台是多麼大。

司馬洛說：「現在你想回警局去談呢，還是在這裏談？」

「我不想上警局！」謝承恩說。

「你雖然以前沒有不良行爲紀錄，」司馬洛說：「但是現在你已經有了，那兩個槍手是進行謀殺，而你是謀殺的從犯，這是很不輕的罪名！」

「你不能夠証明，」謝承恩說：「而且你會爲我想辦法的。」

他現在知道司馬洛是什麼人，就少了一重顧慮，他相信司馬洛不會殺他，亦不會隨便向他使用暴力。

司馬洛說：「辦法是可以想，但是目前我不能夠保証什麼。你也不要欺善怕惡要和我講條件，我是有許多不動武的辦法可以整你的，譬如把你抓回去關兩天，調查一番才放出來！」

謝承恩立即臉肉一僵。

司馬洛說：「這樣放出來之後，你是不是會有危險呢？」

謝承恩聳聳肩道：「我不知道，不過，我是很難再吃這口飯了！」

「你現在告訴了我，」司馬洛說：「你是怎樣會吃這口飯的？由頭說起！」

謝承恩這一次是非常合作了。他說他是一個頗有黑社會關係的人，他起初也是爲了玩而參加這個邪教的。他的背景顯然已給李啟明調查清楚，有一次李啟明出現，給他一筆錢，問他有沒有興趣做主持人。他當然感興趣，李啟明便和他說好了，由他把原來的主持人趕走。

這很容易，李啓明找幾個孔武有力的人來把那人捉住，講幾句話，那人就走了。此人現在已不知何去。

這之後謝承恩就租了這屋子主持這裏的靈門集會。李啟明給他很好的收入，而他的主要任務乃是注意有什麼信徒是非常富有的。

「那又如何？」司馬洛問。

「你也可以猜得到，」謝承恩說：「這是一個搾財的計劃。不過我還未找到一個非常富有的。」

「你認爲會不會是李啟明這些人把各地的靈門都接收控制呢？」司馬洛問。

「別的地方我不知道，」謝承恩說：「但我猜是的。假如單單本地，他們已是做了虧本生意了。他們一定在其他地方有收入彌補。我這裏如果有一個非常富有的人送上門來，那時就可以捉他搾財了。而且，他們可以派這樣的殺手來——單是槍彈的費用已相當可觀了。」

「很好，」司馬洛說：「你現在先要明白一點，那就是，我們正在對付李啟明這些人，他們的壽命不會很長久，所以以後，你仍幹下去，但是與我們暗中合作！」

「我有選擇嗎？」謝承恩苦笑：「不過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還可以供給你資料。目前，我已奉命停止一切活動，我猜他們也知道你們在偵查。」

「你可以等。」司馬洛說。

「我可以等。」謝承恩說。

司馬洛從袋裏拿出一件汽車零件和一張印有電話號碼的名片，說：「你可以走了！」

這零件就是他拔去了，所以車子開不動。

名片上的電話號碼就是謝承恩用以聯絡他的。

* * *

這件事情，現在已經有了一些眉目，就是麻煩都是來自這個靈門，似乎這個靈門現在已經完全變了質，是被一些非常有勢力，而且兇狠不擇手段的人控制了。以前就已經是一個斂財的組織，現在就更加了，以前斂的是小財，今日斂的是大財。

他們有兩個方法利用這個組織，第一個方法就是注意參加的人，假如其中有非常富有的，就將之抓牢，搾取其錢財。另一個方法就是在參加的人之中物色適合的美女，派到沒有參加靈門的富有的人身邊去行事。他們可以用藥，這些事就不難做到。

但是仍然不明白的就是，世界上富有的人非常之多，他們竟然去惹林義德、查理士及林山這些並不好惹的人。

也許他們亦另外控制了一些富有的人，而沒有被揭發吧！也許那些不是那麼有力的人士，就不必使用那麼可怕的毒藥，由於那些人吃了虧亦不敢張聲？

爲什麼又假扮思敏出現呢？

林義德的兒子林彼德出現，這很有可能祗是林義德的幻覺，並有可能是使林義德受靈門控制的一種手段。但是假扮思敏

又是爲了什麼?

紫薇說:「這是蜘蛛弄的!」

「什麼是蜘蛛弄的?」司馬洛問。

「思敏這件事情,」紫薇說:「思敏一定是假扮的,而除了蜘蛛之外,還有更適合做這事的人嗎?蜘蛛受到追殺,這就是她假扮思敏的原因,她目的是要把你也牽進去,如此,她的敵人就會受到牽制。」

他們現在是一起躺在司馬洛的房間的地毡上,沉默着,並不是常常說話,但是他們都是想着同一件事情,就像是有心靈相通似的。

司馬洛想到的問題,就好像開口問她似的,她就回答出來了。

司馬洛說:「仍然是一個老問題,爲什麼她不直接與我聯絡呢?」

「這除了環境問題之外,」她說:「還有性格方面的問題,有些人是不喜歡直接求人的!」

「我不是那麼了解蜘蛛這個人。」司馬洛說。

「沒有人了解她!」紫薇說:「不過本領高强的人,通常也是不喜歡求人的。」

「她對這件事情一定知道得很多!」司馬洛說:「豈有此理,祇要她來見一見我,那我們就可以清楚一切了!」

「是呀,」紫薇說:「很可惜,思敏與她的交情最好,思敏卻已經死了!」

「是呀!」司馬洛說:「她也是最有資格假扮思敏的人。她連那些人所用的香水都有,她與那些人的關係一定是非常之深的!」

「是呀!」紫薇說:「我在想——」

這時,電話就响了起來。她伸出一隻手指,在電話掣上一按,電話的對話就可以通過擴音機傳出來。

莫先生的聲音說:「你們快些來,我們找到了一個可能是蜘蛛的助手的人……」

* * *

他們立即趕到醫院去。

那醫院裡躺着一個重傷的男人。

這人是忽然衝出路上而給汽車撞倒了。而他乃是給人追殺,所以才衝出來。汽車把他撞倒了之後,有一個人追出,拿着槍對他放射,幸而這時剛好有兩個警察在場,大聲喝止,那槍手逃走了,警察追不到槍手。

槍手的槍彈射中了這人的胸部肌肉。這人現在仍有生命危險,很軟弱。

他是自稱與蜘蛛的事有關,並且要見司馬洛。

於是司馬洛就來了。

醫生說傷者不宜用太長時間與外人談話,但那是醫生的職業立場。

司馬洛則是希望盡量多與這人談話,而這人本身相信亦是如此。

這人無神的眼睛看着司馬洛,說道:「我在你的車子裡放了一瓶香水!」

「我收到了!」司馬洛說:「那很重要!」

「蜘蛛……你得救她……她……敵不住那些人!」

「你可以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嗎?」司馬洛問。

「我……也不很清楚……我……祇是爲她做一些事……」

「你不要太費力,」司馬洛說:「讓我多講些。我們要對付的是靈門的人,是不是李啓明?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C市……地址不清楚!」

「蜘蛛呢?」司馬洛說。

「也不清楚……你——很難找到她……」

司馬洛向那人簡單而扼要地講了全部事情的經過,以及他所猜測的。

那人說:「對……」

「是你與蜘蛛合作,她假扮思敏?」司馬洛說。

「是……她扮思敏……我扮林彼德!」

「爲什麼扮林彼德呢?」司馬洛問。

「是她叫我做的……」那人說:「K市……小松山……飛魚……」

「那是什麼?」司馬洛問。

那人的眼睛閉上了,嘴巴動,卻已無力出聲。

醫生立即上前制止。

司馬洛說:「你設法讓他說下去!」

醫生說:「他不休息就要死了!我不能這樣做!」他也不管司馬洛,匆匆爲那人檢驗,跟着嘆一口氣:「他昏迷了,我也不能使他醒來。你可以等,假如他好轉,他就可以跟你繼續講!」

「假如?」司馬洛說。

「他現在的情況很難講。」醫生說。

「我可以留下人來等。」司馬洛說。

「我留下來等!」紫薇說:「看來他也不是知道得太多的!」

「李啓明是在C市,但是沒有地址……」司馬洛說:「K市……小松山……飛魚……那又是什麼?」

「你回到總部去查一查!」紫薇說。

司馬洛留下了紫薇而離開了,他不能讓別人留下來等,這人認得紫薇,也許再醒時也是祇肯對他認得的人說話。

* * *

那人說李啓明是在C市,雖然沒有地址,也是略有幫助,他們是可以找尋C市的靈門的總部。

但那人所說的最有價值的資料應該是K市小松山、飛魚。那人是還知道得比他所說的更多的,他祇是還沒有機會講清楚而已。

莫先生說:「我已通知了K市小松山地區的人調查,飛魚應該是一個人的名號之類,這應該不是一個小人物,是可以打聽得到的。」

「這也是與你合作的一個好處。」司馬洛說。

他的意思就是,莫先生許多地方都有人員分佈及有情報來源,一個長途電話打去就可以調查了,假如是司馬洛自己,他就要用很多時間趕去,他是不可能在那麼多地方都有熟人的。

莫先生又說:「蜘蛛與醫院裡這個人合作,也許是利用這個人,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她很容易使用美人計,而且不必她主動,男人爲她的美色所迷,很多都會言聽計從,她祇要下令就是。她的紀錄顯示她以前曾經這樣做過了。」

「這人可能命在旦夕。」司馬洛說:「也還是忠於她,爲她担心。」

「是呀！」莫先生說：「他們一個假扮林彼得，一個假扮思敏。看樣子，假扮林彼得，這應該是爲靈門工作。但是假扮思敏則顯然不是。」

司馬洛說：「她爲靈門工作，看來合作並不愉快，也許是有些事情，她不願做而他們逼她做，所以她就脫離了。我們對她的作風也是略有所知的，她不喜歡完全聽命於某一個人，亦有些事情她是不肯做的——」

「例如謀殺？」莫先生插嘴說。

「對了！」司馬洛說：「她不肯做，就不幹了……」

司馬洛接着又說：「但是看來靈門的作風却是需要絕對服從的，她不幹，就不能活下去。她受到了追殺，一下了殺令，就不能和解了，她與這個合作的男人祇好匆匆逃命，而且大難臨頭各自飛。這個男人逃不掉，她仍逃得掉。他們爲了牽制對方，才來假扮思敏這一套，把我牽引進來。」

「大致就是如此。」莫先生說：「現在我們要對付的是控制靈門的人，這已經很清楚了。」

「控制靈門的人——」司馬洛說：「急起來，他們放下一切，就可以消失，我們也不知道應該找誰。李啓明不見得是最高主持人，他是可以被殺滅口的。」

「但我不認爲這些人會放棄。」莫先生說：「這些人是非常兇悍，亦自視非常高的，他們不會放棄。」

「也許吧！」司馬洛說：「但是你的人查不出K市小松山的飛魚。」

莫先生不出聲。他顯然也是有這個推論：假如飛魚是一個大人物，現在消息應該已經回來了，這確是一打聽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司馬洛說：「不過醫院裡這人仍可能醒過來說話，希望蜘蛛活到那時。」

「蜘蛛應該是最能說話的人。」莫先生說：「她却不說，寧可跟他們拚命，似乎她是有些苦衷，也許她已經做了一些她不願做的事。」

「看來似乎是這樣，」司馬洛說：「不過照常理而言，她又不是一個那麼笨的人，她應該知道她是不能夠爲某一類人服務的！」

「無論如何，」莫先生說：「我們現在最要找的就是兩個人——蜘蛛和李啓明，他們都是可以告訴我們內幕的！」

「假如我們能夠趁他們還未死之前找到他們！」司馬洛說。

「有什麼大分別呢？」莫先生說：「他們是輸定了的，找到祇是遲早問題！」

「早些找到，」司馬洛說：「就可以少一些無辜的人受害！」

「是呀，」莫先生說：「不過至今爲止，還是未有什麼眞正無辜的人受害！」

這時，莫先生的電話响起來了。

他這電話，通常是有重要事才會接進來的。

司馬洛推測也許是有了一些關於飛魚的綫索。

但是並不是，是有關李啓明的綫索。

鍾公子的其中一個信徒朋友在C市找到了，而C市乃是李啓明所在的地方。

* * *

這個信徒朋友並不是一個富有的人，祇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顯然她可以利用的乃是她的美色。

司馬洛已從鍾公子的口中得到了信徒的名單，莫先生的人就注意着這些人。

但這些人並沒有去參加什麼，不過其中有兩個女人失踪了，下落不明。這使他們懷疑這兩個女的不但是跟了李啓明去參加，並且還是受了利用。他們一直在調查，終於查出了其中一個的所在。

這個女的叫美心，她自己租住一間小小的寓所，過着很安靜規矩的生活。表面看來是如此。可以肯定的就是，不論她做什麼不規矩的工作，她也不帶回家來做。

司馬洛在黃昏的時候進入美心的家中。

美心已經出外了。他就是趁她已出外，不在家中的時候才進去。

司馬洛首先就是嗅到了那股特殊的香氣。

她也是用那種香水。

她的家中似乎沒有什麼別的東西，除了那尊神像。

有許多女人都是信奉宗教的，多數是在家中擺一尊聖母或是觀音像，那是屬於女性的神，雖然並沒有明文規定。但美心擺的却不是這些。

司馬洛在黑暗中小心地看着，小電筒的光用手遮住，祇照在那神像的身上，以便窗外看不出來，雖然窗簾是拉攏着的，他還是如此小心。

司馬洛也看不出那是什麼神像。

那是一個用金屬鑄成的裸女神像，非常美麗的一個裸女，跪着，兩手擧向天，似乎正在迎接什麼，而她臉上的表情是痛苦，也像是極樂。這兩種表情有時是很難分得清楚的，因爲兩者根本就是非常接近。

司馬洛也肯定這不是一件擺設品，因爲所放的是一個重要的地方，通常是擺神像的地方，而且面前有一隻小小的水晶瓶，瓶中有清水插着一朵花。

那是一朵蘭花，顯然乃是用以供奉這神像的。

以司馬洛所知道的資料，靈門並沒有這神像，也沒有人提起有這神像。

這是從靈門那裏拿來的？假如是，可有什麼作用呢？這假如是靈門的一種象徵，那留在他人手上，就成爲一種証物或者把柄了。

但假如美心祇是受利用的人，那麼這神像又未嘗是沒有用的，她要有一種信仰控制着她，使她不問目的，以及不擇手段。

司馬洛忽然感到毛骨悚然。

他是有了一種不妙的預感。許多時候他都是這樣的。

他是感應到了有危險正在逼近。

司馬洛停了下來，屏住呼吸去聽一聽。

他首先是懷疑有人接近，很可能是躲在屋中，假如他暫時停住呼吸，就可以聽到那另一個人呼吸的聲音了。

但是他又聽不到。

（未完・四）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猜估啞謎心事　書痴推測端詳

☆☆☆☆☆☆☆

上文提要：嚴霜眞是一步登天，做了王家的小姐，老夫人的義孫女，安排住在小白樓內，伺候老夫人的蘭兒也撥給嚴霜使喚，雪姑娘房中有的，嚴霜小樓也有，嚴霜知道雪姑娘懂武功也想學，有一天步至武樓，聽到叮噹之聲，於是每夜都去竊聽，從二公子克業口中知道王家是武林世家，爲了掩飾自己行藏，故意被老夫人發覺，解釋她的存疑……

☆☆☆☆☆☆☆

王正躬身道：「母親教訓的是，不過業兒不懂武技，就算有點識人的小聰明，也似乎無從透徹武人武事……」

老夫人道：「這話很對，但我仍然要問問他！」

說話間，克業已自角落中，放下書本站了起來。

老夫人一笑道：「你有話說？」

克業恭敬的答道：「孫兒恭聽奶奶訓示。」

老夫人道：「你對嚴霜有何看法？」

克業道：「人很聰明乖巧，祇是她懂的事似乎太多了些！」

老夫人一拍膝頭道：「對！和你爺爺的看法相同！」

話鋒一頓，又問道：「你看她是不是習武的好材料？」

克業道：「這件事，奶奶最好別問孫兒。」

王正沉聲道：「奶奶有問，你就當答，怎地這樣沒有規矩！」

老夫人慈眉一皺，道：「我喜歡就喜歡他在這裏，不像他們，祇要是我和你爹說的話，就認爲是沒有錯，其實，人還能沒有錯的嗎？」

王正雖在訓斥愛子，是不願愛子過露鋒芒，耳聽老夫人誇讚克業，他心中却是異常的高興。

老夫人話鋒一停，笑問克業道：「爲什麼不讓我問你？」

克業道：「孫兒不善虛言！」

老夫人已有所悟，道：「有我作主！」

克業應一聲「是」，轉對乃父王正道：「爹，孩兒說得？」

王正滿腹高興，但却一臉的嚴肅，道：「別認爲你眞有『識人之明』，奶奶是疼愛你，既問你你就說吧，大不了是小孩子話，誰會眞放在心上！」

克業又應聲「是」，才恭恭敬敬的對老夫人說道：「若收霜妹習武，須有極爲堅强的忍心！」

老夫人神色一正，王正會意，却俱皆皺眉。

王重見老夫人沒有接話，於是道：「業侄兒，『忍心』怎麼解釋？」

老夫人冷冷地盯了王重一眼，王儉却又道：「這丫頭不是練武的好料子，教她的人必須要有耐心！」

老夫人哼了一聲，道：「你們也不害羞，聽不懂就少說兩句！」

王儉和王重臉都紅了，克業急忙說道：「是孫兒沒有說淸楚……」

老夫人把手一擺，道：「你不用替兩個叔叔遮醜了！」話鋒一頓，誇讚的說道：「奶奶平日眞沒白疼了你，難爲你能想出『忍心』這兩個字來，你爺爺也曾這樣說過，祇是他却用了十句話才能說淸楚！」

克業道：「爺爺不喜歡文謅謅的，所以……」

老夫人笑了，道：「你倒是誰也不得罪。」

克業道：「是奶奶說得孫兒太好！」

老夫人眨眨善目，突然笑着說道：「你二十出頭嘍。」

克業急忙連連向老夫人作揖，道：「奶奶饒命！」

老夫人被他逗得大笑起來，對王正道：「你也不上上心！」

王正却不敢和乃子一樣隨便，恭敬的答道：「孩兒會留了心，且等圖兒的婚事辦好……」

老夫人冷眼一瞟克業，見克業正暗中向她投以求告的眼色，心底一笑，對王正道：「很好，但是事先必須稟告我一聲，等我點了頭，你再去媒說，記住，克業的婚事由我作主！」

王正恭應一聲，老夫人話鋒一轉，又道：「家人相聚，就是這樣，正談着東，一扯就扯到了西，現在我們還是再好好的計議一下有關嚴霜的事情吧！」

王儉、王重，剛才碰了釘子，此時仍然深感羞愧，都不敢再開口說話，老夫人掃了老三王愼一眼，道：「愼兒可知業孫兒的意思？」

王愼，人如其名，很少說話，行事謹愼。

聞言非常鄭重的說道：「孩兒僅是愼於行而已，和二哥五弟一樣，不明所以。」

老夫人哼了一聲，道：「克業是在暗示，此女設若被收爲本門弟子，未來的成就，要高出現在我們王家的任何人！」

王重性格稍躁，道：「武技非文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並不多見！」

老夫人却皺了皺眉，並沒有理他，又道：「不過這還不是克業話中所暗示的眞正緊要處。」

王正道：「母親，也許業兒未必眞知道這麼許多。」

老夫人生硬的道：「我信任他的判斷！」

王重忍不住道：「孩兒愚蠢，委實百思不解業侄那句話……」

老夫人接口道：「既知愚蠢，百思何用，克業最要緊的暗示，是說在這個丫頭身上，我們祇能付出，別想收回什麼來！」

王儉也忍不住了，道：「有這麼蔴煩，何不索性打發了她！」

老夫人怒叱道：「你要怎樣的打發她？」

王儉嚇得不敢答話，老夫人哼了一聲，道：「我們王家，雖不敢自比『少林』『武當』，但決非綠林草莽，這『打發』二字是該隨便說的嗎？」

王儉不能不接話了，道：「孩兒錯了。」

老夫人把手一揮，道：「站遠些，別惹我生氣！」

王儉果然在連聲應是下，退出丈遠而立。

老夫人轉對克業道：「把你的看法，詳細的說給幾個叔叔們聽！」

克業無可奈何的應了一聲，道：「孫兒看霜妹，性格堅毅，天賦過人，習武必有大成，但很難任人調遣，因此是否收她爲本門弟子，要多考慮！」

老夫人道：「家有家法，門有門規，她那時焉敢不從？」

克業道：「霜妹恩怨分明，若由奶奶發施命令，雖赴湯蹈火，她也不會不去，但若換個施令人的話，就難說了！」

老夫人眉頭緊鎖，道：「你還藏着些什麼話沒說？」

克業道：「孫兒不敢。」

老夫人道：「那就全說出來！」

克業道：「當奶奶不再發施號令的時候，王家恐已無人是霜妹的敵手了，那時家法門規，已失去拘束的力量！」

老夫人道：「她眞的如此寡情？」

克業慌忙搖頭道：「不不，恰好相反。」

老夫人道：「這樣說來，她又怎會不聽命令？」

克業猶豫甚久，沒有答話，老夫人正待再次追問，瞥見克業正以眼神祈求她不要再問下去，遂忍在心中。

接着，老夫人把手一揮道：「反正這事要等老頭子回來之後才能決定，我累了，克業留下來給我講段歷史故事聽聽，你們可以離去啦！」

王正以次，恭敬地叩拜退去。

等衆人全走了，老夫人又把貼身的使女支了出去，才道：「你到底有什麼鬼話，不肯當着大家說？」

克業道：「爲了孫兒一句話，已得罪了二叔和五叔。」

老夫人道：「家人議事，有什麼得罪不得罪的！」

克業道：「五叔沒有關係，二叔却很顧面子！」

老夫人哼了一聲，道：「怎不說你二叔胸襟狹窄？」

克業道：「孫兒焉敢！」

老夫人道：「別儘說閒話，快講出你那不敢講的話吧！」

克業道：「孫兒祇是想得遠了些。」

老夫人道：「這很對，俗話說的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克業道：「奶奶要先恕孫兒放肆之罪！」

老夫人道：「沒那麼多講究，有話儘管說！」

克業道：「奶奶和爺爺，春秋已高，萬壽之後，王家可能是二叔來主理一切大事，二叔好大喜功，而……」

老夫人目露寒光，接口道：「慢着，你再說一遍？」

克業道：「二叔是王家未來主事的人……」

老夫人沉聲接口道：「輪不到他吧？」

克業垂頭道：「這是事實！」

老夫人霍地站起身子，道：「你爹呢？」

克業頭垂得更低了，低聲道：「爹必須清修十年！」

老夫人哦了一聲，道：「爲什麼？爲什麼？」

克業道：「奶奶可否開恩，不問這件事？」

老夫人斬鐵斷釘的說道：「不行，非問不可！」

克業無奈道：「孫兒是偶然偸聽到的！」

老夫人心頭一凜，道：「要說你偸聽

別人的密語，奶奶我不信！」

克業道：「就像霜妹一樣，是無心再加上巧合及好奇……」

老夫人不等克業話罷，急聲道：「說內情！」

克業道：「孫兒並沒有聽全，祇……」

老夫人道：「你怎麼聽到的，就怎麼說給奶奶聽！」

克業道：「好像是我們王家，有一門奇特的絕技神功，但自曾祖父時，却不知何故就開始失傳了，爹却在暗中習練它！據說，是因爲我們王家有個大仇人，除非練成那種神功，無法應付對抗，所以爹就拚命暗下功夫！不想走差了氣，尚幸爹發覺得早，沒有走火坐僵，但原有的一身功力，却都失去了，孫兒也不明白……」

老夫人神色已變，接口道：「你不明白什麼？」

克業道：「孫兒不明白什麼叫『走差了氣』，什麼又是『走火坐僵』，不過却知道事態非常嚴重！」

老夫人似自語般道：「嗯，嚴重，極爲嚴重！」

克業喟嘆一聲道：「後來爹又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正好找處隱蔽地方，清修十年，這樣非但能恢復功力，並有大益！」

老夫人道：「這是你爹跟你娘說的？」

克業道：「是的。」

老夫人道：「那一天？」

克業道：「祖父走的當夜！」

老夫人計算着日子，道：「那已經有八天了！」

克業道：「大概是。」

老夫人面色凝重，沉思良久，突然問克業道：「克業，在你爹十年隱修期間，你認爲誰主家最爲恰當？」

克業道：「按規矩，份屬二叔……」

老夫人冷冷說道：「規矩是人立的，是死物，人是活的！」

克業沒有答話，似乎也在思索着最好的人選。

老夫人試探着道：「你看由克圖主家如何？」

克業搖頭道：「哥哥不夠份量！」

老夫人低下了頭，克業突然說道：「看來到了那一天，祖父祇好出面了。」

老夫人雙眉緊鎖，道：「如果人選難定，我自己來！」

克業欲言又止，老夫人祇顧低頭思量着，沒有注意。

突然老夫人抬起頭來，道：「克業，我還要跟你談件緊要的事。」

克業躬身道：「恭聽您老人家教誨。」

老夫人一指身前椅子，道：「坐到我面前來。」

克業恭敬從命的趨近坐下，老夫人喝了口香茗，低聲道：「你可知道，祖父這次出去是作什麼？」

克業搖頭道：「孫兒不知道，想來是去訪友……」

老夫人道：「訪字用的十分對，可惜不是『訪友』！」

克業皺眉道：「是去『訪仇』？」

老夫人頷首道：「不錯！」

克業道：「孫兒有一點不明白，還望您老人家恩准賜示。」

老夫人道：「你可是要問，我們王家是怎麼與人結仇的？」

克業躬身道：「是的，孫兒知道我們王家是武林世家，更知道一家上下人人仁厚，律己謹嚴，對人恕寬，所以奇怪怎……」

老夫人道：「古語有一句：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你懂吧？」

克業神色突然極爲肅穆的說道：「孫兒懂，莫非與人結仇，其錯在我！」

老夫人傷感的慨嘆一聲，道：「嗯，這錯失極大，作錯此事的人，幾乎包括了整個武林中的成名高手，奶奶每每憶記起那些無辜慘死者……」

克業驚問道：「奶奶說『那些』，難道慘死的人很多？」

老夫人雙目一紅，俯首沉重的說道：「多到令人不敢記憶！」

克業聲調不覺高揚，道：「有多少人？奶奶！」

老夫人緩緩伸出一個手指，又變爲三個手指，再變爲七個手指，無力的說了句「一千三百另七個人」！

克業臉色驟變蒼白，驚駭得說不出話來！

王克業臉色蒼煞，心中駭然而凜懼！

這不能說是他膽小，試想，一千三百零七人的慘死，是一件如何驚人的事情，自武林有史以來，這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

半晌，克業始無力的問道：「奶奶，這些人是同時喪命的麼？」

老夫人搖搖頭道：「九百六十人死於前一天的深夜，三百四十七人死於次日的三更，兩地相隔百四十里路程！」

克業提心吊膽的問道：「是祖父和爹作的？」

老夫人道：「不祇是他們爺兒六個，還包括了武林中各地的成名高手！」

克業道：「去的人是很多了？」

老夫人頷首道：「多，多到無法計數！」

克業道：「九百餘人，這一定是整個的一處村鎮！」

老夫人喟嘆一聲，道：「是一座山莊！」

克業又問道：「那三百四十七人呢？」

老夫人道：「是個山明水秀的農村！」

克業搖頭悲澀的問道：「爲什麼？爲什麼要殺這許多人？」

老夫人道：「山莊主人，是武林中黑白兩道的公敵！」

克業道：「九百六十人，難道人人都是十惡不赦的壞人？」

老夫人道：「除山莊主人一姓十二口外，餘皆莊中好手或家丁！」

克業搖頭長嘆一聲道：「這比朝庭『禍滅九族』的酷刑，還要惡毒！」

老夫人看了克業一眼，深有所感的低語道：「這就是武林中令人凜懼的地方！」

克業又問道：「奶奶，那農村中人，又妨礙了誰來？」

老夫人長吁一聲，道：「沒礙着誰，這些人死時，十之八九都在睡夢之中！」

克業不自覺的現露滿臉正氣，道：「這又為什麼一定要殺死他們？」

老夫人一字一字沉重的說道：「是為了『斬草除根』！」

克業不知那裏來的勇氣，神色如同一個「一絲不苟」的「夜遊神」（相傳天有神靈，夜現人間，專查人間善惡）。聲調就像敲擊金鼓般，道：「這是『絕人之後』，並非『斬草除根』！」

老夫人驀然抬頭，目光和克業相遇，竟不由全身猛打一個冷顫，克業雙目中，閃着令人不敢相對的精光！

老夫人心頭既驚又疑，再注目，克業依然是先前那種文質彬彬的樣子，眼內的精光竟已消失！

沉默有頃，老夫人方始喟嘆道：「這兩句話，沒有分別！」

克業搖頭道：「分別太大了，一是狠毒凶辣至極的暴行，一是人所當為的善舉，稻麥草田，除草務須拔根，恐其春風吹又生也！對人，卻應寃家宜解不宜結，萬一已然結怨，就該設法以仁厚相待而求化解，若是殺家絕族，已干天和！」

老夫人苦笑一聲，道：「說的對，不過你別認為當時那些高手都是窮兇極惡之徒！」

克業道：「孫兒不敢那樣想，祇是……」

老夫人接口道：「你可是要問，既然那些高手，能想到這一點，又並非都是窮兇極惡之人，為什麼終於還是那樣作了，是不是？」

克業道：「正是。」

老夫人長嘆一聲，道：「你這樣聰明，難道想不明白？」

克業道：「孫兒也許是古書多唸了，實在想不通個中道理！」

老夫人道：「談到唸書，克業，你可知道，為什麼我不逼你學武，並且在你六歲的那年春天，把你寄養在『禪源寺』中？」

克業搖頭道：「孫兒到現在也不明白。」

老夫人道：「你是十八歲的那年回家的，對不？」

克業道：「不錯，孫兒在『禪源寺』住了十二年！」

老夫人道：「有三個原因，我才准你不學武技！」

克業道：「奶奶賜示其詳。」

老夫人道：「一是你生來體弱，當時無法强逼你紮下根基；二是在你六歲那年的冬末春初，正好遇上了一件大事，為免意外，才把你寄養在『禪源寺』內！三是當那件大事完了之後，我和你爺爺曾悄悄去了趟『禪源寺』，發覺教你文事的那個和尚，道德學問極為高深，遂與你爺爺相商，決定讓王家出個不會武技的子孫，在萬一情形之下，也可保王家一脈！」

克業似有所悟，道：「奶奶當時的這個想法，孫兒猜想必和那件大事有關。」

老夫人道：「這是你聰明的地方！」

克業道：「那件大事，想來必然就是慘殺一千三百零七人的事了？」

老夫人道：「不錯。」

克業道：「照奶奶所示的種種看來，當年參與那件大事的人，似乎並沒有如願的做到『斬草除根』？」

老夫人道：「應該說是做到了，但實在却又沒有！」

克業一楞，想了一會，道：「大概認為做到的人多，知道並沒有做到的人少！」

老夫人瞥了克業一眼，道：「又被你猜到了！」

克業道：「自然爺爺是知道並沒做到的人！」

老夫人道：「這是當然，不必說它。」

克業道：「王家的大仇，可就是這家人的後代？」

老夫人出人意外的搖搖頭，道：「這戶人家僅存的後代，當然不能說不是我們的仇家，但是這或許尚有釋怨的可能，而另外的仇人……」

克業不由的接口道：「我們另外還有仇人？」

老夫人沉重的說道：「不錯，並且多得很，情形正有點像當年那被慘害的山莊主人！」

克業色變，道：「這怎麼會？這……這怎麼辦？」

老夫人揮手道：「你用不着急，那些仇家，目下卻還是好朋友！」

克業又是一楞，道：「孫兒真是聽糊塗了！」

老夫人一笑道：「任你有多聰明，在沒有明瞭眞相前也休想得通。」

老夫人既能笑出聲來，想必事態尚不致萬分嚴重，因之克業神情開朗了許多，也笑一笑道：「奶奶說得太玄虛，太不合理了，孫兒又不是神仙，當然沒有辦法把整個事情連結貫通起來。」

老夫人道：「我簡單的說一點，你就明白了，當年聯合一齊血洗那家山莊的人，事後曾有一些人手似乎是得到某種消息，認為當時並未能斬草除根！因之這些人就在暗中偵查對方後代的下落，據說有人曾在峨嵋某處，見到過對方後代，但趕去時，却已人去樓空。」

克業道：「疑心自生暗鬼，但無論怎麼說，這和我們也無關聯呀！」

老夫人搖頭道：「本來沒有關聯，但你剛才那話說的好，在疑心之下，暗鬼自生，於是就有人疑及我們王家了！」

克業道：「這就奇怪了，他們疑心我們什麼？」

老夫人道：「疑心是你爺爺，當年作了手脚！」

克業道：「就祇疑心我們王家？」

老夫人道：「這却不然，他們一共疑心三個人。」

克業道：「那兩位是誰？」

老夫人道：「一是當年『少林』掌教，現在已是『聖僧』苦心！」

克業突然問道：「當年那件事也有『少林』參與其中呀？」

老夫人沒答此問題，道：「另外一個是那現在仍是『武當』掌教的『天玄』！」

克業搖頭說道：「當年既有這兩大門戶的掌教參與，那山莊主人，大概也確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必有取死之道了！」

豈料老夫人却長嘆一聲，道：「當時是這樣的，可惜在大錯鑄成，血洗了那家山莊之後，方始發現中了人家毒計，殺錯了無辜！」

克業一跺脚道：「太荒唐了！」話鋒一頓，又道：「這就不對了，既知已錯，不要說對於無辜而死者，尚存有後代之事只是猜度，就是眞的，也不應再……」

老夫人搖頭接口道：「這是你的書生之見，武林中事，有些是不能以常理加以衡量的，知已鑄成大錯，留下隱患怎得安枕？」

克業道：「難道把隱患除去，就能睡得好覺？」

老夫人道：「是了，這就是武林中分出正邪的地方啦！」

克業道：「按奶奶所說，疑心爺爺的那些高手，不是正人了？」

老夫人道：「個個都是黑道中無敵的黑心人物！」

克業揚聲道：「爺爺怎會交上這種朋友？」

老夫人喝道：「克業，你在說什麼？」

克業趕緊躬身道：「孫兒一時口快，請奶奶寬恕！」

老夫人盯了克業一眼，長吁一聲，道：「不談這件事了，你回去吧！」

克業道：「奶奶留下孫兒來，不是有事嗎？」

老夫人道：「也不說了，一切等你爺爺回來再談吧！」

克業低應一聲是，告辭而去。

＊　＊　＊

五日後的三更！

王家一家人，都已進了夢鄉。

不見一絲燈火，不聞一點聲響！

這是個寂靜的深夜，寂靜的怕人！

突然！一條黑影，又一條，再一條……由四方八面，齊集於王家的門外，那高高的石牆下面，在低聲議論着什麼！

刹那之後，又有五條人影由遠處飛射而來！

快如閃電，一晃到了石牆下面。

正在議論着的那三四十個黑影，倏忽閃向兩旁，似對剛來的這五人，極爲畏懼而恭順。

這五個人，都是一身黑衣，黑布幪面，祇露出雙睛！

前頭一人，話聲陰森而冷酷，道：「你們辛苦了！」

先到的幾十個人中，一人道：「是應該的，還是雲老您辛苦多啦。」

前頭那被稱爲雲老的人，雙目射出寒光，道：「杜雲，裏面情形如何？」

先前答話的人道：「現在是一窩死猪！」

雲老冷哼一聲，道：「江湖之中，敢將『王家』比作死猪的，大概祇有你一個人！杜雲，你可是親眼所見？」

杜雲道：「我們哥兒五個，加上洞庭的哥兒七個，還有『太倉』九兄弟及一干朋友，是剛剛摸清了才回來的！」

雲老道：「王老兒果眞不在？」

杜雲道：「出去了十幾天了，現在還沒有回來！」

雲老沉思刹那，道：「好，咱們立即行事！」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老夫一個人闖『養心園』，和那『生死婆婆』捉對兒，你們進王正的那座樓，洞庭兄弟去找王儉！太倉哥兒們人多，分撲王愼、王重兩處，老夫所率的這四名高手，分你們每處一人，聽明白了沒有？」

那羣結集牆下的黑影，紛紛點頭！

雲老又道：「你們記住，能不殺人則不殺人，我們祇是要悉數擒下王家的家族，好逼使那王老兒說出實情！」

話鋒一停，正要接着說下去，倏地一條嬌俏人影，遙遙疾射而來，霎眼停身在雲老面前三尺之處！

雲老笑了，來者是位看來最大不過十八九歲的少女，一襲藍色夜行衣，藍絹包着秀髮，背插雙劍，威風十足！

雲老在笑聲中，低聲地說道：「藍姑好巧！」

說着似欲舉步向前，藍衫少女低叱道：「有話就站在那兒說！」

雲老道：「難道藍姑認爲老朽另有居心？」

藍姑道：「哼！『斷魂魔叟』，你少和我來這一套！」

雲老搖搖頭道：「難聽難聽，老朽『斷魂魔叟』的稱呼，和令師那『嚙心仙娘』的美號一樣，早已丟棄不用了，姑娘稱我雲老頭如何？」

藍姑道：「用不用是你的事，我只問你，你們又想作什麼怪？」

雲老道：「想用籠子抓住王老兒！」

藍姑黛眉一挑，道：「只怕你太高看了自己了吧？」

雲老道：「老朽不想隱瞞姑娘，王老兒不在家，莊裡祇有那老婆子一個人坐鎭，我是足能應付得了，何況我們是謀定而動！」

藍姑沉思着，沒有答話。

雲老一笑，接着又道：「姑娘不是爲保護王家而來的吧？」

藍姑星眸一閃，道：「你怎敢斷定？」

雲老道：「至少令師還沒有忘記，昔日王老兒的那一劍！」

藍姑眨眨眼，又沒答話，雲老聳聳肩頭道：「時間寶貴，姑娘可能說句明話？」

藍姑道：「好，告訴你，我是另有事情前往蘇州，日間發現了你手下的四鬼，才暗地跟踪你們到此的！」

雲老道：「想過問這件事？」

藍姑嗤之以鼻，道：「王家不是姑娘的朋友！」

雲老頷首道：「是呀！這樣如何，今

夜幫老朽一個忙……」

藍姑冷地接口道：「王家故然非友，却還稱得上是正人君子，你？哼！要姑娘幫你忙，豈非是白日說夢話！」

雲老竟不動氣，道：「不幫就不幫，那老朽可要辦自己的事了！」

藍姑雙目一眨，道：「沒人攔你，不過我可把話說在前面，我並不走，也不多管閒事，但若有人敢擅進王家婦女居地的話……」

雲老不等藍姑把話說完，即轉對一干人道：「後面繡樓，是王家年輕女子的住處，那一個也不准妄窺擅闖，否則我姓雲的可要翻臉無情！」

衆人頷首，雲老又向藍姑一拱手道：「姑娘，妳可還有吩咐？」

藍姑冷哼一聲，把頭一轉，來個不睬不理！

雲老乾笑一聲，轉向衆人道：「立即分頭行事，成事後在『養心園』會齊！」

話罷，又對藍姑把手一拱道：「今夜有姑娘監陣，老朽先謝盛情！」

說着，不容藍姑答話，手一揮，衆人已紛紛飛身而起，一閃越過了高大的王家院牆，形影消失。

藍姑星眸連連眨動，突然自語道：「這老頭兒心黑手辣，專門乘人之危，我要管！」

話聲中，她才待飛身追入，耳邊突然傳來人聲，道：「甚感姑娘好心伕義，寒家也有準備，姑娘請作壁上觀吧！」

藍姑尚未縱起身形，聞言四顧，四外竟無人踪！

她再次旋身搜索，仍然沒看到什麼，不由悄聲問道：「是那一位？何不現身一見？」

話聲適時又起，答道：「强敵臨境，請容後會！」

藍姑聽出這人言下之意，一賭氣道：「用不着閣下逐客，姑娘本來就沒想管這閒事！」

說着，轉身就走，豈料剛剛轉過身子，面前不足五尺之處，竟站着個一身雪褸，以玉紗幪着臉的人！

藍姑心頭一凜，不由自忖道：「奇怪，武林王家雖說威名素著，但却沒聽說有身懷如此高深功力的人呀？看來雲老兒今夜是凶多吉少了！」

她念頭尚未轉完，雪衣幪面人已一拱手說道：「姑娘誤會了在下了，試想，姑娘路過寒家，適逢强敵侵襲，有心伕義，在下感激尚恐不及，怎敢無禮逐客呢？」

藍姑瞟了這人一眼，道：「你是王家的人？」

這人點頭道：「是的。」

藍姑哼了一聲，道：「想騙那個？」

這人道：「沒有呀！在下說的是實話！」

藍姑冷笑一聲，道：「既是王家的人，何必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這人略作沉思，道：「是習慣而已！」

藍姑道：「强辭奪理！」

這人一笑道：「但願姑娘能夠相信我。」

藍姑道：「除非你把那紗巾取下來！」

這人搖頭道：「姑娘不要强人所難！」

藍姑目射寒光，道：「若不如此，誰能相信，難道你不會是雲老兒的一黨？」

這人微微發出笑聲來，道：「姑娘，在下因爲生得極爲醜陋，故而自小就遮蓋着這張醜臉，姑娘設若不信，在下能夠證明！」

藍姑道：「怎樣的證明法？」

這人道：「令師與寒家有些誤會未解，雲老兒之兄雲飛，又是令師的師弟，姑娘若能答應不出手的話，在下就證明給妳看！」

藍姑黛眉一皺道：「人醜名字不一定也醜吧？請報個名來如何？」

這人略一遲疑，道：「在下王克圖！」

藍姑黛眉又是一蹙，道：「令尊是那一位？」

這自報名姓是王克圖的人道：「家父王正！」

藍姑眨了一眨星眸，道：「好，我答應你不出手！」

王克圖道：「那麼請隨我進去！」

話聲中，轉身就走，藍姑喝止道：「慢些，你要帶我到那裏？」

王克圖道：「帶姑娘到舍妹所居的『小白樓』去，姑娘可在暗中注意，自會發現在下是不是王家的人了！」

藍姑星眸再眨，道：「你可就把手伸出來，讓我看看好了！」

王克圖一笑道：「男兒手粗足笨，非姑娘柔荑可比……」

藍姑也一笑，接口道：「你願不願意嘛？」

王克圖似是無奈，緩緩把雙手伸出，但却以手背朝天，藍姑盯注刹那，嫣聲一笑，揮手道：「還有那一面！」

王克圖聳聳肩，道：「姑娘大概精於極高深的相法！」

藍姑含笑不語，王克圖遂將手心翻轉過來！

這次，藍姑更是聚精會神的察看，因之雙方的距離，祇有尺半不到，藍姑一邊看，一邊頻頻頷首！

王克圖苦笑的說道：「在下生成孤零命，無富貴可言！」

話未說完，藍姑倏地左手暴出，抓向王克圖的蒙面紗巾，同時右手五指一彈，一點藍星，落在王克圖左腕之上。

豈料王克圖功力出人意料高深，右手一翻，已將藍姑左腕抓住，可是那點藍星，却已打中了他的左腕！

藍星似非暗器，落在腕上，不痛不癢，因之王克圖並未理會，他抓住藍姑的玉腕，開朗的一笑，道：「姑娘眞夠調皮，何必一定要看在下這張醜臉？」

藍姑手腕被人抓住，三掙未脫，不由深服對方的功力，索性不再强掙，星眸注視着王克圖道：「好奇之心，人人有之！」

王克圖一笑，鬆手後退，道：「姑娘還要不要隨在下進去呢？」

藍姑搖頭道：「不用了，如今我信你

是王克圖啦。」

王克圖又是一笑道：「如此請恕在下失陪之罪，要去接應……」

藍姑突然正色接口道：「雲老二雲騰，算不得是一流高人，但乃兄雲飛，却武林中罕有敵手，雲騰既到，雲飛必亦將前來，公子當心！」

一句「公子當心」，深含情意，目露關懷之色。

王克圖一揖爲謝，道：「在下不忘指點之德，但請藍姑娘放心，寒家早已有備，即使雲飛來到，也休想討得好去！」

藍姑嬌媚一笑，道：「我相信，但望小心雲飛的『天昊陰指』！」

王克圖又是一揖，道：「在下謹記於心！」

藍姑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武林王家，代代英雄，想不到你却……」

話尚未完，王克圖已接口道：「在下本就算不得英雄！」

藍姑却搖頭道：「英雄是不會錯了，祇是略帶書生酸氣！」

這句話，不知有何力量，竟使王克圖後退了一步！

藍姑神色一正，又道：「我總覺得，你在隱藏些什麼！」

王克圖忙道：「在下設或有甚焦燥處，那是爲了强敵已入寒家，在下心懸兩地的原故，尙請姑娘多多原有。」

藍姑道：「就聽你這兩句話，也不像傳說中武林王家的人！」

王克圖道：「原來姑娘仍然存疑在心，那何不……」

藍姑搖頭接口道：「公子去應付雲老兒吧，即使我心中有什麼不釋和懸宕，遲早總有一天，會弄個水落石出的！」話鋒至此一頓，接着萬福一禮，道：「後會有期，珍重再見！」說罷，轉身疾射而去。

這自稱王克圖的幪面人，搖搖頭，才待飛身越牆而入，耳邊突然聽到一絲異聲，頓時止步！

他是以整塊的紗巾幪在臉上，因之根本無法看出他神色上的變化，但從他突然止步不前來推斷，必是有了重大發現。

刹那之間，他前胸一挺，自語似的說道：「是雲飛那老鬼！」接着，他曲指一算，又道：「雲騰如今絕非老人家的對手，那四煞在一時之間，也出不了花樣，餘者更相差遠甚，對，應當以恩報恩！」

「恩」字吐出，人已如「趕月流星」射出，祇見一道白虹凌空疾閃，直向遠方的黑暗中投去，好高的功力！

相距王家里許路外，藍姑正緩緩前行！

她自從和那幪面人分別後，不知何故，芳心總似沒個放落處，設非話已出口，又身負要務，眞想再折回去！

故此，她沒有施展「夜行之術」隱身疾行，更因心中兀自猶豫難決，且還頻頻的回顧王家，望向遠處的王家！

驀地！勁風迎面襲臨！

她心神一震，久經嚴訓的應變本能，使她倏地旋身斜飛了出去，就在旋身飛退的當兒，雙劍已然撤在掌中！

她尙未看清是誰暗算自己，對方却已獰笑出聲，聲如夜梟悲鳴，聞之令人心膽顫驚！

聞聲之下，她也就認出來者是誰，心頭如小鹿般亂撞，但她依然强捺住激動和不安，冷冷地說道：「什麼人暗算你家姑娘，報出名來？」

這人身材瘦長，滿頭蓬散的白髮，拂垂肩上，一身灰中帶白的衣衫，腰裏繫着一條金色怪狀的帶子！

雙目閃射着的陰森光芒，雙頰高聳，却沒有鬍鬚，一張緊閉的嘴，薄薄的嘴唇，顯示出殘酷無情的天性！

赤手空拳，衣袖捲在小臂以上，兩條枯瘦的臂腕下，却有着一雙蒲扇般大的鷹狀怪手，份外怕人！

在藍姑叱問聲中，這人陰森的一笑，道：「藍妞兒，不認得老夫了嗎？」

藍姑暗中一咬銀牙，道：「姑娘根本就不認得你這老兒！」

這人再次陰笑一聲，道：「老夫雲飛，妳聽說過吧？」

藍姑冷哼一聲，道：「姑娘早就認得出是你了！」

雲飛哼了一聲，道：「妳丫頭有多大的膽子，竟敢這樣對老夫說話？」

藍姑道：「你老兒又是姑娘的什麼人，姑娘不敢？」

雲飛怒叱一聲，道：「很好，妳師父不認我這師弟，妳也敢不認我這個師叔，反正是生了瘡就會發腫，這筆帳，遲早要算，今夜就先宰了妳這丫頭再說！」

話落，大步逼上，雙手緩緩揚起！

藍姑左手劍開式「矢貫日中」，右手劍順勢「八面威風」，嚴陣以待，注目不懈，星眸含威！

雲飛視若無睹，一邊走近，一邊道：「老夫試試妳這『神影無雙』劍法，有多少火候！」

藍姑一言不發，姿式不變，一動不動！

雲飛冷冷地又道：「看不出妳已能夠穩定心神，難怪如此放肆！」話聲中，雲飛已欺到了距藍姑八尺之處，停步不前！

他那一雙綠眼，陰森的盯在藍姑臉上，瞬也不瞬！

這老兒心中暗自點着頭，藍姑立劍之處，確是無懈可擊，不由暗忖，看來多年沒見的師姊，功力又深進了不少！

沉思刹那之後，冷凜的說道：「丫頭，妳可要嚐嚐老夫『天昊指』的味道？」

藍姑決不上當，任憑雲飛說些什麼，概不答理。

雲飛冷哼一聲，疾揚右手，道：「老夫早已將『天昊指』練成，本來是留着對付未來强敵用的，今夜說不得，先拿妳這丫頭試試手了！」說罷，身形驀然前衝欺上！

藍姑嬌叱一聲，左手劍微微一抖，旋起滿天星芒，斜絞雲飛的右腕，右手劍補了空隙，幻出一片光幕！

這是藍姑深識雲飛厲害之下，不求有功的打法！

那知雲飛早已年老成精，本身功力

又着實高得怕人，在藍姑劍臨之時，急衝的身形，竟然倏忽定住！

藍姑左手劍所施的「光芒普照」一式，在雲飛身形定住之下，自然無功，右手劍本是防護之招，亦已無用！

雲飛却在身形猛定之後，暴然又復撲出，右手五指箕張，一聲冷嗤，凌虛向藍姑走空的左手寶劍抓到！

藍姑一劍走空，知將遇險，她決不進手變式，却雙足一頓，人往右後方疾射而退，恰巧躲過了雲飛的一抓！

雲飛不料十拿九穩之一抓成空，陰森一笑，道：「不含糊，再接一招！」

話出人到，這次却以左掌攻進，右手一甩，肥大的衣袖挾着疾厲的風聲，捲向藍姑的左手寶劍！

藍姑巧妙地退避過一抓，但雲飛動作更快，不容藍姑有緩氣的時間，又已第二次更霸道的攻到！

此時，即使藍姑有心再退，也已不能，咬咬牙，狠狠心，左手劍往下一沉，劍鋒斜上疾刺而出！

右手劍則變式爲「金輪躍升」，飛旋疾轉，輪絞雲飛的左臂，這是進手拚搏險中帶險的招法！

雙方接觸都是快如閃電，教人分不出那招那式，忽聽得一聲嬌哼和一聲冷嘿，人影倏地分開！

藍姑右手劍垂了下來，顯然是右臂已傷，此時她黛眉緊鎖，面色蒼白，看上去還傷得不輕！

雲飛長袍的右袖，自肘脫落，成了半截袖子的大褂，右臂近臂彎之處，被劍鋒劃開了三分深兩寸長的一道血口！

若論這次的一搏，應是春色平分，不分勝負，但若以火候功力來說，雲飛應是輸的一方！

不過藍姑手持雙劍，雲飛赤手空拳，況且這次並非武林名家證技交手，是故勝負言之尚早！

雲飛怎樣也想不到，藍姑在性命危急之下，竟施出拚死偕亡的招法，將自己衣袖挑斷，肌膚劃傷！

是羞，也是惱，雲飛冷笑連聲，道：「好丫頭，老夫業已用『天昊指』點中妳的右臂，如今就再要妳一條左臂，賠我這點臂傷！」

話聲中，又復疾攻而出，右手食指外露，餘指曲縮，提聚了八成內力，惡狠狠向藍姑左臂點到！

藍姑右臂業已重傷難動，勉強握着一柄寶劍，已感十分吃力，雲飛指到，藍姑實在已經不能相抗。

但若想閃避，危險更大，銀牙一咬，這次是眞的以死換生了，左手劍向身後一拋，扎在丈八以外的地上！

接着，左手一抄，將右手劍取握掌中，一聲清嘯，全身縱起，她竟以尚未到達火候的「合一」劍術相拚了！

雲飛識貨，瞥見藍姑劍鋒顫抖，獰笑一聲道：「飛蛾撲火，妳是自己送死！」

話落人到，左手「天昊指」在八尺以外，就對準了藍姑的「丹田」重穴點來，兩指齊下，藍姑已絕難倖免！

不料就在此時，一道白虹疾射而至，由南而北，藍姑和雲飛，恰是東、西互撲，結果三方在交叉點相遇！

藍姑在看到白虹的時候，已難收勢，掌中劍唯恐傷了這突然莽撞縱到的人，不由向下一沉！

她劍鋒剛剛下沉，驀覺左腕一鬆，寶劍脫手，腰身也同時被人托住向上一送，快過她前縱的身法數倍，從雲飛頭上一丈高處掠過！

雲飛却是老辣，當白虹迅疾電掣而到之時，他已身臨空中，躲是辦不到了，但他在眼珠一轉下，却有了妙着！

他不知這白虹的來頭，但在這刹那之間，已判斷出是敵非友，他是識貨的行家，亦已看出來者功力極高！

今夜不論是他所親率的人，或乃弟雲騰的人，沒有一個是具有如此身手的，更沒有膽敢身着雪色衣衫的！

他與藍姑相搏，已成必勝的局面，不遲不早，白虹恰在此時撞將前來，不是敵也是敵了！

但因身臨半空，撲勢又疾，他竟想用「借刀殺人」的惡計，一來解救自己的危困，二來置敵於死地！

於是他倏忽化指爲「抓式」，凌空抓向白虹，並以吸、引二訣，將白虹擲向藍姑的長劍！

說時遲，那時却快，就在雲飛轉過這惡毒念頭，收指變爪之際，藍姑却也恰好將劍下沉，兩人動作恰在同時！

而當藍姑突然失劍，人被拋送出去的刹那，雲飛雙掌抓勢亦已發出，不過藍姑因身形正在下落，沒有看到罷了！

但在藍姑身形即將落地的時候，却驀地聽到雲飛一聲淒厲慘吼，有如已受重傷的猛虎，藍姑不由連忙旋身注目。

祇見雲飛業已站於三丈以外，在雲飛身側六尺的地方，站着那適才報名王克圖的白衣人，白衣人手中握着自己的寶劍！

她黛眉一揚，縱身近前，這才看清了一切！

雲飛左手五指已失，成了禿掌，鮮血滴流不止，正以右手點封穴道止血，疼得眼、眉、鼻、口攢聚到了一處！

雲飛也眞夠狠，除了乍傷時的一聲悲吼外，再沒出聲，止血之後，隨即包紮好傷處，狠毒的盯着白衣人！

雲飛一咬牙，叱道：「你報個名姓出來！」

王克圖搖頭道：「不必！」

雲飛怒聲道：「可是怕老夫找你？」

王克圖冷笑一聲，道：「我現在也沒有走呀？」

言下之意，要找何不現在找呢？

雲飛語塞，但他老奸巨猾，厚顏道：「身受暗算，此時應戰不得，鼠輩設若此時有心要老夫的命，就趕快動手，老夫眉頭不皺！」

王克圖哦了一聲，道：「很夠英雄，你眞想死？」

雲飛暗自驚心，他摸不清這白衣蒙面人是什麼性格，也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來路，話太多了怕難以下台！

他眉頭微皺，堅持道：「你這時殺了我，免得後悔！」

王克圖一笑，道：「眞的？」

雲飛很想再說兩句光棍話，但他實在怕這白衣人當了眞，那時自己豈非弄巧反拙，自尋死路。

可是不答話也太丟人了，於是話鋒一轉，道：「你旣幫着藍丫頭，不用說……」

豈料王克圖却接口道：「你全弄錯了，是藍姑娘幫了在下！」

雲飛哼了一聲，盯了藍姑一眼，道：「這丫頭那點功夫……」

王克圖把手中劍一晃，道：「要是沒有藍姑娘的這柄劍，你那五根手指頭，本是好端端長在手上，又怎會和手掌分了家呢？」

雲飛身受殘傷，又遭調侃，却答不上話來！

王克圖適時聲調一變，威嚴的說道：「雲飛，姑念你年事已高，今夜饒你一命，今後再敢多行不義，總有一天我會親手殺你！適才我本存着使你知難而退的用心，豈料你竟暗起毒念，我才借藍姑娘之劍，教訓你一次！你不是要知道我是誰嗎？告訴你，我就是你兄弟今夜想下手的『王家』族人，隨時等候你再來送死……」

雲飛接口道：「旣是王家人，沒有不敢報出名姓來的！」

王克圖道：「激將無用，我不報名姓，是因爲你老兒不配問我，言盡於此，再多說一個字，你就不用走了！」

「不用走了」四個字，眞靈，使雲飛連大氣都不敢喘，狠而恨的把脚一跺，惡毒的一盯藍姑，縱身而去！

他剛剛縱起，面前白影一閃，又被攔住，王克圖冷冷地道：「今夜你最好遠離王家，當然，你不怕死就放膽去！」

雲飛殘眉一皺，沒有答話，轉身向相反的方向疾馳而去，眨眼的工夫，已消失在黑暗之中！

王克圖回身將藍姑拋落的另一柄寶劍拾起，然後非常恭敬的，把兩柄劍捧送到了藍姑的面前。

藍姑含羞帶愧將雙劍接過歸鞘，道：「多謝相救。」

王克圖道：「姑娘若非爲了寒家，怎會遇險，說來在下應當感激姑娘。」

藍姑更顯得難爲情，道：「我不料公子身懷絕技，竟妄自逞強出頭……」

王克圖接口道：「姑娘可別這樣奉承在下，在下這點功夫，在寒家來說，是無法數上前十名的，差得太遠了！」

藍姑聞言心中暗驚，尚未開口王克圖又接着說道：「在下有件事勞煩姑娘，至祈姑娘允予玉成。」

藍姑一楞，道：「公子有何教示？」

王克圖道：「姑娘見到令師之時，請代寒家釋解前嫌！」

藍姑黛眉一皺，道：「我可以答應你，不過却不敢保證準能辦得好，因爲家師……」

話還沒有說完，王克圖又已接口道：「這個當然，祇要姑娘能代寒家進言一二，已感盛情，設若令師神色不愉時，姑娘切不可過份相逆。」

藍姑點點頭，說道：「我必然全力來作，也許……」

這句話仍沒有說完，王克圖已就又頷首接口道：「就這樣了，在下不陪姑娘，緣因寒家……」

藍姑似有心多作攀談，道：「公子府上旣是高手如雲，似乎不必前往接應了吧？」

王克圖一笑道：「在下不願寃仇深結，故須立刻趕回。」

藍姑瞟了白紗蒙面的王克圖一眼，道：「公子可否答應我一件事情？」

王克圖道：「除了解下這覆面紗巾外，一切自當盡力而行！」

藍姑嬌吁一聲，道：「那就算了！」話鋒一頓，似是別有用心的又道：「好在後會之期不遠，那時……」

這次却是姑娘自動停下話來，沒有接說下去。

王克圖也沒接這一句話，只對姑娘一拱手道：「姑娘旣已沒有其他吩咐，恕在下告辭了！」

「了」字出口，人已飛身而起，藍姑沒想到王克圖說走就走，再想阻止業已不及，祇好嘆息了一聲！

＊　＊　＊

杜雲率衆，悄悄潛進了王家的居所！

他們早在幾天以前，就摸清楚了王家的一切。

雲騰手下四煞中的「笑面煞」，是配合杜雲五兄弟行動的，奉命在事成之後，同至「養心園」會集。

「冷面煞」隨在洞庭高手行列中，目的地是王儉的住處，和王正的那座樓，緊靠緊鄰。

太倉來的人多，分成了兩隊！

一隊跟着「毒煞」，進襲王愼所居，另一隊是由「惡煞」相助，越過無人的王隱空院，去擒捕王重！

這是他們早經商定的行動計劃和分派。

杜雲五兄弟和笑面煞，首先來到了王正的院落！

但他並未立刻進攻，靜待其餘四隊的聯繫。

剎那之後，各隊都得到其他三隊的消息，業已分別按照旣定的步驟，將王家各處的院落圍住了！於是，各隊展開了自己的行動！

杜雲首先飛身撲進，笑面煞則拔身牆頭，準備接應。

王正，在雲騰和這些黑道高手的心目中，認定是「武林王家」中除王懷仁老夫婦外，功力最高的一個！

又有長子克圖相助，因之分派了這羣人中功力比較高深的杜雲兄弟，和笑面煞來對付，認爲必可成功！

杜雲一是藝高膽大，再者，今夜分派定當，王家的人，誰也休想能有空閑去接應他人，因此他沒有隱蔽身形！

在登上進入正房的石階後，他沉聲喝道：「燕山杜雲，請王正王大俠答話！」

王家早已黑燈熄火，是故王正的居處，沒有一點亮光！

杜雲呼喊一聲，不聞回應，雙眉一

挑，又道：「我杜雲難道不配王正你答一句話？」

室內依然沒有人應聲，杜雲惱了！

他先向身後衆兄弟一揮手，然後叱道：「王正，你出來！」

但始終是沒有人答話！

* * *

洞庭七大高手和冷面煞，與杜雲同時，進了王儉的住所，這裡和王正所居一樣，也是漆黑一片！

冷面煞和洞庭的高手，已聽到隔院杜雲的喝聲，當杜雲第二次喝問，仍然無人應聲時，冷面煞也知道有了變故了！

他一點也不猶豫，飛身闖進了王儉居室之內，取出「千里火」，晃着之後，目光一瞥，哼了一聲，飛身而出！

洞庭高手正要發問，冷面煞已自說道：「空屋無人！」

同一時間，太倉羣寇所分的兩隊，也發現了所撲成空，於是這數十名黑道高手，都知道走漏了消息了！

這時候，雲騰早已經到了「養心園」外，不過當他剛跨步踏進園門的當兒，就遭遇到了阻攔！

夜深人靜下，雲騰停步在「養心園」的門口，不遠處，一排十人，各持「公輸弩」，嚴陣以待！

杜雲的喝聲，適時傳到，雲騰老奸巨猾，已知各個擊破的如意算盤，沒有辦法如願進行了！他略一沉思，仰頸一聲長嘯，那四隊人，聞聲聚集，利那之間，都到了「養心園」外！

雲騰又一聲長嘯，乍聽與第一聲無甚不同，祇是時間久了些，其實音浪却不一樣，他是在召喚接應！他怎樣也想不到，杜雲幾乎喪命，已接應不上了！

在他兩聲長嘯過後，「養心園」正中的樓頭，巨窗突然緩緩推了開來，接着傳出威嚴的聲音道：「亮燈！」

一聲「亮燈」，「武林王家」立即成了光明世界，千盞百朶燈花，大放光芒，裡裡外外亮如白晝！

雲騰四外注目，心中一凜！

圍繞在「養心園」周圍，適才杜雲等人侵襲的那五處無人院落的高牆上，此時却站滿了精壯大漢，個個勁裝，人人背刀劍，持强弩，面含秋霜！

顯然！雲騰等人已然被圍困在王家的腹地之上！

雲騰雖然有些心凛，但還另有仗持，乃兄不會晚到，憑乃兄的聲威和功力，除掉這些弓箭手，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適時，巨窗內，威凌的話聲又起，道：「將各處埋伏開放！」

隨聲，四面八方起了隆隆響動，移時即止！

接着，奇變又生，自「養心園」外起，各處宅院的高牆，竟然自動上升，直到六丈始停。

雲騰等進來的那唯一出入箭道，東是那座怪鐵樓，西是嚴霜所居的小白樓，這時也有了變化！

東西互對的兩道牆，也活動了起來，左伸、右延，眨眼間成了一堵六丈圍牆，雲騰等人已陷入絕地之中！

六丈高牆，以今日雲騰所率的高手來說，包括四煞在內，除了雲騰自己之外，誰也縱不上去！

飛縱尚且無法上去，自然更談不到緊急時逃遁了！

雲騰如今是心、肝都糾結在一起了，即使乃兄雲飛來到，除非今夜殺絕了「武林王家」的人，否則就休想平安出去！

他正心神不安之際，巨窗內話聲又起，道：「落天橋！撐燈引路！」

雲騰聞聲，大感奇怪，四外注目，橋由何來！

那知就在雲騰四下張望的當兒，巨窗中，竟自緩緩伸出了一道寬梯，果然有如「天橋」般，延伸下降到地面之上！

更怪的是，「天橋」兩旁欄杆上，每隔五尺，就有盞奇亮的燈籠，這種巧妙設置，更令雲騰爲之心驚肉跳！

接着，「生死婆婆」在巨窗口「天橋」頂端露了面，由雪、霜兩位姑娘攙扶着，冉冉而下！

老婆婆身後，是「武林王家」的二代英豪，王正爲首，王重殿後，魚貫緩步相隨着走下來。

再往後，是三位王家第三代的好手，王克圖當先，後隨克難、克節，各背寶劍，英氣逼人！

但却不見王家那唯一不解武技的克業，這難怪，今夜並非「舌戰羣儒」，而是以功力武技分判生死存亡，用不着他。

最後，是四名使女，菊、蘭二女爲首，各捧着前面諸人慣用的兵刃，祇憑這種排場和氣勢，已令雲騰等膽寒氣喪了！

雲騰回顧身後杜雲等人，都擠在園門口，設若對方亂箭齊發，躲都不易，遂揮手相召，並悄聲說道：「反正現在出不去了，都進來佈陣應變吧！」

杜雲聞聲而入，分佈開來！

此時，老夫人和子孫等，都已降下「天梯」。老夫人沒理會雲騰，却轉對王正道：「正兒守住『天梯』！」

王正應了一聲「是」，緩步向天梯走回！

老夫人已對克圖道：「過來！」

克圖行近老夫人身側，老夫人悄聲道：「你守梯口，順便護着你父親！」

克圖聞言一楞，但却沒敢多問，轉身也向「天梯」走去！

王正看看老夫人，再瞧瞧長子，喟嘆一聲，自語道：「什麼事也瞞不過母親的！」

說着，不待楞奇的克圖開口，就接着吩咐道：「爲父守於梯頂窗邊，你守梯口，有外人强登此梯，准你放手對付，不必再有任何顧忌！」

克圖在應聲之時，王正也登階而上。

老夫人回顧王正到了「天梯」頂端，對王正微微一笑，王正投以恭順慚愧的一躬，老夫人揮手作答。

接着，老夫人面對雲騰，冷冷地說道：「雲騰，令兄呢？」

雲騰暗中已打好了主意，一笑道：「就到！」

老夫人哼了一聲，道：「是等令兄到了再說，還是現在就談談？」

雲騰道：「不用再等家兄了，我們談談也是一樣。」

老夫人冷冷一笑，道：「你能作主？」

雲騰聳聳肩道：「似乎應該能吧！」

老夫人沉聲道：「首先，你吩咐隨你同來的人，一起放下兵刃！」

雲騰哦了一聲，道：「這恐怕有點困難了，請恕不能從命！」

老夫人道：「雲騰，你也算是老江湖了，不會不知道規矩吧？」

雲騰故作不解道：「規矩各門派不同，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

老夫人道：「我『武林王家』的規矩，你知道否？」

雲騰道：「我兄弟與懷仁兄是道義交……」

老夫人冷叱道：「扯不上這些！」

雲騰道：「妳說扯不上就扯不上，不過妳們王家的規矩，老朽兄弟却很清楚，因爲好歹也是老交情了！」

老夫人道：「很好，老身問你，夜率羣寇，身携兵刃，越牆而入我『武林王家』，你可是認定老身好欺？」

雲騰道：「武林中有人認爲『生死婆婆』好欺的話，那就好像有人說日出西山，只怕沒人能信！」

老夫人道：「那你這算是什麼居心？」

雲騰裝傻道：「妳問的什麼事？」

老夫人道：「當然是你率衆夜闖我王家的事！」

雲騰笑道：「妳這可誤會了，老朽是有事來拜訪懷仁兄！」

老夫人嗤之以鼻，道：「好一個拜訪，你叩過門來嗎？」

雲騰道：「眞是抱歉，老朽習慣來去自如，把俗禮都給忘了！」

老夫人沉聲道：「爾忘得好，不過老身却沒有忘記我王家對江湖不肖之徒，不告而夜闖府居者所應受的懲處！」

雲騰道：「何必小題大作，老朽又無惡意，祇是……」

老夫人接口叱道：「闖入我王家，分隊施襲，那燕山杜雲，竟敢指名叫陣，爾還狡辯此非惡意，雲騰，你是打錯了主意了！」

雲騰道：「說實話，老朽冒然而來，是……」

老夫人怒聲截口道：「以禮叩門相訪，任爾是誰，也算是我王家的貴客，王家上自老身，下至僮僕，均將客迎高樓，恭問來意！但若身携兇器，妄自闖入王家寸土之內，管你那個，都是我王家的仇人，必得誅而埋之！」

雲騰道：「生死婆婆，別說這種絕情話如何？」

老夫人道：「話就是這麼兩句，現在等你答覆！」

雲騰道：「老朽是爲當年之事而來！」

老夫人把頭一搖道：「老身不記得當年有什麼事情與爾我互有關聯！」

雲騰道：「妳未參與，但令郎五兄弟却都很清楚！」

王正在巨窗口，揚聲叫道：「王某未曾與爾兄弟，當年共過什麼事情！」

雲騰一笑道：「王正，你的忘性很重嗎？」

王正喝道：「沒人有空閑工夫理會你！」話鋒一頓，轉向老夫人道：「母親，吩咐箭手們發動吧？」

老夫人把手一擺，對雲騰道：「雲騰，老身已經說過，如今你已是我王家的仇人，諒你不願束手就擒，那就火速動手吧！」

雲騰與老夫人答對，用意在等乃兄雲飛來到，至今見雲飛尚未露面，心中已經有些忐忑不安了！

再聽老夫人迫令動手，越法暗急，揚聲道：「不忙，設若貴府是決心拿雲某當作寃家，雲某也無所懼，但却要等雲某把來意說明白！」

老夫人冷笑一聲，道：「老身知道你已心怯，想等你那老鬼哥哥來到，老身向來克己從人，就給你一個機會，有話說吧！」

雲騰道：「當年那件事，並未能斬草除根……」

老夫人突然接口問道：「爾可知道懷仁不在家中？」

雲騰道：「不敢謊言，知道！」

老夫人道：「我們得到了這個傳言，故而懷仁去打聽消息了！」

雲騰道：「謠傳說，那次週密佈署，所以未能斬草除根的原因，是因爲參與的朋友之中，出了賣友的匹夫！」

老夫人道：「請恕不詳內情，故而無法表示意見！」

雲騰奸笑着說道：「若是這謠傳中那賣友之人，是懷仁兄呢？」

老夫人嘿嘿一笑道：「這是你們兄弟的謠傳吧？」

雲騰哂道：「空穴怎能來風，無風又怎會起浪？」

老夫人道：「舌粲蓮花，可以興風作浪！」

雲騰道：「這樣與老朽兄弟有何好處？」

老夫人道：「天下就有那種專喜搬弄是非的東西！」

雲騰道：「可否與令郎王正，與老朽答對幾句？」

老夫人道：「他聽得見，你儘管說好了！」

雲騰道：「當第二次對付那農村的時候，祇有你們王家的人不在！」

老夫人道：「未必吧？」

雲騰道：「這是事實！」

王正在高處揚聲喝道：「放你的狗屁，少林、武當和終南等派高手，也走開了，何況當年是大家言明決心放手之後，我們才走的！」

雲騰道：「話是不錯，但若究查一下你父子的歸程速度，却有了毛病！」

王正道：「什麼毛病？」

雲騰道：「你們在一日夜間，至少可行百五里，但第三天傍晚時分，有人發

現你們僅僅走出了六十里路！」

王正哈哈一笑道：「這難道不可以嗎？」

雲騰道：「俗話說，君子防未然，不曾嫌疑問，你們走得太慢，令人不能無疑，況且你們又少了一匹馬！」

王正怒聲接口道：「爾兄弟自認聰明，原來却是傻瓜，我父子若非因失去一馬，又怎會走得那麼緩慢呢？」

雲騰道：「是怎樣失落一匹馬呢？」

王正叱道：「你把自己當成了什麼人物，敢這樣問話？」

雲騰道：「事關大局，老朽不能不問。」

老夫人却道：「正兒，答覆他！」

王正應一聲是，揚聲對雲騰道：「失去的正是我所乘騎的一匹，它跛了右後足！」

雲騰道：「哦！這太巧了吧？」

王正道：「是你自己混蛋，仔細想想看，在第一天夜馳那條石路的時候，我那匹馬，不幸被路旁里界石碑……」

雲騰記起來了，不由脫口道：「對了，有這件事……」

他承認了有這件事之後，突然想到，這樣豈非是自認錯疑了王家，那對今夜潛闖王家的事，又將怎樣自圓抗辯呢？

因此，他停下了話鋒，不再接說下去！

王正却不饒他，沉喝道：「如今你才記清往事，已經晚了，如今算算你妄闖我們王家的這筆賬吧！」

雲騰皺一皺眉，四外橫掃一眼，仍不見兄長來臨，頓時慌了心神！

老夫人冷冷地開了口，道：「好怪，怎地今夜令兄會誤了事？」

雲騰不顧老夫人的調侃，道：「家兄晚來更好，可以說這是天意！」

老夫人眨眨眼，道：「雁行折翼，令老身不忍！」

雲騰道：「我再作聲明，雙方是友而非敵，此次我率人冒失而來，我認這個錯，但究其原因却是爲了大家……」

老夫人冷嗤一聲接口道：「別用這頂大帽子嚇唬老身！」

雲騰道：「妳應當信得過的，更該知道設若眞的沒有斬草除根，只怕不久的將來，武林中，包括貴府在內，誰都休想安枕！」

老夫人道：「如此說來，你是悲天憫人的君子了？」

雲騰道：「這可不敢，反正對此事却是問心無愧。」

老夫人道：「有愧無愧老身管不着你，但今夜闖我王家的事情，老身却必須要向你討還個公道！」

雲騰殘眉一皺，道：「生死婆婆，老朽已對今夜冒失之事，致過歉了！」

老夫人淡然一笑，道：「爾若循規登門相問，不必致歉，老身亦恭敬相送，如今休說祇認個不是，就是棄下兵刃！也難算了！」

雲騰道：「那妳打算怎麼樣？」

老夫人道：「爾等既敢前來，自是未將我王家看在眼中，因此老身必須使爾等留下點什麼再走！」

雲騰沉聲道：「是說必須一搏了？」

老夫人道：「明知故問！」

雲騰道：「看來若不如了妳的願，妳是絕不干休！」話鋒一停，接着又道：「這樣吧，此事咎在老朽冒失，若再因混戰而流血，不管死傷是那一方面的人，老朽皆難心安。如今老朽願以一身承當此事，與妳放手印證一次功力，老朽勝時，則率衆撤退，若敗，任由發落，可好？」

老夫人道：「按說，這是你雲家兄弟，生平從未說過的丟臉話，老身理應答允，祇是做賊的和苦主談條件，却沒聽說過！」

雲騰怒聲道：「這還不可以嗎？」

老夫人想了想，道：「也罷，老身不爲己過甚，祇是自杜雲起，立刻全皆解下兵刃，滾出我王家地區，此事即可算了！」

雲騰皺眉道：「如此何異俯首稱臣，願妳三思！」

老夫人沉聲道：「若不，爾等就放手一搏！」

燕山杜雲五兄弟，早已不耐，他們的功力固然不是「生死婆婆」的敵手，但却均認勝過王儉等人！

生死婆婆有雲騰敵住，此戰仍是勝多敗少，一聽老夫人如此說法，更是不忿，杜雲首先叱喝一聲道：「發的什麼狂言大話，杜雲兄弟還沒把你們這『武林王家』當回事情，放手一搏就放手一搏好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后杷明因恨趙鳳豪遺棄她的母親，將妹妹后曉南嫁給岑少風，使趙鳳豪、趙嘉玲父女難堪，目的是替母親雪恨，想拆散趙家父女師徒、婚約的關係，結果賠了妹妹又折兵……俞劍峯被蒲山孤誘落石棺墜入地穴，去見易歧山和俞一棋，原來三個魔頭找不到出地穴途徑，見俞劍峯曾和承天三匠的耿明談過話，可能知道總機關的按鈕位置……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打通全身眞力　會同殲滅魔頭

俞一棋朝俞劍峯望了一眼道：「小子，你現在想明白了吧？」

俞劍峯搖搖頭道：「在下心中尚十分懷疑！」

俞一棋哈哈笑道：「那麼你最好去問問他得啦！」

易歧山道：「二先生和他談這些幹什麼？他既不知通路樞鈕，咱們現在該把他怎麼辦？」

易歧山功力最高，只是談到滿腦子鬼主意，自然還要數俞一棋第一，所以有些事仍不得不向俞一棋求教。

俞一棋陰聲道：「那還用說嗎？」

雖只簡簡單單一句話，但俞劍峯已聽出他話中含意，敢情俞一棋他們對俞劍峯根本就沒有安著好心，俞劍峯既然不知通路樞鈕，那便出手殺之了事！

俞劍峯暗暗懍駭，心想眼前三人無一不是絕代高手，其中任何一人都可取自己性命，他們若眞這樣做，自己是準死無疑了。

就在這時，那半天沒有開口的蒲山孤忽然開口問道：「俞小子，老夫尚有一事問你！」

俞劍峯昂然道：「什麼事？」

他心中極害怕，可是態度力持冷靜，好像根本不把俞一棋剛才那句話放在心上一般！

蒲山孤道：「你再想想，承天三匠有沒有對你談起此地機關之事？」

此話一出，俞劍峯心中不由一動！

若非蒲山孤一語提醒，他倒忘了一件極爲重要之事，原來承天三匠的耿明臨終之前，曾對他吐出兩句話：「地道樞鈕，地道樞鈕……」

最後一個鈕字還沒有說出就斷氣了，今蒲山孤等人緊急追問總開關之事，莫非指的就是「地道樞鈕」這四個字？

他暗暗吸了一口氣，心想：如果總開關眞是在此，蒲山孤也眞個厲害，居然也找到這裏來了。

俞劍峯知道眼前三人都是反覆無常之人，自己若把「地道樞鈕」說出，他們必然會出手殺死自己。

一念及此，戒備之心倏然而起，搖搖頭道：「咱們壓根兒沒談到這裏機關之事！」

蒲山孤冷冷的道：「這不大可能吧！你們談了這麼久，承天三匠乃垂死之人，他們臨死之前總不會把這種秘密都帶到黃土裏面去吧！」

俞劍峯道：「在下說的是實話，閣下不相信也沒有辦法！」

蒲山孤陰氣森森的道：「俞小子，你甭動歪頭腦，老夫老實告訴你，咱們假若找不到總開關，你轉眼便會倒地而亡，至於咱們吧！嘿嘿，至少還可以比你多活些時候！」

俞劍峯冷笑道：「那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到頭來你們橫豎仍然難免一死，俞某不過比諸位先走一步就是了！」

蒲山孤嘿然冷笑道：「那只怕不見得，你死之後咱們若僥倖找到總開關，死的可是你而不是咱們！」

俞劍峯泰然自若的道：「那你們便去找吧！」

蒲山孤大怒道：「小子你別盡在這兒耗時間，老夫問你，承天三匠究竟有否對你說起總開關之事？」

俞劍峯道：「不瞞三位說，耿明的確對在下說起地道機關之事，只是在下信不過三位便又奈何？」

蒲山孤嘿嘿的道：「快說，他是怎麼說的？」

俞劍峯道：「在下說過了，實是信不過三位，若要在下把秘密說出，只怕比登天還難！」

俞劍峯掌握住機關秘密，只道眼前三人不會把他怎麼樣，豈知這三人都兇殘成性，見俞劍峯既知秘密又不肯說出，不由大怒，手掌一翻，三條掌心幾乎在同一時間都印在俞劍峯身上。

事情眞是再巧不過，三人同時出掌，出擊的方向又是分向俞劍峯「志堂」、「百合」、「天機」三大要穴，俞劍峯就是有通天遁地之能，也無法從三人掌心之下閃避過去！

俞一棋呵呵笑道：「妙極，妙極，咱們這一出掌，還怕不將他劈爲肉醬嗎？」

說著，手上加了些力道，俞劍峯穴道被制，根本無法動彈，頭上已然見汗。

蒲山孤道：「小子，你到底說不說？」突地「噫！」了一聲，道：「小子，你敢反抗！」

說著，眞力也源源而出！

其實俞劍峯根本就不曾反抗，因爲俞一棋剛才說過話之後，手上湧出一股眞力，俞劍峯的穴道根本不曾被他們三人封死，俞一棋眞力一出，力道透過俞劍峯穴脈直向蒲山孤這邊衝擊，蒲山孤不察，反以眞力相抗，如此一來，他們兩股力道在俞劍峯體內百骸四肢流轉，利時向易歧山湧去！

易歧山不察，只道俞劍峯已運起眞力反抗，嘿然冷笑一聲，金剛掌力已反應而出！

俞劍峯起初覺得甚是難受，只覺全身奇痛欲裂，黃豆般大汗由額角滾滾而下，體內有如火燒，眼睛都紅了起來。

但這情形並沒延續多久，在利那之後，上至三宮，下至四肢百骸，無一不感到舒暢之至！

諸位大概還沒有健忘吧，俞劍峯在天池之巔曾喝了一隻千年靈鰻的血，按理他的功力應該大進才對，但因他始終沒法把眞氣運達三宮，是以他的功力始終停滯不前，此刻他因禍得福，在當代三大高手眞力撞擊之下，無形中替他解決了這一難題，他此刻功力又何只精進十倍以上？俞劍峯靈台鏡明，吸進了三人的眞力，造成了他不世武功，利時痛苦全消，臉上反而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易歧山首先發覺情形不對，叫道：「兩位運起眞力沒有？」

俞一棋和蒲山孤同聲道：「有呀……」話甫出口，登時發覺上當。

蒲山孤揚掌直劈，罵道：「小子，你利用咱們眞力增長功力，老夫非劈了你不可！」

在一利那之間易歧山和俞一棋都同時收手，他們相信以蒲山孤功力，足可收拾俞劍峯而綽綽有餘了。

豈知事情大出他們意料之外，當蒲山孤一掌劈去之際，俞劍峯手掌微翻，便接蒲山孤一掌。

俞劍峯不知自己功力究竟已進步到何種程度，這一掌用了七成功力，只聽轟隆的一聲，蒲山孤竟被震退七八步！

俞一棋覩狀臉色大變道：「這小子因禍得福，咱們反而成全他啦！」

蒲山孤那一掌已盡了力，不料一擊之下反而退了七八步，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寒聲道：「咱們如何造就了他？」

俞一棋道：「這小子的內力原本不弱，方才吸進咱們眞力，無形中他的功力不是增進了嗎？」

俞劍峯大笑道：「兩位還有所不知，俞某曾在天池服下一隻千年靈鰻血，只因本身眞力不能達三宮，所以功力一直停滯不進，剛才有幸三位幫了俞某這個大忙，俞某這廂謝過啦！」

此話一出，易歧山等人眞是懍駭又是暴怒，如若眞按照他這樣說，他的功力究有多高，只怕無人能夠顧及。

易歧山道：「剛才一掌你用了多少功力？」

俞劍峯笑道：「七成而已！」

易歧山轉眼對蒲山孤道：「蒲兄呢？」

蒲山孤鐵青著臉孔道：「老夫已盡了全力！」

易歧山心頭一沉，暗忖老夫若要把蒲山孤擊退七八步遠近，勢非用上九成五功力不可，這麼一來，他的功力反而在老夫之上了。

三人臉色陰晴不定，一時你望我，我望你，半晌作聲不得。

俞劍峯掃了三人一眼，冷冷的道：「在下並非不知好歹之人，在下能有今日，三位應有一半功勞，就看在這點情份上，在下饒了爾等。只是下次見面，在下就不客氣啦！」

頓了一頓，目視易歧山道：「在下恩師曾在千招上只負閣下一式，在下曾誓言要替他老人家雪此仇恨，閣下現在是不是和在下一搏？」

易歧山恨聲道：「好小子，你未免有些得意忘形，難道老夫還怕你不成！」

他嘴强心軟，實際上這話完全是壯膽說的。

俞劍峯哈哈笑道：「好說，好說，那麼就請閣下發招吧！」

易歧山被激不過，身子一躍，已在俞劍峯對面站定。

他明知這一仗勝少敗多，可是眼下勢成騎虎，他不動手也不行。

俞一棋和蒲山孤都知易歧山練了少林金剛掌，但這金剛掌究有多麼厲害，兩人都未見過，也想乘此機會一開眼界。

俞一棋悄聲對蒲山孤道：「蒲兄，你看誰勝？」

蒲山孤毫不遲疑的道：「準是那小子戰勝無疑！」

他剛才敗在俞劍峯掌下，頗覺心有未甘，此刻若是易歧山也敗了，多少有個人陪襯，是故在他私心底下，他倒希望俞劍峯勝出。

俞一棋何嘗不知蒲山孤心理，當下只作不知，微微笑道：「兄弟也看出那小子

準勝無疑，不過咱們總得想個辦法對付他呀！」

蒲山孤心中一動，道：「不錯，但不知二先生有何高見？」

俞一棋道：「要對付他簡單得很，他武功再高，但對路道不熟悉，蒲兄你說是嗎？」

蒲山孤忙道：「說得是，說得是，二先生快通知易先生一聲，設若他萬一不敵，請由此向右，然後從左連轉三轉，便是另一個所在，俞劍峯小子對地形不熟，咱們起碼也得將他活活困死此地，才可消却兄弟心頭之恨！」

俞一棋聞言，連忙以「傳音入密」告訴了易歧山，易歧山點了點頭，表示會意！

俞劍峯只見俞一棋嘴唇在那裏嚅動，這邊的易歧山便不斷點頭，情知他們在搗鬼，冷冷說道：「諸位如想搗什麼鬼，那可是自討苦吃！」

易歧山冷笑道：「你有什麼本事叫咱們自討苦吃？」

俞劍峯道：「現在你就要試了嗎？」

易歧山嘿嘿的道：「既然如此，你小子爲何還不動手？」

俞劍峯大剌剌的道：「今天與往日不同，你別再托大！」

易歧山道：「如是老夫放肆了！」

說話聲中，手掌疾翻而出，挾著雷霆般勁力向俞劍峯當頭劈下！

俞劍峯表面雖極冷靜，可是他也知道易歧山的金剛掌力並非一般掌力可比，身子一橫，移開三尺！

易歧山一掌落空，喝道：「你爲什麼不還手？」

俞劍峯哂然道：「你只管出手，到俞某該出手時還用你招呼嗎？」

話雖這樣說，只因他實不知自己功力究竟已到何種地步？是故不敢硬接易歧山那一掌！

易歧山是何等樣人？早已看出俞劍峯嘴雖硬則有些膽怯，念頭一閃，雙目之中倏然精光暴出，全身骨節格格作響，身上衣裳像灌滿了氣似的脹鼓，手掌已緩緩揚了起來！

俞劍峯兩眼大睜的注視著易歧山每一個動作，雙目一定，全身佈滿功力，頭上飄蕩著一層稀薄的白霧。

易歧山看的暗暗吃驚，但勢已至此，他要縮手已不可能，右足緩緩踏前一步，右掌向下一劃，嗤嗤之響大作，一股奇大無比的旋力從掌心盪起，刹時變成一道迴旋眞力斜斜迴擊而出，尖嘯之聲益發大作！

這一刹那，易歧山已發出了震絕天下的「金剛掌」！

俞劍峯清嘯一聲，猛可一個斜身，疾起一掌相迎，掌勁有如鐵石巨斧，盪起了無邊的雷鳴異嘯。

俞劍峯使的正是「禪門七曲」，「禪門七曲」原本遠非「金剛掌」强勁，但俞劍峯功力大進之後，揮使起來自然又是不同，俞劍峯多少還存著一種心理，那便是師父大禪功必是以「禪門七曲」敗在易歧山的「金剛掌」上，所以他非使出那門武功贏回這一仗不可。

兩人都有了速戰速決之心，並且都以硬碰硬，石室之中早已塞滿尖銳異嘯，錯非是蒲山孤和俞一棋這等高手，若是換了功力較遜之人，只怕雙耳早被震聾了。

但俞、蒲兩人都睜大了眼睛，目覩這百年罕見的一擊。

兩股勁力一旋一盪，迅速交合在一起，敵對兩人同時一聲大喝，各以十二成功力全力一擊！

「轟！」

整個地道都爲之晃了兩晃，俞一棋和蒲山孤舉目望去，只見易歧山身子一陣劇烈的搖晃，他想把身子穩住，但怎麼樣也無法辦到，終於「蹬蹬蹬」退了三大步！

俞一棋只覺心頭一寒，呼道：「走！」

三條人影一閃，只見在地道中晃了兩晃，刹那不知去向。

俞劍峯本想去追，但他隨即冷靜下來，忖道：「我雖一掌將易歧山擊敗，假若他們三人聯手，我仍非其敵，好在功力大增，恩師之恨已雪，我只要報了父母大仇，再無別求！」

他身處絕境，猶能有條不紊思及以後之事，當眞難得。

俞一棋等人晃眼走得不知去向，他這才突然想起承天三匠的耿明告訴他那句話，當下細細搜尋。

他一邊找一邊想，暗忖這「地道樞紐」實是何意？此地已是地道，莫非只要找到「樞鈕」就行了嗎？

四週空空，他雖有心要找一個樞鈕，說來還眞不容易。

他在石室之中打了一轉，却連什麼也沒看見，只得回頭踏上一條走道去找，與其說是找，還不如說是碰運氣，前行之中也不知走了多遠，突然間，他在一塊石壁上發現一顆鐵鈕！

他不由心頭狂跳，暗想在這裏了。

他幾乎不暇多想，躍身把鐵鈕一旋，只聽一陣「軋軋」之聲響起，他所站的地勢突然往上一昇，迎面一塊石壁已自動向左邊移去。

俞劍峯眼前出現了一間地下室，他心中頗爲奇怪，暗忖我只道旋轉了那鐵鈕之後會找到通路，誰知眼前竟會是一間地下室！

遲疑之間，忽聽一人驚叫道：「噫！你眞是俞大哥！」

俞劍峯也吃了一驚，道：「你……」

那人道：「俞大哥聽不出我聲音嗎？我是顏眞卿呀！」

俞劍峯大喜道：「顏姑娘想不到你會在這裏？裏面有通路嗎？」

顏眞卿嬌聲道：「你怎麼啦？裏面若有通路，我還犯着在這兒受活罪嗎？」邊說邊走了出來。

俞劍峯目光一掃，只見顏眞卿容顏有些憔悴，忙道：「顏姑娘，妳不是在塔上住得好好的嗎？爲何又跌進這裏來呢？」

顏眞卿嘆了口氣道：「別說了，五邪叟那傢伙沒安著好心眼，若我下次碰見他，非把他碎屍萬段不可！」

俞劍峯笑道：「顏姑娘，只怕妳沒有機會啦！」

顏眞卿怔道：「爲什麼？」

俞劍峯道：「他已死了！」

顏眞卿啐了一口，道：「這種人死了

倒也好，省得以後在江湖上害人！」

兪劍峯忽然發出一種異想，問道：「顏姑娘，他沒爲難妳吧？」

顏眞卿哼了一聲，道：「他敢？」

忽然朝兪劍峯一望，道：「兪大哥，你怕他會汚……」

她本心直口快，但說到這種緊要關頭，也不禁有所覺悟，話到口邊再也說不下去！

兪劍峯哈哈笑道：「他豈敢對姑娘無禮，武當弟子又是好欺侮的嗎？」

兪劍峯最後一句話掩飾得甚好。

顏眞卿臉孔一紅道：「你知道便行啦！」

這話眞是千言萬語縮成一句，但在兪劍峯聽來，宛如萬頃波濤陣陣湧至，心中不禁「怦怦」跳動不已。

兪劍峯深深吸了一口氣，道：「顏姑娘，咱們到外邊去瞧瞧啊！」

顏眞卿展顏一笑道：「兪大哥，你知道通路嗎？」

兪劍峯搖搖頭道：「我不一定知道通路，但我總得想個辦法出去是不是？」

顏眞卿「哦」了一聲，道：「你不說我倒忘了，你又是怎麼來到這裡的？」

兪劍峯笑笑道：「說來話長，咱們九死一生相逢，總而言之一句話，此地處處險詐，稍一不愼便有橫禍，妳且隨我來！」

顏眞卿點了點頭，也沒多問，兩人沿著走道走去，可是兪劍峯找了半天再也看不到一顆樞鈕了。

他不禁大感頹喪。

顏眞卿道：「兪大哥，你知道通路嗎？」

兪劍峯搖搖頭道：「我一點也不知道這裡安裝的是什麼機關，不過曾有人告訴我尋找通路之法！」

顏眞卿道：「誰告訴你了？」

兪劍峯道：「承天三匠！」

顏眞卿道：「承天三匠藝奪天工，聽說落英塔地下室建築便是出自三人手藝，不知可對？」

兪劍峯道：「一點也不錯！」

顏眞卿奇怪的道：「三匠已告訴你尋找通路之法，緣何你竟找不到？」

兪劍峯道：「顏姑娘有所不知，在下在此地遇上三匠之時，已去其二，只有耿明一人臨終之際對我說了四個字！」

顏眞卿道：「那四個字？」

兪劍峯聲調一低，道：「地道樞鈕！」

顏眞卿美目一轉，道：「怪啦，這裡不就是地道嗎？」

忽聽一人冷冷接口道：「是地道不錯，但你們若想出去，只怕比登天還難！」

兪劍峯但覺此人語聲很熟，念頭一閃，隨即大嘆道：「你可是兪福？」

黑暗中人影一閃，果是兪福現身而出！

兪劍峯哼了一聲，道：「兪福，你早時把我推下流沙谷，如今又突然出現，快說，你究竟安的是什麼歹心？」

兪福冷聲道：「你問這些實屬多餘，先接我一掌試試！」

「呼」地一聲，狂飆直劈而出！

在兪劍峯心目之中，兪福有時瘋癲，有時頭腦又特別清楚，就像他現在突出一掌，幾乎又像一個瘋漢。

敢情兪福這一掌已用了十成力道，狂風翻捲之中還挾著震人的厲嘯，顏眞卿大爲懍駭，但兪劍峯却從容不迫揮出了一掌。

兩掌相觸，兪福悶哼了一聲，退了兩三步。

顏眞卿驚道：「兪大哥，你功力精進啦！」

兪劍峯並沒有回答，目光烱烱注視著兪福，因爲剛才一掌，兪劍峯並未施出全力，所以此刻提防兪福再度襲擊。

那知事情竟起了意外的變化，兪福非但不再突襲，反而「撲通」一聲拜倒在地，顫聲道：「老奴參見少主人！」

兪劍峯忙道：「且慢！怎有這種稱呼？」

兪福匍匐於地，道：「老奴已知少主人心意！」

兪劍峯冷冷的道：「那你得解釋清楚，我們相見並不止一次，你爲何頭一次故作痴呆，先得還我個公道！」

兪福道：「少主人是指那次京城雪地之事而說嗎？」

兪劍峯道：「不錯！」

兪福道：「那時左老兒已離開落英塔，我不得不跟去，至於我故作痴呆，完全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法！」

兪劍峯心道：「兪福的話和兪一棋頗爲接近，這樣看來，左老兒倒眞是一個可疑的人了！」

兪劍峯冷冷的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兪福道：「老奴忍辱偸生，還不是爲了替主人報仇！」

兪劍峯道：「就算你說的有理，但在不久之前，你爲何要將我推下流沙谷？」

兪福顫聲道：「少主人不知，老奴一切作爲都有深意！」

兪劍峯冷冷的道：「誰聽你胡說八道！」

兪福苦笑道：「少主人，左老兒之心難道你還看不出嗎？」

兪劍峯心中一動，道：「他有什麼用心？」

兪福道：「他要殺你以斬草除根！」

兪劍峯一震，這話和兪一棋之言似乎又有些接近，他暗暗吸了一口氣，道：「照你這麼說，家父家母的死是被左老兒所害了？」

兪福道：「一點也不錯！」

兪劍峯咬咬牙道：「家父母功力你是知道的，單憑他一人之力，只怕他還沒有這份能耐，兪一棋和兪肇山是否他的幫兇？」

兪福道：「不錯，兪肇山和兪一棋的確是左老兒的幫兇，左老兒爲人險惡，少主人非替主人報仇不可了！」

兪劍峯的心情雖然萬分激動，但他究竟是佛門高徒，鎭定功夫遠非常人能及，想了一想，說道：「兪福，反正這裡沒人，咱們不妨坐下來談談！」

兪福應了一聲是，和兪劍峯、顏眞卿三人盤膝坐在地上，兪劍峯待二人坐好之後，才道：「兪福，這件事關係重大，我

必須把整個事情從頭到尾弄個清楚，請你從開始慢慢說下去！」

俞福點了點頭，肅容道：「這話說來話長，我只能簡單扼要的概說一下！」

俞劍峯道：「你說吧！」

俞福道：「主人和俞一棋俞肇山份屬同族兄弟，但俞氏兄弟心性奸詐，遠不如主人性格豪放磊落，他們三人同時認識一個女子，那便是主母了，在任何情形之下，主母自然都不會嫁給俞氏兄弟其中任何一人，不久便和主人結了婚，俞氏兄弟便因此事含恨在心，極欲把主人殺掉雪恨，但在表面，他們仍然和主人敷衍，主人自然不會懷疑有其他，倒是主母心細如髮，一再提醒主人不要和俞氏兄弟接近，事後主人對俞氏兄弟也微有所覺，便漸漸和俞氏兄弟疏遠，誰知俞氏兄弟仍不死心，幾次千方百計想害主人，都被主人化險為夷，如此一來，兩人猙獰的面目已完全暴露，他們先還只含恨主人一人，其後連主母甚至老奴也恨上了！」

俞劍峯咬牙切齒的道：「這兩個傢伙心腸未免太狠了！」

俞福點點頭道：「誰說不是呢？他們既然千方百計害不死主人和主母，腦中一動，便想到左老兒身上，因為左老兒和他們有舊，同時也和主人要好，俞氏兄弟利用一物打動了左老兒的心，當下便由左老兒伴作拜訪主母和主人，言談間施出他擅長的『無影毒』，主人和主母那會想到一個好朋友會對他下手，待發覺之際已雙雙中毒，俞氏兄弟也於此時來到，三人聯手，就此將主人和主母殺死！」

俞劍峯憤然道：「此仇不報，枉為人也！」

俞福嘆道：「少主人，他們更歹毒的地方還在後頭呢！」

俞劍峯道：「你再說下去吧！」

俞福道：「他們殺死主人和主母之後，因為知道主人和主母在外頗負盛名，一旦被人發覺，生怕眾怒難犯，所以商議之下，便放火燒了房子，完全採取殺人毀屍行動！」

俞劍峯道：「那時你在何處？」

俞福道：「老奴奉主人和主母之命去天山採藥，回來時正值大火正旺，老奴奮不顧身衝至火窟，只見主人和主母全身血跡躺在地上，老奴將主人和主母救出，可惜他們早已死去，老奴便在附近找了一個地方把主人和主母掩埋，然後假裝對於此事裝作不知，事實上老奴已看出主人和主母是先中『無影毒』然後才被人殺死，所以我才找到左老兒的落英塔來，事後經過仔細觀察，果然發現是俞氏兄弟和左老兒所為！」

俞劍峯一聽，連忙拜倒於地，道：「老人家請受我一拜！」

俞福大驚道：「老奴萬萬擔當不起！」

俞劍峯搖頭道：「不然，家父家母之死，若非老人家代埋屍體，他倆定然暴屍荒郊無疑，似此大恩大德為何不拜？」

俞福悲聲道：「老奴身為俞家傭僕，便是俞家之人，主人主母慘遭不幸，做傭僕的掩埋屍體乃份內之事，又何敢接受少主人一拜！」

顏眞卿道：「兩位都說的有理，對拜一拜得啦！」

俞劍峯一拜，俞福趕緊還了一拜，其實這並非兩人都接受顏眞卿的話，而全是由衷的一種行動。

俞劍峯拜罷起身，道：「老人家，眼下事實大白，不過我還有幾個地方沒弄清楚，還得請老人家指教！」

俞福拱手道：「不敢，請少主人吩咐！」

俞劍峯道：「剛才老人家曾說，左老兒原不欲參與殺害家父母之行動，乃是俞氏兄弟以一物相誘，左老兒才動心的，但不知此物是什麼東西？」

俞福朝俞劍峯頭上那顆珠子一指，道：「便是此珠！」

俞劍峯怔道：「此珠甚是平凡，怎有這麼大的引誘力？」

俞福笑道：「少主人莫小視此物，事實上此珠乃大有來歷，持有此珠之人，便可號令天下，為武林一代盟主！」

顏眞卿聞言忙朝俞劍峯頭上珠子望了望，驚道：「此珠的確是平淡無奇，何來這等偉大力量呢？」

俞福嘆道：「兩位年幼，不知此珠來歷，自然要以平凡之物視之了，其實此珠乃是一位前輩奇人所有，說到這位奇人，老奴不得不另說一件事！」

俞劍峯道：「這事與那奇人有關嗎？」

俞福點點頭道：「當然有關了！」

頓了一頓，又道：「有一年八大門派掌門集合峨嵋，因為那時江湖甚亂，他們便在商量推舉一位人傑為武林盟主以主持公道，可是他們八位推來讓去，都自覺不夠資格做一代盟主，所以始終無法找到一個適當人選！」

顏眞卿心中微動的道：「後來總應該有個人出面才行嘛。」

俞福道：「對，但卻不是他八個！」

顏眞卿道：「那麼是誰？」

俞福道：「正當他們陷於僵局之際，忽然對面來了一位中年紳士，此人一直沒有開口，在外面站了三天，峨嵋守門弟子問他有什麼事，他也沒有說話，只在地下用手劃了一個『一』字！」

顏眞卿嘖嘖稱奇道：「他究竟是幹什麼呢？」

俞福道：「在當時來說，誰也不知道他要幹什麼？峨嵋弟子無耐，只好把這件怪事報告正在集會中的八派掌門，八大掌門心中好奇，便相率走了出來！」

「當時少林掌教問道：『施主有何貴幹？』

「誰知那中年紳士仍沒說話，只在地下劃一個『一』字，最後還是峨嵋掌教悟出來，說道：『施主莫非想與咱們過一招？』

「這一問，問的十分虛玄，要知那中年紳士既和他們無冤無仇，為何又要與他們過招呢？」

顏眞卿道：「是呀！」

俞福頓了一頓，又道：「誰知那中年紳士聽了，竟然點了點頭，八派掌門不由臉上變色，心想咱們和你無冤無仇，你來找咱們過招作甚？大家本想不理會他，可是見那人站在那裡始終不想走，八人再度商議，最後推華山掌門出去和那人一試，誰知華山掌門一招便敗啦！」

顏眞卿道：「他的武功這麼高嗎？」

兪福笑了一笑，又道：「華山掌門一敗，其餘各派掌門都不服氣，先後而上，但就沒有一人能從他手上走過一招！」

兪劍峯駭然道：「此人功力之高，只怕天下獨步了！」

兪福道：「誰說不是呢？可就在那個時候，那中年人說話了，他要八掌門聯手同上！」

顏眞卿道：「他未免太猖狂了？」

兪福笑道：「並不，八派掌門起先感於自己都是一派宗師身份，怎好聯手去鬥一個人，但經不起那人一再催促，八人只好聯手，想不到最後又是一招挫敗！」

兪劍峯驚道：「又是一招？誠乃令人不可思議！」

兪福嘆道：「這還不算，而且他所用還是原來那一招，但八派掌門就是閃避不過去，這才令人不可思議哩！」

兪劍峯和顏眞卿都不禁吸了一口氣，半晌說不出話來。

兪福頓了一頓，又道：「那人雖贏，却是謙虛得很，他知道八派掌門在商議武林盟主之事，便從身上取出少主人現在頭上這個珠子，他說他樂於替八派掌門去找一位盟主，其後便以這顆珠子作爲標記，八派掌門見他功力這麼高，而且勝而不驕，便一口答應下來！」

顏眞卿道：「原來珠子的來歷便是如此！」

兪福搖搖頭道：「不，其中還有文章！」

顏眞卿道：「請問什麼文章？」

兪福道：「那人臨走之時，曾言明珠子裏面藏有那一招神奇的武功，習會此招，便可無敵天下，最後少林掌教問他如何才能習會那招武功，他只微吟道：春江夜飛花，星海月光寒，即便揚長而去！」

顏眞卿道：「那珠子都有個名稱嗎？」

兪福道：「名喚星月石！」

兪劍峯暗暗吃驚，因爲那兩句：「春江夜飛花，星海月光寒」。曾不止一次有人在他面前唸過，而唸過那人臉色却帶着奇異的神色，現在聽兪福道來，他倒眞是少見多怪了。

他念隨心轉問道：「後來星月石落在何人手上？」

兪福道：「聽說落入令祖樸公手上！」

兪劍峯頗有受寵若驚之感，說道：「其後家祖不是成爲當代的武林盟主了嗎？」

兪福搖搖頭道：「樸公淡薄名利，根本無此意思！但到主人之時，星月石突然被人竊去，其後所知，竊走星月石之人便是兪肇山，要不他怎麼能引誘左老兒上鈎？」

兪劍峯不解的道：「這事越說越怪，星月石後來又怎會落入我手呢？」

兪福苦笑道：「這恐怕只有大禪宗才能解釋這個謎團了！」

兪劍峯沉吟不語。

兪福問道：「少主人不是曾練過星月石的武功嗎？」

兪劍峯搖搖頭道：「不曾！」

兪福驚道：「那麼我剛才在暗中聽得兪一棋所說，易岐山曾敗在少主人手下，少主人又是以何種武功勝他呢？」

兪劍峯把大概情形說了一遍，道：「老人家，星月石之事已不必再談，我現在要提出我心中幾個問題！」

兪福道：「請少主人吩咐！」

兪劍峯道：「左老兒是否已早知我的身世！」

兪福笑笑道：「當然早知道啦！」

兪劍峯道：「那就是了，他既已早知我的身世，自必殺了我以絕後患，這是天經地義之事！」

兪福點點頭道：「那是當然！」

兪劍峯不解的道：「他既有此心意，以他的武功，何處不可對我下手，爲何偏偏要引我到落英塔來？」

兪福想了一想，道：「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在中原找你不易。第二、他可能要保持他的假面具，因爲他曾對武林朋友宣揚過，他終生不出落英塔一步！」

顏眞卿道：「有理，有理！」

兪劍峯道：「但是眼下有個問題，我來此之時曾在半路之上碰見他，難道他還沒有機會下手？」

兪福搖搖頭道：「少主人有所不知，其實那時並不止少主人朝落英塔來，後面還有人跟來，他若不能一舉將你擊斃，非但被後來的人發現不妥，同時少主人也會對他起了戒心，他要二次動手就不會有這麼便利了！」

兪劍峯道：「我到落英塔那夜，他也可以對我下手呀！」

兪福道：「少主人已經看到，那夜有個西域喇嘛僧找他，再說，他若眞要對你下手，老奴早以伏伺在旁邊了呢。」

兪劍峯至此才知兪福用心，不由心中大是感激，只是他心中還有一事不明，當下問道：「老人家，你把我推下流沙谷又是何意？」

兪福道：「那時左老兒已伏伺暗處，正想對你下手，據我所知，流沙谷並不就是絕境，所以我才斗胆將少主人推下，以絕他斬草除根之念！」

兪劍峯不以爲然的道：「流沙谷內更爲險惡，稍一不愼便要送命，何能謂爲並非絕境！」

兪福正色道：「在別人來說，流沙谷可能是一險境，但少主人爲人機智沉穩，老奴相信少主人不會有差錯！」

這話雖是捧兪劍峯，但後來多少還算實情，更何況左老兒那時已伏伺在側，兪福不這樣做也不行。

兪劍峯這時對兪福已了無疑念，他想起了一件事，便又問道：「老人家，江湖傳言落英塔藏寶之事，究竟是何人放的空氣？」

兪福笑道：「除了左老兒和兪肇山之外還有誰？」

兪劍峯道：「我剛才聽說眼下之局已起了急驟變化，老人家可知是指什麼而言嗎？」

兪福道：「易岐山叛變了兪肇山，左老兒已露出猙獰面目，不但和兪肇山分了家，而且連兪肇山在內一衆江湖高手，他都準備活活埋藏在地底之中！」

兪劍峯道：「此人好歹毒的手段！」

顏眞卿道：「老人家在這裡住了已久，想必會知道進出通路？」

兪福搖搖頭道：「塔上道路不成問題，地底之下變化萬端，我腦中所知不過九牛一毛而已！」

兪劍峯本想把「地道樞鈕」之事說出，可是他爲人究竟機智，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

兪福笑笑道：「少主人還有什麼吩咐嗎？」

兪劍峯反應甚快，忙道：「別無他事，我只想我們現在應從何處走才是正路！」

兪福道：「少主人和顏姑娘隨我來！」

三人同時起身，在地道轉了兩轉，只見兪福在一處壁上一按，「軋」然一聲，牆壁裂開了一個大洞穴。

耳中但聞人聲喧沸，三人一驚，舉目望去，只見錢大雍、兪肇山、天機和尚、法明和尚，還有華山諸俠一干人都緊靠牆壁趺坐一邊，室中兩具石像往來跳動，煙霧瀰漫，形勢十分緊急！

兪劍峯朝兩具石像望了一望，不覺心頭一緊，暗忖這可是家父家母嗎？他們怎麼把石像從飛葉石搬來了？

他正待跨步而入，忽聽兪福大叫道：「少主不可進去，這是『無影毒』！」

兪劍峯道：「不妨事，老人家快和顏姑娘退過一邊，我有辦法！」

室中之人都聽到兪劍峯聲音，敢情他們都閉住了呼吸，睜眼一望，却沒有人說話！

兪劍峯大聲道：「諸位還可以挪動嗎？」

室中之人都點了點頭，兪劍峯忙道：「快請出來，這裡的事交給在下！」

衆人聞聲奔出，誰知那兩尊石像就像活人一般，見衆人奔出，竟是一跳一跳的跟了出來。

兪劍峯當先取出那顆避毒珠子含入嘴裡，然後取出承天三匠送給他那把鑰匙，飛身而進。

這時兩尊石像已迎面衝來，兪劍峯把鑰匙一轉，首先是兪一青的石像停止跳動，他隨朝左一轉，茹卿也停下來。

衆人長長吁了一口氣，都不由暗道一聲：「好險！」

兪肇山陰聲道：「小子，想不到承天三匠還留了一手，你居然有一把鑰匙控制石像？」

兪劍峯還來不及答話，那華山邵姑娘已一下奔了過來，當她發現兪劍峯身邊站了個女子，訝然道：「妳……」

顏眞卿笑了一笑，道：「邵姑娘，妳不認識在下顏眞卿了嗎？」

邵嬋睜大了眼睛道：「原來……原來……」

顏眞卿道：「妳很奇怪我怎會是女人是嗎？哈哈，女人終是女人，又有甚麼好奇怪的？」

她不知邵嬋對兪劍峯心意，只道天下間愛兪劍峯的只她一人，此刻雖著女裝，却學著男人聲音哈哈大笑起來。

太平道長走上兩步，說道：「師妹，爲了妳……」

顏眞卿笑笑打斷話頭道：「我知道師兄爲我奔波萬里，險些還吃了大虧是不是？」

太平道長在這個師妹面前眞不知說什麼好，苦笑一下，道：「以後不准這麼頑皮啦！」

說著朝兪劍峯拱了拱手，道：「兪兄，貧道師妹多虧兄台幫助才會脫險，貧道在此謝過！」

兪劍峯連忙還禮道：「豈敢，豈敢，在下只不過誤打誤撞救了顏姑娘而已！」

邵嬋冷冷的道：「別客氣啦！」

雖只短短四個字，但這四個字酸氣之重，就是一旁不相干的人也聞到了。

華山二俠皺了皺眉頭，道：「師妹，妳少說兩句好不好？」

邵嬋正感一股怨氣無處發，白瞪了二俠一眼，道：「怎地，我連說話也要受限制嗎？」

華山二俠也是苦笑了一下，「嗳嗳」半晌，却把這個任性慣了的小師妹莫可奈何？

顏眞卿心細如髮，這時已看出一點端倪，冷笑道：「邵姑娘，幹嘛生這麼大的氣呀？」

邵嬋反唇相譏道：「誰說我生氣了？」

顏眞卿道：「瞧姑娘面色，好像兪大哥救我還救壞了哩！」

邵嬋毫不相讓的道：「妳眞會看臉色，難不成還是個學星相的嗎？」

顏眞卿甚怒，眼看即將發作，太平道長道：「師妹少說兩句成嗎？」

顏眞卿變臉道：「我爲什麼要讓人欺侮？」

太平道長一呆，暗忖妳幾時被人欺侮了，分明妳和那邵姑娘在吃飛醋，倒還强詞奪理！

邵嬋冷冷道：「誰敢欺侮武當子弟？那恐怕嫌命太長了！」

顏眞卿昂然道：「說得是！」

邵嬋怒道：「好不知羞恥，難不成誰都怕妳？」

一句「好不知羞恥」把顏眞卿逗得無名火起，手掌一揚，恨聲道：「妳再說句看看！」

邵嬋正想再說，却被華山二俠硬生生的把她拉了回去，兪劍峯欲待相勸，一時之間却不知從何勸起。

兪肇山冷笑道：「要吵架嗎？機會多的是，何必急在一時！」

兪劍峯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兪肇山大笑道：「好小子，看不出死到臨頭還要享受一下齊人之樂，哈哈！」

兪劍峯大喝道：「住口！」

兪肇山冷冷的道：「小子，你想找死嗎？」

兪劍峯嘿然冷笑道：「現在還不知誰想找死，兪肇山，我有幾句話問你，你若敢隱瞞隻字片語，我可對你不客氣！」

兪福插嘴道：「少主人，這還有什麼好問的呢？」

兪劍峯還來不及答話，兪肇山已驚聲說道：「兪福，你已認他爲少主人啦？」

兪福笑道：「兪大先生，你感意外是嗎？」

兪肇山點點頭道：「老夫的確感到意外，不過這也不要緊，就是你們主僕聯手

，老夫也不在乎！」

俞福冷笑道：「對付你還得用我插手嗎？單少主人便足夠收拾你了！」

俞肇山哈哈大笑，道：「好說，好說，你的少主人除了溜滑之外，武功却是平庸得很，你不插手怎麼行？」

他頓了一頓，又道：「老夫原以爲你對老夫忠心，想不到臨到最後你也背叛老夫！」

俞福恨聲道：「我早先與你合作乃是虛與委蛇，其實我另有目的！」

俞肇山道：「你有什麼目的？」

俞福一字一句道：「打聽主人和主母慘死眞相！」

俞肇山臉色一變，道：「你打聽出來了嗎？」

俞福道：「當然打聽出來了！」

俞肇山毫不介意的道：「那你應該告訴你少主人才對！」

他還不知俞劍峯的武功已今非昔比，說這句話時，臉上還自現出不屑之色。

俞福暗暗哼了一聲，心想你道我少主人還是以前的少主人嗎？心雖這樣想，嘴裡却道：「當然啦，我全部都告訴了少主人！」

俞肇山道：「那好得緊！」只此一句話，他臉上已現出殺機！

錢大鼐忽然叫道：「慢著！」

俞福道：「閣下有何見教？」

錢大鼐嘿嘿的道：「管家，你剛才說的可是和俞一青夫婦之死有關嗎？」

俞福道：「不錯！」

錢大鼐道：「那就好說了，事發當日，老夫也正赴俞一青夫婦一個約會，誰知老夫趕到現場，俞氏夫婦已血跡斑斑，倒臥現場，老夫驚駭之餘，只道自己做了劊子手啦！」

俞福道：「敢問錢大俠見了家主夫婦屍體之後又作何處置？」

錢大鼐道：「老夫當時一陣昏迷，只道自己眞做了這件事，所以至今猶耿耿於懷！」

俞福搖搖頭道：「錢大俠乃家主好友，怎會做出這種事，只怕錢大俠曾忽略了一件事！」

錢大鼐道：「忽略何事？」

俞福道：「家主先中『無影毒』，爾後再被人以利劍刺死，斯時『無影毒』未必散盡，是故錢大俠才會有昏迷之感！」

錢大鼐一拍大腿道：「不錯，不錯，老夫險些上了他們大當！」

俞肇山道：「你現在明白也還不遲！」

錢大鼐怒道：「俞大怪咱們是不是需要較量較量？」

俞肇山嘿嘿冷笑道：「奉陪！」

俞劍峯大聲道：「且慢！」

俞肇山不耐的道：「小子你可是嫌死得太遲了嗎？」

俞劍峯道：「那還未必！」

俞肇山冷冷的道：「老夫每次行事都被你破壞，你也許因此自命不凡，嘿嘿，這一次却是例外！」

俞劍峯鎮靜道：「例不例外那是另外一回事，在下只想問你，家父家母被害，可是你和俞一棋主謀？」

這是一樁武林大秘辛，若在平時，俞肇山未必肯承認，只因眼下大家都是一條死路，反正承認與不承認都是一樣，於是他點點頭道：「是又怎樣？」

俞劍峯只覺氣血翻騰，忍了一忍，又道：「聽說你和家父還是同族兄弟可對？」

俞肇山道：「俞福都告訴你了？」

俞福道：「不錯！」

俞肇山哼道：「你出賣老夫，也要看看主子是何等材料才成！」

俞劍峯冷聲道：「你承認了？」

俞肇山道：「承認又便怎地？」

俞劍峯咬牙切齒道：「那便請你先認命來！」

忽聽一人大笑道：「哈哈，還早，還早！」

聲音甫落，從甬道盡頭一連走出三個人來。

衆人一望，只見走在前面的是蒲山孤，後面跟著俞一棋和易岐山，敢情剛才說話之人正是俞一棋，他大步一跨，搶先來到衆人面前。

俞肇山道：「老二，你們也來啦？」

俞一棋笑道：「怎麼？我們不能來嗎？這裡眞是熱鬧得很，缺少我這個主角，這台戲恐怕還唱不起來哩！」

俞肇山搖頭苦笑道：「老二，別開玩笑，這台戲的主角無論怎樣也輪不到你，你說是也不是？」

俞一棋道：「你說是左老兒？」

俞肇山冷笑道：「也不是他！」

俞一棋大笑道：「那麼說是你嗎？」

俞肇山昂然道：「不錯！」

俞一棋哂然道：「你敗局已定，還敢以主角自居，我這個做兄弟的眞有點替你扼腕！」

俞肇山冷聲道：「不必，不必，你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在我看來，局勢只不過剛剛開始，怎能說我敗局已定呢？哈哈！」

也不知道他兩兄弟葫蘆裏面賣的是什麼藥？按理說，俞肇山眼前明明已處於劣勢，他非但鎮定如常，說到最後還哈哈一笑，好像整個大局都操縱在他手上似的！

俞一棋冷冷的道：「大哥，外强中乾是沒有用的，易先生看不慣你的作爲，已背叛了你，單憑你一人之力，也成不了什麼氣候！」

俞肇山微微一笑，道：「那要走著瞧，老二，咱們別談這個，先談談正事怎麼樣？」

俞一棋道：「大哥也有求小弟之日嗎？」

俞肇山笑道：「就算是吧，咱們如今都中了左老兒圈套，你看該怎麼辦？」

俞一棋神色不動的道：「大哥之意如何？」

俞肇山道：「兄弟鬩牆，但遇外侮之日，咱們總得携手合作是吧？」

俞一棋譏諷的道：「等到一旦合作成功，大哥可又要打兄弟主意了！」

俞肇山搖頭道：「一棋，你怎麼這樣不相信我這個做大哥的？眼前事實非常明顯，咱們如不能突破左老兒這一關，饒你有多大鴻圖都無法施展，你說是也不是？」

俞一棋道：「大哥太看重左老兒，兄

弟認爲大錯而特錯！」

愈肇山怔道：「難道還有比左老兒更厲害之人？」

愈一棋故作神秘的道：「新近江湖出了一名高手，就連易先生也非其敵，大哥一向以消息靈通自命，難道還沒聽說過此人？」

此話一出，不但愈肇山爲之吃了一驚，就是在場之人無不爲之心頭一震！

大禪宗敗在易岐山手下之事，此刻差不多已傳遍江湖，大禪宗不敵之人既然敗在一個新近崛起的江湖高手手下，那麼這件事的確夠駭人聽聞的了！

愈肇山心中兀自不信，道：「少林金剛掌天下無敵，老二若非開玩笑，便是別有用心！」

愈一棋道：「在此時此地，你認爲我有這種必要嗎？」

愈肇山道：「那麼這位高手是誰？老二你總不會連他大名都吝於見告吧？

愈一棋笑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大哥何需多此一問？」

愈肇山心頭一震，目光一掃，他是從錢大肅、天機和尚、太平道長各個人臉上掃過，心中極是不信這幾人之中會有一人是新近崛起的好手。

最後，他的目光落在愈劍峯的身上，他笑了笑，暗想這更不可能了，幾個小時之前，他的武功還是那麼一套，十有九不會是他，這樣看來，愈福倒大有可能了。

愈肇山冷笑道：「可是閣下嗎？」

愈福搖了頭道：「老夫不配！」

愈肇山哈哈大笑道：「那就是了，老二，你又拿我這個做大哥的開心啦！」

愈一棋嘲道：「我才沒有這個時間呢？你連愈劍峯這小子都忘了嗎？」

愈肇山大驚道：「會是他？」

愈一棋嘿嘿的道：「大哥想不到吧？」

豈只愈肇山想不到，在場之人除了愈福和顏眞卿之外，怕任何人也想不到！

愈肇山雖然驚駭，心中似乎仍有些不相信，轉臉對易岐山道：「岐山，你眞的曾敗在愈劍峯小子手下？」

易岐山點了點頭：「不錯！」

愈肇山道：「他用的什麼武功？」

易岐山道：「禪門七曲！」

愈肇山怔道：「你別騙我，大禪宗早時用『禪門七曲』不是敗在你的手下，何況是他的徒兒……」

易岐山道：「說來大先生也許不相信，愈劍峯的功力現在已超過了大禪宗！」

易岐山的態度說得十分認眞，不但震驚了所有在場的人，尤其是愈肇山，簡直懷疑自己是在做夢哩！

他連連晃著腦袋道：「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

愈一棋哈哈大笑道：「不可能的事終於成了事實，大哥，所以我說你的敗局早定啦！」

愈肇山長長吁一口氣，道：「那還不一定，不過老二你也別幸災樂禍，如是我大哥的敗局已定，你做兄弟的也好不了那裏去！」

愈一棋搖搖頭道：「不然，我有易先生和蒲兄合作，仍可天下無敵，愈劍峯本領雖高，又何足道哉！」

聽他口氣，似是想以易岐山再配合一人聯手對付愈劍峯，最後勝算仍操在他的手上。

愈肇山道：「你算計雖好，只怕人算不如天算，老二，眼前情勢你還看不清楚？」

他的意思是愈劍峯這方面人多，假若愈一棋要採取聯手羣毆之勢，吃虧的並不在愈劍峯而在愈一棋。

這話果然發生作用，愈一棋不由怔了一怔。

愈肇山頓了一頓，又道：「老二，咱們究竟還算兄弟，再合作一次如何？」

愈一棋念頭一閃，暗忖：大哥說的不錯，我若聯手羣毆，對方勢必也會羣起效尤，這一來吃虧的還是在我們，不過老大爲人奸險，我倒得提防他一下二。

愈一棋點頭笑道：「合作可以，不過僅限於此時此地！」

愈肇山冷聲道：「老二對我做大哥的處處不放心，也罷，一次就一次，爲求活命，我只有事事依你啦！」

說罷，往愈一棋這邊一站，他們的實力驟然爲之加強。

錢大肅哼聲道：「你們兄弟同床異夢，表面合作，其實心中又在勾心鬥角，我看終也成不了什麼大事。」

愈肇山道：「話雖不錯，但總比栽在你們手上好得多啦！」

太平道長大聲道：「眼下之勢已明，正邪不兩立，咱們正好一舉把江湖禍害清除！」

天機和尚合什道：「阿彌陀佛，太平師兄言之有理，貧僧首表贊成！」

華山杜大俠道：「既是兩位有此心意，咱們還有什麼話好說的？他們不羣毆則已，如若羣毆我輩自不後人！」

太平道長和天機和尚登高一呼，華山派的人當先響應，其他之人自是毫無異議，除錢大肅沒有表示意見外，正邪敵對之勢已然形成！

愈福悄聲對愈劍峯道：「少主人，不用再遲疑了！」

愈劍峯點了點頭，向前跨上兩步。

愈一棋嘿嘿的道：「小子，你想幹什麼？」

愈劍峯冷然道：「報仇！」

愈一棋哂道：「你不找老夫，老夫還要找你哩，來吧，不要躭擱時間了，老夫還要去尋找通路！」

說完，立向易岐山打了個招呼，那易岐山本領雖高，好像一向被愈氏兄弟指使慣了，原是毫不反抗的走了過來。

愈劍峯冷冷的道：「姓易的，你已敗在愈某人手下，難道還不認輸？」

易岐山道：「此一時彼一時也！」

愈劍峯道：「愈某要套用你一句話，你既已敗了一次，就是再鬥百次千次也是枉然！」

這話正是易岐山對大禪宗說的，如今被愈劍峯套用，假若大禪宗此時在場邊聽到，大可爲一敗之恥而釋然了。

顏眞卿叫道：「對對，姓易的老賊，你太不要臉啦！」

（未完・四十四）